思考是谁的?

AI 时代的作弊感与荣耀的搬家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思考是谁的?

AI 时代的作弊感与荣耀的搬家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思考是谁的？——AI 时代的作弊感与荣耀的搬家》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366 号
ISBN	979-8-90690-538-3
定价	US$22.00
开本	170 mm × 240 mm（16 开）
字数	约 24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完稿	2026 年 10 月 18 日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判词、三步走法、文明规律、真善美的搬家）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

引文说明：凡带引号处，请读作「大意如此」；原话转述附出处，拿不准处标〔待核〕，汇入附录三的核验标记；本书自己的解释标「待验」。

陪读人物说明：梁老师、梁岚、梁小川及书中其他人物、场景均为虚构，不承担证据，只陪读者走一段。

口述命题登记：2026 年 10 月 18 日王德生的口述，逐条登记于附录一。

全书结构：前置件、六篇四十四章、结语、参考书目、附录四件、后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 者 介 绍

王德生，SDE（显露 Show · 差异序列 Difference · 特征纠缠 Entanglement）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首席执行官。

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在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任职。2005 年起在新加坡工作、生活。

他的思想体系先后经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5 年起）、321 智慧（2021 年起）、SIO 本体论（2025 年起）、SDE 本体论（2026 年起）。

他在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出版了多部专著。本书写一件眼前的事：人们用 AI 写论文、写专著时，心里那一下「是不是在作弊」，是怎么回事。

十 分 钟 读 完 这 本 书

如果你只有十分钟，读这几页就够了。全书走三步。第一步问：用 AI 写东西，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在作弊。第二步问：车来了以后，走路的荣耀去了哪里。第三步问：机器接走了一部分思考以后，思考还剩下什么值得骄傲。九个画面，把这三步走完。

先说一句：这三步不是一时一人的情绪，是一条文明规律。每逢一样大工具诞生，先是新工具来，接着作弊感起，然后评的尺子松动、搬家，荣耀跟着搬家，作弊感这才淡去，人们慢慢接受新工具。AI 不是例外，是最新的一次。

◆ 一、凌晨一点的那一稿

梁岚二十六岁，在省城读社会学研二。凌晨一点，宿舍里只剩她的台灯亮着。论文的第三章卡了两个星期。那天晚上，她把自己写的一稿贴进对话框，让机器帮她理一理。十分钟后，屏幕上出来一稿，条理比她自己的清楚，句子也比她的顺。她盯着屏幕，没有高兴。她先是心虚，像做了一件不能让人知道的事。她想起爸爸改了一辈子作文，常说一句话：「作文要自己写。」

这本书就从这一下心虚开始。不少人都有过这一下：用机器帮忙写了一封信、一份报告、一段论文，交出去的时候，心里有个声音说，这不算你的。本书想问的是：这个声音，到底是谁在说话。

是良心吗？有时候是。如果她瞒着导师，如果学校明令不许，那一下虚是在提醒她别骗人。可是那天晚上，学校并没有不许，她也打算在论文后面写明用了什么。规矩之内，那一下虚还在。规矩之内还在的那一下，才是这本书要追的东西。

◆ 二、车来了，腿还要不要走

2026 年 10 月 18 日，学员阳涌在微信里说，现在很多人觉得用 AI 写论文、写专著是在作弊。

王德生博士回了一串短句。头一句是个比方：有车的时候，还觉得一定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因为自己走更有荣耀感。这个比方，是全书的总比喻。

想一想一百年前的人。走得快，是本事；能连走几十里不歇，是被人夸的事。那时候，腿快真能把信送到、把粮送到、把病人背到郎中家里。腿快的荣耀，是实打实的。后来车来了。没有人会因为坚持走路去省城，就被夸「了不起」。腿没有废。车接走的，只是赶路这一份活。

◆ 三、作祟的是那个「我」

同一天稍后，王德生博士又补了一句：这种作弊感，其实是一种「自我作祟」。作祟，就是在背后作怪。

用大白话说：心虚的那一下，不全是良心在说话。有一个「这是我的、我才配」的念头亮得太响，把思考当成了它名下的家产。机器一进来帮忙，它就觉得家产被动了，被偷了，被冒充了。作怪的不是机器。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

这句话要公道地听。自我作祟里面，也裹着真东西：怕骗了人，怕自己的脑子钝了，怕自己不再是自己。本书会把这几样一一挑出来，第 8 章、第 9 章、第 15 章专门做这件事。

◆ 四、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你散步时冒出一个好主意。你会说，这是我想出来的。可是请慢一点，问一句：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那个主意，用的是你从小学会的话；它接着的是上个星期和朋友的一次争论；它被路边的一棵树、一阵风、一段刚听完的录音碰了一下，才冒出来。等它冒出来以后，你心里才亮起另一句：「这是我想的。」

不是先有一个「我」坐在那里发动念头，是念头亮起来的同时，「这是我的」也亮了起来。这句「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是全书的总钥匙。中篇九章，都用它开门。

梁老师年轻时写过一份教案，里面有几句他最得意的话。几十年后翻出来，他才认出，那几句是当年老教研组长在会上随口说的，他记下来，用顺了，就当成了自己的。他没有骗谁，只是那一下「这是我的」，亮得比来处更响。一个念头的来处，总比「我」宽。把它追到底，作弊感的地基就松了一半。

◆ 五、真、善、美三处亮光

荣耀是什么？本书说：荣耀是稀缺处亮起的光，不是钉在一个人身上的勋章。走路的荣耀，过去亮在两处。一处叫「真」：真能走到，走得快，靠得住，这是做成事的本事。一处叫「善」：为了生计赶路，替家里送粮，给人捎信，这是有用、为人。

思考的荣耀，过去也亮在这两处。算得对、答得出、懂得多，是真；能解决问题、能帮上人，是善。

真与善这两份活，现在有了机器去做。活不会消失，照样要有人去做，只是换成了车，换成了机器。消失的，是它们身上那层光。

打个比方。从前村里会写信的人少，谁家有信要写，都去请小学老师。老师写得工整，写得得体，在村里很受敬重。后来人人都识字，再后来人人有手

机，写信这份活还在，可是没有人再因为「会写信」被敬重了。光不在写信的人身上，在「会写信的人少」那片土上。土一变，光就挪走了。

◆ 六、跑步成了健身的艺术

王德生博士补的第二句是：荣耀感的搬家，是从真和善，搬到美了。

第三句给了一个例子：比如跑步成为一种健身的艺术了。清晨的河边，有人在跑步。他不赶路，也不送信。他跑，只是为了跑：为了呼吸的节奏，为了腿上的劲，为了跑到第十公里还没停下的那一点毅力，为了路边的风景。没有人会说他用了车就是作弊，也没有人说他不坐车就是傻。

跑步的荣耀没有消失。它搬了家，从「真能到」「为人用」，搬到了「为它自己」。

本书说的美，不是装饰，也不是「好看」。美，是一件事不为别的、只为它自己而做时亮起的那份光。

◆ 七、思考成了一门艺术

思考也会走这条路。机器能写报告、能解题、能把一个框架里的事做得又快又全。这时候，思考的荣耀会搬到哪里？

先看一盘棋。1997 年，深蓝胜了卡斯帕罗夫；2016 年，AlphaGo 胜了李世石。论算得对、赢得了，人已经下不过机器。可是棋手没有绝迹，棋盘前照样坐满了孩子。他们下棋，越来越不是为了「赢过所有对手」，是为了一步棋走出来时的那种好看，为了和对面那个人较劲的那一个下午。

本书的回答是：搬到美这一侧。问得美：问到一个框架上去，让人心里一亮。挑得美：机器给你一百条，你挑中的那一条为什么是它。框架之美：换一

副眼镜，让一整片旧事物重新排队。还有想的过程本身的快乐：为想而想，像晨跑一样想。

思考成了一门艺术，就像跑步成了健身的艺术。王德生博士后来又补了一句，大意是：思考成为健脑艺术，一种新的健身艺术。第 32 章「思考成了一种健脑艺术」，专讲这一句。这一步，是新篇七章要走的路。

◆ 八、每一次大工具来，都走这一遭

这件事不是第一次发生。文字来的时候，苏格拉底说它会让人健忘（《斐德罗篇》274c—275b）。印刷机来的时候，有人替抄写员说话。照相机来的时候，据说有画家说绘画死了〔待核〕。计算器进课堂、拼音输入法进手机、导航进车里，每一回，都有人觉得用了就是偷懒、就是不算数。

每一回，都走同一个次序：新工具来，作弊感起，评估的标准搬家，荣耀搬家，作弊感淡去，人们慢慢接受。

王德生博士说，大意是：这种作弊感和荣耀搬家，出现在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和工具的诞生的时候，是一个文明现象规律。他又补了两句：作弊感要随着荣耀搬家后才会消失，慢慢地接受新工具；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

荣耀不会自己搬。马拉松成了荣耀，是因为评跑步的尺子从「到得快」换成了「跑得完、跑得好看」。思考也一样：只要考试、评奖、评职称还只拿「是不是亲手写的」「写了多少」当尺子，荣耀就搬不动，那一下虚就压不下去。尺子换成「问得好不好」「判得准不准」「认不认账」，荣耀才会起身。

请注意这个次序。作弊感不是被人劝走的，也不是被道理压下去的。荣耀没有新去处之前，你跟一个心虚的人讲再多道理，他还是虚；荣耀一旦搬到了

新地方，不用谁去说服，那一下虚自己就淡了。所以本书不劝你「别觉得」。本书只做一件事：指出荣耀可以搬去哪里。

本书写的，不是一时一人的情绪，是一条文明规律（待验）。规律只说它会发生，不说它没有代价，也不说每个人都愿意搬。抄写员、轿夫、打算盘的老会计，都在搬家的路上丢过东西，这些也要写进账里。

还要记住，搬家不是一个人想搬就能搬的。荣耀跟着评的尺子走。考场、评奖、评职称还拿什么当尺子，荣耀就待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本书也有几句话，是说给手里握着尺子的人听的。

王德生博士把这一切收成一句平平的话：这只是一个文明典范的转移，生产模式和生产目标发生了转移。他说的是「只是」。口吻要平。这种事，文明里一再发生过。

转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生产模式。从前，东西要人亲手做出来；今后，是人和机器一起做。车替代腿，就是生产模式换了。

第二样，生产目标。从前，人做出真与善：做得对，做得有用。今后，真与善交给车和机器，人去做美与新的框架：问得美，想得美，碰出一副新的做法。

旧典范里有一堆零件：评人的尺子，认荣耀的规矩，署名的习惯，对「作弊」的说法。典范一转，零件要跟着换。零件还没换，人心里就先响了：这是作弊感。尺子开始松动，荣耀开始起身：这是搬家。两声响，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也要公道。典范转移，不等于旧典范里的东西都不要了。诚实要保，署了名就要认账要保，练身体、练脑子也要保。换掉的是零件，不是底线。

◆ 九、作弊和作弊感，再带走三个问题

这本书不说「AI 用了就好」。考场是有意设下的「无车区」。在那里用车，就是作弊。期刊要求写明怎样用了机器，你不写，就是隐瞒。冒充、隐瞒、破坏事先说好的规则，这叫作弊。

作弊感是另一回事。规则允许、写明了、没有骗任何人，心里还是虚，这一下虚，才是本书说的自我作祟。

还有两件真事。腿不走路会废，脑子不想事也会钝。练腿、练脑子的意义还在，只是理由从「为了赶路」换成了「为了这副身体、这颗脑子本身」。署名的人要认账，责任不能交给机器。第 30 章会说：署名从「这是我想的」，变成了「这我负责」。分清这两样，就可以随身带三个问题。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这份活，是真、善，还是美？我在怕什么——怕骗人，还是怕不是「我」？

用这三问，再加一问「这件事，现在是拿什么尺子评的」，你可以看一份用了机器的作业，看一篇论文，看自己写的一封信，也可以看自己心里那一下虚。

全书只有一句话：

作弊感是自我在作祟——把思考记成「我」名下的私产；AI 接走的是思考的真与善，荣耀搬到了美。

前　言

◆ 一、一句微信里的话

2026 年 10 月 18 日下午，学员阳涌在微信里发来一句话：

「现在很多人也会觉得用 AI 写论文或写专著是在作弊。」

这句话不重，也不新。这两年，不少人在饭桌上、在办公室、在家长群里说过差不多的话。有人说得理直气壮，有人说得小声，像在说一件别人的事，其实是在说自己。阳涌这句话里，有一个词值得停下来：「觉得」。

不是「是在作弊」，是「觉得是在作弊」。前者问的是规则，后者问的是心里那一下。这本书要拆的，是后者。

◆ 二、一串短句

王德生博士回了一串短句，大意是：

「还是觉得有车的时候，一定要自己的腿来走路——因为自己的腿走路更有荣耀感。」

「其实 AI 就是一个工具，只是不同而已，叫做思考工具。」

「而人类一直认为思考是自己的荣耀。」

「就像当年的人会走路，觉得走得快是荣耀一样。」

「这种荣耀要等到车非常安全和高效了，才会慢慢消失。今天的 AI 创作也是如此。」

「当 AI 能创作和高级思考、进行思想创新后，人类就会慢慢放弃自己能做思想创新的荣耀感。这需要一个时间。」

这几句话，把一件让人心虚的事，放进了一条很长的路里。人会走路，有几十万年了。车替人赶路，不过一两百年。走得快是荣耀，这份荣耀是在没有车的那片土里长出来的。车来了，它没有一夜之间消失，要等车真的安全、真的快、真的随处都有，它才一点一点淡下去。

思考也一样。人一直把思考当作自己身上最亮的地方。机器开始帮人想事，这份光不会一下子熄，它要走一段路。

◆ 三、后来补的几句

同一天稍后，王德生博士又补了三句。这三句，是全书最承重的梁。

「这种作弊感，其实是一种『自我作祟』。」

「荣耀感的搬家，是从真和善，搬到美了。」

「比如跑步成为一种健身的艺术了。」

隔了一会儿，又来了六句：

「思考成为健脑艺术，一种新的健身艺术。」

「这种作弊感和荣耀搬家的现象，出现在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和工具的诞生的时候，是一个文明现象规律。」

「作弊感要随着荣耀搬家后才会消失，慢慢地接受新工具。」

「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

又过了一阵，他说了一句总的：

「这是一个文明典范的转移而已，即生产模式和生产目标发生转移了。」

傍晚，他又说了一句自己的事：

「我不会认为我每天生产 10 本专著很有荣耀，但我也不会认为我在作弊。」

第一句说作弊感从哪里来。第二句说荣耀去了哪里。第三句给了一个人人看得见的样子。第四句把这个样子搬回思考上。第五句说，这件事不是这一回才有。第六句说，作弊感什么时候才会走。第七句说，荣耀的搬家是由什么发动的。第八句，是他自己站的位置。第九句，把这一切收成一句平平的话。

先说第一句。「作祟」是个老词，原指鬼神在暗处作怪。王德生博士用它，意思是：那一下心虚，表面上像良心，底下是另一样东西在作怪——一个急着说「这是我的」的「我」。它把思考登记成了自己名下的私产，别人一碰，它就叫。

再说第二句。荣耀没有消失，它搬了家。走路的荣耀从前在「真」——真能到、走得快——和「善」——替家里赶路、给人送信。车接走了这两份活，走路的荣耀就搬到了「美」：为走而走，为跑而跑。

第三句就是这个「美」的样子。清晨在河边跑步的人，没有一个是去赶路的。他们跑，是为了身体，为了呼吸，为了自己和自己较劲的那一点劲。跑步成了一种健身的艺术。

第四句接着说：思考也会这样。机器替人算、替人写，人照样想，只是为想而想，像晨跑一样想。思考成了健脑的艺术。

第五句把眼光放远。文字、印刷机、照相机、计算器、输入法、导航、下棋的机器，每一回大工具来，都先有人心虚，后有荣耀搬家。这不是一时一人的情绪，是一条文明规律。本书把它当作全书的骨架，标作待验：它只说这件事会发生，不说它没有代价，也不说每个人都愿意搬。

第六句、第七句合起来，定下了这条规律的次序。新工具来，作弊感起，评估的标准搬家，荣耀跟着搬家，作弊感这才淡去，人们慢慢接受新工具。

这个次序里，最容易被看错的是后两步。很多人以为，先要大家想通了、接受了，荣耀才会搬家。王德生博士的说法正好倒过来：接受是搬家的后果，不是搬家的前提。

想一想计算器。三四十年前，有老师觉得学生用计算器就是偷懒〔待核：大意〕。后来没有谁靠一篇文章把这些老师说服。是算得快、算得准的荣耀，慢慢从算术本上搬走了，搬到了列式子、想思路、看出一道题里藏着的那个关系上。荣耀有了新去处，那一下心虚，自己就淡了。

所以本书不劝任何人「别觉得是作弊」。劝不动，也不该硬劝。对一个仍然心虚的人，嘲笑他守旧没有用，跟他讲十条道理也没有用。本书能做的，是帮他看见：荣耀可以搬去哪里。

◆ 四、本书对口述的一处接续

这里要先交代一处接续。前一串短句里，王德生博士说的是荣耀会「慢慢消失」。后补的三句里，他说的是荣耀「搬到美了」。

两句放在一起，本书照后一句走：消失的，是真与善身上的荣耀；荣耀本身搬了家，没有消失。

这不是改他的意思，是把他自己补上的那一步接着走下去。腿快的荣耀在赶路这件事上淡了，可是马拉松的终点线上，照样有人流泪，有人欢呼。光换了地方，没有灭。

◆ 五、判词

先把全书的判断摆在桌上：

> 觉得用 AI 是作弊，是自我在作祟：它看见了一件真事——思考曾是人身上最亮的地方；它收回的是这光的来处，把在稀缺处亮起的荣耀，记成了一个人名下的私产。车接走的是赶路，不是腿；AI 接走的是思考的真与善，荣耀搬到了美。

前一半，是作弊感的看见。它没有看错一件事：思考确实曾是人身上最亮的地方。会算、会写、会讲道理、会想出别人想不到的主意，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人被尊重的理由。作弊感守着这份光，是有来由的。后一半，是作弊感的收回。

它把这份光的来处弄错了。那光，是在思考稀缺的地方亮起来的——会写字的人少，会写字就亮；会算账的人少，会算账就亮。它不是装在一个人脑子里的一件东西。作弊感却把它记成了「我」名下的私产，于是机器一来帮忙，它就觉得家里进了贼。

最后一句是全书的出口：车接走的是赶路，不是腿；机器接走的是思考的真与善，荣耀搬到了美。

◆ 六、先说作弊感对在哪里

说作弊感是自我作祟之前，先把公道还给它。第一，欺骗是真问题。冒充别人的东西，隐瞒用了机器，违反事先说好的规则，这些都叫作弊，不叫作弊感。考试不许带，你偷偷带了；期刊要求声明，你不声明——这不是自我作祟，是真的错。

第二，能力会萎缩。腿不走路会废，人不想事也会钝。一个从来不自己写一段话的孩子，可能真的写不出话来。这份担心是对的。

第三，考场测的是人。考场是有意设下的「无车区」，在那里用车，测出来的就不是你了。在马路上用车，没有人说你作弊。

第四，责任不能外包。一篇论文上署了你的名字，里面错了一个数、编了一条引文，是你认账，不是机器认账。

这四件，本书全部认下。第 8 章专门把作弊和作弊感分开，第 30 章专门讲署名就是认账。

本书要拆的，是这四件之外剩下的那一团：规则允许、写明了、没有骗任何人、你也还在练你的脑子，心里却还是虚。那一团，才是自我作祟。

◆ 七、这本书要问的事

这本书要问三件事。

第一件：作弊感从哪里来。它为什么偏偏落在思考上？抄写员被印刷机替掉时，有没有人觉得读印出来的书是作弊？算盘换成计算器、写字换成拼音输入、认路换成导航，那几回心里的虚，后来去了哪里？上篇九章问这件事。

第二件：思考到底是谁的。一个念头冒出来，用的是从小学会的话，接的是别人的书，被饭桌上一句争吵碰了一下。它亮起来的时候，「我」在哪里？中篇九章问这件事。

第三件：荣耀怎样搬家，搬到哪里。走路、画画、下棋，都被机器接走过一份活。它们的荣耀，搬去了哪里？思考的荣耀，又会搬去哪里？下篇和新篇问这件事。

然后，用篇七章把这些放回日子里。孩子的作业还要不要自己写，老师怎样改一份用了机器的作文；研究者怎样写一行使用声明，父母怎样想孩子的腿还要不要练。

最后，末篇四章往前看一步：新知识、新思想的稀缺价薄下去以后，谁还留在思想领域，凭什么留下。这是王德生博士后来补的一组判断，本书标「待验」，也写明了怎样才算错。

◆ 八、为什么是普通人

这本书不是写给哲学系的。作弊感这件事，菜市场里的人也碰得到。一个母亲用手机给孩子的班主任写了一段请假的话，读着比自己写的得体，发出去以后，心里却有点不自在。一个刚上班的年轻人用机器理了一份周报，主管夸了一句「写得清楚」，他脸上一热。一个退休的老人用语音让手机帮他写了一首祝寿的诗，念给老伴听，念到一半，自己先不好意思起来。这几个人，没有一个违反了什么规则。可他们心里都有那一下。

那一下是什么，从哪里来，会不会走，走了以后会剩下什么，这几个问题，不需要读过康德也能问。本书就陪你把它们问到底。

◆ 九、本书要向作弊感学的

还要先说一句：本书拆作弊感，不是要骂它。作弊感守着一样好东西。它守着「自己动手」的那份认真，守着「不能冒充」的那条底线，守着一个人对自己的那一点要求。一个从来不会心虚的人，未必比一个常常心虚的人更可靠。本书要向它学的，至少有两处。

第一，它比任何规则都早地察觉到：有一样东西正在被换走。规则还没定，期刊还没出声明要求，学校还在开会，心里那一下虚已经先到了。它是一个很灵的报信人。

第二，它记得思考曾经多么难得。在会写字的人很少的年代，一封信要请人代写；在会算账的人很少的年代，一个账房先生能撑起一家铺子。作弊感把这些记忆带进了今天，这份记忆不该丢。

本书只是想说：报信人报的信是真的，可它把信里的意思读错了。有东西被换走，不等于有东西被偷走；被换走的是真与善身上的光，不是你。

◆ 十、为什么是现在

二十年前，这本书没法写。那时候，机器能帮你算，能帮你查，却不能帮你写一段像样的话。

今天，你对着手机说一句，它回你一整段。它能写信、写报告、写诗，能把一篇乱糟糟的稿子理顺，能陪你把一个问题想三遍。会说话的机器，第一次碰到了人最舍不得交出去的那一块：想。

从前的工具，替人的是手和脚：犁替手翻地，车替脚赶路，计算器替手指拨珠子。人退后一步，还有一块地方可以守：至少想事是我自己的。这一回，机器走进了这最后一块地方。作弊感偏偏在这里叫得最响，并不奇怪。

所以作弊感偏偏在这几年变响。它不是凭空来的。它是一份老荣耀在搬家前夜发出的声音。

◆ 十一、两头都不亮的位置

第八句值得单独停一下。王德生博士说，大意是：他不觉得每天生产很多本专著有什么荣耀，也不觉得自己在作弊。这句话里有两头，两头都不亮。

一头是产出。写了多少、写得多快，这是真与善那一侧的活。他不在这一头上觉得光荣，因为荣耀已经不记在「产出了多少」上了。就像今天没有人因为坐车去了一趟省城，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另一头是心虚。他也不觉得是作弊，因为那个「这是我的、我才配」的认领，没有挂在产出上。自我不在这里作祟，那一下虚也就没有地方落脚。

两头都不亮，光去了哪里？本书说，大概去了别处：一本书的母题怎样定，一个新的框架怎样猜，哪一句判断站得住，署了名的东西认不认账。这正是全书说的「搬完家以后的样子」（待验）：没有赶路式的荣耀，也没有作弊感。本书这一回的作者位置，就是这句话描述的位置。

也要公道。这个位置不是人人立刻站得上去。站上去，要荣耀确实已经搬到了别处，署名确实是认账，产出确实有人把关。本书不拿这一个人当证明；一个活例证明不了一条规律。它只是一个活着的样子，第 37 章会细看，附录四也把它记在本书自认的弱处里。

◆ 十二、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最后要说清楚这本书自己的来历。书里的口述命题、判词和三步走法，来自王德生博士。成稿的执笔，用了会说话的机器。本书是人和机器一起写成的，一个人—AI 复合体的产物。这件事，正好是本书的题目。

如果你读到这里，心里也冒出一句：「这本书也是用 AI 写的，那它算不算作弊？」——请把这一下记住。读完全书，再回头看它，看它是良心在说话，还是那个「我」在作祟。

这本书署了名。署名的意思，是认账：书里哪一处说错了、哪一条引文不对，是著者认，不是机器认。

导 读

◆ 一、判词，再摆一次

全书的判断只有一句，前言已经摆过，这里一字不差再摆一次：

> 觉得用 AI 是作弊，是自我在作祟：它看见了一件真事——思考曾是人身上最亮的地方；它收回的是这光的来处，把在稀缺处亮起的荣耀，记成了一个人名下的私产。车接走的是赶路，不是腿；AI 接走的是思考的真与善，荣耀搬到了美。

它分三步。

第一步，作弊感从哪里来：自我作祟。第二步，荣耀怎样搬家：从真与善，搬到美。第三步，思考成了一门艺术：美这一侧亮起的新光，再把它放回日子里。

这三步合起来，是一条文明规律，不是一时一人的情绪：每逢大工具诞生，先有作弊感，后有荣耀搬家。AI 是最新的一次，不是例外。

这条规律有一个完整的次序，全书反复用：新工具来，作弊感起，评估的标准搬家，荣耀搬家，作弊感淡去，人们慢慢接受。新工具来、作弊感起、荣耀搬家，是每一次取样都要走的三拍；中间那一步说，荣耀是跟着评的尺子搬的；最后两步提醒你，接受是搬家的后果，不是搬家的前提。所以本书不劝你「别觉得」，只指出荣耀可以搬去哪里。

◆ 二、一张地图

全书在导论之后，分六篇四十四章。

上篇　作弊感从哪里来：思考被登记成了私产。九章。

这一篇从梁岚凌晨一点的那一稿起头，一路往回走。第 2 章问署名是怎样一回事，第 3 章问古人为什么不觉得好句子是自己造的，第 4 章问孔子为什么不以「作」为荣。

第 5 章写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肯写字，第 6 章写抄写员怎样被印刷机替掉，第 7 章写计算器、输入法、导航这三次近处的作弊感。第 3 到 7 章，是这条文明规律的五次取样，每一次都走同一个三拍。

第 8 章把作弊和作弊感分开。第 9 章下本篇的判断：作祟的，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

中篇　思考是谁的：一个念头是怎样亮起来的。九章。

这一篇用总钥匙开门：「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第 10 章是散步时冒出的那一句，第 11 章是饭桌上吵出来的主意，第 12 章是牛顿那封信里的巨人，第 13 章是梁老师的旧教案，第 14 章是一个孩子学说话。

后四章往深处走。第 15 章说「我」是后来才亮起来的，第 16 章说创造力不是一件私产，第 17 章说工具从来就在思考里头，第 18 章算人和机器一起想的那笔账。

下篇　荣耀的搬家：功能被接管以后。八章。

这一篇讲那段微信的原意。第 19 章问车来了腿去了哪里，第 20 章写跑步成了健身的艺术，第 21 章写照相机来了以后画家去了哪里，第 22 章写输给机器以后棋手还下不下棋。

第 23 章立起全书的一把尺子：真、善、美三处亮光，荣耀是「发现」还是「发生」。第 24、25 章讲搬家要多久、搬家途中的人怎样过日子。第 26 章下本篇的判断，并把这条规律明说出来。

新篇　思考成了一门艺术：美这一侧亮起的光。七章。问得美（第 27 章），一百条里挑一条（第 28 章），换一副框架（第 29 章）。

第 29 章是整本书里「典范转移」落地的地方：旧典范里，人亲手产出真与善；新典范里，人—AI 复合体产出，人去碰新的框架。作弊感与荣耀搬家，是典范转移时人心里的两声响。

其余几章：署名就是认账（第 30 章），把一句话活出来（第 31 章），思考成了一种健脑艺术（第 32 章），第 33 章画出美这一侧的新地图。

用篇　放回日子里。七章。孩子的作业、老师的红笔、论文的声明、写书的人、职场的报告、孩子的腿，最后是梁岚的答辩（第 40 章）。

末篇　谁留在思想领域：规模性发生。四章。第 41 章从「最强大脑」说起，问荣耀为什么跟着稀缺走；第 42 章说新知识、新思想的贬值；第 43 章说贬值以后站得住的能力：几个月之内发生一个思想体系；第 44 章说今天以思想能力为核心竞争力的人，大部分将退出思想领域，像当年车来了，大部分人退出腿力领域。这一篇讲的是将来，全部标「待验」。

结语回到河堤，一家三口傍晚散步。

◆ 三、五条读法路线

不必从头读到尾。按你为什么来，挑一条路。

- 只有一个下午：读「十分钟读完这本书」、导论、第 8 章、第 20 章、第 26 章和第 40 章。
- 为孩子来的：读第 7 章（计算器、输入法与导航）、第 14 章（一个孩子学说话）、第 22 章（输给机器以后）、第 32 章、第 34 章和第 39 章。

- 为论文来的：读第 1 章、第 2 章、第 8 章、第 12 章、第 30 章、第 36 章，最后读第 40 章的答辩。
- 为写书的人来的：读第 2 章（「这是我写的」）、第 30 章（署名就是认账）和第 37 章（写书的人）。
- 为工作来的：读第 16 章（创造力不是一件私产）、第 18 章、第 25 章（搬家途中）、第 29 章、第 37 章和第 38 章。
- 为将来来的：读第 41—44 章（荣耀的稀缺、贬值、规模性发生、退出与留下），最后回到第 19 章看车与腿。

每一条路，都会在某一章碰到同一个问题：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 四、陪你读的一家人

书里会反复出现一家三口。梁老师五十八岁，在县一中教语文，再过两年退休。他改了一辈子作文，红笔用掉的笔芯，自己也数不清。他常对学生说：「作文要自己写。」

梁岚是他的女儿，二十六岁，在省城读社会学研二，正在写毕业论文。她偷偷用了 AI，用完心里一直不踏实。

梁小川是梁岚的弟弟，十五岁，读初三。他的作文常被爸爸改得满纸通红。他下棋，最近输给了手机。

上篇里，梁岚在深夜的宿舍里对着一稿论文，交还是不交。中篇里，她国庆回家，和爸爸在饭桌上吵；梁老师翻出自己年轻时的教案，发现很多得意的句子，是从老教研组长那里「借」来的。

下篇里，梁老师每天傍晚去河堤快走，小区里有人跑马拉松，梁小川下棋输给了手机。新篇里，梁岚学会先问一个好问题，再让机器去铺路，并在论文里写下一行使用声明。用篇里，是小川的作文、梁老师的红笔和梁岚的答辩。

这一家人是虚构的。他们不承担证据，只负责让每一个判断，落到同一家人的日子里。

◆ 五、全书的几个画面

如果记不住章名，记住几个画面也够了。凌晨一点，宿舍里一盏台灯，屏幕上一稿比自己写得好的论文。两千多年前，雅典城外的河边，苏格拉底对一个年轻人说，文字会让人健忘。一间抄书房里，抄写员一笔一笔地抄，隔壁街上，印刷机已经转起来了。国庆的饭桌上，父女俩为一篇论文争得脸红，梁老师起身去翻一本发黄的旧教案。清晨的河边，一群跑步的人，没有一个是去赶路的。一盘围棋下完，人坐在对面，很久没有起身。答辩的教室里，一位老师合上论文，抬头问：「这一节，是谁想出来的？」

这几个画面，前后串起来，就是那条文明规律走过的路：新工具来，作弊感起，评估的标准搬家，荣耀搬家，作弊感淡去，人们慢慢接受。

◆ 六、每一章怎样读

每一章大体按同一个次序走。先是一个你一定有过的时刻：一个带名字的人，一个具体的晚上。接着是古今材料：苏格拉底、孔子、印刷机、照相机、深蓝。然后是本书的说法。再看只看一面会怎样，看今天与机器，看一个完整的例子。最后放回日子里，回到开头那个人，给一个明天能试的小办法。章末有三样东西，顺序不变。带走的话：一句，约四十字，可以抄进本子。

小账两行：第一行问，这一处是开门还是关门；第二行问，这份荣耀是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想一想：一两个问你自己的问题，不问书里的知识点。

◆ 七、引文怎么读

凡带引号处，请读作「大意如此」。本书引古人、引名人，都是转述大意，用「他说，大意是：」起头，括号里给出处，比如（《论语·述而》）、（《斐德罗篇》274c—275b）。还在版权期内的作品，只引一句短话。书里有几种小标记。

〔待核〕：年份、细节，本书拿不准，写明了，等人核。〔核：大意〕：查过，可是只敢担保大意。据说、据后来的记载：轶事，流传很广，细节未必可靠。待验：本书自己的解释，还要在更多事情上验一验。

王德生博士的两次口述，前言已经原样转述。书里凡说「王德生博士说」，都出自这两次和他此前的相关口述，意思不改；本书据此往下走的部分，标「本书说」或「待验」。

本书不编数字。说不清多少人，就写「不少人」；需要调查数据的地方，宁可不说。

◆ 八、按心里那一下找章

有的人拿起这本书，不是为了读完它，是心里有一件具体的事放不下。按那一下找章，也行。

如果你刚用机器帮忙写完一样东西，交出去以后一直不踏实，先读第 1 章和第 8 章。前一章陪你看清那一下心虚长什么样，后一章帮你分清：你是真的破了规矩，还是规矩之内的那一下虚。

如果你觉得「用了机器，这东西就不算我的了」，读第 10 章、第 13 章和第 15 章。三章合起来问一件事：在机器来之前，一个念头又有多少是「你一个人的」。

如果你担心孩子从此不会想事，读第 32 章和第 39 章。担心是对的，书里不会劝你放下；书里会帮你把「练脑子」的理由换一个说法，让孩子也愿意练。

如果你是老师，正在发愁怎样改一份用了机器的作文、怎样出一份机器替不了的作业，读第 34 章和第 35 章。

如果你在单位里写报告写得越来越快，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读第 25 章和第 38 章。被接走一份活的人，历史上有过很多，他们怎样换位，有路可循。

如果你只是好奇：这件事以前发生过没有？读第 5、6、7 章和第 21、22 章。文字、印刷、照相、计算器、下棋的机器，每一回都走过同一个次序。

◆ 九、给老师和读书会

这本书适合几个人一起读。一个办法：每次读一章，先不讲书，每个人说一件自己的事——最近一次用了机器帮忙、心里虚了一下的事。说完，再一起拿随身三问去问它。

第二个办法：读到第 8 章，让每个人各写一张小卡片，一面写「我心虚的这一下，是作弊吗」，另一面写「如果不是，它是在怕什么」。卡片收上来，不署名，念给大家听。你会发现，几个人怕的东西，长得很像。

第三个办法：读完下篇，每个人说一样自己从前引以为荣、后来被工具接走的本事。字写得好、算得快、记得住路、背得出电话号码，都行。再说一

说，那份荣耀后来去了哪里，还是没了。这几个办法都不考书里的知识点。它们问的，是读的人自己。

◆ 十、给握尺子的人

还有一类读者，本书要单独说几句：老师、评委、编辑、主管、父母。你们手里握着尺子。

荣耀是跟着尺子搬家的。你们拿什么评，光就亮在哪里。一个班的作文，如果评分只看句子顺不顺、字数够不够，那就是在逼学生把活交给机器，再逼他们心虚、隐瞒。如果评分开始看「这个题目你是怎么想到的」「这一段你为什么这样改」，荣耀就有了新的落脚处，那一下虚也就不必藏着。

也要公道。尺子搬得太快，会误伤还在老路上认真走的人；搬得太慢，又会逼人说谎。第 24 章、第 34 章到第 36 章，会给握尺子的人一些具体的话。

◆ 十一、这本书不做的几件事

有几件事，本书不做，先说清楚。本书不教你怎样用机器写论文，也不推荐哪一款机器。工具会换，一年一个样；本书想问的，是工具换了以后，人心里那一下怎样走。

本书不替任何学校、期刊、单位定规矩。哪里是「无车区」，由那里的人事先说好；本书只说，说好了的规矩要守，没说好的地方要先说好。

本书不说机器会不会有一天比人更会想。这件事今天没人说得准。本书只说，就算有那一天，荣耀也不是没有地方可去；腿在车面前，并没有因此失去意义。

本书也不劝你喜欢机器。你可以一辈子不用它，照样把日子过好。本书只想让那些已经在用、却用得心虚的人，看清那一下虚是从哪里来的。

◆ 十二、判词怎样才算错

判词能被推翻，才配站在第一页。下面三条，任何一条成立，判词都要改。

第一条，管前半句。假如规则说清了，使用声明写上了，确实没有骗任何人，自己的脑子也照样在练。这时作弊感就干干净净地消失了——那它就是在替诚实说话，不是自我作祟。这时候，「自我作祟」要收窄成：只在规则不清、声明不写的地方才有作弊感。

第二条，管后半句。如果真与善被机器接走以后，思考身上的荣耀干脆灭了，没有人再为一个美的问题、一副新的框架心里一亮——那荣耀就是消失了，不是搬家了。「搬到了美」要改写。

第三条，管「美」这一侧。如果机器不但接走了真与善，连问得美、挑得美、框架之美也一并接走。而且人们心甘情愿，把这份光记到机器头上。那美就不是荣耀的新家，只是它的一个中转站。判词最后一句，要加上「暂时」两个字。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附录四会一条条摆出来。

◆ 十三、随身三问

读每一章，都可以带上这三问。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这份活，是真、善，还是美？我在怕什么——怕骗人，还是怕不是「我」？

第一问，追一个念头的来处。第二问，看一份活的荣耀亮在哪里。第三问，把作弊和作弊感分开：怕骗人，是良心；怕不是「我」，是自我作祟。还可以加一问：这件事，现在是拿什么尺子评的？

荣耀跟着评的尺子走。一份作业、一篇论文、一份报告，如果评它的尺子还是「是不是你亲手写的」，你用了机器心里就会虚；如果尺子已经换成「问得好不好、判得准不准、你认不认账」，那一下虚就没有地方落脚。所以老

师、评委、期刊、父母，这些手里握着尺子的人，在这件事上有一份责任：尺子搬得太快会误伤人，搬得太慢会逼人说谎。

这三问不只用在书上。下一次你用机器帮忙写完一样东西、心里一虚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问一遍。

目 录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1
前言 8
导读 17
导论 一辆车、两条腿 30

上篇 作弊感从哪里来：思考被登记成了私产 41

第 1 章 凌晨一点的那一稿 42
第 2 章 「这是我写的」 52
第 3 章 灵感曾经不归人 62
第 4 章 述而不作 72
第 5 章 苏格拉底不肯写字 83
第 6 章 手抄才算读过 93
第 7 章 计算器、输入法与导航 103
第 8 章 作弊，和作弊感 113
第 9 章 上篇总账：作祟的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 124

中篇 思考是谁的：一个念头是怎样亮起来的 135

第 10 章 散步时冒出来的那一句 136
第 11 章 饭桌上吵出来的主意 146
第 12 章 站在巨人肩上 156
第 13 章 梁老师的旧教案 166
第 14 章 一个孩子学说话 177
第 15 章 「我」是后来才亮起来的 187
第 16 章 创造力不是一件私产 197
第 17 章 草稿纸、算盘、机器 207
第 18 章 中篇总账：人和 AI 一起想的时候 217

下篇　荣耀的搬家：从真与善，到美　228

第 19 章　车来了，腿去了哪里　229
第 20 章　跑步成了一种健身的艺术　240
第 21 章　照相机来了以后　251
第 22 章　输给机器以后，棋手还下棋吗　261
第 23 章　真、善、美三处亮光　271
第 24 章　搬家要多久　282
第 25 章　搬家途中　293
第 26 章　下篇总账：从真与善，搬到美　304

新篇　思考成了一门艺术：美这一侧亮起的光　315

第 27 章　问得美　316
第 28 章　一百条里挑一条　326
第 29 章　换一副框架　336
第 30 章　署名就是认账　347
第 31 章　把一句话活出来　357
第 32 章　思考成了一种健脑艺术　367
第 33 章　新篇总账：思考成了一门艺术　377

用篇　放回日子里　389

第 34 章　作业还要不要自己写　390
第 35 章　怎么改一份用了 AI 的作文　402
第 36 章　论文、期刊与一行声明　413
第 37 章　写书的人　423
第 38 章　报告写得快了以后　434
第 39 章　孩子的腿还要不要练　444
第 40 章　「这一节是谁想出来的？」　454

末篇　谁留在思想领域：规模性发生　465

第 41 章　「最强大脑」为什么不再有名誉感了　466
第 42 章　新知识、新思想贬值了　476

第 43 章　规模性发生能力：几个月发生一个思想体系 486
第 44 章　退出思想领域，像当年退出腿力领域 497
结语　荣耀搬到了美 509
参考书目 519
附录 526
附录一　口述命题登记 527
附录二　十一个常见误读 532
附录三　工具与作弊感小年表 535
附录四　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与推翻条件 538
后记 543

导　论

一辆车、两条腿

◆ 一、二十里路

梁老师小时候，家在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离镇上有二十里路。逢五逢十赶集。天还黑着，母亲就把他叫起来，往竹篮里码好鸡蛋，再塞给他几毛钱，叮嘱他换盐，换火柴，剩下的不许乱花。他十岁那年，第一次一个人去。

出了村口是田埂，田埂尽头是一座木桥，过了桥要翻一道坡，坡顶能望见镇上的烟。他一路小跑，鸡蛋一个没碎，太阳出来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镇口的石牌坊下面。回到村里，隔壁的大伯说了一句：「梁家老二腿快。」

这句话，他记了四十多年。后来公路修到了村口，班车一天两趟。再后来，家家有了摩托，有了小车。如今去镇上，十几分钟。没有人再因为谁走二十里路走得快，夸他一句。可是梁老师现在每天傍晚，还要去河堤上快走一个钟头。他不赶集，也不送信。这一章，我们就用这二十里路，把全书要用的工具磨一磨。

◆ 二、一把尺子：发现，还是发生

先拿出全书的一把尺子。

「梁家老二腿快」，这份荣耀是怎么来的？

一种说法是：他天生腿快，腿快就装在他身上，像一件东西。大伯那句话，只是把这件东西找了出来、说了出来。这种说法，本书叫「发现」：荣耀本来就在一个人身上，被人找到了。

另一种说法是：那份荣耀，是在那条路、那片土上亮起来的。村里没有车，去镇上只能靠腿；家里缺钱，鸡蛋要按时换成盐；大人们都赶过集，知道二十里路有多远。在那里，腿快是稀罕的、有用的，所以它亮了。这种说法，本书叫「发生」：荣耀在一条路、一片土上亮起来。两种说法，差在哪里?

照「发现」的说法，公路修通以后，梁老师的腿还是那么快，荣耀就该还在。可是它不在了。照「发生」的说法，土变了，路变了，荣耀就会挪地方。这正是后来发生的事。

本书全程用这把尺子。作弊感背后，站着的正是「发现」那一种说法：思考的荣耀装在「我」身上，机器一帮忙，就把它偷走了。

这把尺子也要公道地用。说「发生」，不是说梁老师的腿不算数。他的腿确实快，那二十里路确实是他一步一步走的，谁也抹不掉。发生学反对的不是事实，是「先在」：反对说那份荣耀在路和土之前，就已经整整齐齐地装在他身上。

用大白话说：腿是他的，路是他走的，可「腿快是荣耀」这件事，是那条路、那片土、那几句夸奖一起做成的。

这一点分清了，后面讲思考，就不会滑到另一头去，说「既然荣耀不是你的，那你什么都不算」。你算的。你只是不是唯一算的那一个。

◆ 三、七个词，用这二十里路磨一遍

全书只用七个词。用同一件事，把它们各磨一遍。

形状（本书用这个词指显露）：一件事此刻显出来的样子。

那天早上，一个十岁的孩子站在镇口的石牌坊下，满头是汗，鞋上是泥，竹篮里的鸡蛋一个没碎，手心里攥着几毛钱。这就是那一刻的形状。

「腿快」这份荣耀，也是一个形状。它是在大伯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显出来的。

路（本书用这个词指差异序列）：一步接一步、回不去的那条走法。

天黑出门，过田埂，过木桥，翻坡，望见镇上的烟，到镇口。顺序不能乱：没过桥，就翻不了坡。

人生也是这样一条路。第一次跟着哥哥去，走到一半哭着要人背；第二次自己走，在坡上歇了三回；第十次，一口气跑到镇口。没有前九次，就没有那句「腿快」。

土（本书用这个词指特征纠缠）：几样东西缠在一起、托着它长的那片地。

那片土里有什么？没有车的村子，二十里的路程，家里缺的盐，母亲的叮嘱，大人们夸腿快的老习惯，一个十岁孩子想被夸的心思。这几样缠在一起，托着「腿快是荣耀」长了出来。

土不是背景，土在推。要是村口早就有班车，同一个孩子，同一双腿，长不出这份荣耀。

回写：走过的路、长出的东西，又回头改写了土和形状。

走多了，他的脚底长了茧，腿上有了劲。大伯那句「腿快」传开以后，他下一次走得更快，因为他要对得起这句话。荣耀长出来以后，又回头改了他这个人。

村里人一年年走，田埂上也踩出了一条光溜溜的小道。走路的人改了路，路又引着后来的人这样走。

一锅粥（本书用这个词指混沌）：还分不清你我、谁先谁后的时候。

十岁之前，他去镇上，说不清是为了换盐，为了跟着哥哥，还是为了镇上那碗米粉。「腿快」「家里穷」「好玩」搅在一起，分不出哪一样是哪一样。

正在成形（本书用这个词指介生）：半生不熟、正在长的时候。

十岁到十三岁，「腿快是荣耀」这个念头冒了头，还站不稳。有时候他为它得意；有时候走到坡上，只觉得累，恨不得没有这二十里路。这个时候最有可能长出新东西，也最容易散掉。

今天的思考，正处在这样一段日子里。机器帮人想事，人心里那份「会想是荣耀」的光，一会儿亮，一会儿暗：有时候觉得自己被替掉了，有时候又觉得被机器推着，想到了从前想不到的地方。这一段半生不熟的日子，本书会一直陪着走。

定型（本书用这个词指秩序）：长成了、可以登记、可以排名的时候。

后来它定了。全村都知道梁家老二腿快；学校开运动会，他跑长跑拿了名次，名字写在红纸上贴到了墙上。这份荣耀，有了名字，有了名次，可以登记，可以比。定型只是一站，不是终点。公路一来，这一站就到头了。七个词磨完，把它们连起来看一遍。

先是一锅粥：换盐、跟哥哥、吃米粉、怕走夜路，全搅在一起。再是正在成形：「腿快」冒了头，时而得意，时而觉得累。然后定型：全村都认，红纸上有名字。

整个过程，走在一条路上，长在一片土里。形状是这条路在这片土上某一刻显出来的样子。长出来的荣耀又回写，改了他的腿，改了田埂上的小道，也改了他往后几十年怎样看自己。

请注意，七个词里没有一个是「他天生就有」。腿快是真的，可它是走出来的、在那片土上被夸出来的。这就是「发生」那一种说法的样子。

把这个例子记在心里。后面讲苏格拉底、讲印刷机、讲深蓝、讲梁岚的论文，用的都是这七个词。

◆ 四、车来了以后

七个词磨完，再看车来了以后的事。公路修通，班车进村，土变了。赶集这件事，不再需要一双快腿。腿快的「真」——真能到、走得快——被车接走了。腿快的「善」——替家里换盐、给人捎东西——也被车接走了。那份荣耀，在赶路这件事上，慢慢淡了。

可是梁老师的腿没有废。五十八岁这年，医生让他多走动，他就每天傍晚去河堤快走。他不赶集，不送信，只为这副身体，为走到第五公里时的那一身汗，为河面上的晚霞。腿从赶路里退了出来，去了别处。

别处是哪里？是广处：他退休以后打算走一走年轻时没去过的山。是深处：走的时候他想事，好几篇得意的教案，是在河堤上想出来的。是高处：小区里的马拉松队约过他，他说等明年腿再练一练，去跑一个半程。赶路的那一份活交给了车，腿得了空，去了赶路时去不了的地方。

王德生博士说过，车替代腿，不是腿退出了一切，是交通升级了；腿退出赶路，去做更高级的事。下篇第 19 章，专门讲这句话。走路的荣耀，搬了家。从真与善，搬到了美。

这一遭，不只梁家村走过。印刷机来时，抄写员走过；计算器来时，打算盘的人走过。每一次大工具来，都是同一个三拍：新工具来，有人觉得用它不算数，荣耀搬家。这是本书说的那条文明规律（待验）。

这就是全书的样子。只要把「腿」换成「脑子」，把「车」换成「会说话的机器」，把「赶集」换成「写报告、解题、查资料」，整本书就在这二十里路上了。

◆ 五、第一个坐班车去赶集的人

车来了，作弊感也跟着来了。这一段，梁家村也走过。梁老师记得，班车刚通的那几年，村里头一个坐车去赶集的，是村东头的一个年轻媳妇。她怀着孩子，走不动二十里路，就花几毛钱坐了车。村里有几个老人背地里说她「娇气」，说「我们那时候挺着肚子还下田呢」。

这话听上去是在说身体，底下其实是在说荣耀。在那几个老人心里，靠自己的腿走到镇上，是一个人该有的本事；坐车去，就像是没凭本事、白占了便宜。他们说不出「作弊」这两个字，可那一下不舒服，和今天有人说「用 AI 写论文是作弊」，是同一种不舒服。

请注意，那几个老人并不坏。他们守的那份荣耀，是他们一辈子在没有车的土里挣来的，挣得很苦。车一来，这份苦挣来的光一下子不那么亮了，他们心里空了一块。

那一下「娇气」，与其说是在骂那个媳妇，不如说是一份旧荣耀在搬家前夜发出的声音。

后来呢？没有谁去劝那几个老人想开一点。过了几年，班车坐的人多了，路修平了，车也不再动不动就抛锚。年轻人赶集都坐车，老人们自己也坐。再没有人说谁娇气。

请注意，这中间先换掉的，是村里评人的那把尺子。从前评一个人能干，看他能不能一口气走到镇上；后来评一个人能干，看他会不会算账、会不会做买卖、孩子念书念得怎样。尺子一换，腿快那份荣耀没了落脚的地方，「娇气」这句话也就没人再说了。作弊感不是被道理劝走的，是荣耀搬了家以后，自己淡下去的。

◆ 六、搬家要等车靠得住

为什么要过好几年？因为刚通车的时候，车还靠不住。山路窄，下雨天班车常常不开；有一回车在坡上熄了火，一车人下来推。那几年，真要赶早集、真要把鸡蛋按时换成盐，还是得靠腿。

这时候说「腿快是荣耀」，一点也不错。腿快的「真」和「善」还在，车还没有把它们完全接走。

王德生博士的口述里有一句，说这种荣耀要等到车非常安全和高效了，才会慢慢淡下去；还说，这需要一个时间。二十里路正好可以作证。路修平了，车准点了，车多了，坐得起了，腿快那份荣耀才一点一点从赶集这件事上退下来。

思考也是这样。机器今天还会编错引文，还会把一个年份记错，还会一本正经地说错话。在它靠不住的地方，人自己算得对、查得准，荣耀照样亮着，而且亮得应该。

所以，本书不说荣耀今天就已经搬完了。本书说的是它在搬，往哪里搬。搬家要多久，第 24 章专门算这笔账。

◆ 七、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再拿出全书的总钥匙。梁老师说起小时候赶集，最得意的是一件事：有一回下大雨，木桥被冲了，他没有回头，沿着河往下游走了二里，找到一处浅滩，蹚了过去，照样赶上了集。这个主意，是谁想出来的？他会说，是他自己。

可是请慢一点问。蹚浅滩，是他看过村里的大人这样走；往下游去，是因为他知道这条河下游宽、水浅；敢蹚，是因为夏天他天天在河里摸鱼。那一下

主意，接着的是大人的走法、河的样子、夏天的鱼。主意冒出来的那一刻，他心里同时亮起一句：「是我想到的。」

不是先有一个「我」坐在那里，把主意造出来。是主意亮起来的时候，「这是我的」也一起亮了。这一问，全书会问很多遍。

把它放到机器身上，也一样。梁岚那一稿论文，条理是机器理出来的；可是让机器理什么、理成哪个方向、哪一句留下哪一句删掉，是她三个月读书、访谈、改稿走出来的那条路在推。机器那一下，接着的是她的路；她那一下，接着的是机器给的一稿。

那一稿里的好东西，是谁想出来的？答案多半不是「我」，也不是「它」，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一起走的那一段路。第 18 章，专门算这笔账。

◆ 八、先清三个误会

往下读之前，先清三个误会。

第一个误会：本书是说用 AI 就好。不是。考场上用就是作弊，期刊要求写明你不写就是隐瞒，冒充别人的东西就是骗。本书第 8 章把作弊和作弊感分得清清楚楚。本书要拆的，只是规则允许、写明了、没有骗任何人之后，心里还剩的那一下虚。

第二个误会：本书是说思考不重要了。不是。车来了，腿照样要练；机器来了，脑子照样要练。不练，腿会废，脑子会钝。变的只是练的理由：从「为了赶路」，换成「为了这副身体、这颗脑子本身」。

梁老师如今每天走五公里，没有一步是为了赶集。可是医生说，他的心肺比同龄人好。一个从不自己想事的孩子，长大以后连机器给的答案对不对都看

不出来；腿和脑子，都是不练就会钝的东西。思考不是不重要了，是它的荣耀换了地方。新篇整整七章，讲的就是思考还剩下什么、还能亮成什么样子。

第三个误会：本书是说「我」不存在。也不是。梁老师当然存在，他走过的二十里路一步也抹不掉。本书说的是：「我」不是先站在那里、发动一切的那个人；「我」是在走路、想事的过程里，一次次亮起来的。亮起来是真的，它亮得太响、把一切都揽到自己名下，才成了作祟。

本书要拆的不是「我」，是「我」把在稀缺处亮起的光，记成了自己的私产。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傍晚的河堤。

梁老师快走的时候，常常碰见一个比他大几岁的老头，骑着电动三轮车，慢悠悠地沿着堤顶兜风。有一回两人在长椅上歇脚，老头笑他：「有车不坐，走得一身汗，图什么？」

梁老师想了一会儿，说：「图这一身汗。」

这句话，他自己说完也愣了一下。小时候走二十里路，图的是盐，是火柴，是大伯那句「腿快」。如今走五公里，图的就是走本身。同一双腿，同一个人，荣耀在他身上搬了一回家，他自己都没怎么察觉。

梁岚那一夜的心虚，梁小川输棋后的不服气，梁老师对着一份用了机器的作文举着红笔不知从哪里下手，这本书会一件一件陪他们走过去。每一件，都可以拿这二十里路来比一比。

一个小办法：下一次你用机器帮忙做完一件事、心里虚了一下的时候，先别急着说服自己，也别急着骂自己。拿一张纸，写下两行。

第一行：这件事里，被机器接走的是哪一份活？是算对、查准、写顺，还是想出一个新问题？第二行：如果那份活从此都交给机器，我还愿意为了什么去做这件事？第二行写得出来的地方，就是荣耀要搬去的新家。

◆ 十、小账怎么记

每一章最后，都有两行小账。第一行问：这一处，是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是让人看见荣耀的来处：那条路，那片土，那些借来的走法。关门，是把荣耀封进一个人身上，说它本来就在那里，别人碰不得。第二行问：这份荣耀，是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

这一行，问的就是全书的病。作弊感，正是把在稀缺处亮起的光，记到了一个人名下。拿这一章本身记一笔。

第一行：开门。二十里路把「腿快」的来处摊开了：没有车的村子，缺盐的家，大人的夸奖。第二行：在稀缺处亮起。车一来，稀缺没了，光就挪了地方，去了河堤上的晚霞。读完全书，把四十多笔小账连起来，就是作弊感的一本总账。

带 走 的 话

车接走的是赶路，不是腿；腿从赶路里退出来，去了河堤，去了为走而走的那一身汗。

> 小 账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二十里路把「腿快」的来处摊在了桌上。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车一来，它就搬了家。

想 一 想

1. 你小时候被夸过的一样本事，现在还被人夸吗？如果不了，它的荣耀是去了别处，还是没了？

2. 你最近一次说「这是我想出来的」，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一下往回追三步，你会碰到谁、碰到什么？

上 篇

作弊感从哪里来：思考被登记成了私产

这一编九章，追一种心虚的来处。第 1 章从一个凌晨一点的宿舍写起：一稿用机器改过的论文，交还是不交。第 2 章看署名这本账是怎样记起来的。第 3 章、第 4 章往回走两千多年，看古人怎样安放一个好句子：灵感曾经记在神的名下，荣耀曾经记在「传」上，不在「作」上。

第 5 章到第 7 章，看文字、印刷、计算器、输入法、导航，一次次被当成「作弊」的样子。第 8 章把作弊和作弊感分开。第 9 章把这一编的账算总。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一个反差：作弊感说起话来像良心，翻开它的账本，记的却是一笔产权。

第 1 章

凌晨一点的那一稿

◆ 一、宿舍里那盏台灯

梁岚二十六岁，在省城一所大学读社会学研二。十月中旬的一个夜里，宿舍另外两个人都睡了，只剩她桌上那盏台灯还亮着。

她的毕业论文写县城青年回乡。第三章是文献综述，她磨了快一个月，还是一团乱。几十篇文章摊在桌上，谁说了什么，她都知道；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她说不出来。

十二点过一点，她把那一章整个贴进了会说话的机器，在下面打了一行字：「帮我理一理结构，语言改顺一点。」

不到一分钟，新的一稿出来了。她从头读到尾。全章分成三条线，每条线下面排着几篇文章，段与段之间接得严丝合缝。有一句她读了两遍：「回乡不是退场，是换了一个场子继续争。」

这正是她想了一个月、一直没说出来的意思。时针走到凌晨一点。导师说过，周五之前交初稿。她把鼠标停在「发送」上，停了很久，没有按下去。

◆ 二、心虚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东西是好的，甚至比你自己做的还好；可你拿着它，手心发潮，像揣着一样不该揣的东西。

梁岚那一刻的心虚，说不清楚。她没有抄谁的文章。材料是她找的，文献是她读的，论文的问题也是她自己定的。机器没有替她去县城访谈，也没有替她读那几十篇文章。

她还是心虚。

她试着把这种感觉一层一层剥开。最外面一层是怕：怕导师看出来，怕检测软件报警。往里一层是不配：这么顺的句子，不是自己写的，凭什么署自己的名字？再往里一层，她叫不出名字，只觉得空：一个月想不出来的东西，一分钟就出来了，那这一个月算什么？

请注意这三层。第一层怕的是被发现，第二层怕的是账不对，第三层怕的是自己不见了。三层搅在一起的时候，人只觉得难受，分不清难受的是哪一样。

她想起上个月，同门的一个师兄在组会上说漏了嘴，说他的英文摘要是机器润色的。屋里安静了两秒。没有人说什么，导师也只是「嗯」了一声，接着讲下一个人的选题。可那两秒的安静，她记住了。那不是谁在批评谁。那是一屋子人，同时在心里掂了一下：这还算不算他的？她当时也掂了一下。现在轮到她自己了。

这一章先不急着回答交还是不交。先把这份心虚拿到灯下，看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 三、一位老师的红笔

梁岚想起了她爸爸。梁老师五十八岁，在县一中教了一辈子语文，两年后退休。他改作文用一支红笔，家里的抽屉里常年躺着三四支红笔芯。他对学生说过一句话，在饭桌上也对儿女说过很多遍：「作文要自己写。」

梁岚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回从作文书上抄了一段写秋天的句子，觉得很美。梁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用红笔在旁边划了一道，写了两个字：「谁的？」

那两个字，她记了十几年。弟弟梁小川今年十五岁，上初三，作文本上也常常一片红。梁老师改儿子的作文，比改学生的还狠。小川有一回小声嘀咕：「改成这样，还是我写的吗？」梁老师没理他。凌晨一点，宿舍的台灯下，梁岚好像又看见了那两个红字。她爸爸要是看见这一稿，会说什么？她几乎能听见他的声音。

◆ 四、先把这件事放到马路上

这一章的问题，借用王德生博士的一个说法，先放到马路上去看。2026 年 10 月，一位学员在微信里说，很多人觉得用 AI 写论文、写书是在作弊。王德生博士回了一串话，大意是：这就像有了车，还觉得一定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因为自己的腿走路更有荣耀感。AI 就是一个工具，只是不同，叫思考工具。人类一直认为思考是自己的荣耀，就像当年的人会走路，觉得走得快是荣耀一样。

打个比方。一百多年前，山里谁能一天走几十里山路，把一封急信送到，谁就被人佩服。走得快，靠得住，是一个人的本事，也是一个人的脸面。

车来了以后，没有人再为一天走几十里而得意。腿没有变差，是赶路这件事被车接走了。

梁岚那一刻的心虚，很像一个从小被夸「走得快」的人，第一次坐上了车：到得是快了，心里却空了一块。

同一天稍后，王德生博士又补了一句，大意是：这种作弊感，其实是一种「自我作祟」。这一章，就顺着这句话往下走。

◆ 五、心虚的一层：账记不平

先把本书的说法摆在桌上。作弊感听起来像良心在说话。仔细听，说话的常常不是良心，是一个急着认领的「我」。

这个「我」手里有一本账。账上写着：好句子是我想出来的，所以它是我的；它是我的，所以署我的名字；署了我的名字，荣耀就归我。这本账平时记得很顺。梁岚自己熬出来的句子，往账上一记，心安理得。

这一回，机器进来帮了一把。那一句「回乡不是退场，是换了一个场子继续争」，账上不知道该记在谁名下。记给她，她觉得是冒领；不记给她，她又觉得那本来就是她的意思。账记不平，心就虚了。

这就是自我作祟最常见的样子：一个「这是我的、我才配」的念头亮得太响，把思考当成了它名下的家产。别的东西一进来帮忙，它就觉得被偷、被冒充。作祟的不是机器，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这是本书的解释，待验。后面八章，要一章一章把它摆出来看。

◆ 六、也要公道：心虚里裹着真东西

说到这里，要先打一个预防针。本书不说心虚都是多余的。梁岚那三层心虚里，裹着三样真东西，一样都不能扔。

第一样是欺骗。如果学校明文规定论文不许用这种工具，或者要求用了就写明，而她用了不写，那就不叫作弊感，那叫作弊。这是破了事先说好的规矩，和「我」作不作祟无关。第 8 章专门把这两件事分开。

第二样是变钝。腿不走路会废，脑子不想事也会钝。她要是一直靠机器理结构，下一回自己就理不动了。这份担心是对的，第 32 章还要回来。

第三样是责任。论文上署的是她的名字，答辩时站在台上回答问题的是她。机器错引了一篇文章，认账的是她，不是机器。这三样，是作弊感里的真金子。

第二样还要多说几句。王德生博士讲过，大意是：思考会成为一种健脑的艺术，一种新的健身艺术。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说别的事，其实正对着梁岚的担心。车来了以后，人照样走路、跑步，只是理由换了：不是为了赶路，是为了这副身体。机器来了以后，人照样要想事，理由也会换：不是为了把一章综述理出来交差，是为了这颗脑子本身。

所以「怕变钝」这份心虚，不用靠「不碰机器」来解。它要的是另一样东西：给自己留一段专门用来练的路。第 32 章还会回来。

本书要做的，是把真金子留下，把裹在外面那层「我的、我的」的沙子筛掉。筛不干净，人就会在两头摔跤。

◆ 七、只看一面会怎样

只看「作弊」这一面，人会把门关死。有的人从此不碰这些工具。查资料不用，理结构不用，连改错字都不肯。这份坚持有它的骨气，可它守住的常常不是诚实，是一份旧荣耀。就像有了车还坚持走着去省城，路上的辛苦不再是本事，只是辛苦。只看「工具」这一面，人会把门开得太大。

有的人觉得，反正是工具，那就全交出去。问题让机器想，材料让机器编，结论让机器下，最后连读都不读，就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丢的不是荣耀，是责任，还有那颗本来可以越练越灵的脑子。

两头都站不住。

站得住的地方在中间吗？也不在。站得住的地方，是先问清楚：心虚的到底是哪一层。怕违规，就去查规矩；怕变钝，就留下自己要练的那一段；怕账记不平，那才是这本书要拆的地方。

◆ 八、今天，桌上多了一位会说话的帮手

这一回的帮手，和从前的不一样。字典、计算器、搜索框，都帮人想过事。它们不说话。你按计算器，它只回一个数；你翻字典，它只给一个字的意思。句子还得你自己串，判断还得你自己下。

会说话的机器，能把一整段意思铺出来。它铺出来的句子，读起来像是一个人想过的。梁岚的心虚，有一大半来自这里：从前的帮手递给她的是砖，这一回递给她的，像一面砌好的墙。所以这一回的作弊感，比从前哪一次都响。

可是响，不等于对。王德生博士那串话里，有一句很冷静，大意是：这种荣耀要等到车足够安全、足够高效了，才会慢慢退下去；这需要一个时间。

今天，车刚开上路。路边有人怕，有人笑，有人骂，有人偷偷坐。梁岚就是那个偷偷坐上去、又不敢下车说出来的人。还要说一句：这不是梁岚一个人的事。

王德生博士后来又补了一句，大意是：这种作弊感和荣耀搬家，出现在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每一样工具诞生的时候，是一个文明现象的规律。

每一回，都是同样的三拍。第一拍，新工具来了。第二拍，作弊感起来了，总有人说：这样不算数。第三拍，过了一些年，荣耀搬了家，人们在别处重新找到值得骄傲的东西。

文字来的时候是这样，印刷机来的时候是这样，计算器、输入法、导航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会说话的机器，不是例外，只是最近的一回。这是本书的

解释，待验；第 3 章到第 7 章，会一回一回取样。梁岚的那一夜，是这条老规律在一间宿舍里的又一次重演。

◆ 九、作弊感什么时候会退下去

规律里还有一拍，王德生博士也补上了，大意是：作弊感要等荣耀搬了家，才会消失，人才慢慢接受新工具。

这句话把次序说得很清楚。不是先想通了，作弊感才退；是荣耀先有了新去处，作弊感才退。

打个比方。一个小镇上，谁家的孩子算盘打得最快，过年时全家都有面子。后来计算器进了家门，大人照样逼孩子练算盘，孩子拿计算器算题，大人说那是偷懒。这份「偷懒感」，讲多少道理都压不下去。直到有一天，镇上的人开始夸另一样东西：谁家孩子会看账、会做生意、会把一笔糊涂账理清楚。那份偷懒感才不知不觉淡了。道理一直摆在那里。是荣耀挪了窝，心才跟着挪。

王德生博士还补了一句，大意是：荣耀的搬家，也是跟着评估的标准搬家才启动的。这句话指向一样很具体的东西：尺子。

梁岚面前就摆着好几把尺子。论文前面那页声明，量的是「是不是本人独立写的」。学校的检测软件，量的是「有几成字和别处重了」。答辩委员会手里的评分表，量的是什么，她还没见过。

只要这些尺子还在量「谁亲手写的」，荣耀就挪不动，作弊感就压不下去。哪一天尺子改成量「问题问得好不好」「判断下得准不准」「出了错认不认账」，荣耀才会开始搬家。

所以那一夜让她心虚的，不全是她自己。一半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一半是手边那几把还没换过的尺子。

这也是公道话：拿着尺子的人，老师、评委、期刊、学校，也在这件事里。尺子换得太快，会误伤老老实实写字的人；换得太慢，会逼人偷偷用、不敢说。第 24 章还会回来，讲这一次搬家要多久。

◆ 十、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用一个完整的例子，把那一句话追一遍。

「回乡不是退场，是换了一个场子继续争。」这一句，是谁想出来的?

梁岚往回追。三个月前，她在县城访谈过一个年轻人，大家叫他小周。小周在省城送了四年外卖，回到县里开了一家奶茶店。他说：「我不是回来躺着的，在这儿也得跟人抢。」她当时在笔记本上抄下了这句话。

再往前，她读过一篇文章，讲人往哪里走从来不是单向的。导师在组会上也说过：「别把回乡写成失败者的故事。」

那一个月，她天天翻这几样东西。那个意思一直在她肚子里转，就是缺一个口子。机器做的，是把这些散在各处的东西，捏成了一句话。

那么这一句，记给谁？记给小周，记给那篇文章，记给导师，记给她那一个月，还是记给机器那一分钟?

你会发现，哪一个都不能单独认领。这句话在一条路上、一片土里慢慢长熟，最后在机器那一下收了口。这里先把两个词交到你手上，导论里磨过一遍，这里再用一次。

路：小周那句话，组会上导师那一句，她一个月里翻来覆去的那些夜，一步接一步，顺序不能乱。没有先去县城，就不会有那本笔记；没有那本笔记，机器手里什么都没有。

土：她读过的几十篇文章，她的专业，她从小在县城长大的经历，还有那台机器读过的无数文字，缠在一起，托着这句话长。

在这条路、这片土里，梁岚不是可有可无的。她走得最久，她的笔记本是最要紧的一块。可是她也不是这句话唯一的主人。

再往下问一句：机器是这句话的主人吗？也不是。机器没有去过县城，没有见过小周。拿掉梁岚那一本笔记，它捏不出这一句。它是这片土里新添的一块，很能干的一块，可也只是一块。

这就是本书的总钥匙：**一个念头，你顺着它往回追，追不到一个单独的主人。**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凌晨一点的宿舍。那一夜，梁岚没有按「发送」。她做了一件小事：把机器改过的一稿和自己的原稿并排打开，拿一张纸，把每一处改动的来处写在旁边。这一句是小周说的，这一条线是导师提的，这三段的顺序是机器排的，这个判断是她自己的。写完，已经两点多了。她发现，那份心虚松了一点。

松下来，不是因为她证明了这一稿「主要还是我的」，是因为她第一次看清，这一稿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交还是不交，她还没想好。这件事，第 9 章再回来。

梁岚后来想，那张纸上最要紧的，不是哪一栏更长，是她第一次肯把机器那一栏写出来。写出来，它就只是来路里的一段；藏起来，它才成了心里的一根刺。

一个小办法，明天就能试：下次你用机器帮你改了一样东西，先别急着问「这还算不算我的」。拿一张纸，把每一处的来处写下来。写完再看，心虚的是哪一层。

带走的话

心虚的时候，先别问这还算不算我的；先追一追，这一句是从哪几条路上走来的。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心虚被拿到灯下，第一次分出了怕违规、怕变钝、怕账记不平三层。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这一章还记在名下——梁岚想要的那份荣耀，还挂在「我」字底下。

想一想

1. 你最近一次觉得自己「不配」，是因为什么？那份不配，是怕被发现、怕变笨，还是怕账记不平？

2. 你最得意的一句话、一个主意，往回追，能追到哪几个人、哪几件事？

第 2 章

「这是我写的」

◆ 一、论文最后一页那行字

第二天下午，梁岚打开学校发的论文模板，想看看格式。翻到最前面，有一页她以前从没认真读过。标题是「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下面一段话，大意是：所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研究取得的成果；除了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地方，不含别人已经发表或写过的成果〔核：大意，各校措辞不一〕。

再往下，是一条横线，旁边写着「作者签名」，再旁边是「日期」。她盯着「独立」两个字，看了很久。

访谈是小周他们陪她做的，问题是导师帮她磨的，文献是几十个前人写的，结构是机器理的。这里头，哪一样是「独立」的？她忽然想到，就算没有机器，这两个字也从来没有字面上那么干净。只是从前没有人去追问。这一章，就从这一行签名写起：一句话记到一个名字下面，是怎样一件事。

◆ 二、名字是一根钉子

先看一样你天天见的东西：书的封面。封面上印着书名，下面一行小字，是作者的名字。这一行字很小，分量很重。它把一整本书，钉在一个人身上。名字像一根钉子。钉子一钉，就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这是谁做的？第二，出了错，找谁？第三，有了好处，给谁？

三个问题，平时捆在一起，一根钉子全管了。梁老师在县报上发过一篇散文，写他小时候去镇上赶集。署他的名字，意思是：这篇是他写的；有人挑

错，找他；稿费几块钱，也寄给他。这根钉子很好用，好用到人几乎不会注意它。

可是请注意：这三个问题，其实是三件不同的事。做的人、认账的人、领好处的人，常常是同一个，也可以不是同一个。一根钉子把三件事钉成了一件。后面的麻烦，有一大半就从这里来。

◆ 三、很长一段时间，好东西没有名字

往回走，你会发现，钉名字这件事并没有那么老。《诗经》三百多首，大多数不知道是谁写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传了两千多年，没有作者。它们在田里、在河边、在祭祀的场子上一遍遍被唱，唱一遍改一点，最后才被收进一部书里。

河北赵县有一座石桥，一千多年了还站着。造桥的人叫什么，差一点就没人知道。唐代有人写了一篇铭文，提了一句，大意是：这是隋代的匠人李春留下的〔核：大意，张嘉贞《石桥铭序》〕。这一句之外，关于他，几乎什么都没有。欧洲那些盖了上百年的大教堂，大多数石匠的名字也没有留下来。

你小时候唱的童谣，奶奶教你的那道家常菜，村口那棵老树下人人会讲的故事，都没有作者。没有名字，不等于没有人做。是做的人太多、做的时间太长，一根钉子钉不住。还有一种情形，正好反过来：有名字，名字却不是写的人。

古代皇帝颁下的诏书，开头常是「门下」「奉天承运」一类的套话，署的是皇帝的口吻。真正动笔起草的，往往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这样的文臣〔据研究文献〕。唐代有不少诗人做过这个差事，替皇帝写话，写得好，是他们的本分，也是他们的体面。没有人说皇帝作弊。

大家都知道，这道诏书「出自」皇帝，意思是皇帝认这个账、担这个责，天下人照着它办事。至于句子是谁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那是另一本账，记在翰林院里，不记在诏书上。

民间也一样。写信、写状纸、写对联，识字的人替不识字的人写，街头有专门摆摊代笔的先生。一封家书寄回老家，落款是那个出门打工的儿子，字却是摊子上的先生写的。收信的母亲不会觉得被骗。

「捉刀」这个词，后来就成了替人写文章的意思。

你会发现，在这些地方，写的人、认账的人，本来就是两个，大家也习以为常。账本上那一行名字，从一开始，记的就是「谁认」，不是「谁写」。

◆ 四、账本是什么时候记起来的

名字越钉越牢，跟一样东西有关：复制变得便宜了。手抄的年代，一本书抄一部要几个月，谁抄、谁写，没那么要紧。印刷机来了以后，一本书可以印几百部、几千部。印得越多，钱越多，这钱归谁，就成了要争的事。

1710 年，英国通过了一部法令，后来人常叫它《安妮法令》。很多书上说，它第一次把一本书的权利，从印书商那里，交到了作者手上，并且给了一个期限〔核：大意〕。从那以后，名字后面跟上了钱。

学校里，名字后面跟上了学位。一篇论文署你的名字，你才能拿到那张证书。科研单位里，名字后面跟上了职称。论文上排第一的那个名字，和排第五的那个名字，在评职称的表格里分量不一样。版权、学位、职称，都靠这本账活着。

账本一旦记起来，就越记越细。今天一篇论文后面，致谢写谁，作者排第几，谁是通讯作者，都有人盯着。

◆ 五、本书的说法：署名是一本账，不是一张出生证

到这里，可以把本书的说法摆出来了。署名是一本账。它记的是：这件东西，由谁认账，好处给谁。它不记，也记不了：这件东西是怎样长出来的。

打个比方。一个孩子的户口本上，写着父亲和母亲的名字。户口本有用：上学、看病、办证都靠它。可户口本上不会写，这孩子是怎样被奶奶带大的，是哪个老师让他爱上了画画，是哪一年搬家让他学会了一个人坐公交。户口本是账，不是一个人长大的那条路。论文上的签名也一样。它管的是认账，不管来路。

用本书那把尺子量一量：账本说的，像是「发现」——好东西本来就在一个人身上，被找出来，钉上名字。来路说的，是「发生」——好东西在一条路上、一片土里亮起来，最后被钉到一个名字下。两件事都真。麻烦在于，人常常把账本当成了出生证。

◆ 六、先说这本账的好处

说这本账的不是之前，先把公道还给它。没有这本账，偷东西的人就太容易了。一个年轻人熬了三年写出一篇文章，别人拿去改个标题就发表，他找谁说理？抄袭是真有的事，署名是挡住它的第一道墙。

没有这本账，出了错也找不到人。一个药方写错了剂量，一座桥算错了承重，必须有一个名字站出来认。名字就是那个站出来的人。没有这本账，写东西的人也难活。稿费、版税、职称、饭碗，都从名字后面来。所以本书不说署名错了。

署名是一样了不起的发明。它让一件东西有了主人，主人对它负责，也从它那里得到回报。社会靠这本账，才能放心地用别人做的东西。本书要拆的，不是账本，是账本旁边悄悄长出来的另一样东西。

梁老师要是读到这里，大概会点头。他那两个红字「谁的？」，护的就是这本账。一个孩子从作文书上抄一段，不写出处，就是把别人的东西记到了自己名下。他拦得对。

这一章不拆他那两个字。这一章要问的是：那两个字背后，是不是还藏着另一个意思——好句子必须从「我」身上长出来，才算数？

◆ 七、账记久了，人就把账当成了身子

那样东西，就是「我」的那份心思。签名签多了，人会慢慢忘掉签名只是一本账。他开始觉得，这篇文章不只是「我认账的」，还是「从我身上长出来的」，像他的手、他的眼睛一样，是他身子的一部分。

于是导师那一句话，访谈对象那一句话，前人那几十篇文章，都退到了后面。它们被写进致谢和脚注，像搬家时堆在楼道里的旧家具。站在中间的，只剩一个名字。这就是自我作祟的又一个样子：账本上的一行字，被当成了身体里的一块肉。

你会发现，正因为这样，机器一进来，人才那么难受。别人的名字可以放进致谢，机器放进哪里？它不像导师，可以写一句「感谢某某老师」；它也不像一本书，可以加一条脚注。它没有地方放，就像要从那块肉里挖走一点。

其实那块肉，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致谢那一页长长的名单，早就在悄悄说这件事。

◆ 八、尺子量什么，荣耀就亮在哪里

账本旁边，还立着一把尺子。梁老师年轻时评职称，表格上有一栏叫「独立发表论文」。同样一篇文章，你是唯一作者，算一篇；你排第二，可能只算

半篇，或者不算〔待核：各地评审办法不一〕。他为了这一栏，熬过好几个暑假。

学位也一样。答辩时有人会问：这一部分是你做的，还是你导师做的？问的是「谁亲手做的」。这些尺子，量的都是同一样东西：谁亲手写的，写了多少。尺子量什么，荣耀就亮在哪里。

王德生博士说，荣耀的搬家，也是跟着评估的标准搬家才启动的。这句话放在署名这本账上，看得最清楚：只要职称表、学位章程、各种评奖还在量「亲手」，作弊感就有一块结结实实的地基。一个人心里再怎么想通，填表的那一刻，手还是会抖。

作弊感不全长在一个人心里，它也长在一把把尺子上。

所以本书后面讲「自我作祟」，不是把账全算到一个个心虚的人头上。拿尺子的人，评委、导师、期刊、单位、父母，也在这笔账里。他们换一把尺子，比劝一万个人「别心虚」都管用。

可是也要公道。尺子不能说换就换。一夜之间宣布「从此不看谁亲手写的」，那些老老实实熬过一个个暑假的人，会觉得被耍了；想钻空子的人，会一拥而上。尺子要换，得有过渡，得先说清楚：新的尺子量什么，旧的尺子哪几样还要留着。这件事，第 24 章会说得更细。

◆ 九、今天与机器：署名栏里多了一位

今天，署名这本账遇上了它从没遇过的一位。机器能写出一整段像样的话，可它不能签名。它不能站到答辩台上，不能在出错的时候被找到，不能领稿费，也不能被开除。

有报道说，一些学术期刊已经明确，机器不能列为作者，用了要在文中写明〔待核〕。

这个规定很有意思。它把一根钉子拆成了两根：认账的，只能是人；来路里，可以有机器，也要写出来。这一拆，等于第一次把署名里捆在一起的三件事，分开说了。

梁岚把这件事讲给室友听。室友学法律，想了想说：「这不就跟诏书一样吗？写的是翰林，认的是皇帝。」

梁岚笑了：「那机器就是翰林？」

「翰林还能升官呢，」室友说，「机器连名字都没有。」

这句玩笑话，碰到了一个要紧处。翰林替皇帝写诏书，他的名字不在诏书上，可他在翰林院的档案里，在他自己的文集里，在后人的记载里。他有另一本账。

机器没有另一本账。它写下的句子，要么被记到用它的那个人名下，要么就像没有发生过。这就让用它的人格外为难：记在自己名下，心虚；不记，又没有地方记。

所以本书说，今天要补的，不是把机器写进作者栏，是给来路单开一本账。用了什么、在哪一步用的、哪些判断是自己下的，写明白。认账的那一栏，照旧只写人的名字。

做的人，可以有很多个，机器也可以是其中一个。认账的人，必须是一个能被找到的人。领好处的人，跟着认账的人走。这件事，第 30 章和第 36 章还要回来细说。

这里只先记下一点：认账，是机器做不了的那一份。它写得再好，出了错也站不到台前。人就算一个字没写，只要签了名，就得站出来。这一份，第 2 章里那根钉子，谁也拔不走。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一篇作文是谁的

梁小川初三上学期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外公的修车铺》。初稿写得很平。梁老师拿起红笔，把开头删了，把中间一段挪到前面，又在结尾改了一句：「那一片油污，是外公的地图。」

小川把作文抄干净交上去，语文老师在全班念了，打了全年级最高分。那天晚上，小川一点都不高兴。他对姐姐说：「那一句是爸爸写的。」

这一篇作文，是谁的？修车铺是外公的，那片油污也是外公手上的。看了十几年油污的眼睛，是小川的。删掉开头、挪动中间、改出结尾的，是梁老师。在全班面前念出来、让那一句被人记住的，是语文老师。作文本封面上，写着「梁小川」三个字。这三个字没有错：作文是他交的，分数记在他名下，挨批评也是他挨。

可是那天晚上他心里那点难受，就是作弊感的小样子。爸爸帮他改，他还没有第一次那么难受；要是换成机器帮他改，他会更难受。梁岚问他：「那你想怎么办？把那一句划掉？」

小川想了一会儿：「划掉了，作文就没那么好了。」

「那就留着。」

「留着，我又觉得那个分不是我的。」

姐弟俩在电话两头都不说话了。这就是作弊感最小、也最真的样子：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手里握着一个好分数，觉得它烫手。烫手，是因为账本上写着他的名字，而他知道那一句的来路里有别人。

他没有做错什么。规矩也没有破：语文老师从没说过不许家长改。他的难受，不是来自规矩，是来自那个「这得是我的，我才配」的念头。

那个念头不坏。它让小川不肯拿别人的东西充自己的脸面，这是一份干净。可它也让他看不见：外公的修车铺、他自己看了十几年的那片油污，同样在这篇作文的来路里，也同样是他的。为什么同一句好句子，换一个帮手，难受的分量就不一样？这个问题，第 9 章还要回来。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梁岚的论文模板。那天下午，她没有改论文，先在笔记本上画了两栏。左边一栏叫「我认账的」，右边一栏叫「从哪里来的」。

左边很短：论文的问题，全章的判断，每一条引文对不对，最后交上去的每一个字。

右边很长：小周和另外十一个访谈对象，导师在组会上的五六句话，几十篇文献，室友随口的一个提醒，还有机器那一分钟。

她又在右边一栏的最下面，添了一行小字：爸爸那两个红字「谁的？」。这十几年，正是那两个字逼着她养成了每一条都注出处的习惯。这个习惯，也在她论文的来路里。

画完，她发现那条签名的横线，不那么吓人了。签名的意思是「左边这一栏，我认」，不是「右边那一栏，都是我」。

一个小办法，今晚可以试：拿出你最近做完的一件事，一份报告、一篇作文、一道菜都行，也画两栏。看看你认账的那一栏，和它的来路那一栏，哪一栏更长。

带走的话

签名的意思是「这件东西我认账」，不是「这件东西全是从我身上长出来的」。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署名里捆着的三件事被分开了：谁做的、谁认账、好处给谁。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账本记在一个人名下，这没有错；错在把账本当成了出生证。

想一想

1. 你签过的名字里，哪一次签得最心安，哪一次签得最心虚？两次的差别在哪里？
2. 如果你最得意的一件作品要写致谢，名单会有多长？你愿意把哪些名字写上去？

第 3 章

灵感曾经不归人

◆ 一、「我今天没灵感」

周六晚上，梁岚给家里打视频电话。镜头里先出现的是弟弟梁小川。他趴在桌上，作文本摊着，半天只写了一个标题。

「写不出来，」他说，「今天没灵感。」

梁老师在旁边接话：「灵感是逼出来的。坐下，写满一页再说。」

小川翻了个白眼：「逼得出来就不叫灵感了。」

梁岚在屏幕那头笑了。可是挂了电话，她想起了这句话。

「没灵感」，这三个字很有意思。它说的是：好句子要来，得有一样东西先来；那样东西来不来，自己说了不算。

一个孩子随口一句话，把作弊感的账本撕开了一道口子。小川自己当然不知道，他只是想少写一页。如果好句子要等一样不归自己管的东西来，那好句子从一开始，就不全是自己的。这一章往回走，看古人怎样安放这样东西。

◆ 二、「歌唱吧，女神」

两千多年前的希腊，诗人开口的第一句话，常常不是自己的话。《伊利亚特》开头，荷马说，大意是：女神啊，请歌唱阿喀琉斯的愤怒（《伊利亚特》卷一第 1 行）。《奥德赛》开头也一样，先请缪斯来讲那位四处漂泊的人。

缪斯是管诗歌、音乐和记忆的女神，一共九位。诗人不说「听我来讲」，说「请女神来唱」。

比荷马稍晚的赫西俄德，讲得更直白。他在《神谱》里说，大意是：他原本在赫利孔山下放羊，缪斯们来了，给了他一根月桂枝，把神圣的声音吹进他身体里，让他能歌唱过去和将来（《神谱》22—34）。这段话里，有一个放羊的人，一座山，九位女神，一根树枝，一口吹进来的气。偏偏没有一个「我本来就会写」。

请注意，赫西俄德说这番话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丢脸。一个放羊的人，被女神挑中，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体面。他把它写在全诗的开头，像把一张证书挂在堂屋正中。

在他们那里，好诗的来处在外面。诗人是那个被选中、被吹进一口气的人。他的荣耀，不在「这是我造的」，在「女神选中了我」。

◆ 三、磁石和铁环

柏拉图写过一篇对话，叫《伊安篇》。伊安是一个吟诵荷马史诗的人，在比赛里得了奖，很得意。苏格拉底问他：你讲荷马讲得这么好，是靠一门手艺吗?

苏格拉底自己给了一个比方，大意是：这就像磁石。磁石不光能吸住铁环，还能把力量传给铁环，让这只铁环再去吸下一只，一只接一只，挂成一长串。缪斯是那块磁石，诗人是第一只环，吟诵的人是第二只，听的人是第三只（《伊安篇》533d—536b）。

他接着说，大意是：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翅膀的、神圣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的理智，就作不出诗来（《伊安篇》534b）。

这个比方里，力量是一路传下来的。每一只环都在发力，可每一只环的力，都不是从自己身上长出来的。

这个比方好在一个地方：它让你看见，力是一路传过来的，中间每一环都不可少。少了诗人，缪斯的力传不到吟诵的人；少了吟诵的人，诗传不到听众耳朵里。每一环都在出力，可没有哪一环能说，这股力是从我这里生出来的。

你会发现，苏格拉底这番话不全是夸。他话里有话：诗人既然是被附身，那他其实不懂自己在说什么。

先不管他夸还是贬。这一章要的，是他和他那个时代都承认的一件事：好诗不归诗人一个人管。

在另一篇对话《斐德罗篇》里，苏格拉底说得更重。他把从缪斯那里来的迷狂，算作神赐的几种迷狂之一。大意是：一个人要是没有缪斯给的这份迷狂，以为凭手艺就能当个好诗人，他是进不了诗的门的；他那点清醒的诗，在迷狂者的诗面前会黯然失色（《斐德罗篇》245a）。请注意，这里被看低的，正是「手艺」，正是那个靠自己一步步做出来的部分。

今天的作弊感，账记得正好相反：靠自己一步步做出来的部分最光荣，外面来的那一下最可疑。两千多年，这本账整个翻了个面。

◆ 四、守护神住在门外

再看一个词：genius，今天常译作「天才」。在古罗马，这个词原本指一个人的守护神。人人都有一位，生下来就跟着，管着这个人的运气和生命力。据说罗马人过生日，要给自己的守护神献祭〔待核〕。

那时候说一个人写出了好东西，意思近于「他的守护神今天很卖力」。功劳有一半记在那位看不见的神身上。

苏格拉底也有一位类似的。他在受审时说，大意是：从小就有一个声音跟着他，每当他要做不该做的事，那声音就拦住他（《申辩篇》31c—d）。

后来，这个词慢慢变了。大约到了十八世纪前后，人们不再说一个人「有」一位守护神，开始说一个人「是」一个天才〔待核〕。一个字的变化，搬了一次家。守护神原来住在门外，后来搬进了屋里，再后来，干脆成了屋主人自己。

搬到半路的样子，在康德那里还看得见。他在《判断力批判》里讲天才，大意是：天才是一种天生的才能，是自然借着天才给艺术立规矩（《判断力批判》§46）。他还说，天才自己也说不清，他的作品是怎样在他身上长出来的（同上）。

这句话很有意思。功劳已经搬进了一个人的身体，可那个人自己还做不了主，做主的是「自然」。守护神走了，自然顶了它的位子。

再往后，连「自然」这一层也慢慢被拿掉。到了今天，说一个人是天才，意思就是：好东西是从他身上来的，是他的。好句子的来处，就这样从门外，一步步记到了一个人身上。

◆ 五、中国人也说「天成」

中国的文人，没有缪斯，也有类似的说法。晋代陆机写《文赋》，讲写文章时那种灵感来去，大意是：它来的时候挡不住，走的时候留不下（《文赋》「来不可遏，去不可止」）。

南宋陆游写过一首诗，开头两句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陆游《文章》）好文章本来是天生成的，高手只是偶然碰上了它。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读书是人的功夫，下笔那一刻，却像有神在帮。

还有一个故事。据《南史》记载，江淹年轻时文章写得极好；后来梦见一个人来向他讨还一支五色笔，醒来以后，再也写不出好句子（《南史·江淹传》）。这就是「江郎才尽」。

这个故事，有人怀疑它是后来编的。可它的样子很清楚：才华像一支借来的笔，人家来讨，就得还。

再晚一些，王国维讲做大学问要过三种境界。第三种，他借了辛弃疾的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人间词话》）

找了千百遍，是人的功夫。可最后那一下，不是找到的，是「蓦然回首」碰上的。碰上的那一刻，人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回。

这些说法，一个比一个家常，意思却是一路的：功夫是人下的，那一下的亮，不全由人管。

梁老师给学生讲这首词的时候，常说「这是讲坚持」。他没有说错。可这首词里那一回首，也在说另一件事：坚持把人带到了那盏灯附近，灯亮不亮，要看那一晚的路和土。

◆ 六、本书的说法：功劳曾经记在门外

把这几样摆在一起，本书的说法是这样的：

古人知道，好句子的来处不在一个人身上。他们找不到那个来处，就给它起了名字：缪斯、守护神、天、神、一支借来的笔。

这些名字今天听起来像神话。可它们记下的那件事是真的：一个好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人自己说了不算。它要等材料够了、心静了、碰上一件事、听到一句话，才在某一处收口。

用七个词说：那一刻之前，是一锅粥，什么都在，还分不开；然后有一阵子，意思在肚子里转，正在成形；最后在一处收口，长成了一个形状。古人把「收口」那一下，记给了门外的神。今天的人，把它记给了屋里的「我」。

两种记法，都只记了一半。记给神，忘了人那么多年的读书和放羊；记给「我」，忘了路和土。只是记给「我」的那一种，更容易作祟。

为什么？记给神的时候，人和那一下的亮之间，隔着一点距离。诗人可以说：这是女神给的，我只是接住了。接住了，是他的福分；没接住，是神没来。他不必为每一个好句子去证明「这是我」。

记给「我」的时候，这点距离没了。每一个好句子都得是从「我」里掏出来的，每一次掏不出来，都是「我」的失败。人和自己的念头之间，绷得紧紧的。一根绷紧的弦，碰一下就响。机器一碰，就响成了作弊感。

还要再补一句公道话。记给神，也有它的坏处：它会让人忘了自己那么多年的功夫。赫西俄德放了那么多年的羊，看了那么多年的山，听了那么多老人讲的故事，这些都被一口「吹进来的气」盖住了。所以本书不是要人回去拜缪斯，是要把两本账都摊开：功夫那一本，亮光那一本。

◆ 七、只看一面会怎样

只看「灵感归神」这一面，人会变得被动。小川那句「没灵感就写不出来」，就有点这个味道。一个人要是真信好句子全靠天降，他就会坐着等，不去读，不去碰，不去写满那一页。梁老师那句「灵感是逼出来的」，拦的正是这一面。只看「灵感归我」这一面，人会变得紧张。

一个人要是认定好句子全是自己造的，他就会把每一个好念头都当成家产，护着，藏着，怕人偷。别人帮一把，他心虚；自己想不出来，他觉得自己

完了。江淹那个梦，在今天常常换成另一种样子：一个人写不出东西，就觉得是自己「才尽」了。

两头之间，有一条更老实的说法：

灵感既不住在门外，也不住在屋里，它在路上、在土里亮起来。

人在这里不是可有可无。人是那条路上走得最久的一个，也是那片土里最要紧的一块。只是他不是唯一的主人。

◆ 八、今天与机器：新的缪斯?

今天，有人开始管会说话的机器叫「缪斯」。这个叫法，对了一半。对的一半是：机器像缪斯一样，在人卡住的时候，递过来一句话、一个结构、一条路。梁岚那一稿里，机器做的，就是那块磁石做的事：把散在各处的力，挂成了一串。

不对的一半是：古人的缪斯，没有人会为它心虚。荷马不会因为请了女神，就觉得自己作弊。赫西俄德也不会因为那一口气是吹进来的，就不敢署自己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账本上本来就没有「这全是我的」这一栏。功劳本来就记在门外，门外再多一位帮手，账也照样平。

今天的人心虚，不是因为机器做了缪斯的活，是因为人早就把缪斯那一栏划掉了，把它的功劳记到了自己名下。现在门外又来了一位，账就记不平了。那一栏是什么时候划掉的?

这里有一条线索，本书只当它是待验的解释。第 2 章说过，印刷机让书越印越多，一本书的钱归谁，成了要争的事。要争，就得有一把尺子来量：这本

书到底是谁的?后来的版权法,量的正是「是不是这个人独创的」〔核:大意〕。

尺子一立,账就跟着改。好东西要是记给缪斯,缪斯不能领稿费;记给自然,自然也不能打官司。只有记给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把尺子才用得上。于是缪斯那一栏,就被悄悄划掉了。

用第 1 章说过的三拍看:印刷机来;有人担心书多了、读的人不用心了;荣耀从「被神选中」,搬到了「这是我独创的」。账本跟着尺子挪了一次窝。今天,会说话的机器又来了,尺子还没换,账就又一次记不平。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一句歌词的来处

再追一个例子。

梁老师年轻时在县文化馆帮忙,跟一位老乐手合写过一首歌,在县里的晚会上唱过。歌里有一句:「河堤上的风,替我把话说了。」

后来很多年,梁老师都说这是他写过最好的一句。那一句是怎么来的?据他自己讲,那天傍晚他在河堤上散步,风很大,一个放牛的老人跟他打招呼,他没听清,只看见老人在笑。他回去就写下了这句。

再往前,他读过很多写风的诗。再往前,他小时候在这条河边长大。这一句,记给谁?记给风,记给那个老人,记给那些诗,记给那条河,还是记给那个傍晚的梁老师?古人会说:记给缪斯。今天的人会说:记给梁老师。

本书会说:它在那个傍晚、那条河堤上亮了起来,梁老师是那一刻离它最近的一个人。

还有一个细节，梁老师很少提。那首歌最早的歌词里，这一句是「河堤上的风，吹走了我想说的话」。是那位老乐手听了，皱着眉头说：「吹走了，太丧气。改成替你说了，怎么样？」

梁老师当时一拍桌子：「好。」

这么多年过去，他记得自己写过这一句，几乎忘了那一个字是怎么改的。这不是梁老师贪功。人记事就是这样：一句话在自己嘴里说熟了，它的来路就慢慢淡了，最后只剩下「这是我写的」那一行。

这就是第 15 章要细讲的那件事：「这是我的」那一下，往往是后来才亮起来的，而且越亮越响。这句话，第 10 章还要回来，那一章讲的就是散步时冒出来的那一句。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周六晚上。第二天，梁岚又给弟弟打了个电话，没跟他讲道理，只问他：「你上一次写出一句自己特别满意的话，是在哪里想到的？」

小川想了半天：「在公交车上，看见一个老奶奶抱着一筐鸡蛋。」

「那你今天的作文，要不要先去楼下转一圈？」

那天晚上，小川写了一页半。梁岚挂了电话，看着电脑上那两稿论文。她忽然觉得，她给弟弟的这个办法，和机器给她做的那件事，有一点像：都是在人卡住的时候，让一条路、一片土先动起来。

这件事也照见了她自己。那一个月，她一直坐在书桌前硬挤，越挤越干。机器那一分钟之所以管用，不是因为它比她聪明，是因为它把她摊在桌上的东西换了个摆法。换个摆法，就是换一片土。

她想，下回卡住，也许可以先自己换几种摆法：把文献按年份排一遍，按地方排一遍，按「谁在骂谁」排一遍。换不出来，再去问机器。那时候问，心里会踏实一些，因为她知道自己在哪一步卡住了。

一个小办法，明天能试：下一次你说「没灵感」的时候，别坐着等，也别逼自己硬挤。换一片土：出门走一圈，翻一本旧书，找一个人说几句话，或者问一问机器。看那一句，在哪里亮起来。

带走的话

古人把好句子记给门外的神，今天的人记给屋里的「我」；它其实亮在路上、亮在土里。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好句子的来处，从「全是我的」里被请了出来，回到路上和土里。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古人记在神名下，今人记在一个人名下；两种记法，都把来处钉死在一个主人身上。

想一想

1. 你最近一个好主意，是在哪里冒出来的？那时候你在做什么、身边有什么？
2. 如果把你的「灵感」叫作一位守护神，它最常在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

第 4 章

述而不作

◆ 一、一百二十条脚注

又过了两天，梁岚把论文第三章的脚注数了一遍。

一百二十条。

每一条后面，是一个名字、一本书、一个年份、一个页码。这一章里，几乎每一个说法，都挂着一个别人的名字。

她从来没为这一百二十条心虚过。引别人的话，注明出处，导师说这叫「功底」，越扎实越好。可是那一句由机器捏出来的话，只有一句，她却心虚了三天。

她坐在图书馆，对着屏幕想：一百二十条别人的话，挂在我的论文里，我心安；一句机器帮我说出来的话，我心虚。这是为什么？

你一定也有过类似的时刻。引一句名人名言，觉得自己有学问；请人帮忙改一句话，却觉得不光彩。同样是借，为什么一种借是光荣，一种借是心虚？这一章，往回走两千五百年，去看一个把「借」当成光荣的人。

◆ 二、孔子不以「作」为荣

《论语》里有一句话，孔子这样说自己，大意是：我只是传述，不去创作；我相信古人、喜欢古代的东西，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述」，是把旧的传下去；「作」，是开一个新头。

朱熹注这句话，说得很清楚，大意是：述，只是把旧的传下去；作，才是开创（朱熹《论语集注》）。

请注意这件事。一个后来被尊为「至圣先师」的人，说起自己，不说「我开创了什么」，说「我只是传」。

在他那里，「作」不是一个随便能认领的字。《礼记》里说，大意是：能作的人叫作圣，能述的人叫作明（《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作，是圣人的事，是周公那样的人才配的。

孔子说自己只述不作，是谦虚，也是一种骄傲：他的荣耀，在于把古人的好东西接住、理好、传下去。

他还说过一句，意思相近，大意是：我不是生下来就懂的人，我是喜欢古代的东西、勤快地去求的人（《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请注意「生而知之」这四个字。那是一种「本来就在身上」的懂，像第 3 章说的天才。孔子不认这一种。他认的是「求」：一条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

荀子说得更干脆，大意是：我曾经整天坐着想，还不如学一会儿得到的多（《荀子·劝学》「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在他们那里，一个人关起门来苦想，不是最光荣的事。光荣的是肯去接，肯去学，肯把前人的东西放进自己的路里。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说孔子之前，先把一件事讲公道。孔子真的什么都没作吗？据后来的传统说法，他整理过《诗》《书》，订过礼乐，修过《春秋》〔待核：传统说法，

具体所为学界有争议〕。不管细节怎样，经他的手一过，那些旧东西的样子就不一样了。哪首诗留，哪首删；哪件事写，用哪个字写，每一处都是判断。

朱熹自己也看见了这一点。他在同一处注里接着说，大意是：孔子做的事虽然是述，功劳却比作还要大一倍（朱熹《论语集注》「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所以「述而不作」，不是说孔子没有新东西。是说他不把新东西记在自己名下。他把自己的判断，放进了古人的书里；把自己的荣耀，记在了「传」上。这一点很要紧。他不是没有想法的人，他是一个不急着认领想法的人。

◆ 四、两千年的注疏

孔子之后，中国的读书人，有将近两千年，把最好的心思花在「注」上。东汉的郑玄，一辈子遍注群经。他不写一本自己的书，他的学问，全在给别人的书作注里。

唐代孔颖达等人编《五经正义》，有一条规矩，后来人叫它「疏不破注」：给注作疏的人，不推翻前面那个注〔核：大意〕。一层注，一层疏，一层一层往上叠，像一棵树一圈一圈长年轮。

到了南宋，朱熹写《四书章句集注》。他的很多新想法，比如怎样读「格物」，都写在注里。他没有说「这是我朱熹的新说」，他说「这是孔子、曾子本来的意思」。

这些人写下的东西，今天看，有很多是新的。可在他们那里，新东西要穿上旧衣服，才能出门。

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和今天完全反过来的账：今天的人怕自己的东西被说成是别人的；他们怕自己的东西不像是古人的。

◆ 五、考场上量的是「述」

这本账为什么能记两千年？有一把尺子在后面撑着。明清两代考科举，考的是八股文。题目从《四书》里出，答题的规矩叫「代圣人立言」：你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不能说自己的意思〔核：大意〕。解释经文，以朱熹的注为准。一个读书人的前途，全看这把尺子。考中了，光宗耀祖；考不中，十年寒窗白费。尺子量的是「述」：述得准不准，述得像不像圣人，述得工整不工整。

所以那时候，没有人会为「这句话不是我想出来的」心虚。恰恰相反，要是被考官看出你说了一句圣人没说过的话，那才是大麻烦。

这一章到这里，可以看出一件事：荣耀亮在哪里，不全看人心里怎么想，也看那把尺子量什么。尺子量「述」，荣耀就在「述」上；尺子后来改量「作」，荣耀就挪到了「作」上。

1905 年，科举废了。那把量「述」的尺子一断，「代圣人立言」很快成了一个被人笑话的词。一个读书人的荣耀，开始往「有没有自己的见解」那里搬。

◆ 六、托古：把自己的话挂到古人名下

还有一种更极端的做法，叫「托古」。《淮南子》里有一段话，说得很直白。大意是：世上的人大多尊重古代、看轻今天，所以讲道理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话说成是神农、黄帝讲的，人家才肯听（《淮南子·修务训》）。

于是有了很多署着古人名字的书。一部医书题作《黄帝内经》，学者大多认为它不是黄帝写的，是很多代医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据研究文献〕。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简直是反着作弊：不是把别人的东西写上自己的名字，是把自己的东西写上别人的名字。

这样做对吗？也有它的问题。一本书挂在古人名下，后人就不知道它是怎样一代代长出来的，路被藏起来了。

可这一章要的，是它照出来的那件事：

一句话该记在谁名下，从来不是天定的；不同的时代，记的是不同的账。

有的时代，账记在神名下；有的时代，记在古人名下；我们这个时代，记在「我」名下。

◆ 七、「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到了南宋，有一个人开始把这本账翻过来。陆九渊被人问：你为什么不著书？他答，大意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陆九渊集·语录》〔核：大意〕）。他还说过，学问要是知道了根本，六经都是我的注脚。

这话很响。在他那里，经书不再是高高在上、只能恭恭敬敬去注的东西；经书反过来成了「我」的注脚。这是「我」在读书人的账本上，站到了很靠前的一个位子。

也要说公道话：中国读书人并不是一直不讲「作」。汉代的司马迁写《史记》，在给朋友的信里说，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

「成一家之言」，就是要有自己的说法。

可你看他怎样做：他的「一家之言」，是从无数旧档案、旧传闻、走访过的山川里一点一点理出来的。他自己也说，他所做的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核：大意〕）。

同一个人，一边说要成一家之言，一边说自己只是述。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正好说明：「作」从来是长在「述」里的，只是不同的时代，愿意把光打在哪一头。

请注意，陆九渊说这话，并不是要把古人的功劳抢过来记在自己名下。他说的是：读书的人自己心里要有主意，不能只会照着念。

可是一句话一旦说出去，就会有自己的路。几百年以后，「我注六经」被很多人当成了口号：书不过是我的材料，我才是主人。从「述而不作」到「六经注我」，这本账，一点一点从「传」，挪向了「我」。

用第 1 章说过的三拍，把这一段也过一遍。新工具来：雕版印刷在宋代普及，书一下子多了，便宜了。作弊感起：据说当时就有读书人感叹，书容易得了，读的人反倒不肯下苦功背诵〔待核：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大意〕。荣耀搬家：背得多、传得全，不再那么稀缺，荣耀慢慢挪到了「自得」「自己有主意」那里。这样看，陆九渊那一句，也是那条老规律里的一拍。

请注意，这一回搬家，也不是没有代价。书多了，背书的功夫确实松了；有人从此只会翻书、不会记书。规律只说荣耀会搬家，不说搬得干干净净、人人满意。被落在旧屋里的东西，第 6 章、第 25 章还要回来清点。

◆ 八、本书的说法：荣耀曾记在「传」上

把这一章摆平，本书的说法是：

荣耀可以记在「作」上，也可以记在「传」上。记在哪里，看那个时代缺什么。孔子那个时候，礼坏乐崩，好东西散了，缺的是能把它们接住、理好、传下去的人。所以「传」最稀缺，荣耀就在「传」那里亮起来。

后来书越来越多，会传的人也越来越多。传不再稀缺，新的说法开始稀缺，荣耀就慢慢挪到了「作」那里，挪到了一个个「我」那里。

用本书那把尺子量：荣耀不是本来就装在「作」身上、等着被发现的东西，它是在某一个时代、某一处稀缺的地方亮起来的。

今天，机器很会「述」。它读过的书，比任何一个人都多，它能把一百二十条文献理成三条线。

当「述」被机器接走一大半，荣耀又会往哪里挪？这个问题，第 23 章和第 26 章还要回来。

这里先记下一个次序。科举一废，「代圣人立言」很快就没人觉得光荣了。不是一夜之间所有人都想通了，是尺子一换，荣耀有了新去处，旧的那份执着才慢慢松开。

今天也会是这样。只要尺子还在量「这一段是不是你亲手写的」，用机器的人就会心虚，不用机器的人就会觉得委屈。等到尺子量的是别的，那份心虚和委屈，会一起淡下去。作弊感不是被道理劝走的，是等荣耀搬了家，自己退下去的。

◆ 九、只看一面会怎样

只看「述」这一面，人会只会照着念。两千年注疏里，有很多人一辈子只是在别人的注上再加一层注，不敢说一句自己的话。「疏不破注」守住了一个传统，也拦住了很多本来可以长出来的新东西。只看「作」这一面，人会急着当开山祖师。

今天有不少文章，引了别人的意思，却不写出处，好像那个意思是从自己脑子里蹦出来的。也有人把一个老说法换个新名词，就说自己开创了一门学

问。这时候，「作」的荣耀，变成了遮住来路的那块布。两头都把路藏起来了。一头藏住了自己，一头藏住了别人。

藏住自己，后人就不知道那一个判断是谁在什么时候下的，错了也找不到该问谁。藏住别人，读的人就以为那个意思是凭空蹦出来的，看不见它前面那条长长的路，也就学不会怎样自己走一段。

老实的做法，是把路摊开：哪些是接来的，哪些是自己在接的时候改了的，哪些是在一片土里新长出来的。梁岚那一百二十条脚注，摊开的正是「接来的」那一段路。

孔子自己也没有偏到哪一头去。他说，大意是：只学不想，就会糊涂；只想不学，就会危险（《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是接，思是在接来的东西里走出自己的一步。两样缺一样，路都走不通。

放到今天，机器能替人把「学」的那一段铺得又快又宽。剩下的问题是：铺好以后，人还肯不肯在上面走自己的那一步。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综述里没挂名字的那一句

回到图书馆。

那天下午，梁岚把第三章从头读了一遍。一百二十条脚注之间，有一些句子没有挂名字。比如这一句：「这些研究大多把回乡写成一次撤退，很少有人问，回去以后，人在县城里怎样重新找位子。」

这一句没有出处，因为它是她自己看出来的。可它是从哪里看出来的？是读完那一百二十条之后，在它们之间看出来的。没有那一百二十条，就没有这一句。

她忽然明白，她这一章，说到底就是「述」。她的那一点点「作」，是在「述」里长出来的，像孔子删诗时留下的那一个判断。

那么机器帮她捏出来的那一句「回乡不是退场，是换了一个场子继续争」，算述还是算作？

它是从小周的话、导师的话、那些文献里接来的，所以是述。它把这些东西捏成了一个以前没有的说法，所以也有一点作。

她发现，这一句和她自己写的那一句，来路几乎一模一样。不一样的，只是最后收口的那一下，是谁的手。

她又往下想了一步。孔子删诗，删的人是孔子，诗是几百年里无数人唱出来的。他没有为此心虚，因为那时候没有人要求他「独立完成」。她心虚，是因为她的论文前面那一页，要求她「独立完成」。那么，到底是她做错了，还是那一页上的字，本来就记得太满了？她不知道答案。可她知道，至少不能把这个问题，全算到自己一个人的良心上。

她把那句话的两个版本抄在一张便签上，贴在台灯底座上。一句是她自己的「很少有人问，回去以后，人在县城里怎样重新找位子」，一句是机器捏出来的「回乡不是退场，是换了一个场子继续争」。两句并排看，她更喜欢第二句。可第一句里那个问题，是第二句的根。

没有根，再好看的一句也长不出来。她决定，论文里两句都留：第一句放在综述的末尾，当问题；第二句放在下一章的开头，当回答，再在脚注里写清它是怎样来的。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梁岚在论文那一句后面，加了一条脚注，写明了那句话的来路：小周的访谈，导师在组会上的提醒，还有她怎样借机器把它们理成一句。

写完，她又想到了爸爸。梁老师讲了三十多年《论语》，「述而不作」这一句，他给学生讲过不知多少遍。可他改作文时写的那两个红字「谁的？」，问的偏偏是「作」。她想，下次回家，要拿这件事问问他。这一问，留给中篇。梁岚想，这就是她这一回要学会的事：把路摊开，比证明「这是我的」更要紧。

一个小办法，明天能试：写一样东西之前，先把你要「述」的列出来，谁的话、哪本书、哪个人的主意，写在旁边。然后再看，在它们之间，你看出了哪一点它们都没说的。那一点，才是你这一回要认的账。

带走的话

孔子把荣耀记在「传」上，今天的人记在「作」上；荣耀记在哪里，看那个时代缺什么。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述」被请回来，一百二十条脚注和一句机器的话，走的原来是同一条路。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孔子那时缺「传」，荣耀就亮在「传」上，不在哪一个人身上。

想 一 想

1. 你引用别人的话时心安，请人帮你改一句话时却不太自在，这两种「借」差在哪里?

2.　在你干的那一行里，今天最被看重的是「传」还是「作」？十年后会不会换过来?

第 5 章

苏格拉底不肯写字

◆ 一、你还记得几个电话号码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手机没电了，借来别人的手机，想给家里打个电话。手指停在屏幕上，按了三个数字，后面的就想不起来了。那是你妈妈的号码，你打过上千次。

二十年前，很多人能背出十几个号码。亲戚的、同学的、楼下小卖部的。那时候，记性好是一件被夸的事。

后来号码都存进了手机。没有人再为背不出号码脸红，也没有人觉得存号码是作弊。梁岚也想起了这件事。

那一稿论文改完的第二天下午，她在图书馆给导师写邮件，想用两句话说清第三章的意思。第三章是 AI 帮她理顺的，读起来很顺，逻辑也很清楚。可她合上文档，试着自己说一遍，说到第二句就卡住了。

她盯着屏幕愣了一会儿。这几段话明明就在她的文件里，署着她的名字，她却说不出来。那种心虚，又回来了。

这一章要讲一个两千四百年前的人。他担心的，正是梁岚那一刻撞上的事。只是他担心的那样东西，不是 AI，是文字。

◆ 二、一个埃及神话

柏拉图有一篇对话，叫《斐德罗篇》。场景在雅典城外的一条小河边，一棵梧桐树下。

年轻人斐德罗刚听完一篇演讲，很喜欢，就把讲稿借来，藏在外衣底下，想找个地方背熟它（《斐德罗篇》228a—e）〔核〕。苏格拉底一眼就看见了那卷稿子。

两个人在树荫里聊了一下午，从爱情聊到修辞，又从修辞聊到怎样才算真懂一件事。蝉在头顶叫，苏格拉底还拿蝉讲了一个小故事〔核〕。两个人就这样聊到了傍晚。快结束的时候，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埃及的老故事。

他说，大意是：埃及有一位神，叫透特，发明了数目、算术、几何、天文，还有文字。他把这些发明献给埃及的国王塔穆斯，一样一样说它们的好处。说到文字，透特很得意：这门学问能让埃及人更有智慧，记性更好，它是记忆和智慧的药方。

国王回答他，大意是：你是文字之父，偏爱自己的孩子，所以说反了。学了文字的人，会因为不再用记性而变得健忘。他们信靠的是外面写下的符号，不是自己心里的回想。你找到的不是记忆的药，是提醒的药。你给学生的，是智慧的外表，不是智慧本身。他们会读很多东西，却没有受过教导；看起来什么都懂，其实大多不懂；和他们打交道很累，因为他们只是显得聪明（《斐德罗篇》274c—275b）。请注意国王的最后一句：显得聪明。这四个字，放到今天任何一间讨论 AI 的会议室里，都不会显得旧。

还要留意说这番话的人是谁。不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农，是一位国王；在苏格拉底的转述里，他是站在文字门口、第一个替人们把关的人。新工具来的时候，最先皱眉的，常常不是不懂它的人，是最懂旧本事有多好的人。

◆ 三、写下来的字不会回答

苏格拉底没有停在神话里。他接着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大意是：文字很像图画。画上的人看起来活生生的，你去问它一句话，它一声不吭。写下来

的话也一样，你以为它在思考，你一问，它只会把同一句话再说一遍。而且，一写下来，它就到处流传，落到懂的人手里，也落到不懂的人手里。它被人误解、被人攻击，自己没法辩护，总要它的父亲来帮它（《斐德罗篇》275d—e）。

他心里真正看重的，是另一种话。那是写在学习者灵魂里的话，它知道该对谁说、对谁不说，被问的时候能替自己辩护（《斐德罗篇》276a）。

用大白话说：苏格拉底认为，思考是活的，它在两个人一问一答之间发生。一旦写下来，就成了一张不会回话的画。这是他不肯写字的理由。

这一层意思，今天的老师并不陌生。一个学生把课本上的定义背得一字不差，你换一个说法问他，他就愣住了。字在他脑子里，那些字却不会回答。苏格拉底要的，是能回答的那一种懂。

◆ 四、他自己一个字也没写

苏格拉底一生没有留下一本书。我们今天知道的苏格拉底，几乎全是别人写的：柏拉图的对话，色诺芬的回忆，还有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讽刺。上面那段批评文字的话，也是柏拉图一笔一笔写下来，才传到今天的。这里有一个绕不开的结。

一个反对写字的人，靠写字活了两千多年。他担心文字会让人「显得聪明」，可是今天无数人读了几页《斐德罗篇》，在饭桌上转述一句「苏格拉底说过文字让人健忘」，也正是在显得聪明。本书不拿这个结去笑他。这个结要说的，是另一件事：他担心的那样东西，后来真的成了思考的家。

柏拉图自己，也在这个结里。他写了一辈子，写的几乎全是对话：有人问，有人答，有人被问倒，有人改口。他像是想用文字，去留住一问一答的样子。

据说他在一封信里还讲过，大意是：他心里最看重的那些东西，没有写成书，也不会写成书；那种理解，要在长久的相处和切磋以后，像火花一样在灵魂里点着（《第七封信》341c—d）〔核：大意〕。这封信是不是他本人写的，学者们一直有争论〔待核〕。

不管出自谁手，它说的是同一份不安：东西写下来了，最要紧的那一点，好像没跟着写下来。

◆ 五、中国人也说过：糟粕与言不尽意

这样的担心，不只在希腊。《庄子·天道》里有个做车轮的老匠人，叫轮扁。齐桓公在堂上读书，他在堂下砍木头。他放下锤子凿子上堂问：您读的是什么？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轮扁问，圣人还活着吗？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说，大意是：那您读的，不过是古人的糟粕罢了。桓公很生气，要他说出道理来。

轮扁说的是自己的手艺。车轮的榫头削得太松，就滑而不牢；削得太紧，就涩而装不进。不松不紧，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嘴里说不出来，其中自有分寸。这份分寸，他教不会自己的儿子，儿子也没法从他这里接过去。所以他七十岁了，还在砍轮子（《庄子·天道》）。《周易·系辞上》说得更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这些话和苏格拉底的担心，是同一路：真正的本事、真正的理解，不在纸上。纸上留下的，是它离开以后的影子。

中国的老师也说过另一面的话。荀子说，大意是：我曾经整天苦想，还不如片刻之间学到的多（《荀子·劝学》）。学，就是从别人写下、说下的东西里接过来。孔子把两面并在一起：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光从书上接，会糊涂；光自己苦想，会危险。

这一句很要紧。它没有说书是作弊，也没有说书就够了。它说的是，书和自己想，要一起走一段路。今天把「书」换成「会说话的机器」，这句话一个字也不用改。

◆ 六、先说他对在哪儿

说苏格拉底「想多了」之前，先把公道还给他。第一，他看见了一件真事：工具接走了一份活，那份本事就会松下去。号码存进手机以后，背号码的本事确实松了。这不是幻觉，你借别人手机的那一刻，就碰到过它。

第二，他看见了一件更要紧的真事：拿着答案，和自己想通过，是两回事。一个人可以手里握着一卷写得很好的稿子，却回答不了一个追问。这就是「智慧的外表」。

第三，他看见思考的光，在当时亮在哪里。在一个书写还稀少的城里，记得住、讲得出、被问时接得上，是一个人最亮的地方。第 3 章说过，荷马的诗是游吟诗人一句句背出来、唱出来的。那时候，一个人脑子里装着多少，一张嘴接得住多少，就是他的本事。

第四，他看见了一样今天常被忘掉的东西：思考有一部分，是在两个人之间长出来的。苏格拉底在街上、在集市、在朋友家里，一个一个地问人。很多念头，不是谁事先装在脑子里带来的，是问着问着才冒出来的。写下来的字，把这条路截断了。

这一条，第 10 章、第 11 章还会回来：一个念头，常常是在路上、在饭桌上亮起来的。在这个条件下，他完全对。

一个靠口耳相传的世界里，文字一来，「记得」这件事的荣耀，确实被拆掉了一大块。

◆ 七、荣耀从「记得」搬到了「写得」

可是，后来发生了什么？文字没有让人类变成一群只会显得聪明的人。它让一件新的事成为可能：一个人可以把一个念头放下，第二天回来改；可以把一千年前的人写的话摊在桌上，和自己的想法对着看；可以写出一本几十万字的书，那是任何一张嘴都背不下的长度。

记性那份活，真的被文字接走了。荣耀却没有跟着消失。它搬了家，搬到了「写得好」上。这里要看清一个转弯。

两千多年后，写字成了思考最体面的证明。一篇文章署上名字，是「这是我想的」最硬的凭据，第 2 章讲过这本账。梁岚今天的心虚，就是从这本账里来的：论文要「自己写」，因为写出来的字，被当成了思考的身份证。可就是这样东西，当年在苏格拉底眼里，正是作弊。

用本书的尺子量一量：那份荣耀，是本来装在「记性」身上的勋章，被找了出来；还是在稀缺处亮起的光？

答案是后一个。记性稀缺的时候，光亮在记性上。书写稀缺、写得好更稀缺的时候，光就亮到了书写上。光跟着稀缺走，不跟着某一样本事走。

打个比方。一条街上只有一口井，打水的人就最受敬重；家家通了自来水，打水这件事没人再夸，可是会泡一壶好茶的人，开始被人记住。水还是那些水，光换了地方亮。荣耀像这样，一直在找那个最难、最少的地方。它不认人，它认稀缺。

苏格拉底守着的是一处亮过的地方，他把那一处，当成了光本身的家。

这句话，是本章的判断，待验。

◆ 八、三拍：工具来，心虚起，光搬家

把这件两千多年前的事，按一个节拍重走一遍。后面几章，每一次取样都照这个节拍走。

第一拍，新工具来。希腊人用字母书写，比苏格拉底早几百年；到他那个时候，写下来的讲稿、能借来抄来的书，才在雅典城里多起来〔待核〕。斐德罗藏在外衣底下的那卷稿子，就是新工具的样子。

第二拍，作弊感起。谁说了什么？神话里是国王塔穆斯：这是提醒的药，不是记忆的药，给人的是智慧的外表。对话里是苏格拉底：写下来的字，是一张不会回话的画。说这些话的人不是糊涂人，是那个时代最会想事情的人。

第三拍，荣耀搬家。记性那份活交给了纸，荣耀没有跟着消失，搬到了写得好、想得深、论得周全上。还有一小份，去了美。今天的孩子背唐诗，没有人是因为家里没有诗集；大人朗诵一首诗，也不是为了把它存档。背诵从「保存」的活里退出来，成了一件为它自己去做的事。

三拍走完，还有一个尾巴：作弊感淡了。今天没有人觉得读书写字是作弊，也没有人为了带一个笔记本而心虚。

请注意它淡下去的次序。它不是被谁说服的。没有哪一位哲学家站出来驳倒了塔穆斯，人们才放心写字。是写字慢慢有了自己的荣耀，背诵也有了自己的去处，那份心虚才没了站的地方。这个次序，第 8 章还要回来，把它说成一条规律。

◆ 九、会说话的字

今天，事情又转了一圈，而且转得有点意思。苏格拉底对文字最重的一条指控，是它不会回答。你问它，它沉默，或者把原话再说一遍。

会说话的机器，恰好补上了这一条。你问它一句，它回一句；你追问，它再解释；你说不懂，它换个说法。它不是一张不会回话的画了。

照苏格拉底的标准，这该算一种进步。可是今天很多人对它的不安，比当年对文字还重。

为什么？

因为这一回被接走的，不是记性那份活，是离「我」更近的那份活：组织、推理、下判断、找词。人们早就习惯了把号码交给手机，把字交给纸。可是把「想」交出去，好像就把自己交出去了。

梁岚有一个本科同学，现在在中学教政治。她说，班上有学生用机器写读后感，写得比她自己当年写的还通顺。她只追问了一句：「这本书最打动你的是哪一段，为什么？」那个学生答不上来，脸红了。那一下脸红，和两千多年前塔穆斯担心的是同一件事：外表到了，里面没到。

这份不安里有两层。一层是苏格拉底那一层：怕只得到外表，怕本事松下去。这一层是真的，有办法补，下一节就用得上。另一层，是苏格拉底没有的：怕这一稿「不算我的」。这一层常常越想越乱。第 8 章会把这两层分开，第 15 章再回来看那个「我」。

◆ 十、放回日子里：合上电脑讲一遍

回到图书馆里的梁岚。她没有立刻发那封邮件。她把电脑合上，拿出一张白纸，试着把第三章的意思，用自己的话讲给自己听。

讲到第二句卡住的地方，她停下来，重新打开文档，一段一段看：这一段在说什么？它为什么接在上一段后面？要是导师问「这一句有什么根据」，她能答吗？

有两段，她看完以后能讲了。还有一段，她发现自己并不同意它的说法，只是当时读着顺，就留下了。她把那一段删了，用自己的话重写了三句，没有AI那么漂亮，可是她答得上来。这一个小时，她做的正是苏格拉底说的那件事：让那几页字，能回答问题。

晚上她给家里打电话。梁老师问论文写得怎样，她说还在改。梁老师在电话那头说了一句他说过很多遍的话：「文章要自己写，别人改得再好，也是别人的。」

梁岚没有接话。她想说，这一回改她文章的不是别人，是一台机器；又想说，第三章那几段，她刚刚已经能自己讲出来了。话到嘴边，她都咽了回去。她还没想清楚，爸爸说的「自己写」，到底是指哪一样。

那种心虚并没有全散。可是她分出了一块：说不出来的那部分，是真该补的；补上以后还剩下的那一点不安，是另一回事。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就能试：用了任何工具写出一段东西以后，合上屏幕，对着一个不懂行的朋友，把它讲一遍。讲得出来、接得住追问的，就是你的路走过了的地方。讲不出来的，不管是谁敲的字，都还不是你的。

带走的话

字会不会回答不要紧，要紧的是你被问到时，能不能替这几页字回答。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苏格拉底开了一扇门：理解要在一问一答里活着；又关了一扇：把它的家只认在记性和嘴上。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记性稀缺时亮在记性上，书写稀缺时搬到了书写上。

想 一 想

1. 你身上有哪一样本事，曾经被人夸过，现在已经没人在乎了？它的荣耀搬到哪里去了？

2. 你最近交出去的一份东西，如果有人当面追问三句，你答得上来吗？

第 6 章

手抄才算读过

◆ 一、拍下来的黑板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节课下课，老师还没擦黑板，前排的同学已经举起手机，咔嚓一声，把满满一黑板拍了下来。你自己也拍了。回到宿舍，相册里多了一张照片，本子上一个字也没有。那一晚，你隐隐觉得这节课没上。

梁岚读本科时就是这样。她有个室友，坚持一个字一个字地抄笔记，别人拍照，她抄。期末复习，那个室友合上本子就能讲出整门课的线索；梁岚翻着四十多张照片，像翻一本陌生人的相册。后来梁岚也学着抄了一阵。抄的那一学期，她觉得自己「真读过了」。

这种感觉很老。在会说话的机器出现以前，「亲手」就是一份荣耀；在照相机出现以前，在复印机出现以前，在印刷机出现以前，它就已经是。这一章讲「亲手」的荣耀，怎样一次一次被换掉。

◆ 二、宋濂的冬天

明初的宋濂，晚年写过一篇给后辈的文章，回忆自己少年时怎样读书。他说，大意是：小时候就爱学，家里穷，没有书看，常常向有书的人家去借，亲手抄下来，算好日子按时还。天冷极了，砚台里的墨冻成冰，手指冻得不能弯，也不敢偷懒（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手自笔录，计日以还」，这八个字后来被一代代学生背进了课本。

请注意这篇文章是写给谁的。收信的马生，是当时太学里的学生。太学里书是现成的，吃住也有人管，用不着再借书抄书。宋濂讲自己当年的苦，是想说：条件好了，更不该不用功。

在他的回忆里，抄书已经从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变成了一种勤学的样子。活还是那份活，回头看时，它身上亮起了另一种光。

清代的袁枚说得更直：书非借不能读也（袁枚《黄生借书说》）。借来的书要还，所以非读不可；自己家里堆满的书，反倒容易一直放着。

这两句话里，抄与读是捆在一起的。在书少的年代，抄一本书，就是得到一本书的唯一办法；抄的人顺手也把它读透了。

那时候抄书没有人觉得荣耀，它只是一件必须做的苦事。荣耀是后来回头看时才亮起来的。

◆ 三、修道院里的那张桌子

在欧洲，抄书的地方是修道院。很多修道院有一间专门抄写的屋子，靠窗，光线好。修士们坐在斜面的桌子前，一笔一笔把经书抄到羊皮纸上，有的还要描金、画花边。一部大书，几个人要抄很久。

抄写是一件累活。有些手抄本的末尾，抄写员会留下一两句话。常被引用的一句，大意是：写字的只有三根手指，受累的却是整个身子〔核：大意〕。还有人在页边抱怨天冷、墨稀、灯暗〔待核〕。这些小字，让今天的人看见，那张斜面桌子前坐的是一个会冷、会累的人。

抄错一个字，可能就传错几百年，所以抄写要的是准。书少，修道院之外很多地方根本没有书，所以抄写也是一件为别人的事：让一部经书多一个副

本，就让多一个地方的人能读到它。借用本书的说法，抄写员的荣耀亮在两处。

一处在「真」：抄得准、抄得全、靠得住。另一处在「善」：有用，为人，替后来的人把字保住。很多修士还把抄写当作一种敬拜，一笔一笔，都是向上献的劳作。这一份荣耀，就要被一台机器搬走了。

◆ 四、一位修道院长替抄写员说话

十五世纪中叶，美因茨的谷登堡用金属活字印出了书。几十年里，印刷作坊在欧洲很多城市开了起来。

中国人对这件事不陌生。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已经用胶泥做过活字，沈括把这件事记在《梦溪笔谈》里。

1492 年，德国施蓬海姆修道院的院长特里特米乌斯，写了一本小书，叫《赞抄写员》。

他的意思，大意是：修士不应该因为有了印刷，就放下抄写。抄写是一件神圣的劳作，它让修士不闲着，让经文一字一字进到心里；羊皮纸上的手抄本，能比印在纸上的书留得更久〔核：大意〕。

请注意他的理由。

一条是给抄写的人自己的：抄的时候，字进到心里，人也有了一份定。另一条是给书的：手抄本更经得住时间。

后一条是「真」那一处的理由，它后来输了。纸和印刷越来越好，印出来的书一样能留很久，而且多得多、便宜得多。前一条，留了下来。只是它留下的方式，特里特米乌斯大概想不到。

他想留住的，是修士坐在桌前、一笔一笔写下去时的那份定。他以为这份定离不开「抄书」这件活：不抄，就没有定。

后来的事说明，那份定可以从活里拆出来，单独活着。今天在禅堂、在书房、在社区活动室里抄经的人，没有一个是在替谁复制一本书。他们要的，正是特里特米乌斯说的那一份定，只是不再借「给书多一个副本」的名义。活被印刷机接走了，那份定被人留了下来。

◆ 五、他的书后来是印出来的

关于这本《赞抄写员》，常有人提起一件事：它后来是用印刷机印出来的〔待核〕。

和苏格拉底靠柏拉图的文字传下来一样，这里又有一个结：替抄写说话的书，靠印刷流传。

本书照样不拿它来笑他。他不是糊涂，他是在一间屋子里，看着一种活要被搬走，替这份活说一句公道话。这个样子，后面的章节会一再见到：第 7 章的算盘先生，第 25 章的马车夫和打字员，今天对着 AI 皱眉的老师们。被接走一份活的那一代人，常常是最先看清这份活里有什么好东西的人。

这样的人，今天身边也有。一位改了一辈子作文的老师，最先说得出机器写的作文里少了什么；一位做了几十年编辑的人，最先看得出一段通顺的话里没有心跳。他们看得准，是因为他们在那份活里待过很久。他们看清了，只是把好东西的家认错了。

◆ 六、抄写丢了什么

先把公道还给抄写。印刷来了以后，一部分东西是真丢了。一个人抄一本书，必须一个字一个字过眼，慢得没法再慢。慢，逼着人看见每一句。梁岚那

个抄笔记的室友，合上本子能讲出整门课，靠的就是这份慢。拍照省了这份慢，那份「过眼」也一起省掉了。

这不是怀旧。今天很多老师都会说，手写笔记的学生，往往比只拍照的记得更牢〔待核〕。就算不去查研究，你自己也能试出来：抄过一遍的诗，和只看过一遍的诗，在你脑子里待的时间不一样。

梁老师也信这一条。他教了三十多年语文，每届新生入学，第一个月都要大家抄课文，一天一页。有家长在群里问：「课本上都印着，抄它干什么？」他的回答一直没变：「抄一遍，字就过了一遍心。」

这句话里有真东西。过心这一下，印刷机替不了，复印机替不了，会说话的机器也替不了。它只发生在那个抄的人身上。所以，练抄写的意义还在。

只是练它的理由变了。从前抄，是为了得到一本书；印刷以后再抄，是为了这颗脑子自己。这一点，第 32 章还会回来。

◆ 七、抄写去了哪里：书法与抄经

印刷接走了抄写的「真」与「善」：抄得准、抄得多、给别人用。这两份活，机器干得比人好。可是抄写没有从世界上消失。它去了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是书法。在中国，写字本来就不只是记事。印刷普及以后，一笔字写得好不好，越来越不关乎它传达了什么。它越来越关乎它自己：笔势、墨色、行气、一张纸上的呼吸。字还是那几个字，人们看它，不再为了读它说什么，是为了看它怎样写出来。

另一个地方，是抄经。今天很多人抄《心经》，不是因为找不到印本，书店里随手就能买到。他们抄，是为了让心静下来，一笔一画里，把自己放慢。两个去处，有一个共同的样子：做这件事，不为别的，只为它自己。

这就是本书说的「美」。美不是好看，是一件事不为别的、只为它自己去做时，亮起来的那份光。

抄写的荣耀，从真和善，搬到了美。第 20 章讲跑步时，你会再一次看见同一条路。

◆ 八、三拍又走了一遍，尺子先换

照第 5 章的节拍，把这一段历史再走一遍。第一拍，新工具来：十五世纪中叶的活字印刷机。一部书，从几个人抄几个月，变成一间作坊在短得多的时间里印出几百本〔待核〕。

第二拍，作弊感起。说话的人是特里特米乌斯：修士不该因为有了印刷就放下抄写，抄写是神圣的劳作。在他眼里，印出来的书少了一样东西，一样只有亲手一笔一笔才放得进去的东西。后来几百年里，相近的话还说过很多回：有人嫌印本粗糙，有人担心书一多，人就不肯细读了〔待核〕。

第三拍，荣耀搬家。抄得准、抄得多的荣耀，交给了印刷机。荣耀去了两处：一处在著述，写出值得印的书，成了新的稀缺；一处在美，书法和抄经。这一拍里，还藏着一件容易漏看的事：评一个人的尺子，先换了。

书靠抄的年代，一个读书人被看重，有一条是他手里有书、抄过多少书、字写得端不端正。

中国的科举里，答卷上的字也要工整，后来甚至有人专门练一种考场里讨考官喜欢的字体〔待核〕。印本多起来以后，抄得多不再拿来量人，量人的尺子换成了读得透不透、写不写得出自己的东西。今天的考试，没有人因为一份答卷是手写还是打印而多给一分；一笔好字在多数考场里不再算分，它在书法展上算分。尺子换到哪里，光就跟到哪里。

梁老师自己就碰上过一回。他刚教书那几年，学校评优秀教师，要看手写的教案，字写得好的老师，教案本常被拿去展览。后来教案改成电脑打印，再后来改成上传，评比看的变成了课上得怎样、学生长进得怎样。他那一手好字，在评比表上就没了位置，只在黑板上、在毕业纪念册的题词里，还被人夸。

尾巴照样有：作弊感淡了。今天没有人觉得读印出来的书「不算读过」。一个人说「这本书我读了三遍」，没有人会追问：是手抄本，还是印本?

它淡下去的次序，也和第 5 章一样。没有谁写文章驳倒了特里特米乌斯。是印出来的书越来越好、越来越多，著书的人越来越受敬重，量人的尺子换了地方。抄写也在书法和抄经里有了新的位子。到这时候，那一份「不亲手就不算」，才自己松了。

◆ 九、「亲手」的荣耀被换过几回

把镜头拉远一点看。先是背诵：在没有文字的地方，记得住是本事。文字来了，荣耀搬到书写。

再是抄写：在书少的地方，抄得出一本书是本事。印刷来了，荣耀搬到写作与著述，搬到书法。

然后是手写：打字机、电脑、输入法来了，一封手写的信，从普通变得珍贵。今天收到一张手写的贺卡，你会多看两眼，因为它稀少了。

据说尼采晚年视力很差，买过一台早期的打字机，试着用它写东西。他在一封信里说过，大意是：我们的书写工具，也在参与我们的思想〔核：大意〕。

这句话说得早，也说得准。工具从来不只是把想好的东西搬到纸上，它也在改一个人怎么想。第 17 章会接着讲这件事。

每一次，都有人说：没有亲手，就不算数。每一次，被说成「不算数」的那件新事，过了几十年，又成了新的「亲手」。本书的尺子在这里很好用。

「亲手」的荣耀，是本来就装在手上的一件东西，被人找了出来吗？如果是，它就不会一次一次搬家。它会一直跟着手。

它搬家了。所以它更像是在稀缺处亮起来的光：哪样东西最难、最少、最费人，光就亮在哪里。那份光，是在一条路、一片土上发生的，不是一件本来就躺在人身上的勋章。

◆ 十、今天：复制粘贴与一键总结

今天，「亲手」又一次被搬。一篇文献，以前要一页一页读，读完写摘要。现在把文件丢给机器，一键就出来一页总结，要点清楚，比很多人自己写的还整齐。

在这之前，还有过复印机的年代。梁老师读师范那几年，同学之间常拿一句话互相打趣：复印了，就等于读了。图书馆的复印室门口排着队，每个人抱回去一摞纸，有不少摞后来一页也没翻。这是玩笑话，不是统计。

复印接走的，是抄。没接走的，是读。那句玩笑之所以好笑，正是因为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两样不是一回事。

梁岚这一学期就是这样读文献的。导师给她开了三十篇，她让 AI 每篇出一页摘要，自己挑着看。

效率是真的高。可是有一回，她在组会上引用了一篇文章的结论，师兄问：「那篇文章的样本是怎么来的？」她答不上来。摘要里没写，她也没读原文。那一刻她的脸热了一下，和看着四十多张黑板照片时一样。

散会以后，师兄没有笑她。他说自己第一年也这样，后来给自己定了个规矩：组会上要引的文章，至少读一遍方法那一节。梁岚记下了这个规矩。它不大，却正好落在摘要接不住的那一块上。

这里又回到苏格拉底：拿着摘要，和读过原文，是两回事。一键总结接走的是「读」的一部分活，被接走的那部分，你要知道是哪部分。

◆ 十一、放回日子里：挑一篇，手抄

那天晚上，梁岚做了一个决定。三十篇文献，她不打算全部亲手读完，那样毕业要推迟一年。她挑了三篇，就是和她论文的核心论证贴得最紧的三篇。她把它们打印出来，用笔一页一页读，边读边在页边写字，把最要紧的几段，在本子上手抄了一遍。其余的，照旧交给机器出摘要，只是每份摘要旁边，她标一行：「没读原文」。

这样做以后，她在组会上被问到那三篇，能接得住。被问到别的，她就照实说：「这篇我只看了摘要。」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就能试：手头的一摞材料里，挑出最要紧的一份，用最慢的办法读它：手抄、手画、手批。其余的，大方地交给工具，但给自己记一笔账，哪些是自己走过的路，哪些是机器替你走的。

那天夜里，梁岚把三篇打印稿摊在宿舍的小桌上，台灯照着页边密密的铅笔字。她忽然觉得，这有点像宋濂写的那个冬天，只是砚台换成了荧光笔。慢读不是为了证明你勤快。慢读是为了这一份材料，真的进到你的土里。

带走的话

抄写没有消失，它从「得到一本书」的活里退出来，去了书法和抄经；「亲手」的光，总亮在最稀少的地方。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特里特米乌斯开了一扇门：抄写里有让字进到心里的那份定；又关了一扇：把这份好处焊死在羊皮纸和修道院的桌子上。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书少时亮在抄写，书多了亮在著述，印刷满街以后，亮到了一笔字的美上。

想一想

1. 你上一次手写一整页东西，是什么时候？写的是什么？为什么那一回没用键盘？

2. 你手上这件事，有哪一部分值得用最慢的办法做一遍？

第 7 章

计算器、输入法与导航

◆ 一、在柜台前想不起一个字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在银行柜台、在医院窗口，工作人员递给你一张单子，要你手写一行字。你拿起笔，写到第三个字，停住了。那个字你天天打，天天看，就是想不起右边是什么。后面排着队。你低头掏出手机，打开输入法，偷偷拼了一下，再照着抄上去。

那一下，你有一点脸红。脸红什么？没有人规定填单子不许查手机，你也没骗谁。可你就是觉得，像被人抓到了一个小把柄。

梁老师也有这样的时候。他教了三十多年语文，板书一手好字，是县一中出了名的。前年他开始用手机打字回家长群的消息，去年冬天，他在黑板上写「龋齿」的「龋」，粉笔停了两秒。台下的学生没看出来。他自己记了很久。

这一章讲离我们最近的三次作弊感：算、写、认路。三件事都发生在一两代人之内，很多读者亲身经历过。拿它们来对照今天，最清楚。

◆ 二、算得快曾经是本事

先说算。

在计算器普及以前，算得快、算得准，是一门手艺。旧时的店铺、商号里都有账房先生，一把算盘打得噼啪响，一年的账一夜理清。人们夸一个人精明，会说他是「铁算盘」。

学校里，心算和珠算是正经功课。一个孩子能心算三位数乘法，会被老师叫到前面去表演。

借本书的尺子看，这份荣耀也亮在两处。「真」：算得对，账不出错。「善」：有用，替东家管钱，替一家人记账，替一个村子分粮。后来，几块钱一个的电子计算器进了千家万户。

计算器刚进课堂的那些年，不少地方的老师和家长都争过：孩子用计算器做作业，算不算偷懒？考试能不能带？会不会从此连九九乘法表都背不全〔待核〕？

请注意这里的心虚是双份的。孩子用了计算器，觉得自己偷了懒；老师看着孩子用计算器，觉得自己没把本事教下去。一个工具进教室，两边的人都觉得哪里不对。

今天回头看，那场争论已经淡了。考场里有的科目允许带计算器，有的不允许；作业里有的题让用，有的不让用。没有人再觉得一个会计用计算机算报表是在作弊。

梁老师上初中时，数学老师每周要考一回珠算。全班一起拨，噼噼啪啪一片，谁先举手、谁算得准，谁就能在黑板旁边站一会儿。那几分钟的得意，他记到现在。

算盘也没有消失。2013 年，中国珠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核〕。今天还有孩子去学珠心算，不是为了将来当账房，是为了练脑子、为了那份手指和数字一起跑的快乐。又是一次搬家：从真与善，搬到了美与这颗脑子自己。

王德生博士有一句话，大意是：思考会成为一种健脑艺术，一种新的健身艺术。珠心算，算是这门艺术里早到的一位。算盘珠子拨来拨去，不为算清哪一笔账，为的是这颗脑子在快里、在准里，跑出来的那份节奏。

◆ 三、拼音输入法与提笔忘字

再说写。

电脑和手机上的拼音输入法，让打字快得惊人。你只要会拼音，字就自己跳出来，你挑一个就行。不用记笔画，也不用记偏旁。二十多年里，很多人一天打几千个字，手写的可能一个也没有。

于是有了一个新词：提笔忘字。电视上还办过汉字听写的节目，台上的成年人对着一个常用词写不出来，台下的人一边笑一边心虚，因为自己也写不出来〔核〕。这是一份真丢的东西。

一个字怎么写，原来靠手一遍一遍写出来，记在手上。现在手不写了，那份记性就淡了。这和第 5 章说的号码一样，苏格拉底的担心在这里是对的。可是，有没有人觉得用输入法打一篇文章，是在「作弊」？

几乎没有。一个作家用电脑写小说，读者不会说「这书不算他写的」。一个学生用电脑打论文，老师也不会要求他附上手写稿。用输入法丢掉的是「写字」的一部分活，「写文章」的荣耀，没有跟着丢。

请注意，这里有一层分得很细的东西。人们为提笔忘字难为情，却不为用输入法写文章难为情。前一份难为情，是本事松了；后一份难为情，本来可以有，却没有出现。

为什么没有出现？因为「写文章」的荣耀，早就不在笔画上了。从印刷那一回起，它就搬到了想得清、写得通上。输入法接走的，是一份早已不亮的活。

◆ 四、导航与认路

第三件，是认路。

二十年前，出远门要看地图，问路，记路口的标志。一个老司机最让人佩服的，是他脑子里装着一整座城：哪条路早上堵，哪个巷子能抄近，闭着眼都知道。后来，导航来了。手机里一个声音说：「前方三百米右转。」你照着做就是。

刚开始那几年，有人笑开车离不了导航的人「不认路」。现在，连老司机也开着导航，因为它知道哪里在修路、哪里刚出了事故。

真丢的东西也有。很多人在自己住了五年的城市里，离了导航就找不到方向；从地铁口出来，要先举起手机转一圈，才知道该往哪边走。方向感这份本事，确实松了。

荣耀却也搬了家。

梁老师也经历过这一段。他四十多岁才学开车，头几年出门全靠一本地图册，副驾驶上的梁岚负责念路牌。后来装了导航，父女俩都松了口气，他却嘟囔过一阵：「开着导航，跟让人牵着走有什么两样？」

今天有一种运动叫定向越野：参赛的人拿着纸质地图和指北针，在山林里找一个个检查点。没有导航，只靠自己读图、认地形。他们跑山不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到那里，是为了那份读图认路的快乐，为了自己的这副脑子和这双腿。认路，从赶路的活里退出来，成了一项运动。

◆ 五、伦敦出租车司机的那场考试

认路这件事，还有一个更好看的样本。伦敦的黑色出租车，有一场出了名的考试，叫「知识」（The Knowledge）。想开这种车的人，要把市中心一大片街道、地标和走法背下来，再一次次去面对考官口试：从这里到那里，怎么走，经过哪几条街。很多人要准备好几年〔待核〕。

有研究者比较过这些司机的大脑，发现和记路有关的那一小块，比一般人的大一些〔待核〕。这件事常被拿来说：认路是一份真本事，练了会长。

导航普及以后，这场考试据说还在〔待核〕。司机拿到执照以后，路上开不开导航，乘客不会去管；要拿到那张执照，就得先过这一关。

这就是一块「无车区」。在考场里，导航被拦在门外；出了考场，它就是一件好用的工具。第 8 章会专门讲这样的地方。

◆ 六、三拍和一把换了的尺子

把算、写、认路三件事并排放，按第 5 章的节拍走一遍，你会看见同一个样子。

第一拍，新工具来，接走一份活。算盘让位给计算器，手写让位给输入法，认路让位给导航。

第二拍，作弊感起。这一回说话的，不是哪一位国王、哪一位院长，是我们身边的人。担心孩子从此不会算的，是老师和家长；笑别人「离了导航就不认路」的，是老司机；为提笔忘字叹气的，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他们说的话，和塔穆斯、特里特米乌斯是一个调子：用了它，是不是偷懒？是不是不算数？是不是会废掉？

第三拍，荣耀搬家。被接走的那份本事没有全消失，它换了个理由活着：珠心算练脑子，书法写的是美，定向越野跑的是山。这一拍能走动，先要换一把尺子。

考试开始允许带计算器的那些科目，量的就不再是「能不能算出来」，是「知道该算什么、为什么这么算」。论文和公文一律打印，量的就不再是字写得好不好，是文章写得通不通。一个城市的人都开着导航，量一个司机的，就不再是记不记得路，是开得稳不稳、对客人好不好。

还有一些考场，故意不换尺子。数学考试的某一部分不许带计算器，语文考试的作文照样手写，伦敦的出租车考试照样口试认路。这些地方留着旧尺子，是因为它们想量的正是那一份旧本事。尺子换了的地方，荣耀就跟着搬了；尺子没换的地方，那份本事照样被看重。这三拍，像不像第 6 章抄写的那一条路？像不像第 5 章记性的那一条路？

三件事的作弊感，都在一两代人里淡了。淡得多快，看工具变得多可靠、多便宜、多普遍。这一点，第 24 章会仔细算：搬家要多久。

◆ 七、哪些是真丢了

先说公道。这三次搬家里，有真丢的东西，不能一笔带过。心算的本事松了，有时候连超市找零都要掏手机。提笔忘字是真的，一个人写不出自己天天用的字，说起来总有点难为情。方向感也是真的，导航一断网，人在陌生街头会发慌。这些损失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本事松了」，不是「被骗了」。

还有一样，更细一点：工具接走一份活以后，人连「自己不会了」都不太容易察觉。号码存在手机里，你不知道自己已经背不出；导航开着，你不知道自己已经认不得路。要等到哪一天手机没电、信号断了，才忽然发现。

这和第 5 章那一下卡住，是同一种样子。梁岚要不是合上电脑试着讲一遍，也不会知道第三章那几段，她其实说不出来。

本事松了，是可以补的。想练心算，可以每天算几道；想写好字，可以每天抄一页；想认路，可以周末关了导航走一回。只是补的理由，不再是「不这样就过不了日子」，是「我愿意让这颗脑子、这双手、这双腿保持某种样子」。所以，第 5 章那一条又出现了：练的意义还在，只是练的理由换了。

◆ 八、哪些是搬了家

再看搬了家的那部分。算得对、写得出、认得路，过去是「真」：做成事的本事。它们也是「善」：替东家算账，给家里人写信，带着一车人到地方。

计算器、输入法、导航来了以后，这两份活被工具接走了。工具算得比人准，打字比手写快，导航比人记得全。

这时候，人们不再把荣耀放在「我能算出来」上，转而放在「我知道该算什么」上；不再放在「我写得出这个字」上，转而放在「我写出了一篇好文章」上；不再放在「我认得每一条路」上，转而放在「我知道要去哪里」上。还有一部分荣耀，干脆去了美：珠心算的快乐、书法的笔墨、定向越野的山风。荣耀没有消失。消失的，是真与善这两处的荣耀。

◆ 九、会说话的机器，是第四次吗

那么，AI 是不是只是这一串里的第四个？有一处很像，有一处不像。像的地方：它也是接走一份活的工具。它也让很多人脸红、心虚、觉得作弊。它也会让一些本事松下去，写不出一段完整的论证，就像提笔忘字一样。按前三次的样子，这份作弊感也会在一两代人里淡下去。

不像的地方：前三次被接走的，是算、写字、认路，它们离「我」还有一段距离。一个人很少会觉得「我就是我的心算」「我就是我写字的笔画」。

这一回被接走的，是想。很多人心里默认：我想出来的，就是我；我的想法，就是我最私人的那一部分。

一个人丢了心算，会说「我算得慢了」；丢了认路，会说「我离不开导航」。没有人会说「我不是我了」。可是一个人发现一段论证、一个比喻、一个主意，是机器先说出来的，他心里冒出来的那句话，常常是：「那这还算我吗？」

所以这一回的作弊感，比前三次都重。它不只是怕本事松了，还在怕「我」被冒充、被偷走。这个「我」，正是第 8 章要拆开、第 9 章要算总账的那个东西。

还有一处不像，也要先说出来：这一回，量人的尺子还没换好。计算器普及的时候，考试花了些年，才定下哪些科目能带、哪些不能带；这一回，学校、期刊、单位都还在一边看一边改。尺子没定，荣耀就不知道该往哪里搬，心虚也就格外重。

◆ 十、梁家饭桌上的三件工具

梁岚在省城读书，周末偶尔和家里视频。有一回视频，梁小川在旁边写作业，算一道物理题，算到一半，伸手去拿计算器。梁老师说：「这一步你心算就行。」小川说：「老师说这道题可以用。」

梁老师没再说话。他想起自己当年教书时，学校还为学生能不能带计算器进考场开过会。

过了一会儿，他让小川帮他在手机上查一个字。小川嘀咕：「你不是语文老师吗？」梁老师笑着说：「语文老师也会忘。」

视频挂断前，梁老师又加了一句：「我们那时候开车，后备厢里都放一本地图册。现在那本地图册还在车里，好几年没翻过了。」

小川说：「那你扔了呗。」

梁老师说：「留着。万一哪天手机没信号呢。」

梁岚在屏幕那头听着，忽然想：爸爸对计算器、对输入法、对导航，都已经不觉得是作弊了。他只是对 AI 还不行。

她心里那份心虚，轻了一点。不是因为她觉得 AI 没什么，是她看见了，同一种心虚，在爸爸身上，也换过三回地方。

◆ 十一、放回日子里：给自己的工具记一本账

把这一章放回你自己的日子里，可以做一件小事。拿一张纸，画三列。第一列写「我已经交给工具的活」：算账交给计算器，写字交给输入法，认路交给导航，记电话号码交给手机。

第二列写「交出去以后，我真丢了什么」：比如心算慢了，比如有几个字不会写了。实打实地写，不夸大，也不假装没丢。

第三列写「这份本事，我还想不想为了它自己练一练」：想的话，写一件明天能做的小事。比如这个周末关掉导航，走一段没走过的路；比如今晚手写一页日记。

写完你会发现，第一列很长，第三列很短。这没关系。不是每一样本事都要练回来。

写完以后，再看一眼第一列。挑一样，问自己一句：它刚交给工具的时候，我心虚过吗？那份心虚，是哪一年、因为什么淡掉的？

多数时候你会发现，你并没有被谁说服。是有一天，你忽然不再觉得那件事丢人了。那一天之前，那份本事的荣耀，已经悄悄搬去了别处。

要紧的是，你看见了：作弊感来过，又走了；有些东西丢了，有些搬了家。这一回对 AI 的心虚，你也可以这样记一笔，不用急着判它是对是错。

带走的话

计算器、输入法、导航都让人心虚过；心虚淡了以后，丢的是一份本事，搬走的是一份荣耀。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算、写、认路从「过日子必须」的活里退出来，换了个理由在人身上活着；也有一扇门半关：本事真的松了，要自己愿意才练得回来。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工具一普及，「能算」「能写」「能认路」就不再稀缺，光也就搬走了。

想一想

1. 你第一次用导航（或输入法、计算器）时，有没有觉得「这样不太对」？那种感觉后来是怎样淡的？

2. 在你的生活里，哪一件事你还坚持「不用工具」？你坚持的理由，是真、是善，还是美？

第 8 章

作弊，和作弊感

◆ 一、一场没有车的比赛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小学考试，同桌把答案写在橡皮上，被老师收走了。全班都知道他作弊了。没有人需要解释为什么，也没有人替他辩护。

可是放学回家，你用爸妈手机里的软件查了一道不会的作业题，第二天交上去。没有人说你作弊。你自己也说不清，这算不算。这两件事，一件清清楚楚，一件模模糊糊。

梁小川今年初三。上周期中考试，数学考场不许带计算器，物理考场允许带。他说，这是他上学以来最搞不懂的规矩：同一个计算器，到底是作弊工具，还是学习工具？梁老师说，你搞不懂，是因为你把两件事搅在一起了。这一章，就要把这两件事分开：作弊，和作弊感。

◆ 二、马拉松里坐地铁的人

先讲一个真事。

1980 年的波士顿马拉松，一位叫罗西·鲁伊斯的女子第一个冲过女子组终点，成绩快得惊人。可是很快有人发现不对：她冲线时几乎没出什么汗；沿途的很多观众和选手，都不记得在路上见过她。

调查以后，她的冠军被取消了。据报道，她很可能是在比赛后段才混进赛道的；还有人指出，前一年她在纽约马拉松里，中途坐了地铁〔核〕。这件事到今天还常被提起。

请注意：坐地铁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那天波士顿成千上万的人都坐了地铁，没人说他们作弊。罗西·鲁伊斯作弊，不是因为她用了车，是因为她在一场大家约好「只用腿」的比赛里用了车，而且不说。马拉松赛道，是一块有意划出来的「无车区」。在无车区里用车，叫作弊。在马路上用车，叫交通。把这个例子摊开，作弊有三样东西。

第一样，破坏事先说好的规则。比赛规定全程用腿跑，你坐了车；考试规定不许带资料，你带了；期刊规定用了 AI 要声明，你用了没声明。规则写在前面，大家都知道，你答应了，又破坏了它。

第二样，冒充。你冲过终点，接受奖牌，等于在说「这四十二公里是我跑的」，你没跑。你交上一份别人代写的论文，署上自己的名字，等于在说「这是我想的、我写的」，其实不是。

第三样，隐瞒。作弊的人总要藏。罗西·鲁伊斯不会在终点说「我中途坐了地铁」。一个人如果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自己用了什么，就很难再叫作弊了，最多叫违规。

三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发生在人和人之间。规则是大家说好的，冒充是骗别人的，隐瞒是瞒着别人的。作弊，是一件伤害别人信任的事。

这一点要写足，因为它是真问题。本书不说「用了 AI 都没事」。一个学生在不许用 AI 的考试里偷偷用了，就是作弊；一个研究者在要求声明的期刊上用了不声明，就是作弊；一个作者让机器替自己写完、却说「全书一字一句出自我手」，就是作弊。这些，不是作弊感，是作弊。

◆ 三、考场是有意设的无车区

为什么要有无车区？一场考试想知道的，是这个学生自己会什么。用了计算器，就不知道他会不会算；用了 AI，就不知道他会不会想。所以考场要把车拦在门外。

这不是在说车不好。驾校考科目二，不许你用自动泊车，不是因为自动泊车有罪，是因为考官要看你自己会不会倒车入库。

梁小川的数学卷和物理卷，测的东西不一样。数学卷那一部分要看他自己会不会算，所以拦住计算器；物理卷那一部分要看他会不会用公式想问题，算数交给计算器也没关系。

规矩不同，是因为要量的东西不同。同一个计算器，在这间屋子里是作弊工具，在那间屋子里是学习工具。请注意这一点：**作弊不作弊，不在工具身上，在事先说好的规则身上。**

所以，判断一件事是不是作弊，先问的不是「你用了什么」，是「这里说好了什么」。

再往深处走一步。规则、考试、评审，说到底是同一样东西：一把量人的尺子。考场量的是这个学生，比赛量的是这双腿，期刊的评审量的是这篇文章和它背后的那个研究者。尺子定下量什么，就定下了哪里不许用车。

第 6 章、第 7 章已经看见过：尺子会换。科举时代，一份卷子的字要工整；今天多数考场，字只要认得出就行。从前心算是一门功课，后来有的考试允许带计算器。尺子一换，那一处的无车区就挪了地方，荣耀也跟着挪。王德生博士说过一句，大意是：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

这句话放在本章，正好用上。今天关于 AI 的那些规矩，许不许用、要不要声明、用在哪一步，就是评估的尺子正在换的样子。尺子换到哪里，作弊的边界就划到哪里，荣耀也就往哪里搬。

◆ 四、作弊感是什么：没有规则，也会心虚

现在回到梁岚。

她那一稿论文，用 AI 改了逻辑、顺了句子。她查过学校的研究生手册，没有找到「论文不许用 AI」的条文；她也没打算隐瞒，如果导师问，她会说实话。照上面三样，她没破坏规则，没打算冒充，也没打算隐瞒。

可她还是心虚。

凌晨一点改完那一稿，她盯着屏幕想：这真的算我写的吗？爸爸常说「作文要自己写」。她觉得自己好像偷了什么，又说不清偷了谁的。这份心虚，就是作弊感。

它不是从别人那里来的。没有人指控她，没有规则拦着她，没有人被她骗。它是从她自己心里冒出来的，一个声音在说：这是「我的」论文，这里面要全是「我的」东西；机器一进来，就不纯了，就不算了，就不配了。借用王德生博士的话，这叫「自我作祟」。

作祟的不是 AI，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它把思考当成了自己名下的家产，于是别的东西一进来帮忙，它就觉得被偷、被冒充。

可是，被偷的是谁？被冒充的又是谁？在梁岚这件事里，找不到一个受害的人。只有一个「我」，在那里亮得太响。

◆ 五、两件事常常缠在一起

说到这里，要先打一个预防针。作弊感不是一团纯粹的虚火。它里面裹着真东西，至少有三样。

第一样，怕欺骗。梁岚担心的，有一部分是：如果导师以为这些句子全是她一个字一个字写的，那她是不是在骗导师？这一层是真的，它其实是作弊里的「隐瞒」，提前在心里敲了一下警钟。

第二样，怕废掉。她担心自己以后离了 AI，就写不出一段像样的论证了。第 5 章到第 7 章一路都在说：这一层也是真的，本事会松。

第三样，怕失去身份。她读了六年社会学，「会写论文」是她给自己的一个说法：我是一个能想清楚问题的人。机器做得比她快，她就有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三样，都不能一笔骂成「自我作祟」。

前两样，要分出去：怕欺骗，就去查规则、去说清楚；怕废掉，就留一块自己练。第三样最难，它和那个急着认领的「我」贴得最近，第 9 章和第 15 章会专门拆它。

把这三样拣出去以后，剩下的那一点心虚，才是纯粹的作弊感：没有规则被破坏，没有人被骗，本事也照样在练，却还是觉得「不配」。那一点，就是自我在作祟。

◆ 六、只看一面会怎样

把作弊和作弊感搅在一起，会出两种毛病。

第一种，只认作弊感。只要心里觉得不对劲，就当作是作弊。照这样，计算器是作弊，输入法是作弊，导航是作弊，查字典也是作弊，请教老师也是作弊。到最后，一个人只能把自己关在一间永远没有车的屋子里，什么都不许

用，什么都要从头造。这条路走不通。人从来就不是这样想事情的，第 17 章会讲到：草稿纸、算盘、书，本来就在思考里头。

第二种，只看规则。只要规则没写，就什么都可以。照这样，学校的手册里还没写到 AI，那就随便用，用完署上名字，一句不提。这条路也走不通。规则总是追在事情后面写的，没写到的地方，不等于没有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署名的人，照样要认账。

两种毛病，方向相反，病根一样：把一件人和人之间的事，和一件自己心里的事，当成了同一件。

◆ 七、一张小表

把两件事并排放，看得更清楚。

	作弊	作弊感
发生在哪里	人和人之间	自己心里
碰了什么	事先说好的规则	「这是我的」那个意识
有没有受害者	有：被骗的人、守规矩的对手	常常找不到
靠什么判	规则、事实、有没有隐瞒	一种不对劲的感觉
怎么处理	守规则、说清楚、认账	拣出里面的真东西，剩下的看清是自我在作祟
会不会淡	不会：规则在，作弊就是作弊	会：工具普及以后，常常一两代人就淡了

最后一行要多看一眼。罗西·鲁伊斯那一场冠军，四十多年后还是作弊。可是第 7 章那三种作弊感，用计算器、用输入法、用导航，一两代人就淡了。一样东西会随时间淡掉，一样不会。这已经说明，它们不是同一样东西。

◆ 八、一条文明规律：心虚要等荣耀搬了家才走

表的最后一行，值得单独拿出来讲。第 5 章到第 7 章，本书一共取了五个样：文字、印刷、计算器、输入法、导航。五次走的是同一个节拍。新工具来；作弊感起，总有人站出来说「这样不算」；荣耀搬家，从做成事、有用处的那两处，搬到别处，常常搬到美；最后，作弊感淡了，人慢慢接受了新工具。

王德生博士把这件事说成一句话。他说，大意是：这种作弊感和荣耀搬家的现象，出现在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和工具的诞生的时候。它是一个文明现象规律。

本书照这句话，把它立成全书的一条规律（待验）：每逢重大工具诞生，先有作弊感，后有荣耀搬家。照相机、下棋的机器，下篇还会再取样；会说话的机器，不是例外，是最新的一次。这条规律里，次序最要紧。

王德生博士还补过一句，大意是：作弊感要随着荣耀搬家以后才会消失，人才慢慢地接受新工具。

用大白话说：作弊感不是被说服消掉的。荣耀还没有新去处的时候，你跟一个人讲一百条道理，告诉他计算器只是工具、AI 只是工具，他点头，心里照样虚。等荣耀有了新去处，不用谁劝，那份虚自己就淡了。第 5 章说过，没有哪位哲学家驳倒了塔穆斯；第 6 章说过，也没有谁驳倒了特里特米乌斯。接受是搬家的后果，不是搬家的前提。

所以本书不劝你别有这种感觉。梁岚那一点不对劲，压是压不下去的，也不必压。本书能做的，是帮她看见荣耀可以搬去哪里，这是下篇和新篇要做的事。

公道要说在前面。规律只说「会发生」，不说「发生得没有代价」。本事会松，这是代价；有人一辈子靠那份本事吃饭，工具一来，他的饭碗也跟着松，这更是代价，第 25 章会写那些被接走活计的人。规律也不说每个人都愿意搬。有的人守着手抄、守着算盘、守着一张纸质地图，一直到老。那不是他们糊涂，是他们和那份荣耀，处了一辈子。

还有一条，要和前面对上：这条规律管的是作弊感，不管作弊。作弊感会随荣耀搬家而淡，作弊不会。规则在，无车区在，在那里用车，就一直是作弊。

◆ 九、今天与机器：规则正在写

会说话的机器来得太快，很多地方的规则还没跟上。有的学校在课程大纲里写明，哪些作业能用 AI、怎么用；有的老师干脆要求学生把和机器的对话记录一起交上来。不少期刊开始要求作者声明，写作中有没有用过 AI、用在哪一步〔待核〕。也有地方明令禁止。规矩五花八门，还在变。

这正是这个时候人们最心慌的原因：作弊和作弊感的分界，本该由规则来划，可是规则还没写完。一个人站在一块还没划线的地上，分不清自己是站在赛道里，还是站在马路上。分不清的时候，怎么办？第一，去问。问老师、问导师、问编辑，这一处说好了什么。

第二，说清楚。不管规则写没写，把自己用了什么、用在哪一步，照实写出来。说清楚了，就不叫隐瞒，也很难叫冒充。第 36 章会专门讲，这一行声明怎么写。

第三，认账。署了名，就要为里面的每一句负责，不管它是谁敲出来的。第 30 章会回来讲：署名从「这是我想的」，变成「这我负责」。做到这三件，剩下的那一点不安，你就可以叫出它的名字了。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梁岚那一稿

把这一章的工具，在梁岚身上完整用一遍。那天晚上，她没有直接交，也没有删掉重写。她拿出一张纸，写了四个问题。

第一问：这里事先说好了什么？她重新翻了学校的手册，又翻了学院今年秋季发的通知，找到一句：学位论文中使用生成式工具的，须在论文中说明。这所学校和这条规定，都是本书虚构的。没有禁止，要求说明。

第二问：我有没有冒充？她把稿子分成三类，用三种颜色标出来：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的；自己写好、让 AI 改顺的；AI 提出、她看过后留下的。第三类不多，只有两段。她把那两段又读了一遍，一段她认同，一段她决定重写。

第三问：我有没有隐瞒？她起草了一段说明，打算写进论文：哪几章用了 AI 改语言，哪一处的结构是和 AI 讨论后定下的。写完她发给导师，附了一句：「想跟您确认，这样说明是否合适。」

第四问：被问到，我答得上吗？她照第 5 章那个办法，合上电脑，对着室友把全文的论证讲了一遍。四问做完，规则守了，冒充拣出去了，隐瞒没有了，她也答得上。

可是那天深夜，她躺在床上，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对劲。好像这篇论文不如本科时那篇「纯」。

她没有再去压这份感觉。她只是知道了，这一点不对劲，不是在提醒她骗了谁，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还在为一件不再全归它的事，嘟囔了一声。

◆ 十一、放回日子里：心虚的时候，先问三句

回到梁小川的那两张卷子。那天晚饭后，梁老师给他讲了一遍这一章的意思。小川听完，说了一句：「那我作业里用 AI 查题，算不算作弊，得先看老师怎么说的？」

梁老师说：「先看老师怎么说的。再看你交上去时，有没有装作是自己做的。」

小川想了想，又问：「要是老师没说，我也没装，可我还是觉得有点虚呢？」

梁老师没有马上回答。他想起自己去年冬天在黑板上写不出来的那个「龋」字，想起他偷偷查手机时的那一下脸红。

「那一点虚，」他说，「你先留着。它有时候是在提醒你该自己练一练；有时候，它只是在说，『这是我的』。」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就能试。下一回用了 AI、又觉得心虚的时候，先停下来，问自己三句：

这里事先说好了什么？我有没有装作全是自己做的？被人追问，我答得上吗？三句都过了，剩下的那一点不安，你不必急着赶走它，也不必听它的。叫出它的名字就行：这是作弊感，不是作弊。

带走的话

作弊伤的是人和人之间说好的规矩，作弊感吵的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先守规矩，再看清那个「我」。

> 小 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作弊和作弊感分开，规则守住它该守的无车区，马路就让给了车。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作弊感替一个人名下的私产喊冤；荣耀本身，却亮在最难、最少的地方，规则管不到它，它也不归谁。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觉得「这样好像是作弊」，是在什么时候？用这一章的三句话问一遍，它是作弊，还是作弊感？

2. 你身边有没有一块「无车区」，比如一场考试、一次比赛、一回面试？那里为什么不许用车？

第 9 章

上篇总账：作祟的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

◆ 一、一份改了三次名字的文件

国庆前一天下午，梁岚坐上回县城的大巴。车开出省城，窗外是一片收过的稻田。她把电脑抱在腿上，没有打开。电脑桌面上躺着一份文件，名字已经改了三次：「论文初稿」「论文初稿-改」「论文初稿-改-自己再改」。

那个凌晨一点的晚上，已经过去快两个星期了。机器帮她理顺的那几节，她后来又一句一句地动过，删了一些，补了一些。可每次点开，心里那一下咯噔还在。

她说不清这一下是什么。像在考场上，监考老师从身后走过，你明明没带纸条，后背还是一紧。

邻座是一位抱着孩子回乡的年轻妈妈，一路在用手机上的翻译软件，给孩子念一本英文绘本。她念一句，软件念一句，孩子跟着学一句。没有人觉得这是作弊。梁岚看着她们，想：为什么帮孩子念书不算作弊，帮我理论文就算？

前面八章，本书一直在追这一下。它从哪里来，它说对了什么，它又多说了什么。这一章，要把这八章的账合起来，记成一本总账。

◆ 二、八章走下来，先把账本摊开

先把八章各自看见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回桌上。第 1 章看见的是心虚本身：一个人用机器改了稿，并没有骗谁，却觉得自己像个小偷。

第 2 章看见的是署名：一句话记到一个名字下面，是一本账。学位、职称、版权、稿费，都靠这本账来分。

第 3 章往回走了两千多年。古希腊的诗人说，好句子是缪斯给的；柏拉图在《伊安篇》里说，诗人像被磁石吸住的铁环，一环扣一环，力气不是自己的（《伊安篇》533d—534b）。genius 这个词，原先说的是守护神，不是人身上的一样本事。

第 4 章到了孔子那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他的荣耀记在「传」上，不记在「作」上。

第 5 章是苏格拉底不肯写字。他担心文字让人健忘，只得「智慧的外表」（《斐德罗篇》274c—275b）。文字，当年也被当成过一种作弊。

第 6 章是抄写员和印刷机。一本书亲手抄过一遍才算读过，这份「亲手」的荣耀，被印刷机换掉了一回。

第 7 章近在身边：计算器、拼音输入法、导航。算、写、认路，三样本事都被机器接过一部分，三回都有人觉得这是在偷懒。

第 8 章把两件事分开：作弊，是破坏事先说好的规则；作弊感，是心里那一下咯噔。考场是有意设下的「无车区」，在那里用车是作弊；马路不是考场。八章摊开，你会发现一件事：每一章里都有一样真东西，也都有一笔多记的账。

◆ 三、看见清单：作弊感没有说错的几件

先说它对在哪里。

作弊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每一次咯噔，都碰到了一件真事。把这些真事列出来，就是看见清单：

章	作弊感看见了什么
第 1 章	机器进来以后，一件事的来路变了，心里需要一个交代
第 2 章	署名是一本账，账记错了，有人会吃亏
第 3 章	好句子的来处，确实不全在写的人身上
第 4 章	传下来的东西，和自己添上的东西，要分清
第 5 章	工具会让某种本事变钝，苏格拉底担心的健忘是真的
第 6 章	亲手做一遍，身体会记住一些东西
第 7 章	提笔忘字、离了导航不认路，丢掉的东西是真丢了
第 8 章	规则说好了不许用，用了就是骗人

这张清单，一条都不该划掉。一个从来不觉得心虚的人，不一定更高明。他可能只是不在乎来路，不在乎别人，也不在乎自己的脑子会不会钝下去。作弊感是一盏警示灯，灯亮了，说明有东西值得看一眼。

◆ 四、收回清单：它多记了的那一笔

再说它多记了什么。每一回咯噔，在看见一件真事的同时，都悄悄添了一笔：「这本来是我的。」

好句子不全是写的人造的，作弊感却说：句子该是我造的，机器一插手，就不算我的了。传下来的和添上的要分清，作弊感却说：只有我添上的那一点才算数，借来的都算偷。亲手做一遍会记住东西，作弊感却说：只有亲手做的才配叫我的。

把这多出来的一笔，也一条一条列出来：

章	作弊感收回了什么
第 1 章	把「来路变了」记成「我被冒充了」

章	作弊感收回了什么
第 2 章	把署名这本账，当成了思考本来就有的样子
第 3 章	把缪斯的那一份，也记到了自己名下
第 4 章	只认「作」，看不起「述」
第 5 章	把「会变钝」记成「不配用」
第 6 章	把「亲手」当成荣耀的唯一来处
第 7 章	把丢掉的本事，和丢掉的身份混成一件
第 8 章	把心里的咯噔，当成了规则本身

两张表的每一行，左右是同一处地方。看见的是真的，收回的是多的。

◆ 五、两张清单并排

把两张清单并排放，还能看出第三件事：八章里的事，排成一行，是同一个样子。文字来了，苏格拉底说它让人健忘；印刷机来了，特里特米乌斯写文章赞美抄写员；计算器、输入法、导航来了，都有人说这是偷懒。每一回都是三拍：新工具来，作弊感起，过一些年，荣耀搬了家，作弊感才慢慢淡下去。

王德生博士把这件事说成一句话。他说，大意是：这种作弊感和荣耀搬家，出现在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每一次工具诞生的时候，是一个文明现象的规律。

所以上篇的总判断是：

每逢新工具诞生，先有作弊感，后有荣耀搬家，AI 是最新一次，不是例外；作弊感看见的是真的，它多记的一笔，是把在稀缺处亮起的思考，登记成了「我」名下的私产。

这条规律是本书的解释，待验。它只说搬家会发生，不说搬家没有代价，也不说每个人都愿意搬。

还要说一句：作弊感不是靠说理消掉的。荣耀没有新去处之前，道理讲得再多也压不下去；荣耀搬走之后，不用谁来劝，它自己就淡了。下篇第 24 章到第 26 章，会把这一拍写清楚。规律里那多记的一笔，就是王德生博士说的「自我作祟」。

请注意「作祟」这个词。祟，是看不见的东西在暗处捣乱。它不站出来讲道理，只在你点开文件的那一刻，让你后背一紧。作祟的不是机器，也不是良心，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它急，是因为它怕。它怕这一份不算它的了，怕自己在这件事里变得可有可无。

可是这个「我」，是从哪里来的？它为什么认定思考归它？这就是上篇八章一直绕着、还没有正面回答的事。

◆ 六、产权账是怎样记下的

回头看八章的材料，可以看出这本产权账是一步一步记下的，不是一开始就有。在缪斯的年代，好句子不归诗人。在孔子的年代，荣耀记在传上。那时候也有人写得好、想得深，可那份好和深，没有被登记成某个人的私产。

后来，路变了。印刷让书可以大量复制，于是要有人说清楚「这本书是谁的」；大学和科举把人排成名次，于是要有人说清楚「这道题是谁答的」；版权、学位、职称，一样一样立起来。每一样都有它的道理，每一样都在同一个地方加了一道锁：思考，被记到一个名字下面。

举一个近一点的例子。一个学生考进大学，档案里记着他的分数；读研究生，论文封面上印着他的名字；评职称，表格里要填「独立完成」还是「合作完成」。每一张表都在问同一句话：这是谁的？

这句话问得有道理。没有这本账，偷别人论文的人就抓不住，老老实实干活的人就吃亏。

不过，账本问得多了，人心里也跟着长出一个习惯：做一件事之前，先想这件事能不能记到自己名下。想一个主意，还没想完，先担心它算不算原创。这本账记得久了，人就忘了它是记出来的。

一句话从某个人嘴里说出来，大家就认定这句话是从这个人身上「挖」出来的，像矿从山里挖出来一样，本来就埋在那里。这就是本书那把尺子量出来的「发现」：荣耀本来就在一个人身上，被找出来、被登记。

可是第 3 章到第 7 章的材料，一次次显出另一种样子：一个好句子，是在一条路上、一片土上亮起来的。缪斯是土，经典是土，抄过的书、用过的算盘也是土。这就是「发生」。

产权账记下的是发现，日子里走出来的是发生。作弊感夹在两者中间，难受就难受在这里。

◆ 七、公道：别把真东西和那一笔一起倒掉

这里要先打一个预防针。说「自我作祟」，不是说作弊感全是虚的，更不是说用了机器就万事大吉。自我作祟里，裹着三样真东西。

第一样，是怕欺骗。考试不许带资料，你带了；期刊要求说明用了什么工具，你瞒了。这不是作祟，这是真的骗人。第 8 章已经把它和作弊感分开，它不在本章要拆的范围里。

第二样，是怕废掉。腿不走路会废，脑子不想事也会钝。这份怕是对的。练的理由会变，练本身不会过时。第 32 章还会回来说这件事。

第三样，是怕失去身份。一个改了一辈子作文的老师，一个靠写东西吃饭的人，忽然发现机器也能写，心里空了一块。这份空不是矫情，它是真的。下篇第 25 章，要专门写搬家途中的人怎样过日子。这三样，都该留着，都该认真对待。

本书要拆的，只是缠在它们身上的那一笔：「思考本来就是我的私产。」把这一笔拆下来，三样真东西反而看得更清楚。怕欺骗，就把规则说清楚；怕废掉，就去练；怕失去身份，就去找新的去处。

◆ 八、今天与机器：那一声「我的」为什么特别响

计算器来的时候，有人咯噔过；输入法来的时候，也有人咯噔过。这一回，咯噔声却特别响。为什么？因为这一回，机器碰的是人身上最后一块被登记得最牢的地方。

算数，大家早就不当成人的荣耀了。认字写字，也慢慢松了。可是「想」，想一个主意、写一段道理、搭一个框架，一直被认为是人和别的东西分开的那条线。会说话的机器，偏偏就站到了这条线上。

那个急着认领的「我」，平时不出声。机器帮你算账，它不出声；导航帮你认路，它也不出声。机器一开口帮你想，它就跳出来了：这是我的地盘。

所以今天的作弊感，有一半是在说机器，有一半是在说「我」。机器做得越像，那一声「我的」就越响。还有一层，让这一回的咯噔更难受：机器太近了。

印刷机在城里的作坊，抄写员一辈子也许只见过几回。计算器放在桌上，按一下出一个数，它不会说「我觉得」。会说话的机器不一样。它在你的手机里，在你的电脑里，深夜一点还陪着你，用和你一样的语气说话，有时候说得比你还像你。

一样东西离你越近、越像你，你就越难分清哪一句是它的、哪一句是你的。分不清，那个「我」就慌。

梁岚那天凌晨对着屏幕，最难受的不是机器写得好，而是她读着读着，觉得那些句子很像自己会写的，又说不出哪一句真是自己写的。她怕的不是被机器比下去，是找不到自己了。

这份慌，是真的。第 15 章要回答它：那个「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被找到、被弄丢的东西。

这不是坏事。一样东西叫得响，你才听得见它。上篇八章做的，就是把这一声听清楚。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赞美抄写员的那本书

把规律的三拍，在一件旧事上完整走一遍。第一拍，新工具来。十五世纪中叶，谷登堡的活字印刷在美因茨一带做起来，几十年里，印书坊开遍了欧洲的城市。从前一个修士要抄上几个月的书，印刷机几天就能印出一摞。

第二拍，作弊感起。1492 年，德意志一位修道院院长特里特米乌斯，写了一篇《赞抄写员》。他说，大意是：抄书是修士的功课，一笔一画里有虔敬，有专注，抄过的经文会刻进抄写的人心里；印出来的书，纸不经久，也没有这份心（〔核：大意〕）。

他担心的事，有一半是真的。亲手抄一遍，身体确实会记住一些东西，这一条在看见清单里，第 6 章说过。

另一半，就是那一笔多记的账：只有亲手抄的，才算真读过；只有修士的手，才配让经文活下来。荣耀被焊在了「手」上。

还有一件小事，常被人拿来说笑：据后来的记载，他这篇赞美抄写的文章，没过几年自己也付印了〔待核〕。说笑归说笑，这件事本身不可笑。它只说明，第二拍响得再大，第一拍也已经来了。

第三拍，荣耀搬家。抄书的活慢慢交给了印刷机。抄写本身没有消失，它搬去了书法，搬去了手账，搬去了一个人为了静心、抄一遍喜欢的文章。今天还有人一笔一画地抄经，不是因为没有印本，是因为抄这件事本身让人安静。

赶路的活被车接走，抄写的荣耀搬到了美。第 20 章讲跑步时，你会看到一模一样的三拍。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大巴上的梁岚。车过收费站的时候，她终于打开了那份文件。她没有改字，而是拿出一张便签，在上面画了一条竖线。左边写：「我怕的，是真的。」右边写：「我多记的，是哪一笔？」

左边，她写下三行：导师要求写清楚用了什么工具，她还没写；有两段，她自己其实没想透，是照着机器的顺序抄过来的；她怕答辩时被问住。

右边，她写了很久，只写下一行：「我觉得，只有一个字一个字从我脑子里冒出来的，才叫我的。」

写完这一行，她自己愣了一下。她想起爸爸改作文时常说的那句「作文要自己写」，又想起爸爸书架上那一摞发黄的教案。那些教案里的句子，真是爸爸一个字一个字冒出来的吗？她没把握。第 13 章，梁老师自己会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小办法：下一次心里咯噔，别急着认错，也别急着说没事。拿一张纸，画一条竖线，左边写「我怕的哪些是真的」，右边写「我多记了哪一笔」。左边的，去办；右边的，去拆。

◆ 十一、往中篇走：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上篇的账合上了，还留着一个洞。我们说那个「我」急着认领。它认领的，是一个念头、一句话、一个主意。那么，这个念头本身，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它真是从「我」身上挖出来的，那认领就有理，机器插手就是冒充。如果它是在路上、在土里、在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亮起来的，那「我」急着认领，就是认领了一件本来不归它独占的东西。

中篇要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它会一次次掏出全书的那把总钥匙：「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下一章，从一次散步讲起。

带走的话

心里咯噔一下，先分两边看：怕的那部分多半是真的，去办；多记的那一笔是「我」在作祟，去拆。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两张清单并排，作弊感的真与多第一次分开了。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产权账把它记在名下，上篇的材料显出它在稀缺处亮起。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觉得「这样做有点像作弊」，是什么事？左边「怕的是真的」能写几条，右边「多记的一笔」写得出来吗？

2. 你身上有哪一样本事，曾经很有面子，后来被机器接了过去？那份面子，现在去了哪里？

中 篇

思考是谁的：一个念头是怎样亮起来的

这一编九章，追一个念头的来处。第 10 章从散步时冒出来的那一句讲起，第 11 章坐到饭桌上，看两个人吵着吵着吵出来的主意归谁，第 12 章读牛顿那封「站在巨人肩上」的信。第 13 章翻开梁老师的旧教案，第 14 章看一个孩子学说话。第 15 章和第 16 章是这一编的心：「我」是后来才亮起来的，创造力不是一件私产。第 17 章把草稿纸、算盘和会说话的机器排在一起，第 18 章合账。

上篇说，作祟的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这一编要看见的反差是：「我」认领得那样理直气壮，可每一个念头被追到底，都长在一条借来的路上、一片公共的土里。

第 10 章

散步时冒出来的那一句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国庆第二天傍晚，梁岚吃过饭，一个人出门走走。县城不大。从家里出来，过一条街，就是那段河堤。她在电脑前坐了两天，论文的第三节怎么也接不上：前面讲农民工子女的作业，后面讲家长群，两段之间少了一座桥。她不想它。她看河，看堤上遛狗的人，看对岸新盖的楼亮起一格一格的灯。

走到第二个路灯底下，一句话忽然冒了出来：「家长群，是一张没有课桌的课堂。」

她站住，掏出手机，把这句话记下来。三个月没接上的那座桥，一下子搭上了。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洗澡时想通一道题，骑车时想起一个名字，半夜醒来，白天怎么也写不顺的那句话自己排好了队。这一章要问的，就是那一下：这一句，是谁想出来的？

◆ 二、欧阳修的「三上」

这样的时刻，古人早就记下过。北宋的欧阳修说，大意是：我平生写的文章，多半是在「三上」想出来的，马上、枕上、厕上（《归田录》卷二）。骑在马上，躺在枕上，蹲在厕所里，这三处，都不是书桌。一个一生伏案的人，却说好文章多半不在书桌上出来。这件事很有意思。

法国数学家庞加莱也记过一回。据他自己的回忆，他为一类函数苦想了很久，没有结果，就放下去参加一次地质考察。在一个小城，他抬脚踏上一辆公

共马车，就在脚踩上踏板的那一刻，答案来了。他当时甚至没有接着想，上车后照样和同伴聊天（庞加莱《科学与方法》第一卷第三章，〔核：大意〕）。

荀子说过另一面：「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整天关起门来想，不如出去学一会儿。三个人隔着千年和万里，说的是同一件事：念头不肯在你使劲盯着它的地方出来。

◆ 三、浴缸和苹果：那些讲得太美的故事

还有两个更有名的故事。一个是阿基米德。据罗马人维特鲁威的记载，国王要他查一顶金冠里有没有掺银子，他想了很久想不出。有一天他去澡堂，坐进浴盆，看见水漫了出来，一下子明白了，光着身子跑上街，一路喊「我找到了」（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第九卷序，〔核：大意〕）。

另一个是牛顿。据他晚年的朋友斯蒂克利的回忆，牛顿说过，当年他在乡下的园子里，看见一只苹果落地，想到了引力〔核：大意〕。

这两个故事，有人怀疑都被讲得太美了。可不管细节怎样，它们被一代代讲下来，讲的方式很有意思。故事里只剩两样东西：一个人，和一个瞬间。

阿基米德之前想了多久，查过什么，问过谁，故事不讲。牛顿之前读过谁的书，和谁通过信，故事也不讲。那只苹果之前，有开普勒、伽利略，有一屋子的书和一桌子的草稿，统统被一只苹果遮住了。

这样的故事好记，也好讲，可它悄悄做了一件事：把一条长长的路，压成了一个人头上的一道闪电。

请注意「我找到了」这四个字。它说的是「找到」，好像答案早就埋在哪里，等着一个聪明的头脑去挖。这正是本书那把尺子要量的地方：这份荣耀，是「发现」，还是「发生」？故事讲成了发现，日子里走的是发生。

◆ 四、那一句不是从「我」里挖出来的

先用老看法来解释梁岚的那一句。老看法说：这句话本来就在她脑子里。她读了很多书，积累够了，一放松，它就浮上来了。功劳归她，归她的脑子。这个说法有一半对。没有她读过的书、跑过的调查、写过的两节，那句话不会来。

请注意另一半。

那一句来的时候，她没有在想。她在看河，看遛狗的人，看对岸亮起的灯。灯一格一格亮，像一张张课桌；堤上的人各走各的，又像在同一间屋子里。她后来回想，那句「没有课桌的课堂」，八成是从那排灯里来的。河、灯、遛狗的人，这些都不在她脑子里。

用本书的七个词说：那一句是一个形状。它不是从一口井里提上来的，它是在一条路上、一片土里亮起来的。路，是她这三个月一步一步走过的调查和写作；土，是那天傍晚的河堤、灯光、身体的走动，还有她前两天卡住时的那股憋闷。缺了路，什么都不会来。缺了那天傍晚那片土，来的也不会是这一句。

打个比方。一壶水搁在灶上，火一直烧着，水温一点一点往上走，壶里却很安静。到了某一刻，壶底冒出第一串泡，接着整壶水翻起来。你说，水是在冒泡那一刻才开始烧的吗？不是。前面那一长段安静，才是真正在烧。梁岚那三个月，就是那一长段安静。河堤上那一刻，只是第一串泡。

老看法把功劳全记在冒泡那一刻，又把冒泡记在壶的名下。可是没有火，没有灶，没有那一长段安静，壶自己是冒不出泡的。

还有一件事要说：那一句冒出来以后，并没有马上变成论文里的样子。它先是一句手机备忘录里的话，第二天写进第三节，又改了两回，最后定下来是「家长群像一间没有课桌的教室」。从冒泡到端上桌，中间还有一段路。

◆ 五、总钥匙第一次认真用

全书有一把总钥匙：「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前面几章，这把钥匙只是挂在墙上。这一章，第一次把它拿下来，认真插进锁里转一转。

先问：是梁岚想出来的吗？是，也不全是。她的路在那里，她的脑子在那里转。可是她那一刻并没有在「想」，她在走路。

再问：是河堤想出来的吗？听起来荒唐。不过，没有那排灯，就没有「课桌」这个画面。河堤没有想，可它在那一句里出了力。

再问：是她三个月前读的那本书想出来的吗？是她访谈过的那位家长想出来的吗？是她导师那句「你这两节之间少点东西」想出来的吗？每一问，都能找到一点出力的痕迹。

再问一个怪一点的：是她前两天的憋闷想出来的吗？这一问并不怪。她要是前两天写得很顺，那天傍晚就不会出门，就算出门，眼睛也不会落在那排灯上。人卡住了，憋着一口气，看什么都像在找答案。那股憋闷，是一片看不见的土，它让河堤上的灯，忽然有了意思。

一个人散步，眼里有很多东西：路边的树、卖烤红薯的小车、一只蹲在台阶上的猫。为什么偏偏是灯？因为她心里正缺一张「课桌」。土里缺什么，眼睛就会去找什么。

钥匙转到这里，你会看见一件事：这一下，不是从哪一个点里出来的。它是几样东西缠在一起，在某一处收了个口，亮了一下。

借用王德生博士的说法：创造力不是一个人身上装着的一件东西，它是几样东西一起转、在某一处收口时显出来的。第 16 章还会专门回来讲这句话。

◆ 六、为什么偏偏记到「我」头上

可是那一句，最后还是记到了梁岚头上。她自己也觉得，那是「我想出来的」。

这是为什么？因为那一下亮起来的时候，同时亮起了另一样东西：「这是我的。」

那句话一冒出来，她就站住了，掏出手机，记下来。那一刻，除了那句话，还有一种很清楚的感觉：是我。是我在走，是我看见，是我想通。

这个「是我」的感觉，是真的有，也是很要紧的。没有它，她不会站住，不会记下来，那句话会像河面上一个水泡，冒一下就没了。

它也有一个小毛病：亮得太快、太响，一下子就把整件事都揽过去了。河堤不见了，灯光不见了，那位家长、那本书、导师那句话，统统不见了。只剩下「我想出来的」五个字。这就是第 9 章说的那一笔多记的账，在一个散步的傍晚里，是怎样记下的。

◆ 七、只看一面会怎样

这里有两种看偏的方式。只看「我」这一面，会觉得念头全是自己挖出来的。这种人很容易累。他相信想法要靠拼命想才有，于是坐在书桌前死盯，越盯越干。等到别人或者机器帮了一点忙，他就觉得被偷了，因为在他的账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干活。

只看「土」这一面，又会走到另一头：反正念头是自己冒出来的，那我等着就好。这种人会把「三上」当成偷懒的借口，天天去散步，一句也等不来。

欧阳修的三上，是有前提的。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文字，书桌上的功夫一天没停过。马上、枕上、厕上那一下，是书桌上那条路走到一定程度，才会在别处收口。庞加莱那一脚踏上马车，也是在前面苦想了很久之后。路和土，少了哪一样，都亮不起来。还有第三种看偏，更隐蔽：把念头当成运气。

有人会说，那一句来不来，全看运气。今天走到第二个路灯底下来了，明天走到第三个路灯也许就没了。这话听着谦虚，其实也把路和土抹掉了。运气说的是：这件事和你走过什么、站在哪里，都没有关系。

可是那一句偏偏来在一个走了三个月的人身上，来在一个憋了两天的傍晚。它不是从天上随便掉下来的，它是在那条路的尽头、那片土的某一处收口。你说不准它哪一天来，可你说得准它会落在什么样的人身上。

所以不是「我」，不是运气，也不是干等。是路走到了，土缠到了，一下子收了口。

◆ 八、今天与机器：和机器说话，也是一种散步

今天，又多了一种「散步」。很多人写东西卡住了，会打开会说话的机器，随便聊几句。不一定是让它写，就是把卡住的地方说给它听。它回一段话，有时候说得不对，可就在你读它说得不对的那一刻，你忽然明白了自己要什么。这种时刻，和河堤上那排灯很像。

机器那段话，是土里的一样东西。它没有替你想出那一句，可它让你的路在某一处收了口。那么问题来了：如果那一句是读机器的回答时冒出来的，它算谁的？按老账，这就麻烦了。机器插了手，这一句好像就不纯了，心里就开始咯噔。

可是按这一章的看法，这件事和河堤上的灯没有分别。灯也插了手。那位家长、那本书也插了手。一句话亮起来的时候，从来就有很多东西插手。

区别只在于：灯不会说话，机器会说话。会说话的东西插手，那个「我」就格外警觉。还要公道地说一句：和机器聊，也可能把散步聊没了。

散步的好处，是脑子松下来，路和土自己去缠。要是一卡住就问机器，一问就得到一个顺溜的答案，那股憋闷还没攒够，就被泄掉了。这一章开头梁岚那两天的憋闷，不是白憋的，它是那一句能冒出来的一部分土。

所以和机器说话，最好像散步那样说：说给它听，看它怎么回，然后放下，去走一走。别让它替你把那口气喘完。第 17 章还会回来，把灯、草稿纸、算盘和机器排成一排看。

这里先记下一个小区别。河堤上的灯，你不会想到要在论文里谢它；机器帮你理过一遍，你却要在论文里写一行声明。这不是因为机器的那一份更大，而是因为它会说话，说出来的东西可能被误当成你的、也可能出错。声明是认路，也是认账：哪些是它说的，最后谁拍的板。

灯不必写，机器要写，这是规矩上的分别，不是来处上的分别。从来处看，它们都是那一片土里的东西。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

把梁岚那一句完整地拆一遍。

第一步，路。三个月里，她跑了四所学校，访谈了二十几位家长，写完了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三节开头写了五遍，删了五遍。这条路一步一步走过来，回不去，也不能跳。

第二步，土。那天傍晚，她两天没出门，脑子里憋着一股劲。河堤上风不大，人不多，对岸那排楼刚交房，灯一格一格亮起来。她前一天在家长群里刚看到一位妈妈问：「老师，孩子作业拍照发哪里？」

第三步，收口。路走到第三节卡住的地方，土里那排灯、那位妈妈的话、身体走动的节奏，缠在一起，在「课堂」这个词上收了口。

第四步，「我」亮起来。她站住，心里说：「我想到了。」

第五步，回写。那一句记进手机，第二天写进论文，第三节一下子顺了。后来她再看家长群，眼光也变了，每一条消息都像课堂上的一句发言。这句话回头改写了她看材料的眼睛，这就是回写。五步里，前三步都不是「我」发动的。「我」是第四步才亮起来的。

这个次序很要紧。

平常我们讲一个好主意，讲的次序正好反过来：先有一个「我」，「我」去想，想出了一个主意。好像「我」是发动机，主意是它造出来的产品。

把五步摆出来，次序就对调了：路先走着，土先缠着，在某一处收了口，一个形状亮起来，然后才亮起「这是我想的」。「我」不是站在最前面按下开关的那个人，是跟着那一下一起亮起来的另一盏灯。第 15 章会专门讲这盏灯：「我」是后来才亮起来的。这一章先把次序记下。

◆ 十、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回到家，梁岚把那句话说给爸爸听。梁老师正在阳台上浇花，听完点点头，说：「这句好，是你自己想的。」

梁岚张了张嘴，想说「也不全是」，又没说出口。她心里还是高兴的。被爸爸说一句「你自己想的」，那份高兴是真的。高兴不必赶走。赶走的，只是那一笔多记的账。

明天能试：下一次你冒出一句好话，先记下来，再在旁边补一行小字，写下那一刻你在哪里、在看什么、前一天碰到了什么人、读了什么。不用多，三样就够。写着写着，你会发现，那一句好话的来处，比「我」宽得多。

还有一个小办法，给卡住的时候用：真卡住了，别死盯。先把卡住的地方写成一句话，比如「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少一座桥」，写在纸上，然后出门走二十分钟。不带耳机，不刷手机，就看路边的东西。这不是偷懒。路已经走到了这里，你要做的，是给土一点时间，让它去缠。

那天夜里，梁岚把那句话又看了一遍，在手机备忘录里那句话的下面，补了一行小字：「河堤，第二个路灯，对岸的楼亮灯；前一天家长群里，有位妈妈问作业拍照发哪里。」

她看着这行小字，心里那一下咯噔，轻了一点。那句话还是她的，她照样高兴。只是这份高兴旁边，多了一条河堤、一排灯和一位不知道名字的妈妈。高兴没有变小，倒像是变得踏实了。第 11 章，饭桌上就要吵起来了。

带走的话

好念头多半不在你死盯的地方出来；它在路走到一定处、土缠到一定时，收口亮起，「我」是后来才认领的。

小 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总钥匙第一次插进锁里，一句话的来处从「我」放宽到了路和土。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三个月接不上的那座桥，偏偏在河堤上搭上了。

想 一 想

1. 你最好的几个主意，是在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把地点列一列，有几个是在书桌前？

2. 下一次想通一件事，你能说出至少三样「插手」的东西吗？

第 11 章

饭桌上吵出来的主意

◆ 一、一盘没动几筷子的鱼

国庆第三天中午，梁家的饭桌上摆着一条红烧鱼。梁小川先夹走了鱼尾巴，低头扒饭。梁老师给女儿碗里放了一块鱼肚子，顺口问：「论文写到哪儿了？」

梁岚说第三节顺了，又加一句：「有几段，我是先让机器理了一遍。」

梁老师的筷子停了一下。

「那还算你写的？」

饭桌上安静了几秒钟。梁小川抬头看看爸爸，又看看姐姐，又把头低下去。梁岚知道这句话会来。从省城回来的大巴上，她就在心里排练过怎么回答。可真听到了，她还是脸一热。那一热，和凌晨一点那一下咯噔，是同一样东西。

梁老师也不是存心刁难。他只是说出了他三十年里一直相信的事：一篇东西，是谁写的，就该是谁的。接下来的半个钟头，那条鱼几乎没再动过。

◆ 二、两个人都是有备而来的

梁老师的话，是攒了很久的。他教了三十多年语文，改了一辈子作文。这两年，他收上来的作文越来越「顺」，顺得不像十几岁的孩子。他不是不知道为什么。

「作文要自己写，」他说，「你让机器写，你脑子里就没那个劲儿了。我改作文，改的不是字，是一个孩子脑子里那股劲儿。」

梁岚的话，也攒了很久。

「我没让它写，我让它理。我写了五遍第三节，它帮我看哪儿接不上。这和你当年让教研组的老师帮你看教案，有什么不一样？」

「那不一样。教研组的老师是人。」

「人和机器，帮的忙有什么不一样？」

梁老师一时没接上。他喝了口汤，说：「人帮你，是一来一回。你得说服他，他得说服你，吵着吵着，你自己就明白了。机器呢，你说什么它都顺着你。」

梁岚愣了一下。这句话，她没想到。

◆ 三、吵着吵着，冒出了一句谁也没带来的话

接着，事情起了变化。梁岚说：「它也不是都顺着我。我问它这两节怎么接，它给了三种接法，我一种也不满意。可正是因为不满意，我才知道自己要的是哪种。」

梁老师想了想，说：「那它倒像一个改作文的。我改作文，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改才对，可我知道哪儿不对。」

梁岚接上：「对，它不给你答案，它给你一个可以不同意的东西。」

这句话一出来，两个人都停了。梁老师放下汤勺，说：「这句话说得好。改作文，就该给学生一个可以不同意的东西。」

这句「给你一个可以不同意的东西」，是谁的？梁岚吃饭前没想过。梁老师也没想过。它不在梁岚的论文里，也不在梁老师三十年的教案里。它是在这张饭桌上，一来一回吵出来的。

◆ 四、孔子也被学生点醒过

这样的事，两千多年前的书里就有。《论语》里有一段。子夏问孔子一句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绘事后素。」先有白底子，再画画。子夏接着问：「礼后乎？」那么礼也是在后头的吗？孔子很高兴，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起予者商也」，用大白话说：点醒我的，是子夏啊。

请注意，孔子是老师。可在这一来一回里，那个新的意思，「礼后」，是学生先说出口的；而学生之所以能说出来，又是因为老师先说了「绘事后素」。你说「礼后」这个主意，是孔子的，还是子夏的？

《礼记·学记》里有四个字：「教学相长。」教和学，两头一起长。一个主意在两个人之间长出来，它不是从一个人那里搬到另一个人那里，它是在中间那片地上冒出来的。

《论语》本身，也大半是这样一来一回的记录。它不是孔子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写成的，是师生问答、后人记录、一代代编定，才有了今天的样子。

你翻开《论语》，会发现很多最有名的话，都是被学生问出来的。樊迟问仁，子贡问政，子路问君子。没有那一问，就没有那一答。有的话，学生问了一遍不明白，回头又去问，孔子换个说法再答一遍。一部被后人当作孔子思想的书，翻开看，是一张一直在吵、在问、在追的饭桌。

后来的人读《论语》，记住的是「子曰」两个字。问的人的名字，慢慢就退到了后面。这也是一本产权账：一张饭桌上长出来的东西，最后记到了坐在主位的那个人名下。

孔子自己倒没有这样记。他说「起予者商也」，是把那一下的光，老老实实地分给了学生。

◆ 五、苏格拉底说自己是接生婆

西方也有一个现成的说法。苏格拉底说，他的母亲是接生婆，他自己干的也是接生的活，只不过接生的是念头。他说，大意是：我自己生不出智慧，我只是帮跟我谈话的人，把他们肚子里的东西接生出来（《泰阿泰德篇》150b—151d）。这个说法很谦虚，也很有意思。

可是它还留着一个小尾巴：它好像在说，念头本来就在对方肚子里，只等着被接出来。这还是一种「挖」的看法，只是从「我」身上挖，换成了从「你」身上挖。饭桌上那一句，不是这样的。

那句「给你一个可以不同意的东西」，吃饭之前，不在梁岚肚子里，也不在梁老师肚子里。它是梁老师那句「机器只会顺着你」撞上梁岚那句「它给了三种我都不满意的接法」，撞出来的。

接生婆的比方，说对了一半：念头确实要在两个人之间才生得出来。它多说的一半是：孩子早就在那里了。

为什么苏格拉底要这样说？大概因为在他那片土里，真理被想成是早就在那里的东西。灵魂在出生前见过它，后来忘了，学习只是想起来。这是《美诺篇》里讲过的「回忆」（《美诺篇》81c—d）。既然真理早就在每个人心里，对话就只能是接生，不能是生长。

这个看法，很多人今天还隐隐地相信：一个好主意，本来就在哪里，只等着被聪明人挖出来。挖出来的人，就该记上他的名字。

饭桌上那一场吵，给了另一种看法：主意不是早就在哪里的。吵之前，它哪里都不在；吵的那一刻，它在中间长了出来。就像两块石头一碰，冒出一颗火星，火星不在哪一块石头里头。

本书对苏格拉底的这一处看法，只说到这里。他教人对话、教人追问的那份功夫，本书照单全收。

◆ 六、本书的说法

用七个词说一遍。

饭桌上那半个钟头，是一条路。梁老师说一句，梁岚接一句，每一句都改了下一句能说什么。顺序不能乱：没有那句「机器只会顺着你」，就不会有「它给了三种接法」；没有「三种接法」，就不会有「它像一个改作文的」。

那张饭桌，是一片土。三十年的改作文，三个月的论文，一条红烧鱼，一个低头扒饭的弟弟，父女之间那种可以顶嘴、不怕伤人的熟，统统缠在一起。换一张饭桌，换两个陌生人，这句话就吵不出来。那一句「给你一个可以不同意的东西」，是这条路在这片土上收口时亮起的形状。

它亮起来以后，又回头改了土：梁老师说「改作文就该这样」，等于把这句话写回了他三十年的老规矩里。这就是回写。所以，这个主意归谁？本书的回答是：它不归哪一个人。它归那一场吵。

◆ 七、只看一面会怎样

可是饭桌上的人，不会这样想。吵完以后，梁岚心里会说：那句话是我说出来的。梁老师心里也会说：要不是我那句「机器只会顺着你」，她说不出来。两个人都没错。两个人也都多记了一笔。

只看自己那一面，吵架就成了抢功。很多合作散伙，不是散在想法不合，是散在「这主意是谁的」上。一个团队里，最伤人的话常常是：「这本来是我先想到的。」说这话的人未必说错，可这句话一出口，那张饭桌就散了。

可要是只看那一场吵，说「反正谁都有份」，也会出问题。那半个钟头里，梁小川一句话都没说。说那一句里也有他一份，太勉强了。梁岚接得上，是因为她三个月走了那条路；梁老师接得上，是因为他三十年改了那么多作文。这两条路，是各自走出来的，抹不掉。所以要两头都看：路是各人走的，主意是在中间亮起的。

再往深处走一步：什么样的吵，才吵得出东西？那天的饭桌，至少有四样东西缠在一起。

第一，两个人各有一条走了很久的路，一个三十年，一个三个月，谁也不是空着手来的。第二，两个人敢顶嘴。梁岚敢说「这和你当年有什么不一样」，梁老师敢说「那还算你写的」，谁也不用绕着说。第三，两个人肯听。梁老师那句「机器只会顺着你」，梁岚没有顶回去，而是愣了一下。第四，桌上有一样可以不同意的东西，就是那几段让机器理过的稿子。少了哪一样，都吵不出来。

只有路、不敢顶，是客气的会议，大家点头散场。只敢顶、不肯听，是吵架，越吵越僵。肯听、敢顶，可谁都没有路，那是闲聊，热闹一晚上，第二天

什么也没留下。这四样，没有一样是装在哪一个人身上的。它们是那张饭桌的土。

◆ 八、今天与机器：机器也能被吵醒吗

梁老师那句「机器只会顺着你」，今天很多人都有同感。会说话的机器，很多时候确实太好说话了。你说什么，它都觉得有道理。这样的「吵」，吵不出东西来。一来一回，只有一头在用劲。可是梁岚那句「它给了三种接法，我都不满意」，又说出了另一面。

机器给的东西，可以被你不同意。你不同意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自己要什么。这时候，机器在这场吵里，至少扮演了一块可以撞上去的墙。

更进一步：你可以让它别顺着你。你可以说，「把你最不同意我的地方说出来」，「换一个反对我的人会怎么说」。这时候，它就从一面镜子，变成了饭桌对面那个会顶嘴的人。请注意，这一步要一个前提：你得有自己的路。

一个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的人，让机器反对自己，机器说什么，他都只能点头。这不叫吵，这叫换一个方向顺着。只有你自己走了一段，心里有个形状，机器的反对才能撞上什么，撞出点火星来。

这和饭桌一样。梁岚要是没写过那五遍第三节，梁老师那句「机器只会顺着你」，她也接不住。在这样的吵里冒出来的主意，归谁？照这一章的说法，和饭桌上一样：归那一场吵。

那个急着认领的「我」，会在这时候跳出来，说机器那一份不能算，只有我那一份才算。第 18 章会专门处理人和机器一起想时，这份账该怎么记。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

再把那一句的来路完整地走一遍，这一回把每个人走过的路都标出来。梁老师的路：三十多年改作文。他最早的几年，喜欢在作文上直接改句子，改得满篇红。后来有一年，教研组长看了他的批改，说了一句什么，他从此改成只在旁边画问号。这条路，是那天他能说出「我知道哪儿不对」的来处。那位教研组长说了什么，第 13 章会讲。梁岚的路：三个月的论文，第三节写了五遍，问过机器三种接法，一种也没用。

饭桌的土：国庆，一家人难得坐齐；父女之间可以顶嘴；一条红烧鱼让气氛不至于太僵。撞的那一下：「机器只会顺着你」撞上「它给了三种我都不满意的接法」。收口：「它不给你答案，它给你一个可以不同意的东西。」

「我」亮起来：两个人各自觉得，这一句里有自己的一份。

回写：梁老师第二天就在改梁小川的作文时，没改一个字，只在旁边写了三个问题。

五步走下来，你会看到：每个人的路都是真的，那一句却不是哪一条路单独走出来的。

◆ 十、梁小川的那一问

那顿饭快吃完的时候，一直没说话的梁小川，忽然开口了。

「那我写作文的时候，跟同桌商量出来的句子，算谁的？」

梁老师看了儿子一眼：「考场上不许商量。」

「我说的不是考场，是平时。」

饭桌上又安静了一下。这一问，问到了第 8 章分开的那两件事上。考场是有意设下的无车区。在那里，规则事先说好了：一个人坐一张桌子，不许商

量，不许带东西。为什么？因为考场要量的，正是一个人自己那条路走到了哪里。在那里和同桌商量，是真的作弊，不是作弊感。

可平时不是考场。平时写作文，和同桌吵出一句好句子，就像梁岚和梁老师吵出那一句一样，归那一场吵。老师要是因为这句话是商量出来的就扣分，那是把考场的规矩搬到了马路上。

梁老师后来想了想，对儿子说：「平时可以商量。商量完了，你自己再写一遍，写的时候想想，这句话你为什么要用。」

这句话，梁老师说得很像一个改作文的老师。他没有说那句话归谁，他说的是：路还得你自己走一遍。第 34 章会回到梁小川的作文，把「无车区」和「马路」分得更细。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吵完那顿饭，梁岚收拾碗筷，梁老师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说话。后来他说：「你那句话，我得记下来，开学给新来的老师讲讲。」

梁岚问：「讲的时候，说是谁的？」

梁老师笑了：「就说是吃鱼的时候吵出来的。」

梁岚也笑了。她想，爸爸改了三十年作文，最会说「这是你自己写的」；今天他说「这是吵出来的」，那三十年的老规矩，好像松动了一点点。这句玩笑，正好是这一章的答案。那天晚上，梁岚躺在自己小时候的床上，把中午那句话又想了一遍。

她发现，自己论文里那几段让机器理过的地方，和饭桌上那一句，其实是一回事。机器给了三种接法，她一种也没用；可没有那三种，她不知道自己要

哪一种。那几段，也是吵出来的，只是吵架的对面坐的是一台机器。想到这里，她心里那一下咯噔，又轻了一点。

不过她也记下了爸爸的那句话：「机器只会顺着你。」第二天，她试着对机器说：「你别顺着我，把这一节最站不住的三个地方说出来。」机器说了三条。其中一条，她不服；另一条，她想了一个下午，改掉了论文里一整段。

那一整段改完以后，是谁的？她没有再纠结。她只在笔记里记了一句：「这一段，是和机器吵出来的。」

一个小办法：下一次和人一起想出一个好主意，别急着分「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先说一句「这是我们刚才吵出来的」，再各自说说，自己那条路上是哪一步让你接得上。这样，各人的路被看见了，中间那一句也不必抢。

带走的话

两个人吵出来的好主意，不在谁的肚子里，在中间那张桌上；各人的路要认，桌上那句不必抢。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一个主意的来处，从一个人的肚子，挪到了两个人中间的那张饭桌。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父女能顶嘴、又肯听的那半个钟头，才吵得出那一句。

想一想

1. 你和谁一起想出过一个让你得意的主意？事后你们有没有为「是谁先想到的」别扭过？

2. 和会说话的机器聊天时，你有没有让它反对过你？试一次，看看能不能吵出点东西。

第 12 章

站在巨人肩上

◆ 一、致谢只写了三行

国庆第五天晚上，梁岚开始写论文的致谢。学校的格式要求，致谢放在最后，一页以内。她先写导师，再写访谈过的家长和老师，再写同门师姐。写到第三行，她停住了。

「还要不要写那台机器？」

她想了想，觉得写进致谢有点怪，像在感谢一台洗衣机。可不写，又像是把它藏了起来。

她打开参考文献，七十多条，每一条都是一个人的名字、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她忽然觉得，这篇论文里，自己的名字只占封面上一小行，后面那七十多个名字，才是这座房子的砖。

她又想起导师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写论文，先读一百篇别人的。你要知道你站在哪里，才知道你往哪里走。」当时她觉得这是老生常谈，现在才明白，这话说的是一张地图。

可这张地图上，还有很多她叫不出名字的地方。小时候爸爸教她读的那些课文，大学里一位老师随口讲过的一个故事，那二十几位家长在访谈里说过、又被她改了词写进论文的话。这些都没有出处，也进不了参考文献。这一章，讲的就是这些砖。

◆ 二、牛顿那封信

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这句话出自牛顿写给胡克的一封信，通常记为 1676 年 2 月〔核〕。两个人当时在光学问题上有分歧，信里，牛顿客气地提到前人和胡克本人的贡献，然后写下了这句话，大意如此〔核：大意〕。后来，这句话成了科学谦逊的招牌。

可是这句话本身，也不是牛顿第一个说的。十二世纪，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记下了他老师沙特尔的伯纳德的一句话。伯纳德说，大意是：我们像侏儒坐在巨人的肩上，所以看得比他们更远；不是因为我们眼睛更尖、个子更高，是因为巨人把我们托了起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元逻辑》第三卷第四章，〔核：大意〕）。

二十世纪的社会学家默顿，专门写过一本小书追这句话的来路，书名就叫《站在巨人的肩上》（1965 年）。他一路追下去，发现这句话本身就在一代代人手里传，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用的是前人的原话，又每个人都改了一点〔核：大意〕。一句讲「站在别人肩上」的话，自己就站在一串人的肩上。

这件事本身，就是这一章最好的例子。你今天在毕业典礼上、在演讲里听到这句话，说的人多半不知道伯纳德，也不知道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他们记住的只是牛顿。

一句话越有名，它的来路就越容易被压成一个名字。这和第 10 章那只苹果，是一样的。

◆ 三、说这句话的人，也为「谁先」吵了一辈子

还有一件事，放在这里很扎手。写下「站在巨人肩上」的牛顿，后半生卷进了一场有名的争吵：微积分到底是谁先发明的，是他，还是德国的莱布尼兹。

两个人大致在同一些年里，各自走出了这套方法，用的符号和说法不一样。后来，两边的拥护者互相指责对方抄袭。据后来的研究，英国皇家学会出过一份调查报告，判牛顿在先，而那份报告，牛顿本人在背后出了很大的力〔待核〕。这场争吵，一直吵到两个人都去世以后很多年。本系列第 179 号《为何他们会吵架？》专门写过这件事。一个说「我站在巨人肩上」的人，又为「这是我先想到的」争了几十年。

这不是说牛顿虚伪。这正说明，两样东西可以同时住在一个人心里：一样是看见，看见自己脚下有土；一样是认领，急着把那一下记到自己名下。

前一样，是他在给胡克的信里写下的。后一样，就是第 9 章说的那个急着认领的「我」。

连牛顿这样的人，都没能让后一样安静下来。你我心里那一下咯噔，也就不奇怪了。

这一笔，本书不拿来笑话牛顿。它只是提醒：认路和认领，常常住在同一个人心里，同一年里，甚至同一封信里。要分清它们，靠的不是做一个更谦虚的人，是多看一眼自己脚下那条路，到底是谁走出来的。

◆ 四、先说这句话对在哪里

这句话对得很深。

它说出了一件很多聪明人不爱承认的事：看得远，不全是自己的本事。一个科学家能做出点什么，靠的是前面几百年攒下的问题、方法、仪器、数据和错误。没有开普勒，牛顿推不出那几条定律；没有伽利略，牛顿的运动学说也没处落脚。用本书的话说：巨人，就是土。

一个人站在那里，他脚下踩的、身后托着的，都是土。他往前走的那一步，是他自己的路；可那一步能迈出去，是因为脚下有地。

这句话把荣耀从一个人身上分了一半出去，交给了前人。在讲「荣耀归我」的年代里，这已经很了不起。

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饮水思源。」意思都一样：你今天得到的，有人在你之前种下了。还有一层，常被忽略：巨人也犯过很多错，这些错也是土。

开普勒年轻时，曾经想用几个正多面体一层层套起来，来解释行星的轨道。这个想法后来被他自己丢掉了〔核：大意〕。正是在追这个错想法的路上，他才一头扎进第谷的数据里，最后算出了椭圆。错路也是路，它让后面的人知道哪里走不通。

所以，站在巨人肩上，不只是站在他的成就上，也是站在他走过的弯路上。参考文献里只写成就，不写弯路，没有那些弯路，成就也长不出来。

◆ 五、可是它还留着一笔账

可是这句话也有一个小毛病，要说一说。它把世界分成了两种人：巨人，和站在肩上的人。巨人有功，站在肩上的人也有功，各记各的。

于是有了引用和致谢。你用了谁的东西，就在文末写上谁的名字。这本账记得很仔细：谁先提出，谁先证明，谁先发表。科学史上为了「谁先」吵翻天的事，多得数不过来。

这本账的样子，就是第 9 章说的产权账。它比「全归我」公道得多，可它的底子还是一样的：一份功劳，切成几块，每块记到一个名字下面。请注意这一步：「切成几块」。一个念头，真的切得开吗？

第 10 章那句「没有课桌的课堂」，切给谁？梁岚一块，那位家长一块，河堤上那排灯一块？第 11 章那句「给你一个可以不同意的东西」，父女各分一半？

切不开。它是缠在一起、在一处收口时亮起的。巨人和站在肩上的人，也不是两个人叠罗汉，而是一片土里长出了一棵新苗。新苗离不开土，土也因为长了这棵苗而变了。

◆ 六、巨人也站在别人肩上

再往深处走一步。站在巨人肩上，巨人又站在谁的肩上？开普勒用的是第谷几十年的观测数据。第谷用的是前人传下来的仪器和星表。那些星表，又一直可以追到古巴比伦人对着夜空记下的刻痕。一路追下去，你找不到第一个巨人。每一个巨人，脚下都踩着更早的人。

这就是本书那把尺子要量的地方。如果巨人是「发现」，那么他身上本来就装着那份伟大，被后人找出来、登记下来。如果巨人是「发生」，那么他的伟大，是在一条长长的路上、一片厚厚的土里亮起来的；他只是那条路上亮得特别显眼的一处。

两种看法，引用的方式都一样，都写名字、写年份。不过写的时候心里想的不一样。

前一种，是在还债：我欠了谁，就记上谁。后一种，是在认路：我是从哪条路上走过来的，路上有哪些亮过的灯。

打个比方。一条老街上的石板路，被几百年的脚磨得发亮。你今天走过去，踩的每一块石板，都被无数人踩过。你能说出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吗？说不出。可你知道，这路是被走出来的，不是哪一个人铺好、等着你来走的。参考文献里那七十多个名字，就是石板上几块刻了字的。没刻字的，多得多。

◆ 七、引用和致谢，是认路，不是分赃

这么一看，引用和致谢就换了一个意思。老的意思是分赃：这篇文章的功劳，我拿大头，被引用的人各拿一小块，致谢的人拿个零头。

新的意思是认路：我把我走过的路画出来，让读的人知道，这一个形状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

这不是说名字不重要。名字很重要。没有名字，路就画不出来；不写名字，就是把别人的路说成自己的路，那是第 8 章说的真作弊。区别只在于：写名字的时候，你心里是在切蛋糕，还是在画地图。

切蛋糕的人，总觉得自己那块小了。画地图的人，会觉得地图画得越全，自己站的那一点越清楚、越站得住。

◆ 八、今天与机器：巨人住进了机器里

今天，有一件事让这本账变得格外难记。会说话的机器，是用海量的文字喂出来的。那些文字，是无数人写下的书、文章、问答、帖子。某种意义上，巨人们都住进了机器里，只是被搅成了一锅粥（混沌，还分不清谁是谁的时候）。你问它一个问题，它回答你，你分不出这一句里有哪个巨人的影子。

于是很多人觉得，用机器，就像站在一个看不见脸的巨人肩上。看不见脸，就没法写名字；没法写名字，就像是偷。

这个担心有它对的地方。机器给的东西，可能是从某个具体的人那里来的，你却不知道。所以要查，要核，要找到原出处，找到了就写上名字。这是认路的老规矩，机器来了也不能丢。可是这个担心里，也有那一笔多记的账。

它假定，在机器来之前，每一个念头的巨人都是看得清脸的。可是第 10 章河堤上那排灯，第 11 章饭桌上那条鱼，有脸吗？你读过、又忘了出处的上千本书，有脸吗？一个人从小到大听过的话、见过的事，有几样能写进参考文献？巨人从来就不全有脸。机器只是让这件事变得显眼了。所以，面对机器，认路要分两层。

第一层，有脸的巨人，照样要找出来。机器说某个说法出自某本书，你去查那本书；机器给你一个数字，你去找它的来源。找到了，写那本书、那个人的名字，不写「机器说的」。找不到，就别用，或者老实写「来源未能核实」。

第二层，没脸的巨人，老实承认有。机器帮你理过顺序、改过句子、提过一个你后来采纳的方向，就在该写的地方写一行：用过什么工具，做了什么，取舍是谁定的。这两层，都是认路，都不是分赃。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

回到梁岚的致谢。她把那三行删了，重新想这一页要做什么。如果是分赃，那么这一页要分清楚：导师占几分，家长占几分，师姐占几分，机器占几分。她算了半天，算不出来。如果是认路，那么这一页要画出：这篇论文是从哪条路上、哪片土里长出来的。

她重新写。第一段写导师那句「你这两节之间少点东西」，说这句话让她在第三节卡了很久，也让她后来看出了一座桥。第二段写那二十几位家长，说论文里所有的形状，都是从他们的话里长出来的。第三段写河堤上那排灯，写那顿吵了半个钟头的饭。

写到机器，她没有放在致谢里，而是在论文的方法部分，老老实实写了一行：哪几节用了什么工具，用来做什么，最后的取舍由谁做的。第 36 章会专门讲这样一行声明怎么写。

写完以后，她发现自己的名字在这一页里反而更清楚了。不是因为她占了大头，是因为路画全了，她站在路上的哪一点，一眼就看得见。

◆ 十、只看一面会怎样

这里也有两种看偏。只看「巨人」这一面，会走到一种过度的谦虚：反正都是前人的，我什么也没做。这不对。站在肩上的人，也得自己踩稳，自己抬眼，自己往远处看。牛顿站在肩上，看见的是万有引力，不是别的什么。那一眼，是他的路走到那里才有的。

只看「我」这一面，又会走回第 9 章的老毛病：引用只是走个过场，名字写上去是为了防人说闲话，心里认定真正的东西都是自己的。

两头都看，才站得稳：路是我走的，土不是我造的；看见的那一下在我这里收口，可它不是从我这里挖出来的。还有一种看偏，今天特别常见：干脆不认路。

反正机器都知道，反正网上都有，谁还记得是从哪里来的。一句话转了十道手，转到你这里，你用了，也不问出处。这种人心里倒没有咯噔，因为他连「我」也不认领，连路也不认，只管拿来用。

这比急着认领更糟。急着认领的人，至少还在乎来路，只是记错了账；不认路的人，连账本都扔了。路一断，土就薄了。一代人只拿不认，下一代人就不知道该往哪片土里扎根。

第 8 章说，作弊是破坏规则；不认路，是在破坏一样比规则更老的东西：一条路被后来的人接着走下去的那份信。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梁岚写完致谢，去客厅倒水。梁老师正蹲在书柜前，翻一个旧纸箱。纸箱里是他早年的教案，纸已经发黄，字是钢笔写的。

「我找找我年轻时候写的那篇《背影》的教案，」他说，「你那句课堂的话，让我想起一些事。」

他翻了一会儿，没说话。梁岚看见他拿着一页纸，看了很久。那页纸上写着什么，第 13 章会说。

她只看见，爸爸把那页纸翻过来，又翻回去，最后小心地放在一边，没有放回箱子。梁岚想起饭桌上爸爸说的那句「人帮你，是一来一回」。原来他心里，也有一条从别人那里接过来的路。她没有打扰他，端着水回了房间。客厅的灯一直亮到很晚。

梁岚没有走过去问。她回到房间，看着自己写好的致谢，又在末尾添了一句：「也谢谢我的父亲，他教了我第一篇作文。」

写完，她犹豫了一下，没有删。这一句不在任何参考文献里，可它是那条路最早的一段。一个人能写论文，是从小学里那篇四百字的作文开始的；那篇作文，是坐在饭桌边、被爸爸用红笔一句一句改出来的。那些红笔改过的句子，算谁的？她小时候没想过。现在想起来，也不想再分了。

明天能试：下一次你写东西，写完以后，在最后添一段，不叫致谢，就叫「这一篇是从哪里来的」。写下三个人、一本书、一个地方。写的时候，别想着还债，想着画路。

带走的话

站在巨人肩上，不是分功劳，是认路；路画得越全，你站在哪一点越清楚，那份荣耀也越站得住。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半开——牛顿那句话把荣耀分给了前人，却仍把它切成一块块记到名字下面。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引用的老账记在名下；一路追下去找不到第一个巨人，它在稀缺处亮起。

想一想

1. 你今天做得最好的一件事，脚下踩着哪几位「巨人」？其中有几位，你叫不出名字?

2. 你写过的东西里，有没有一句话，你已经说不清它是从哪里来的?

第 13 章

梁老师的旧教案

◆ 一、纸箱里的那一页《背影》

国庆假期第三天的夜里，客厅的灯一直亮着。第 12 章停在这里：梁老师蹲在书柜前，翻一只旧纸箱，说要找年轻时写的那篇《背影》的教案。梁岚看见他拿着一页纸，看了很久，没有过去问。现在可以说那页纸了。

纸箱里是一摞包着牛皮纸书皮的本子，钢笔字，有几页已经洇开了。那是他刚教书头几年写的教案。他去翻它，起先是为了中午那顿饭。第 11 章写过：饭桌上，他问女儿「那还算你写的？」，女儿回他，这和他当年让教研组的老师帮着看教案，有什么不一样。他说：「那不一样。教研组的老师是人。」

话是这么说了，夜里他自己想去看一眼：三十多年前一笔一画写下的东西，总该算是自己的吧。《背影》那一课的教案，在第三本里。

那一页的页边，写着一句他用了一辈子的话：「好作文是从日子里挖出来的，不是从脑子里挤出来的。」

这句话，他每年开学第一堂作文课都要写上黑板。毕业多年的学生回来看他，还有人学着他的腔调念这一句。在县一中，它有个名字，叫「梁老师那句话」。可是在这句话的旁边，有一个铅笔写的小字：「邵」。

再往下，是几道褪了色的红笔圈。有的圈旁边写着「你的」，有的写着「书上的」。那是另一个人的笔迹。

◆ 二、那句「名句」原来姓邵

他想起来了。

他刚分到县一中那年，二十出头，语文教研组长姓邵。邵组长那时五十来岁，瘦，烟抽得凶，说话慢，一句是一句。年轻老师怕他，又爱听他说话。

那年冬天开教研会，屋里生着炉子。邵组长手里捏着一个学生的作文本，翻了两页，放下，说了那句「挖出来」的话。二十出头的梁老师赶紧记在教案边上，顺手写了个「邵」。那时候他有这个习惯，记谁的话，就标谁的姓。

后来呢？后来这句话上了他的黑板，进了他的评语，跟着他带过十几届毕业班。铅笔的「邵」字留在纸箱里，黑板上的那句话没有姓。

那几道红圈，也是邵组长的。邵组长看年轻老师的教案，从来是一句一句地圈：这一句是你自己的，那一句是书上的。圈到《背影》这一课，「你的」只有三处。他接着往下翻，翻到这一页的背面，手停住了。

背面是他那一年批过的一篇学生作文的抄件，满篇都是他的红笔：这个词换掉，这一句挪前，这一段整个重写。那是他刚教书时的批法，改得满篇红，改得比学生写的字还多。

抄件的最底下，有邵组长的一行红字，字很小：

「你把他的句子都改成了你的句子。他看见了什么，你倒不知道了。在他没写出看见的地方，画个问号，让他自己去补。」

第 11 章提过，梁老师从某一年起，批作文不再改句子，只在旁边画问号。那一年，就是这一行红字的那一年。

三十年里，学生们都认得「梁老师的问号」。同事们说那是他的批法。连他最常写在问号旁边的那句「你看见了什么？」，也是从这一行红字里长出来的。

快一点的时候，梁岚第二次出来倒水，看见爸爸还坐在灯下，面前摊着一桌子旧本子。

「爸，这么晚还不睡？」

他没说话，把那一页推过去，手指先点在那个「邵」字上，又翻过来，点在那行红字上。梁岚看了好一会儿。她没有笑，也没说「你看吧」。

◆ 三、借来的不只是一句话

那一夜翻出来的，不只是一句话，也不只是一个问号。一句话好认。它有头有尾，旁边还标着姓。难认的是那些没有标姓的东西：读一篇作文的先后次序，看到哪种句子会皱眉，在哪一处停下来写评语，写评语时先夸哪里、再问哪里。

这些东西，梁老师从来没觉得是「借」的。它们早长进了他的手里，红笔一拿起来就自己动。

可教案里的记录说得明白。先通读两遍，不拿笔，这是邵组长说的。评语只写一句，写多了学生不看，这也是邵组长说的。连「先夸一个具体的地方」，教案上都写着：「邵：夸要夸到点上，夸『写得好』等于没夸。」

再往上追呢？据梁老师记得，邵组长在一次闲聊里说过，他这一套是在师范读书时，跟一位老先生学的。那位老先生又是跟谁学的，就没人知道了。一条路，往前看不到头。

梁老师又想起邵组长的另一件事。邵组长年轻时，据他自己讲，是被一篇范文「救」过来的。那是他上初中时课本里的一篇散文，写一个老农在田边看天。他读了十几遍，忽然明白作文可以写这种东西。那篇散文的作者是谁，邵组长后来也记不太清了。

一句话的背后，站着一个人；一个人的背后，又站着一篇文章、一位老先生、一间旧教室。往前追，每一处都有名字，又每一处都有名字没留下来的人。

你也可以拿自己试一试。你做饭时先放油还是先放葱，开会时先说结论还是先讲来龙去脉，你看一份合同先翻哪一页。这些「我就是这么做的」，有几样，是你自己第一个想出来的?

所以那一夜的问题，比一句话的归属大得多。三十年的批改，三十年的评语，三十年里一闪一闪冒出来的那些主意，到底是谁在想?

◆ 四、古人怎样看「传下去」

在中国的老传统里，这件事原本不算丢人。《礼记·学记》里有一句：「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会唱歌的人，让别人接着唱他的调子；会教书的人，让别人接着走他的心思。照这句话，邵组长的句子挂在梁老师的黑板上三十年，正是邵组长教得好的凭据。

韩愈在《师说》里说，大意是：老师，是用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说》）。他还说，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高明。道传下去，走到谁手里，谁就接着走。

第 4 章说过孔子的「述而不作」。在那片土里，荣耀记在「传」上。一句好话传得远、传得准、传到该听的人耳朵里，传的人就有光彩。没有人会追着问：这句话最早是谁的?

梁老师就是在这片土里长大的。他年轻时一句一句地记，一个一个地标姓，心里是敬，不是怕。那么，三十年后的这个夜里，他心里那一沉，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另一本账来的。第 2 章和第 9 章都写过那本账：一句话，要记到一个名字下面；谁第一个说的，功劳归谁；用了别人的，要么注明，要么就是偷。这本账在近几百年越记越细，学位、职称、版权都靠它。

梁老师一辈子讲「作文要自己写」，用的正是这本账。如今这本账翻过来，第一个查到的，是他自己。

这本账，也是一把尺子。评学位、评职称、评奖，量的都是「这是不是你亲手写的、是不是你第一个说的」。尺子量什么，光就亮在什么上。梁老师自己手里也握着一把：他的红笔。三十年里，他给作文打分，量的正是「是不是自己写的」。一个握尺子的人，头一回被自己的尺子量了一下。尺子要不要换、怎么换，第 24 章和第 33 章还会回来。

◆ 五、思考的路，是借来的路

先把结论摆在桌上：思考的路，几乎都是借来的路。这里的「路」，就是导论说的那个词：一步接一步、回不去的那条走法。邵组长的批法，是一条路；那句「挖出来」的话，是路上一块很显眼的路牌。梁老师没有修这条路，他是借着走的。可是借来的路，要一步一步走。

三十年里，梁老师在这条路上走过的地方，长出了邵组长没见过的东西。他给那句话配上了自己的例子：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那几句话，比一篇写「我的妈妈」的范文更像作文。他发现农村来的孩子写不出「看见了什么」，不是没看见，是不敢写家里的猪圈。他在问号旁边添了一句「写猪圈也行」。这些，是走出来的。

走出来的东西，又回过头来改了那句话。导论说过「回写」：走过的路、长出的东西，又改写了土和形状。邵组长说这句话时，脑子里想的是城里孩子的作文，满纸「春天来了，小草绿了」。到了梁老师手里，这句话专门对着另

一种孩子：家里有猪圈、有田埂、有赶集的早晨，却以为这些「不配写进作文」。同一句话，被三十年的走法一点一点磨，磨成了县一中自己的样子。

所以那张借据上写的，和今天黑板上那句话，已经不是同一个东西了。字没怎么变，它对着谁说、管什么用、在哪一处让人心里一亮，全变了。这时候，拿出全书的总钥匙来问一问：「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1990 年前后的那个冬天，那句「挖出来」在炉子边亮起来，那一下，算邵组长的。可邵组长自己说过，他的路是师范里那位老先生给的。那一下，就有老先生的一份。

2005 年前后的某一天，梁老师把它写上黑板，一个一直写不好作文的女孩忽然听懂了，下一篇写了她奶奶腌咸菜。那一下，亮在那间教室里，亮在那个女孩的本子上。它属于谁？

借来的是路，走出来的是日子；荣耀亮在走的地方，不在借据上。

这不是说借据不要紧。借据要紧，后面马上会说。这是说，那句话每一次亮起来，都是一次新的发生：新的教室，新的孩子，新的那一下。它没有被谁「拥有」过，它只是一回一回地亮。

◆ 六、只看一面会怎样

那一夜，梁老师先掉进了一面。他坐在灯下想：「原来我一辈子都是抄的。」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三十年就塌了一半。他忘了猪圈，忘了腌咸菜，忘了那些只在他班上长出来的东西。一张借据，把整条路都抹黑了。

这种塌法，很多认真的人都有过。一个工程师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设计，三十年前别人画过类似的草图；一个厨师发现自己的「独门做法」，老家隔壁

村的人人都会。那一刻的羞耻是真的，可它算错了账：它只记了起点，把一路上的走全划掉了。这是第一种只看一面：只看见借，看不见走。

梁岚差一点掉进另一面。她这几天正被自己论文里那几段机器改过的句子折磨着，一看见爸爸的借据，心里先是一松。看着那个「邵」字，她心里有一句话已经到了嘴边：「那就是说，大家都是借的，谁的都无所谓了。」她没说出口。这是第二种只看一面：看见了路是公共的，就把借据也扔了。

两面都不对。

第 12 章讲牛顿那封信时说过，站在巨人肩上，并不等于不用写感谢的名字。引用和致谢，是在一条公共的路上，给走在前面的人留一个记号。那个铅笔的「邵」字，就是这样一个记号。

梁老师后来把这个记号丢了，这是一次小小的失礼。可它不是作弊。第 8 章把两件事分开过：作弊，是破坏了事先说好的规则；县一中的黑板上，从来没有一条规则要求注明出处。没有冒充，没有隐瞒，只是记号在路上掉了。真要补救，也简单：把记号捡回来。

◆ 七、今天与机器

第二天吃早饭，梁岚把中午那句话又拿了出来。

「爸，你借邵组长的，我借机器的，差在哪儿？」

梁老师放下筷子。他没有再说「教研组的老师是人」，想了想，换了一句：「邵组长是人。我跟着他三年，挨了三年骂。」

这句回答里，其实装着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情分。借邵组长的话，借的是一个人，有面孔，有炉子，有烟味；欠下的是一份可以当面道谢的人情。机器那里没有这些，你很难对着一个对话框鞠躬。这一样是真的，可它管的是感激，不管思考归谁。

第二样，藏在「听了三年」里：借来的路，被他走了三年，又走了三十年。这一样，才是要紧的。

把它拿到机器那边去量一量。梁岚要是把机器给的一段话原样贴进论文，交上去，那条借来的路她一步也没有走。路上什么也不会长出来。下一回没有机器，她也写不出。本书在第 7 章说过，腿不走路会废，人不想事也会钝。这份担心是公道的。

梁岚要是拿着机器给的那段话，翻来覆去地看，拆开，和自己访谈记下的东西一句一句对。删掉一半，改掉一半，又冒出一个机器没说过的想法。那她走的，和梁老师走邵组长的路，是同一种走法。差别不在借了谁，在借了以后走没走。

说到这里，梁老师自己先愣了一下。那行红字说的，不正是这件事？「你把他的句子都改成了你的句子。」当年的他，就是一台改得太勤的机器：学生的路，他替学生走完了，学生什么也没长出来。邵组长让他收手，只画问号，把路还给学生自己去走。

三十年后，这一行红字，原样落到了他女儿和机器之间。机器给得太满，路就被它走完了；机器只给一个问号，路还是她的。

还有一层，留给下一章：机器的那条路，也是借来的。它是从无数人写下的字里学会说话的，正像一个孩子从全家人的嘴里学会说话。第 14 章回来接着说。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一句话走了三十年

把这一句话的来路，从头走一遍。第一站，师范里那位老先生。他留下的是一种看作文的眼光，没有留下名字。

第二站，那个冬天的炉子边。邵组长把这种眼光压成一句话，说了出来。那一屋子年轻老师，正缺这样一句：他们手里捏着一摞摞空话连篇的作文，不知道从哪里下笔。

第三站，梁老师的教案和黑板。这句话在这里住了三十年，被他配上了猪圈和菜市场。

第四站，一封信。几年前，梁老师早年带过的一个学生，姓郑，后来在省城报社当记者，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她这些年采访，常想起那句「挖出来」；她在后面自己加了半句：「挖出来以后，还要洗一洗。」意思是，日子里的东西挖出来是带泥的，不洗，读的人看不清。梁老师读完信，觉得这半句好，第二年就把它添上了黑板。

于是今天，县一中的黑板上写着：「好作文是从日子里挖出来的，不是从脑子里挤出来的；挖出来，还要洗一洗。」

现在你来答：这句话，是谁的？是老先生的？他连一个字都没留下。是邵组长的？后半句他没见过。是梁老师的？前半句他标过别人的姓。是那个记者的？她只加了半句。

每一站都有人出了力，每一站都有一片缺这句话的土：一屋子没有词的年轻老师，一间以为作文就是硬挤的教室，一个截稿前满桌乱稿的夜里。这句话，就在这些缺口上一回一回亮起来。荣耀，是在稀缺处亮起的光。它亮过的地方，就是它的家。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夜里。

梁老师没有把本子合上。他找来一支铅笔，把那个淡得快看不见的「邵」字，又描了一遍。

第二天吃完早饭，他对梁岚说：「那句话，是邵组长的。明年开学，我在黑板上把他的姓也写上。后面那半句，写上小郑的名字。」

梁岚点点头。她没有顺势说「所以我用机器也没关系」。那个铅笔字压在她心上，比饭桌上的争论还重。她的论文里，也有几处好句子，她这几天一直在想，它们是从哪里来的。第 15 章，她会在自己的台灯下，把这个问题慢放一遍。

你也可以试一试。

明天能试：挑一句你常挂在嘴边的话，一句你总拿来教别人的道理。查一查，它最早是谁说给你听的；再想一想，这些年你给它添过什么、改过什么。把那个人的名字，写在本子的边上，像那个铅笔的「邵」字一样。

写完你也许会发现，自己的「名句」大多有个姓。这不丢人。丢人的是忘了那个姓；可惜的是，借来的路一步也没有走。

带 走 的 话

思考的路几乎都是借来的；借了不丢人，丢了借据才失礼，借了不走才可惜。

> 小 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纸箱里的教案一翻开，露出一条一直被借着、也一直被走着的路。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那句话每亮一次，都亮在一间缺它的屋子里，不在哪一个名字下面。

想 一 想

1. 你最常说的那句「道理」，最早是从谁那里听来的？这些年，你给它添过什么？

2. 要是有人当面指出你这句话是借来的，你的第一反应是心虚，还是想起那个借给你的人？

第 14 章

一个孩子学说话

◆ 一、「月亮跟着我走」

国庆假期的一个晚上，梁家三口坐在沙发上翻旧手机。那部旧手机是家里换下来的第一部智能手机，一直压在抽屉底，里面存着十几年前的照片和小视频。屏幕裂了一道，充上电还能亮。梁小川凑过来，想看自己小时候长什么样。

有一段视频，只有二十几秒。画面黑乎乎的，晃得厉害，是十三岁的梁岚抱着弟弟走夜路，梁老师在后面拿手机拍。镜头往天上一抬，一轮月亮。然后是一个两岁多孩子的声音，奶声奶气，一字一顿：

「月亮，跟着我，走。」

视频里一片笑声。梁老师的声音最大：「你听听，你听听，这孩子是个诗人。」

十五岁的梁小川听完，脸有点红，嘟囔了一句：「谁小时候没说过这种话。」

梁岚笑了。可她笑完，忽然问了一个问题：「这句话，算小川自己想出来的吗？」

梁老师张嘴就要说「当然算」，话到嘴边，又想起了前两天夜里那个铅笔写的「邵」字。第 13 章写过那一夜。他把话咽了回去。

◆ 二、每一个字，都是别人给的

先把这句话拆开看。

「月亮」，是谁教的？大概是家里每一个抱过他的人。抱着他在阳台上，指着天说：「看，月亮。」说了不止一遍，几十遍，上百遍。

「跟着」，是谁教的？家里人领他出门时说：「跟着姐姐，别乱跑。」小区里的孩子玩游戏时喊：「你跟着我。」

「走」，是他最早会的几个字之一。学走路那半年，全家人围着他，一天说几十遍「走，走，走一个」。

「我」，更有意思。孩子刚会说话时，常常不说「我」，说自己的小名：「川川要喝水。」大人一遍一遍纠正：「说『我要喝水』。」这个「我」字，也是别人塞进他嘴里的。

梁老师还记得，小川两岁前后有一阵子，「你」和「我」老是颠倒。他想吃苹果，会伸着手说：「你要吃苹果。」因为大人天天问他：「你要不要吃苹果？」他听到的指他自己的那个字，是「你」，他就照着用。后来被纠正了很多遍，才慢慢换过来。

很多带过孩子的人，都见过这一幕。它说明一件小事：「我」这个字，连同它指向自己的用法，是从别人嘴里学来的。孩子不是先有一个「我」，再给它找个字；是那个字一遍一遍地被递过来，「我」才在嘴边站稳。第 15 章还会回到这件事上。这样一拆，这句话里没有一个字，是小川自己造的。

连句子的排法也不是他的。谁在前、动作在后、跟着谁，这个次序是汉语给的。换一个说日语或英语的孩子，字的先后就会不一样。你小时候说过的第一句让全家人惊喜的话，大概也是这样拆得开的。

◆ 三、古今材料：一个人造不出一种话

先说中国的老话。荀子在《劝学》里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我曾经整天坐着苦想，还不如学上一小会儿（《荀子·劝学》）。在荀子看来，想不是从自己肚子里往外掏，得先从外面接进来。

再说一位语言学家。二十世纪初，瑞士人索绪尔在日内瓦讲语言学，他死后，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书里有一个意思，大意是：语言是一个社会共同的产物，一个人不能单独造它，也不能单独改它〔核：大意〕。

一个人可以发明一个词。可这个词要是只有他自己懂，它就还不是话。它得被别人接过去、用起来、用对了，才算进了语言。

还有一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晚年追问过一件事：有没有一种语言，只有一个人自己懂，别人原则上没法懂？他绕了很多圈，大意是想说，这样的「私人语言」，连它自己是否用对了都无从判断（《哲学研究》§243 以下，大意）〔核：大意〕。

孔子对儿子孔鲤说过一句很短的话：「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就没法说话。这里的「说话」，是在那个场合里得体地说话。可这句话底下有一层意思，和前面几位是通的：一个人能说出什么，要看他先接进来了什么。三处，加上孔子这一处，说法各不相同，指向同一个地方：话不是一个人的东西。

◆ 四、语言是一片公共的土

用导论里的词来说，语言是一片土。土，是几样东西缠在一起、托着一样东西长的那片地。一个孩子学说话，脚下就是这片土：家里人的嗓音，老家的

方言，绘本上的图，电视里的广告，小区里孩子的喊声。几千年来说这种话的人，一层一层把它垫厚了。

这片土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它也不是摆在那里等着被捡的一堆零件。土在推：在一个说汉语的家里长大，长出来的句子带着汉语的脾气；在一个爱说笑的家里长大，长出来的孩子嘴快。梁小川的那句「月亮跟着我走」，就是在这片土上长出来的一株小苗。

照这样说，一个人想事，用的是话；话是公共的。那一个人想出来的东西，有多少是他自己的?

这个问题，和上一章梁老师在灯下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上一章说，思考的路是借来的路。这一章往深里走一步：连铺路的石头、路两旁的地，都是公共的。

◆ 五、话也在推着想往前走

土在推，这一句要多说几句。很多人以为，先有一个想法，再去找话把它装起来，像先有一碗汤，再找一只碗来盛。可你回想一下，事情常常反过来。

梁岚读研一时学到一个词，叫「代际」。学会这个词以后，她回家看什么都带着它：爸爸和弟弟为了手机吵架，是代际；爸爸和邵组长那一辈人的规矩，也是代际。这个词没学会之前，这些事她都见过，可它们是散的。词一到手，它们就排成了一行。是她用这个词去想，还是这个词带着她去想？两样都有。

梁老师也有一个例子。他老家的方言里有个说法，叫「打背工」，意思大概是背着人干一件见不得光的小事。普通话里找不出一个一样贴的词。他年轻时写作文评语，常想用这个意思，又怕学生看不懂，只好绕一大圈。后来他发现，用不上这个词的地方，他连那一层意思都想得模模糊糊。

话不只是装想法的碗。话是那片土的一部分，它在底下托着，也在底下推：有了这个词，这条路就走得通；没有它，路就断在半道上。一个人想得出什么，有一半是他接进来的话在替他铺路。

◆ 六、可是那句话，确实是新的

话说到这里，有一个漏洞必须补上。字都是别人给的，次序是汉语给的。可是「月亮跟着我走」这句话，没有人教过他。家里人没说过，绘本上没写过。那天晚上，它是第一次在那条夜路上冒出来。全家人为什么笑？因为它新。

这一点要公道地说。一个两岁的孩子，用别人给的字，排出一句别人没说过的话，这是真的。语言学家也早看见了这件事：会说话的人，能说出和听懂无数从没听过的句子。小孩子学说话，不是在背一本句子大全。那么，这句新话，是谁想出来的？把全书的总钥匙拿出来：「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慢慢看那一晚。孩子被大人抱着，走在夜路上。他刚学会「走」，刚学会「跟着」，这两个字在他嘴里新鲜得发烫。他抬头，月亮在楼缝里；大人往前走，月亮也往前挪。他的身子在动，月亮也在动。几样东西撞在一起：刚到手的两个字，被抱着走的身子，楼缝里的月亮，那个夜晚。那一下，句子亮了。

它不是从孩子脑袋里一个叫「诗才」的抽屉里取出来的。它是在那条路上、那片土上，几样东西一起跑、在一个两岁孩子的嘴边收了口。

一句新话，用的全是旧字；它的新，不在哪个人身上，在那一晚几样东西撞到了一起。

◆ 七、只看一面会怎样

这件事很容易往两头滑。一头，是梁老师当年那一嗓子：「这孩子是个诗人。」只看见了新，把新全记在孩子名下，好像他身上装着一件宝贝，一开口就流出来。这样看，后来小川作文写得平平，全家就会失望：宝贝怎么没了？

另一头，是小川自己那句嘟囔：「谁小时候没说过这种话。」只看见了旧，把新也一笔抹掉：字是别人的，句子也算不上什么。这样看，他自己也会觉得，那个夜里什么都没发生。两头都丢了一样东西。一个丢在孩子身上，一个丢在那一晚。

第一头丢了土。它看不见那句话背后，有全家人上百遍的「月亮」和「走」，有汉语几千年的次序。

第二头丢了那一晚。它看不见几样东西撞在一起的那一下，确实亮了，确实是第一次。

夸重了，孩子背着一件宝贝过日子，生怕哪天丢了；说轻了，孩子以为自己嘴里冒出来的东西都不值一提。

本书的说法夹在中间：话是公共的，那一下是真的；那一下真，不等于它是一个人的私产。

◆ 八、今天与机器：它也是被教会说话的

梁岚这时候想起了自己的论文，想起了那个会说话的机器。现在这些会说话的机器，是怎么学会说话的？粗略地说，是从人类写下的海量文字里学来的。书、文章、网页、对话，一层一层喂进去。它学会了哪个词常跟着哪个词，学会了一段话大概怎么起、怎么转、怎么收。有人说它「只会拼接别人的话」，所以它说出的东西不算思考，用它就是作弊。

这一章看下来，这个说法要放慢。一个两岁的孩子，用的也全是别人的话。他也在拼。拼得好，全家喊他诗人。

先公道地说差别。孩子那一晚，有一个被抱着的身子，有一条夜路，有刚学会的两个字的新鲜。机器那里，没有这样的一晚。它的「新」，是在另一片土里撞出来的：海量的字，一个提问，一次计算。两样新，长在不同的土上，不必硬说一样。

可是有一件事是一样的：两边说话用的那片土，都是公共的。人类几千年写下的字，既喂大了每一个孩子，也喂大了这台机器。

于是，「机器只是拼接别人的话，人才是自己想的」这一刀，切不干净。人想事也用别人的话；机器说话也用人的话。

梁岚想到自己。她论文里有一段，是让机器帮着理顺过的。理顺以后的那段话，用的词有一半是她社会学课上学来的，有一半是机器从别处搬来的，还有几句，是她在县城访谈时一位退休老教师亲口说的。她原先以为，只有机器那一半是「借」的。现在看，三样都是借的：课本借自老师和前人，访谈借自那位老教师，机器借自无数写过字的人。

真正该问的，不是「这话的原料是谁的」，原料从来都是大家的。该问的是：这一下，在哪里亮起来，亮给谁看，谁接过去往下走。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作文本上的那一句

国庆假期最后两天，梁小川在赶作文。题目是《我的家》。梁老师照老习惯，等儿子写完了先看。翻到第二页，他看见一句：「我家的饭桌是一张会缩小的桌子，姐姐去省城读书以后，它就缩成了两个人的；放假她一回来，它又变大了。」

梁老师拿着红笔，手悬在半空，半天没落下去。按「梁氏批法」，这一句该画圈：实在，有自己看见的东西。可他想起这两天的事，先问了一句：「这句话，你怎么想到的？」

小川有点警惕：「不是抄的。」

「我没说你抄。我问你怎么想到的。」

小川想了一会儿，说出来一串东西。前几天刷到一条短视频，有人说「家里的沙发会变大，因为坐的人少了」，他觉得有意思，记住了。这几天吃饭，他看见桌子那一边又坐上了人，姐姐的手机就搁在碗边。他又想起爸爸常说「写你看见了什么」。三样东西搅在一起，那句话就出来了。

你看，这句话里有一条短视频，有一张饭桌，有一句爸爸的老话，有一个空了又坐满的座位。

它算小川的吗？

算，又不全算。说它「不全算」，不是要扣他的分。那条短视频是别人的，「写你看见了什么」是邵组长和爸爸的，汉语是大家的。可「会缩小的桌子」这个说法，是在这一家人的饭桌上、在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心里撞出来的。那一下，在这里亮。

这一串东西，小川要是不说，谁也看不出来。作文本上只有一句干干净净的话，像是从他脑子里直接流出来的。

梁老师想起自己当年的黑板。那句「挖出来」的话，在学生眼里，也是干干净净地从梁老师脑子里流出来的。一句话一旦写成了，来路就藏起来了。读的人只看见形状，看不见路和土。

梁老师最后还是画了圈。他在圈旁边写了一句评语，不是「好」，是：「这张桌子，你看见了。」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天晚上的沙发。视频放完，梁老师把旧手机还给小川，说：「那句月亮，是你说的。可要是没你姐天天抱着你满院子转，没那一晚的月亮，你说不出来。」

小川没吭声，把手机拿过去，又放了一遍。视频的最后几秒，能听见十三岁的梁岚在喘气，说了一句：「好重啊你。」那一晚的路，有一半是她走的。

这句话，比当年那一嗓子「诗人」说得准。它没有把那一下抹掉，也没有把它记成一件私产。它把那一下放回了那片土上：一个抱着他的姐姐，一条夜路，一个月亮。

你家里要是有孩子，大概也遇到过这样的时刻：孩子冒出一句让人一愣的话，你第一反应是「你真聪明」「你是天才」。

一个小办法：下次孩子说出一句新话，先别急着夸他「聪明」。问一句：「这句话，是怎么冒出来的？」然后听。他会告诉你，他看见了什么，想起了什么，听谁说过什么。你夸的，就从一件装在他身上的宝贝，换成了那一串他走过的路。

这样夸，孩子以后再说不出好句子时，不会觉得「宝贝丢了」。他知道，好句子是从路上、从土里长出来的；再去走，再去碰，还会长。

你自己也可以这样问自己。下回你说出一句得意的话，先别急着在心里记一笔「这是我的」，问一问它是怎么来的。

那天夜里，梁岚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在笔记本上记了一行字：「月亮那句话：字是全家的，次序是汉语的，那一下是那条夜路的。」她看了一会儿，又在下面加了一行：「我论文第三章那段：词是课本的，话是那位老人的，顺序是机器理的。那一下，是哪里的？」

第二行，她没有写答案。第 15 章，就要在她的台灯下，慢放那个「这是我的」，看它是在什么时候亮起来的。

带走的话

话是大家的，那一下是真的；孩子嘴边亮起的新句子，是旧字在一个夜里撞到了一起。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一句童言拆开，露出整片公共的土，也留住了那一晚的那一下。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全家人的笑，是为一个两岁孩子嘴里少见的那一下，不是为一件藏在他身上的宝贝。

想一想

1. 你家孩子（或你自己小时候）说过的哪一句话，让全家人记到现在？把它拆开，每个字是谁给的？

2. 你最近一次觉得「这个说法是我想出来的」，它的原料都是从哪里来的？

第 15 章

「我」是后来才亮起来的

◆ 一、念头先到，「我」后到

国庆假期的倒数第二个晚上，十一点多，梁岚的小房间里还亮着台灯。这是她上中学时的房间。书架上还插着高考的错题本，墙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地图。桌上摊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论文第四节，左边一栏是她自己的稿子，右边一栏是机器给的修改建议。

第三节在河堤上接通了，第 10 章写过那一晚。第四节又卡住了，已经卡了三天。这一节要解释，她访谈过的那些县城老师，为什么都说「现在的作业，看不出是谁写的了」，又都说不清到底哪里看不出。

那天晚上，她一边看机器给的一段话，一边想着前两天爸爸灯下那摞旧教案。客厅里，弟弟在跟手机下棋。机器那段话里有一个说法，叫「评价标准的代际错位」。她读到这里，没觉得特别。可就在下一秒，有一样东西忽然对上了：老师们说「看不出是谁写的」，说的也许不是孩子变了，是他们自己手里那支红笔，量不到今天的作业了。

就是这一下。

她后来回想，这一下来的时候，心里是空的，只有那个「对上了」。过了一两秒，才有一句话跟上来：「这是我想到的。」

又过了一两秒，第二句话也跟上来了：「真的是我想到的吗？一半是机器说的。」

心虚，就是在这两句话之间冒出来的。

◆ 二、慢放这三秒

把这三秒放慢，一格一格看。第一格：屏幕上的那段字，爸爸那支红笔的样子，访谈录音里老教师的叹气，弟弟下棋的声音。几样东西同时在场，各管各的，还是一锅粥。

第二格：它们忽然排成了一行。红笔、老师们的叹气、「错位」这个词，扣在一起，冒出一个新的形状：看不出是谁写的，也许不是作业出了毛病，是那把量作业的尺子到了头。第三格：一个声音亮起来：「这是我想到的。」

第四格：另一个声音亮起来：「是吗？」

请注意次序。想法在第二格就到了。「我」在第三格才亮。这个次序，平时几乎觉察不到。三秒钟太短，两格挤在一起，回头一想，就成了「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好像先有一个「我」坐在那里，伸手去取，取回来一个主意。可是那一晚放慢了看，事情是反过来的：先有主意亮起，后有「我」认领。不是先有一个「我」再去想；是想着想着，亮起了「这是我想的」。

◆ 三、古今材料：找不到那个坐着的「我」

这个次序，很多人在不同的年代都撞见过。英国人休谟在二十多岁写《人性论》，有一段很有名。大意是：每当他最贴近地往里看那个叫「自我」的东西，撞见的总是某一个具体的知觉，冷或热，明或暗，爱或恨；他从来逮不住一个没有知觉的「自我」（《人性论》第一卷第四部分第六节，大意）。他往里找，找到的全是正在发生的东西，没找到一个坐在后面发动它们的人。

德国有一位物理学教授利希滕贝格，爱在本子上写短句。他留下过一句，大意是：我们应该说「它在想」，就像说「它在打闪」一样；说「我想」，已经多说了一点〔核：大意〕。打闪的时候，没有一个「闪电先生」先站在云里，再去打闪。闪就是那一下亮。

中国这边，《庄子·齐物论》开头写南郭子綦靠着几案坐着，仰天吐气，像丢了魂。学生问他怎么了，他说：「今者吾丧我。」今天，我丢了我（《庄子·齐物论》）。接下来他讲的，是风吹过大大小小的孔窍，发出各种声音；声音是孔窍和风一起出来的，没有一个吹的人站在后面。

把它和第 14 章那个两岁的孩子放在一起看，就更清楚了。孩子学会用「我」指自己之前，用的是「你」，用的是自己的小名；那个「我」字，是大人一遍一遍递过来的。往里找找不到，往前追又是别人给的。

三处材料，隔着上千年、上万里，各说各的。它们共同看见的是：往里找，找不到一个先坐在那里的「我」。

这里只取它们看见的这一面。他们各自往后怎么走，休谟怎样被逼到怀疑，庄子怎样走到逍遥，不在这一章的路上。

◆ 四、本书的说法：「我」是想着想着亮起来的

用本书的词来说，「我」是一个形状。形状，是一件事此刻显出来的样子。一个主意在那一晚的几样东西里成形，这是一个形状；紧跟着，「这是我想到的」也亮了，这是另一个形状。它亮在主意旁边，像一枚贴上去的标签。

这枚标签，也是那几样东西一起跑出来的。这间住了十几年的房间，三天的卡壳，论文封面上那个要写自己名字的位置，从小到大被问过无数遍的「这是你自己写的吗」。这片土里，处处都有一个「我」字在等着。主意一亮，它就跟着亮。

然后，它回写。

「这是我想到的」一旦亮起，就往回改。它改记忆：明天回想起来，这一晚记成「我想到了」，不记成「几样东西对上了」。它改下一步的路：这个主

意从此要以她的名字出现在论文里。它也改「我」自己：一个能想出这种主意的梁岚，比昨天的梁岚多了一点底气。

所以，「我」不是站在过程前面的发动者，是过程里一次一次亮起来、又一次一次回写的那一下。

◆ 五、越亮越响：「河堤上的风」

这一下亮起来以后，还会长。第 3 章讲过梁老师年轻时的一句歌词，正好拿来看它怎么长。

那首歌是他在县文化馆帮忙时，和一位老乐手合写的。歌里有一句：「河堤上的风，替我把话说了。」很多年里，梁老师都说这是他写过最好的一句。

可是这一句最早的样子，是「河堤上的风，吹走了我想说的话」。是老乐手听了，皱着眉头说：「吹走了，太丧气。改成替你说了，怎么样？」梁老师一拍桌子：「好。」

慢放那一晚。先是那个傍晚河堤上的风、放牛老人听不清的招呼、读过的那些写风的诗，在年轻的梁老师笔下收成一句：「吹走了。」再是老乐手一皱眉，两个字一换，这句活了。拍桌子的那一下，屋里两个人都亮了。

那一下，算谁的？

当时谁也没问。问题是后来。歌在县里唱开了，这一句被人记住了，被人叫作「梁老师那一句」。他自己说了几十遍，每说一遍，「这是我写的」就亮一次。老乐手那一皱眉，没人提，他自己也慢慢淡了。三十年后，这一句在他心里，只剩下一个名字。

请注意，没有谁撒谎。这只是「这是我的」那一下的长法：它并非一次亮完，它在回写里一次一次地亮，每亮一次，就把别的东西往暗处推一点。说得越熟，越响；越响，来路越淡。

这句歌词的意思，倒像是早替他说破了：话，是风替「我」说的。那一句，本来就不是从一个「我」嘴里先说出来，再交给风的。

◆ 六、这一下亮起来，原本是有用的

说到这里，要先还一笔公道。

「这是我想的」这一下，原本没有毛病。它亮起来，管着好几样要紧的事。

第一，它管认账。主意要写进论文，就得有一个名字站出来对它负责：错了谁改，被问到谁答。答辩时老师问「这一节是谁想出来的」，总得有人起身。没有这一下，就没有人认账。

第二，它管接着走。一个主意要是落不到任何人名下，第二天就散了。「这是我的」像一根绳子，把它系在一个具体的日子上，明天还能找到它、接着往下走。

第三，它管劲头。三天的卡壳之后亮起「我想到了」，那一点高兴是真的。高兴推着人坐回桌前。

这三样都是真东西。本书不拆「我」的这一下。没有它，日子里的很多事就没人接。

◆ 七、作祟：亮得太响

那么，作祟是什么？作祟不是这一下亮起来，是它亮得太响。太响是什么样子？第一，它一亮，就把同一张桌上的其他东西都盖住了。屏幕上那段话，爸爸的红笔，老师们的叹气，全都退到暗处，只剩下一个大字：「我」。

第二，它急着认领，认领的不只是那一下，是整条路。主意是在几样东西撞到一起时收的口，它却要把撞到一起的每一样，都登记到自己名下。

第三，它一认领，就开始防备。只要还看得见别的东西在场，它就不安：那段话是机器给的，那这还算我的吗？会不会被人看出来？我是不是在冒充？心虚就是从这里来的。

作祟，不是「我」亮了，是这一下亮得太响，急着把整条路认领到自己名下。

照这样看，作弊感的来路就清楚了一半。别的东西一进来帮忙，那个太响的「我」就觉得自己被分走了一块：本该全归我的，现在要分给一台机器。它不是在担心事情做坏了，是在担心账上的名字不够大。这就是本书说的「自我作祟」。作祟的不是机器，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

◆ 八、公道：作祟里裹着的真东西

可是，不能只说到这里。那一晚梁岚的心虚里，不全是太响的「我」。把它拆开，至少还裹着三样真东西。

第一样，怕欺骗。论文是要交给学校的，学校对机器的使用有没有规定、要不要声明，她心里没底。要是有规定而她没照做，那就不是作弊感，是作弊。第 8 章把这两件事分开过：破坏了事先说好的规则，是作弊；规则之外的那份心虚，才是作弊感。这一样，要去查规定，不能靠「想开点」打发。

第二样，怕废掉。三天的卡壳，是她这几年最实在的练习。机器要是把每一回卡壳都替她跳过去，她的那颗脑子会不会慢慢钝了？这份担心是公道的。腿不走路会废，第 7 章说过。练还要练，只是练的理由要换，第 32 章还会回来。

第三样，怕没了身份。她从小被叫「会写的那个孩子」。会写，是她这个「我」站得住的一根柱子。机器一来，这根柱子晃了。这份怕，不是虚的；那根柱子的确在晃。可它晃，是因为荣耀正在搬家，不是因为她在偷东西。这件事，下篇整整一篇来讲。三样真东西之外，剩下的那一层，才是太响的「我」。把这几层分开，心虚就从一团雾，变成了几件可以一件件去办的事。

◆ 九、今天与机器：它把藏起来的路摆上了桌

还有一件事，要单独说。为什么用了机器，心虚来得这样猛？用了爸爸的教案、用了访谈老人的话，却不怎么心虚？

第 13 章和第 14 章说过，思考的路几乎都是借来的，话也是大家的。邵组长的那行红字，老师们的那几声叹气，课本里学来的那些词，统统在梁岚的主意里。可是它们都不显眼。它们早就化在土里，看不出接缝。

机器不一样。它给的那段话，就摆在屏幕右边那一栏，有时间，有记录，一字一句都看得见。路上的这一段，被灯照着。所以，机器带来的心虚，有一部分是「看得见」带来的。

还有一层，第 17 章会细说：这一回的工具会说话。草稿纸、算盘从来不像谁，机器却用一句一句的话回应你，像桌子对面坐着另一个人。对面一旦像坐着一个「它」，太响的「我」就有了对手。从前它只要把路认领下来；现在它要和一个看得见、说得出的对手，抢同一块功劳。

原来就借，原来就有别的东西一起在想；只是从前借得看不见，那个「我」可以安心地把整条路记在自己名下。如今有一段路被照亮了，太响的「我」就第一次被当场查了账。

这样说，并没有把机器的那一段说轻。看得见的一段，正好要写进声明，第 36 章会讲怎么写。这样说是要分清：心虚的猛，有一部分不是因为这一回借得更多，是因为这一回借得更亮。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那一晚的笔记

回到梁岚的台灯下。那一晚，「真的是我想到的吗」亮起来以后，她没有把电脑合上。她做了一件小事：在笔记本上，把那三秒钟写了下来。

她写：

「机器给了『评价标准的代际错位』这个说法，我读的时候没觉得什么。爸爸的红笔和邵组长的那行红字，是前两天夜里在那摞教案里看见的。老师们的叹气，是我在县城一次一次访谈录下来的。三天的卡壳是我自己的。今晚十一点多，这几样对上了：看不出是谁写的，也许不是作业出了毛病，是那把量作业的尺子到了头。」

写完，她又看了一遍。那句「这是我想到的」，还在，可是小了。它不再是一个大字，是这一串里的一行，和红笔、录音、机器排在一起。它管的那件事也清楚了：这个说法要写进论文，由她认账；那些访谈和三天的卡壳，是她走的路；机器的那一段，在声明里写明。

心虚也没有一下子不见。它还在，只是缩成了一件具体的事：明天查一查学院对机器使用的规定。

作弊感不是靠这一张笔记消掉的。下篇会说，它要等荣耀有了新的去处，才会慢慢淡下去。可这一晚，它至少从一团雾，变成了一条可以去办的事。这一晚，「我」没有被取消。它只是不再那么响了。

◆ 十一、放回日子里

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时刻：一个好主意冒出来，心里一热，紧跟着一句「这是我想到的」；要是这个主意里有别人的一份，或者有机器的一份，又紧跟着一阵不自在。下一回，可以试试慢放。

一个小办法：在「这是我想到的」亮起来之后，停三秒，拿出全书的总钥匙问一句：「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然后把那一刻同时在场的东西，一样一样写下来：读到的什么，听到的什么，卡了多久，谁说过一句什么。写满一行，再看那个「我」字。它多半还在。它该在：这个主意要由你认账，要由你接着往下走。可它不会再盖住别的字了。

换一个场合也一样。你周一交周报，里面有一个让领导点头的主意。它是怎么来的？周五同事在茶水间随口的一句抱怨，周末你刷到的一条新闻，机器帮你理过的一张表，你自己盯着数据看了一个下午。写满这一行，你还会署名交上去，那个主意也还是要你来认账。只是你开会时说起它，也许会顺口带上一句：「这个是小王那句抱怨提醒我的。」

这一句带上了，那个「我」并没有变小，倒更站得稳。你也许会发现，那阵不自在里，有一部分是该去办的事，比如去查规定、去写一行致谢；有一部分是怕自己钝了，那就留一段路自己走；剩下那一部分，才是太响的「我」。对付它，不用骂它，只要让它和别的字排在一行里。

第 16 章接着往下走：要是连「创造力」也不是装在「我」身上的东西，它又是从哪里来的？

带走的话

先有一个主意亮起，后有一句「这是我想的」；作祟，就是后来的这一句亮得太响。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三秒钟慢放开，露出「我」是在想之后才亮起的，作弊感有了一个可以拆的来处。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那一下亮在几样东西对上的地方；记到名下的，是认账，不是整条路。

想一想

1. 你最近一次心里一热、觉得「这是我想到的」，当时同时在场的东西有哪几样？能写满一行吗？

2. 那一回要是有人说「这里面有别人的一份」，你的不自在，是哪一层：怕骗人，怕变钝，怕没了身份，还是那一下太响？

第 16 章

创造力不是一件私产

◆ 一、「这孩子有创造力」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梁家来了客人。是梁老师的老同事，带着上小学的外孙女来串门。小姑娘坐不住，拿了梁小川一张草稿纸，画了一只长着轮子的鱼，说这条鱼「在马路上游泳」。大人们都笑了。老同事一边笑，一边摇头：「这孩子，有创造力。」

梁老师也跟着点头。点完头，他自己愣了一下。

「有创造力」，这句话他说了一辈子。家长会上说过，评语里写过，推荐学生参加作文比赛时也填过。可今天，听着这三个字，他想起的是前几天夜里那页《背影》的教案，是那个铅笔的「邵」字，是那行红字。

「有」创造力。有，是怎么个有法？像有一套房子、有一笔存款那样有吗？

梁岚坐在旁边，剥着橘子，看了爸爸一眼。她大概也想到了同一件事。这一章要问的就是这个「有」。

◆ 二、我们怎样把创造力说成一件东西

你留心听一听，平时大家是怎么说创造力的。

「他很有创造力。」「这孩子缺乏创造力。」「要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开发员工的创造力。」「AI 会不会偷走人类的创造力？」

这些说法里，创造力像一样东西。它能被「有」，也能「缺」；能像庄稼一样「培养」，也能像矿一样「开发」；最后一句更直接，它能被「偷」。

既然是一样东西，它就得放在一个地方。放在哪里？放在一个人身上，像一口井，像一座矿，像一只装满了的抽屉。好主意，就是从这只抽屉里取出来的。

用本书的那把尺子量一量：这是「发现」的说法。创造力本来就在一个人身上，只等着被找出来、被挖出来。

照这个说法，事情就很好办了。谁想出了好东西，功劳记谁名下。谁的抽屉里取不出好东西，那是他「没有」。机器要是也能取出好东西，那它一定是从人的抽屉里偷来的。作弊感就在这里扎了根。

梁小川对这个说法，体会最早。他小学时的一次作文比赛没拿名次，一位老师在班上随口说了一句：「小川这孩子，认真是认真，就是缺点创造力。」他记了好几年。后来作文被爸爸改红，他想的也是这一句：我大概就是「没有」那样东西。一样东西，要么有，要么没有。说成东西，就没有路可走了。

◆ 三、古今材料：好东西从哪里来

古人可没这么肯定。第 3 章讲过，古希腊人把好诗记在缪斯头上；柏拉图在《伊安篇》里说，诗人像被磁石吸住的铁环，是神的力量一环一环传过来（《伊安篇》533d—534b）。英文里「天才」这个词，原意是守护神，是一个跟着人的神灵，不是这个人自己。在他们看来，好东西是来的，不是有的。

中国这边，陆游有两句诗流传很广：「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陆游《文章》）文章本来是天然生成的，好手不过是偶然碰上了它。请注意那个「偶」字：碰上，是一回一回的事，不是一件存在手里的东西。

还有一件常被讲起的事。据后来的记载，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和四十来位朋友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聚会，曲水流觞，饮酒赋诗，他乘着兴写下了《兰亭集序》。又据说，他后来再写几遍，怎么也写不到那一天那么好〔待核〕。

这个故事，有人怀疑它被讲得太美了。可不管细节怎样，它的样子，许多写字、写文章的人都认得：同一只手，同一个人，换了一天，就写不出来了。要是创造力是装在王羲之身上的一件东西，他第二天伸手去取，为什么取不出来?

◆ 四、本书的说法：几样东西一起跑，在一处收口

借用王德生博士的说法：创造力不是一个人身上装着的一件东西；它是几样东西一起跑，在某一处收了口时显出来的。把这句话拆开，有三样。

第一样，是路。王羲之写字，有几十年的笔，有学过的帖，有一笔一画磨出来的手。这是走过的路，回不去，也省不掉。

第二样，是土。那一天的兰亭，三月的天气，流过脚边的水，几十位朋友，几杯酒，一场正在兴头上的聚会。这些缠在一起，托着那一张纸。

第三样，是收口。路和土一起跑到某一处，忽然拧成一股，落成一个新的形状：一篇字，一句诗，一个主意。收口那一下，就是人们说的「创造」。

你在自己家里大概也碰到过。某一回做的红烧鱼特别好吃，全家都夸。下一回照着做，火候、酱油、糖都一样，就是差一口气。那一回的鱼，是那一条鱼、那一锅油、那一天的饿，加上你手上这些年的分寸，一起收的口。手还是那双手，那一口气却不在手里。

它是真的，是新的，是这一回才有的。可它不住在哪一个人的抽屉里。它住在那一条路、那一片土和那一下收口之间。第二天，路还在，土散了，收口就不来了。王羲之还是王羲之，兰亭那一天却没有了。

创造力不是一件私产；它是几样东西一起跑、在一处收口时亮起的那一下。

◆ 五、为什么会记到「我」头上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说「王羲之有创造力」，没人说「兰亭那一天有创造力」？第 15 章已经给了一半答案：收口那一下亮起来的同时，旁边还亮起了另一个形状，「这是我的」。一个主意成了，一个「我」也跟着亮了，像一枚标签贴在它旁边。另一半答案，在账本上。

收口总得落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往往是一只手、一张嘴、一个将来要署名的人。兰亭的水不会签字，那天的酒也不会领奖，能站出来说「这是我写的」、能被人记住、能被人追问的，只有那个人。于是，账就记到了他名下。

这本账有它的用处。第 15 章说过，有人认账，才有人改错、有人答辩、有人接着往下走。一个社会要奖励、要追责、要传下去，也得有一个名字可以写。这是定型：一件发生过的事，长成了可以登记、可以排名的样子。可是账本上的那个名字，只是收口的地址，不是那一整条路、那一整片土。

麻烦在于，日子一久，地址被当成了源头。「王羲之写了《兰亭集序》」，慢慢变成「王羲之身上有一样东西，叫书法天才」。那个「我」的标签，越贴越牢，最后把整片兰亭都盖住了。

◆ 六、同一个收口，在两处亮起

还有一类事，把「私产」的说法照得更清楚。1858 年，英国的达尔文在家里攒了二十年的材料，迟迟没有发表他那一套自然选择的想法。那年夏天，他收到一封从马来群岛寄来的信。写信的是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信里附着一篇短文，说的几乎是同一个想法。据后来的记载，达尔文读完，很是苦恼。后来在朋友们的安排下，两人的文字在同一次学会会议上一起宣读〔核：大意〕。两个人，隔着半个地球，各走各的路，在差不多的时候收到了同一个口。

微积分也有类似的事。牛顿和莱布尼兹各自走到了那里，后来为了「谁先」吵了很多年。本系列第 179 号《为何他们会吵架？》整本书讲的就是那一场争。

这类事在科学史上不算少见。它说明的不是谁抄了谁，是另一件事：一片土长熟了，路走到了那一步，收口就会在不止一处亮起。那个想法，像是在等一个地方落下来，落在谁身上，有几分偶然。

照私产的说法，这只能是一场官司：谁先，谁就是主人，后到的就是小偷。照本书的说法，两处亮起，说明那片土本来就是公共的。争「谁先」的那股劲，也是那个太响的「我」：它急着认领，生怕被分走。

公道地说，「谁先」也不是全无意义。在一本按名字记的账上，先后关系到荣誉、职位、经费，一个人的饭碗都在里面。这是那本账的规矩，不是谁的贪心。只是要知道，这是账本的规矩，不是创造本身的样子。

◆ 七、只看一面会怎样

这件事，往两头都会滑。一头，是把创造力看成私产。看成私产，那每一份帮忙都像在分家产。梁岚论文里那一段经过机器理过的话，就成了被偷走的一块地；她心里的作弊感，就成了守财奴的不安。

这一头还有一个暗处：私产的说法，会让「没有」的人一辈子抬不起头。考了几回作文没拿奖的孩子，被一句「你缺乏创造力」判了终身。可他缺的，也许只是一条还没走过的路，一片还没碰上的土。

另一头，是把创造力看成谁的都不是。既然都是路和土，那署名也无所谓，致谢也无所谓，出了错也不知道找谁。这一头看着谦虚，其实把认账也一起扔了。第 30 章还会回来专门说这件事：荣耀可以搬走，责任要留下。

本书的说法夹在中间：创造是真的，收口是真的，收口处那个要认账的名字也是真的；只是那个名字，管的是认账，不是独占。

◆ 八、今天与机器：机器进了土

把这个说法拿到今天来用。梁岚坐在电脑前写论文的时候，几样东西一起在跑：她的访谈，她的卡壳，爸爸那摞教案，课本里学来的词，还有屏幕右边那一栏机器给的话。机器，成了这片土里新进来的一样东西。

照私产的说法，这是闯进家里的外人。照本书的说法，这是土里多了一样东西。土里多一样东西，收口可能来得快一点，也可能来到从前走不到的地方。

第 18 章会细说「人和机器一起想」时发生了什么。这里只先放一句：收口的那一处，正在挪动。

从前，收口几乎总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如今，它可能落在人和机器一来一回的那段对话里。人提了一个问题，机器铺出十条路，人挑中一条，又问一句，机器再铺。那一下亮起来的时候，很难说它落在哪一边。这时候还死守「创造力是我的私产」，作弊感就会一天比一天重。

这份重，不是因为谁做了亏心事。是那本旧账的格子太小了：它只有一栏，写一个名字；可那一下收口，现在常常要两栏、三栏才写得下。

王德生博士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这是一个文明典范的转移，生产的模式和生产的目标转移了。

照这句话看，「创造力是装在一个人身上的私产」这个说法，是旧的一套做法里的一个零件。那一套做法里，思考主要靠一颗颗脑子各自完成，账也就照一颗颗脑子来记。做法一换，零件也跟着换。

不用急，也不用怕。零件换了，机器照样转；转起来以后，大家会发现新零件也挺顺手。

还有一件事要放在桌面上：账怎么记，光就亮在哪里。只要评奖、评职称还只量「谁亲手写的」，私产的说法就不会松手。尺子什么时候换、换给谁，第 24 章和第 33 章还要回来。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梁老师最好的那一堂课

晚上客人走了，梁岚问爸爸：「你教了三十多年，最好的一堂课是哪一堂？」

梁老师想都没想：「1998 年，下雨那一堂。」

那是一个初夏的下午，讲朱自清的《背影》。他照着教案讲到父亲爬月台那一段，窗外忽然下起大雨，雷声一个接一个。全班的心都飞了。

他正要拍桌子，坐在后排的一个男生举手，问了一句教案上没有的话：「老师，他爸爸那天要是下雨，还会去买橘子吗？」

全班笑了。梁老师也想笑，可那一下，他忽然想起邵组长那行红字：「他看见了什么？」

他没有回答，反过来问全班：「你们的爸爸，下雨天为你们做过什么？」

那一节课剩下的二十分钟，教室里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有人说爸爸冒雨骑车送伞，自己淋得透湿；有人说爸爸从来不送，只在门口等；有个女生说，她爸爸在外地打工，下雨那天打电话来，只说了一句「带伞没」，就挂了。那天的作文，是他教书以来收到过最好的一批。

后来他再讲《背影》，用同样的教案，问同样的问题，再也没有那一堂好。没有那场雨，没有那个男生的问题，没有那一屋子刚好憋着话的孩子。现在请你用总钥匙问一问：「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是梁老师的？问题是那个男生问的。是那个男生的？他只是想逗个乐。是邵组长的？那行红字写在十年前。是朱自清的？是那场雨的？

几样东西一起跑：一篇老课文，一份教案，一行旧红字，一场雨，一个调皮的问题，一屋子各有各的爸爸的孩子。它们在那个下午的那间教室里收了口。

二十多年过去，梁老师说起这堂课，从来不说「那是我讲得好」。他说的是：「那天下雨。」

那堂课不是谁「有」的。那堂课是那一天「有」的。他教书三十多年的路，是那次收口必不可少的一段。没有这条路，那个男生的问题只会换来一句「别闹」。可这一段路，也只是其中的一样。

◆ 十、放回日子里

梁岚听完，没说话，回房间打开了论文。她在致谢里，原本写了导师、写了受访的老师们、写了爸爸、写了邵组长。这会儿，她又在末尾的说明里，把机器做过的那几件事一件一件写清楚：哪一节让它理过顺序，哪个说法是它先提出来、她核过以后才用的。

写完，她发现自己并没有觉得少了什么。那一阵心虚还在，只是轻了些；它彻底淡下去，要等荣耀找到新的去处，这是下篇的事。论文第四节那个说法，还是由她来认账，答辩时还是由她来答。只是这个「她」，现在知道自己是一处收口的地址，不再以为自己是一座矿。

你也可以试一试。

明天能试：下一次有人夸你「真有创造力」，先别忙着谦虚，也别忙着得意。在心里把那件事的来路排一排：走过的哪一段路，碰上的哪一片土，在哪一刻收了口。写下来，不超过三行。你会发现，被夸的那个「你」还在，只是从一座矿，变成了一个路口。

一座矿会被挖空，会被偷，会被嫉妒。一个路口不会被挖空，也偷不走。路口的意思是：路从这里过，土在这里缠，下一次收口，也可能还在这里。

家里有孩子的，也可以把那句「你真有创造力」换一换。换成：「这个主意，是在哪一下冒出来的？」孩子说出来的，就是他的路和他的土。下一回，他知道该往哪里去碰。

这一晚，梁小川也听见了爸爸讲那堂下雨的课。他什么也没说，回房间之前，在自己的作文本上写了一行小字：「那天下雨。」那是他记下的第一条来路。

第 17 章，往回看一看那些一直待在思考里头的工具：草稿纸、算盘，和今天这台会说话的机器。

带走的话

创造力不是住在一个人身上的矿，是几样东西一起跑、在一处收口时亮起的那一下。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有创造力」的「有」拆开，露出路、土和收口，也给机器在土里留了一个位置。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名下记的是收口的地址和该认的账，光亮在那一回少见的收口上。

想一想

1. 你做过的最得意的一件事，第二天再做一遍，还做得出来吗？做不出来的那一部分，是什么？

2. 你听过的哪一句「你没有创造力」，现在回头看，缺的其实是一条路，还是一片土？

第 17 章

草稿纸、算盘、机器

◆ 一、抽屉里的一把算盘

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梁老师又去翻那只樟木箱子。前两天他翻出了自己年轻时的教案，第 13 章说过，那一摞纸让他坐在床沿上愣了半个下午。这一回他想找一本旧的作文选，手伸到箱底，碰到一样硬邦邦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把算盘。

木框磨得发亮，有两颗珠子松了，一拨就滑到底。这是梁老师父亲留下的。老人家当年在村里管过几年账，年底分粮分钱，就靠这把算盘。梁岚正坐在旁边的小凳上剥橘子。她接过算盘，随手拨了两下，噼啪响。

「爸，爷爷那会儿用算盘，算不算作弊？」

梁老师看了她一眼，知道她又在拐着弯说自己的论文。饭桌上这几天，父女俩已经争过好几回了。

「算盘怎么能叫作弊，」他说，「算盘是工具。」

「AI 也是工具啊。」

「那不一样。算盘不会替你想。」

梁岚没有接话，把算盘放回箱子边上。过了一会儿，她又问：

「那你说，爷爷拨算盘的时候，是他在算，还是算盘在算？」

这一回，梁老师没有马上回答。这一章要问的，就是梁岚这一句。不是问 AI 算不算工具，是往回问一步：人想事的时候，手里那些东西——一张草稿纸、一把算盘、一支笔——到底在不在「想」里头？

◆ 二、草稿纸上那一行竖式

先看一件最小的事。你还记得小学里学列竖式吗？三位数乘两位数，脑子里算不过来，老师就让你把两个数上下对齐写好，一位一位地乘，一行一行地错开，最后加起来。这时候请注意你的手。

手在写，眼睛在看，纸上的格子替你记住了「这一位进了几」。你不用把每一步都揣在脑子里，写下来，它就待在那儿等你。算完了，答案在纸上，你也不记得中间每一步了。那么，这道题是谁算出来的？

说「是我」，好像不全对：没有那张纸，你大概算不出来，至少要慢很多，还容易错。说「是纸」，更不对：纸自己不会乘。

更贴切的说法是：答案是在你、笔、纸、那套竖式的格式一起走完一条路以后，在纸的最底下一行亮出来的。

竖式这套格式本身，也不是你发明的。它是很多代人一点一点磨出来的，老师在黑板上教给你，你照着走。

写长一点的东西，更是这样。一篇几千字的作文，没有人能从头到尾在脑子里排好再一口气写下来。你会先在纸角列几行提纲，写到一半回头划掉一段，把后面一句挪到前面。纸上的涂改，就是想的痕迹。

梁老师改了一辈子作文，最清楚这一点。他常对学生说：「草稿要留着。」他看草稿，比看誊好的那一份还认真，因为草稿里有那条路。

思考从来不只在一个人的脑壳里；它一直走在一条有工具的路上，草稿纸只是我们最不在意的那一样。

◆ 三、算盘、口诀与手指

回到那把算盘。

会打算盘的人，嘴里念的是口诀：「三下五去二」「四上五去一」。这些口诀把一大堆加减的道理，压成了手指的动作。手指一动，珠子一落，账就往前走了一步。

打得熟的人，手比脑子快。你问他刚才那一步为什么这样拨，他得停下来想一想才说得清。可他的手已经拨完了。

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据说珠算练到很深的人，不摸算盘也能算，脑子里浮着一把看不见的算盘，珠子在那里上上下下〔待核〕。这时候工具在哪里？它已经长进了人的想法里。

背乘法口诀也是一样。「三七二十一」「八九七十二」，一个孩子背熟了，碰到乘法就不用再一个一个地数。口诀不是他编的，是他从小跟着念、念进脑子里去的一件工具。算盘走了，算盘的样子留下来，变成了想事的一种格式。

所以梁岚那一问，答案是一锅粥（本书指还分不清你我、谁先谁后的时候）：拨算盘的那一刻，人和算盘本来就分不开。是人在算，也是算盘在算，更准确地说，是「人加算盘」这一副组合在算。

梁老师后来说，他小时候在生产队的记工屋里，确实听过一句闲话：「拨算盘算什么本事，真本事是心算。」〔此为陪读人物的回忆，非史料〕

你看，算盘也被人小看过。在会心算的人眼里，它也带着一点「不是自己的」的味道。

◆ 四、两千多年前的一句老话

这件事，中国的老书里早就说透了。荀子在《劝学》里说，大意是：借了车马的人，不是腿脚更快，却能到千里之外；借了船桨的人，不是更会游水，却能渡过江河。君子生下来和别人没什么两样，只是善于借用外物罢了（《荀子·劝学》）。

请注意这几句。

荀子没有说「借车马的人是作弊」，也没有说「会借是丢人」。他反倒把「善假于物」当成君子的本事来夸。车马、舟楫，在他眼里不是对人的冒犯，是人的延长。

同一篇里还有一句，第 7 章前后也提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大意是：我曾经整天苦想，还不如学习一小会儿得到的多（《荀子·劝学》）。

把这两句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荀子说，光靠一个人在那里苦想，走不远；要借，要学，要把前人磨好的东西接过来。

想，本来就是借着东西想的。借书、借老师、借前人的话、借一张纸、借一把算盘。

读书人手边的字典、韵书，也是这样的东西。一个写诗的人查韵书，是在借前人排好的一张音的地图；一个学生查字典，是在借很多代人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字义。没有人说查字典的人写的字不算自己写的。

古人还编过很多类书，把散在各处的材料按门类排好，方便人查找、作文〔核：大意〕。这类书本身，就是一件替人「记」和「找」的思考工具。

荀子用的正是本书的总比喻：车与腿。车接走的是赶路，不是腿。荀子早就看见了这一层，只是那时候的车，还只会跑，不会说话。

◆ 五、本书的说法：工具一直在土里

用本书的词说一遍。一个念头亮起来，是一种形状（显露，指一件事此刻显出来的样子）。它不是凭空跳出来的。它走过一条路：先卡住，再试，再错，再改，最后在某一处收口。它还长在一片土上：语言、老师教的格式、读过的书、桌上的草稿纸、手里的算盘。工具在哪里？在土里。

土不是背景，土在推。没有竖式这套格式，三位数乘法的那条路根本铺不开；没有算盘，年底那一大本账就只能靠几个人对着手指头掰。工具改变的，不只是快慢，是哪些路走得通、哪些路走不通。

工具用久了，还会回写。会打算盘的人，脑子里长出了珠子的样子；会列竖式的孩子，看见两个数就想往上下对齐。走过的路回头改了土，也改了人想事的形状。这时候再拿出本书的总钥匙问一句：「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问到底，答案总是同一个样子：不是一个人单独想出来的，是人和他的工具、他的语言、他的老师，一起在一条路上走出来的。只是走完以后，一个「这是我算的」的意识亮了起来，把功劳收进了自己名下。第 15 章讲过这一亮，第 16 章讲过它为什么亮得这么响。可是它亮得响，不等于工具没出力。

◆ 六、只看一面会怎样

这里有两种常见的看法，各看对了一半。

第一种说：工具只是工具，想的全是我。草稿纸只是记一下，算盘只是拨一下，真正的「想」都在我脑子里。

这种看法看对了一件事：草稿纸自己不会想，算盘自己不会算，没有人拿起来，它们只是一张纸、一块木头。

它看漏的是另一件事：拿起来以后，人就不是原来那个人了。拿着笔的人和不拿笔的人，能想的东西不一样。一个只靠脑子的人，想不出一部长篇小说的结构，他得在纸上画，在纸上删，在纸上挪。

第二种说：工具替我想了，我什么也没想。用了计算器，就等于没算；用了导航，就等于不认路。

这种看法也看对了一件事：有些功夫确实会被接走，接走了，人的那一块就会钝。第 7 章说过，拼音输入法用久了，有人提笔忘字。这是真的，不能装作没有。

它看漏的是：被接走的往往是一部分，不是全部。用计算器的会计，不用再一位一位地加，可是哪笔钱该进哪个账、这张表哪里不对劲，还得他来看。

两种看法放在一起，倒像一对吵了很多年的老夫妻。每来一件新工具，它们就吵一回：计算器进课堂的时候吵过，输入法普及的时候吵过，导航上手机的时候也吵过。吵到后来，工具留下了，吵架的人也各自让了一步。

两种看法都把人和工具当成两个先站好了的东西：要么人在想、工具在旁边；要么工具在想、人在旁边。它们都没看见那一锅粥，人和工具在想的那一刻本来就搅在一起。

◆ 七、这一回，它会说话了

那么 AI 有什么不一样？借用王德生博士的说法：AI 就是一个工具，只是不一样，可以叫它「思考工具」。

这句话有两半。前一半说它是工具，和草稿纸、算盘站在一排；后一半说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值得停下来看。

草稿纸记东西，不会回你一句话。算盘算数，不会给你出主意。计算器给你答案，它却只会照你按的键算，不会反过来问你「你是不是想算的是另一个数」。

AI 会说话。你问它一句，它答你一段；你说「不对」，它换一个说法；你只给一个模糊的念头，它能替你铺出三条路。它说话的样子，太像一个人了。

还有一层不一样：从前的工具，接走的多是手上的苦功，记数、对齐、拨珠子。AI 接走的，开始碰到「出主意」「理头绪」「写成一段话」这些过去被认为只有脑子才做得来的活。它接手的那一段路，离「我」认领的那一处，近了很多。

近到什么程度？近到一个人写完一篇东西，自己都说不清哪一句是先从机器那里冒出来的。

这就是作弊感这一回特别响的缘故。草稿纸从来不像一个人，所以没有人觉得「是草稿纸替我想的」。算盘也不像，计算器也不像。可是一个会说话、会接着你的话往下想的东西，一坐到你旁边，那个急着认领的「我」就慌了：这到底算谁的?

本书的看法是：工具会说话了，不等于工具成了另一个「我」。它还是在土里，还是在路上，只是它在土里占的地方大了，它在路上铺的那一段长了。

慌的那一下，是自我在作祟。慌的理由，倒不全是假的。第 18 章会把这两件事分开记账。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梁岚的一段综述

再回到梁岚身上，看一件具体的事。她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县城中学教师的职业倦怠。第二章要写一段文献综述，把前人的研究理一遍。

先说她没用 AI 的时候怎么做。她在图书馆里借了十几本书，下载了几十篇论文，一篇一篇地读，读完在笔记本上画框框、写关键词。她有一张很大的草稿纸，贴在宿舍墙上，上面是一张手画的图：哪几篇在讲压力，哪几篇在讲制度，哪几篇在讲身份。画了擦，擦了画。

这张图是谁想出来的？是她，也是那张纸，也是那几十篇论文的作者，也是她导师在开题会上说的那句「你要先分一分类」。

再说她用了 AI 以后。她把读过的十几篇论文的摘要整理好，交给机器，请它试着分类。机器给了她四类。她看了以后，觉得有三类和她墙上那张图差不多，第四类她没想到：有几篇研究其实在讲「教了一辈子书的人，退休前那几年怎么看自己」。她盯着这一类看了很久。她想起了爸爸。后来，这一类成了她论文里最有意思的一节。这一节是谁想出来的？

机器把那几篇放到了一起。她认出了这一类有分量，因为她家里就坐着一个快退休的语文老师。她的导师教过她「分类要有理由」。那几篇论文的作者，先把这件事研究了出来。

这一下亮起来，是在人、机器、论文、一个家、一次开题会缠在一起的那片土上亮起来的。和她当年在墙上画图，路是一样的走法，只是路上多了一位会说话的同伴。

她该不该在论文里写明，这一类是先由机器分出来、再由她认出来的？该。第 36 章会讲那一行声明怎么写。写明了，就不是作弊；不写明，才可能是。

◆ 九、只不过，路上多了一位会说话的同伴

把这一章的几件事放在一起看。草稿纸让人能想更长的事。算盘让人能算更大的账。竖式让一个孩子能做他脑子装不下的乘法。荀子说，君子善于借物。思考的工具，从来就在思考里头。AI 不是第一件思考工具。它是第一件会说话的思考工具。

所以那份「它会不会把我的功劳拿走」的慌，这一回来得特别猛。回头看，草稿纸从来没有拿走过谁的功劳，算盘也没有。它们拿走的，是一部分苦功：一位一位地记，一笔一笔地加。苦功被拿走以后，人去做了别的事：看账，查错，想下一年怎么分。这正是全书的总比喻：车接走的是赶路，不是腿。下篇会把这件事慢慢展开。

◆ 十、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梁老师把算盘擦干净，放在了书桌上。他想起自己改了一辈子作文，手边总有一沓草稿纸。他在上面替学生重排过段落，画过箭头，写过「这一句挪到开头」。那些改法，有一半是他自己想的，有一半是从老教研组长那里学的，还有一些是学生交上来的句子本身逼着他想出来的。他从来没觉得用草稿纸改作文是作弊。

睡前，他在微信里给梁岚发了一句话：「你那个问题，我想了想。你爷爷拨算盘的时候，是他和算盘一起在算。」

梁岚回了一个字：「嗯。」

又过了一会儿，她补了一句：「那我和机器一起想，也行吧？」

梁老师没有回。他还没想好。他只知道，这件事不像他前几天在饭桌上说的那么简单。

一个小办法，你今晚就可以试：找一件你最近「自己想出来」的事，比如一个工作上的点子、一道终于解开的题、一句写得好的话。在一张纸上，把那一下之前你碰过的东西都列出来：哪本书、哪个人、哪一张纸、哪一个软件。列完再看，那一下有多少是你一个人的。不是为了让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是为了让你看见，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想。

列完以后，还可以在最后一行补一句：这一下里，我认得出、也负得了责的是哪一处。那一处，才是你该签名的地方。

带走的话

思考从来走在一条有工具的路上；AI 不是第一件思考工具，只是第一件会说话的。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工具请回了思考的土里，草稿纸、算盘和机器站在同一排。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人和工具一起走的路上亮起，事后才被记到一个人名下。

想一想

1. 你手边最离不开的一件「想事的工具」是什么？没有它的那一天，你想事的样子会变成什么样？

2. 你第一次觉得「用这个东西有点像作弊」，是用什么的时候？后来那种感觉还在吗？

第 18 章

中篇总账：人和 AI 一起想的时候

◆ 一、国庆最后一晚

国庆假期最后一晚，梁岚在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她要坐高铁回省城。论文初稿还差最后一章，导师说月底要看。梁老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这个你带上。」

梁岚打开一看，是几页复印件。是爸爸那摞旧教案里的几页，上面有他年轻时的笔迹，也有一位老先生用红笔改过的痕迹。第 13 章说过，梁老师那天才发现，自己用了三十年的好几句「名句」，其实是当年老教研组长批在他教案边上的话。

「我那天跟你说作文要自己写，」梁老师说，「后来我翻这些东西，才发现我自己的东西，也没那么『自己』。」

梁岚抬头看他。

「可是你得认账，」他接着说，「借了谁的，要知道借了谁的。写上去的，你得负责。」

梁岚把纸袋放进了行李箱最里面那一格。她想起前几天饭桌上，自己说过一句很冲的话：「你们那代人写东西，不也是抄来抄去？」当时爸爸脸一沉，没接话。今天他自己把证据送到了她手里。她忽然有点不好意思。这一晚父女俩说的话，几乎就是中篇的总账。这一章把账摊开。

◆ 二、中篇走过的路

上篇问的是：作弊感从哪里来。本书的回答是，思考被登记成了私产，一个急着认领的「我」把它记在了自己名下。中篇往下问一步：那么思考到底是谁的？一个念头，是怎样亮起来的？

第 10 章从散步时冒出来的那一句说起。念头不是从一个装满了东西的脑袋里取出来的，是在走路、在风里、在一件没想完的事上亮起来的。总钥匙「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在那里第一次被认真用了一回。

第 11 章写饭桌上吵出来的主意。梁岚和爸爸争着争着，冒出了一个两个人都没想过的说法。归谁？谁也说不清。

第 12 章写牛顿那封信。他说，大意是：如果说他看得更远，那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上（致胡克信，1676 年 2 月）〔核：大意〕。巨人们不来分功劳，没有他们，那一眼就看不出去。第 13 章写梁老师的旧教案。他的好几句话，是借来的。

第 14 章写一个孩子学说话。没有一句话是一个人造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片公共的土。

第 15 章写「我」是后来才亮起来的。不是先有一个「我」再去想，是想着想着，亮起了「这是我想的」。

第 16 章写创造力不是一件私产。几样东西一起跑，在一处收口；之所以记到「我」头上，是因为同时亮起了「这是我的」。

第 17 章写草稿纸、算盘和机器。工具一直在思考里头，AI 只是第一件会说话的。

八章走下来，一件事越来越清楚：一个念头亮起来的那一处，从来不只站着一个人。

◆ 三、一个念头亮起来的样子

用本书的七个词，把一个念头的一生走一遍。一开始是一锅粥。读过的书、昨天的一句闲话、手里的一张纸、心里一件放不下的事，都搅在一起，分不清谁先谁后。

然后有了一条路。卡住，试一下，不对，换一个方向，又卡住。路是一步接一步走出来的，回不去。第三步是踩在第二步上才走得出来的。

这条路走在一片土上。土里有语言、有老师、有前人、有工具，今天还有会说话的机器。土不是背景，土在推。同一个念头，落在不同的土里，长出来的样子不一样。

走着走着，到了正在成形的时候。一个说法冒了头，还站不太稳，一碰就散。这时候最有意思，也最危险。

再往后，它定型了：能写下来，能讲给人听，能登记，能署名。最后，长出来的东西又回写了土。梁老师当年从老教研组长那里接过来的话，在他的课堂里用了三十年，又进了几千个学生的作文本。

拿梁岚论文里那一节来对一对，第 17 章讲过它。一锅粥，是她读过的几十篇论文、墙上那张图、心里放不下的爸爸。路，是她一次次分类、擦掉、重画，后来又把摘要交给机器。

土里有导师的那句「先分一分类」，有那几篇论文的作者，也有那台会说话的机器。正在成形，是她盯着机器分出的第四类看了很久、心里一动的那一刻。定型，是那一节写进了论文。回写，是这一节又改了她看爸爸的眼光。

这一整条路上，找不出一个干干净净、只属于她一个人的点。可是这一节，确实是在她身上亮起来的；别人走同一条路，未必会在那一类上停下来。请注意，在这一整条路上，「我」是在哪一处亮起来的?

不在开头。开头是一锅粥，没有一个站好了的「我」在那里发号施令。「我」是在定型那一处、在署名那一刻，亮得最响的。

◆ 四、看见了什么

先把公道还给作弊感。

作弊感不是胡思乱想，它看见了几件真事。把它们排成一张清单：

作弊感看见的	为什么是真的
思考曾经是人身上最亮的地方	千百年来，能想、会想的人被敬重，这份敬重是真的
有人会冒充	把别人的东西说成自己的，这种事一直有，今天更容易
能力会萎缩	不走路，腿会软；不想事，脑子会钝
考场要测的是人	考试是有意设计的无车区，在那里用车就是破坏规则
署名的人要认账	写上名字，就得对里面的每一句负责

这五件事，本书一件也不推翻。它们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担心。梁老师教了三十多年书，见过抄作文的学生，见过找人代写的家长。他也见过自己班上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习惯了照着范文改几个字交上来，到了考场上一句话也写不出。他心里那句「作文要自己写」，是从这些事里长出来的。

所以作弊感一冒头，先别急着笑它。它常常是一个人吃过亏、见过事以后，留下的一道警觉。上篇第 8 章已经把「作弊」和「作弊感」分开：前者破坏的是事先说好的规则，是真问题；后者是一种心里的不安，未必有人被骗。

◆ 五、收回了什么

可是作弊感在看见这些真事的同时，又悄悄收回了几样东西。再排一张清单，和上一张并排看：

作弊感收回的	中篇看到的
把念头当成「我」脑子里本来就有的	念头是在一条路、一片土上亮起来的（第 10 章）
把一次争论里冒出来的主意，记成一个人的	饭桌上的主意，谁也说不清归谁（第 11 章）
把站在巨人肩上的一眼，记成自己的眼力	巨人不分功劳，可没有他们就没有那一眼（第 12 章）
把借来的句子，当成自己的名句	梁老师的教案里有老教研组长的红笔（第 13 章）
把语言当成自己的	没有一句话是一个人造的（第 14 章）
把「我」当成想之前就站好了的	「我」是想着想着才亮起来的（第 15 章）
把创造力当成装在身上的一件东西	创造力是几样东西一起跑、在一处收口（第 16 章）
把工具当成思考的外人	工具一直在思考里头（第 17 章）

两张清单并排放，就看得出作弊感的那个动作：它看见的是一件真事，收回的是这件事的来处。

它记得思考很亮，却忘了这光是在哪里亮的。它把一处在路上、在土里、在很多人之间亮起的光，登记成了一个人名下的私产。等到机器也来帮忙，账本上多了一个名字，那个急着认领的「我」就不安了。

这就是本书说的「自我作祟」。作祟的不是 AI，是那个急着把一切记到自己名下的「我」。

请注意「作祟」两个字。祟是暗处作怪的东西，看不见它的时候，它就在那里闹；一旦看清了它是什么，它就闹不太起来了。梁老师翻出旧教案的那个下午，就是看清了一次。

◆ 六、复合体：不是两个人在拔河

那么，人和 AI 一起想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多人脑子里的画面是拔河：人在绳子这头，机器在那头，看谁出的力多，功劳就归谁。机器出了七分力，人只出了三分，就觉得这活不算自己干的。

这个画面错在哪里？错在它把人和机器当成了两个先站好了的、各自完整的东西，然后去分账。

可是中篇八章看到的，正好相反。一个念头亮起来的时候，人和他的语言、他的工具、他的老师早就缠在了一起，分不出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来，再去和机器比力气。

借用王德生博士 2026 年 10 月 14 日的说法，可以把这种一起想的组合叫「人—AI 复合体」。他的意思大致是：AI 能做给定框架下的那一大片系统工作，人因此被推到另一处去，去碰新的框架；答案、过程、提问，都不再是人和 AI 比输赢的地方。

这句话里，本书先接住一件事：复合体不是两个人在拔河，是一副新的组合在走路。就像会打算盘的人加一把算盘，是一副组合；会列竖式的孩子加一张纸，是一副组合。今天，一个人加一台会说话的机器，又是一副组合。

这副组合走出来的路，比单独哪一方都长。它亮起来的念头，也不该硬拆成「人的几分、机器的几分」。

换一个画面，也许更贴切。不是拔河，是两个人划一条船。一个在前面看水路，一个在后面使力气；船到了对岸，你问是谁划过来的，两个人都会愣一下。船是一起划过来的，看水路的那个，和使力气的那个，少了谁都不行。

人和 AI 一起想，也像划船。只是今天，使力气的那一头越来越有劲，看水路的那一头，就更要紧了：往哪里去、哪里有暗礁、要不要换一条河，这些还得有人来定。至于人在复合体里被推到哪里去，第 29 章还会回来细说。

◆ 七、公道：复合体里谁认账

说到这里，要先打一个预防针。

「念头不是一个人的」，不等于「念头不归任何人负责」。

这是中篇最容易被读歪的地方。有人读到这里会想：既然思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私产，那我用了 AI、不说明，也没什么；反正谁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

不对。

梁老师在门口说的那句话，说得很准：「借了谁的，要知道借了谁的。写上去的，你得负责。」

功劳是在路上、在土里亮起来的，这是一回事。署名的人要认账，这是另一回事。前一件说的是光从哪里来，后一件说的是出了错谁来担。

复合体里，机器不会站出来担责任。功劳可以在路上分不清，责任却得有一个地址。它不会在答辩会上回答老师的问题，不会在一篇论文被撤稿时道歉。担的只能是那个写上名字的人。

还有一件，也不能装作没有：能力会萎缩。一个人要是每一步都交给机器，自己从不走一步，他在复合体里会越来越轻，轻到只剩一个名字。到那时候，作弊感说中的那一层就真的来了。

考场是另一回事。第 8 章说过，考场是有意设计的无车区，那里要测的就是人自己能走多远。在无车区里偷偷坐车，是真作弊，和自我作祟无关。复合体的道理，管不到考场里去。

所以本书的说法是两句话，缺一句都不行：荣耀不该记成一个人的私产；责任却必须落在一个人身上。第 30 章会把后一句展开，叫它「署名就是认账」。

◆ 八、账怎么记

说了这么多，人和 AI 一起想的时候，账到底怎么记？前面几章只说了账乱，这里真的算一算。本书的办法，是把一本糊涂账拆成三本。

第一本是来路账：这一处是从哪里来的。哪本书、哪个人、哪一次争论、哪一段机器给的话。这本账记得越细越好，不嫌长。它不分高低，只记来处。

第二本是责任账：这一处出了错，谁来担。这本账只能记一个名字，或者几个写上名字的人。机器不上这本账。

第三本是荣耀账：这一处，值不值得心里亮一下，亮在哪里。这本账最难记，也最容易记错。

账本	问什么	记在哪里
来路账	这一处是从哪里来的	书、人、争论、工具、机器，一一列明
责任账	出了错谁来担	写上名字的人
荣耀账	心里亮的那一下在哪里	在稀缺处：认出、挑中、问对、负起

作弊感的毛病，是把三本账并成了一本。它以为，来路里只要有机器，荣耀就该全划掉，责任也跟着说不清。

拆开来记，就清楚了。拿梁岚那一节来记一遍：来路账上，写论文作者、导师、机器、爸爸；责任账上，只写她自己；荣耀账上，写她认出第四类有分量的那一下。那一下，机器没有，她爸爸也没有。它是在她身上、在那片土上亮起来的。

◆ 九、本篇总判断

两张清单并排放，中篇的总判断是：

一个念头从来是在一条路、一片土上亮起来的，人和他的工具本来就是一副组合；作弊感把这份在路上亮起的光，登记成了「我」名下的私产，机器一来，账就乱了——乱的是账本，不是思考。

这一句里有两半。

前一半是看见：思考有工具，有同伴，有来处。人和 AI 一起想，不是思考被偷走了，是思考又多了一位会说话的同伴。

后一半是收回：作弊感把一处公共的光，记成了一个人的家产。它不安，是因为账本上突然多出了一个它管不住的名字。

中篇到这里，回答了「思考是谁的」。还剩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就算思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私产，人们觉得「自己想出来」光荣，这份荣耀是假的吗？它不是假的。它只是要搬家了。

◆ 十、放回日子里

第二天早上，梁老师送梁岚去高铁站。一路上，梁岚没怎么说话。快到站的时候，她说：「爸，我回去以后，把第二章那一节重新理一遍。哪些是我读出来的，哪些是机器先分出来、我再认出来的，我都标清楚。」

梁老师点点头。

「还有，」她说，「那一节里，有一部分是从你这儿来的。我想在致谢里写上你。」

梁老师笑了，摆摆手，说一个县城老师有什么好写的。可他没说不让写。车站门口人很多。梁岚拉着箱子走进去，回头挥了一下手。

车开过县城那座老桥的时候，梁老师说，他年轻时第一回去省城，是坐长途汽车，晃了五个多小时。现在高铁一个多钟头就到。梁岚说，那你那会儿怎么不走着去。父女俩都笑了。

这一路上，他们谁也没提「作弊」两个字。那个词，好像在这几天的争论里，慢慢松了下来。

你今晚可以试的一件事：拿出你最近完成的一样东西，一份报告、一篇文章、一个方案，在旁边另起一张纸，写两栏。左栏写「这一处是从哪里来的」，右栏写「这一处我负不负得了责」。左栏写多长都不要紧，右栏每一行都要写「负得了」。哪一行写不下去，那一行就是你明天要补的地方。

◆ 十一、往下篇去

回头看这八章，梁家三口也各自走了一段。梁岚从凌晨一点的心虚，走到了愿意把每一处来路标清楚。梁老师从「作文要自己写」，走到了翻出自己的旧教案，承认自己的东西也没那么「自己」。梁小川还在一旁，他的作文照旧常被爸爸改红，可他大概也听见了饭桌上那几场争论。

他们都没有被说服成「用 AI 就好」。他们只是看见了：一个念头亮起来，从来不止一个人在场；而写上名字的人，得把整条路认下来。中篇讲的是光从哪里来。下篇讲的是光往哪里去。

王德生博士在那段微信里，说过一句很朴素的话：有车的时候，还是有人觉得一定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因为自己的腿走，更有荣耀感。车真的来了以后，腿去了哪里？走路、跑步的那份荣耀，是消失了，还是搬走了？

这一问，本书不打算用道理去答，打算用腿去答。腿的事，人类已经走完过一遍；照着走完的那一遍，看正在走的这一遍。下一章，从梁老师傍晚去河堤快走说起。

带走的话

人和 AI 一起想，乱的是功劳的账本，不是思考；光在路上亮起，责任落在署名的人身上。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念头放回它亮起的路与土，又守住了认账这道门。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路上、在复合体里亮起；记在一个人名下的，只该是责任。

想一想

1. 你和别人（或和机器）一起想出过一件事吗？事后你是怎样分功劳的？那样分，心里服气吗？

2. 如果明天就要你为自己最近写的一样东西逐句负责，哪一句你最没底？

下 篇

荣耀的搬家：从真与善，到美

这一编八章，写荣耀怎样搬家。第 19 章从王德生博士那段微信说起：车来了，腿没有废，只是换了去处。第 20 章写他自己举的例子，跑步成了一种健身的艺术。第 21 章写照相机来了以后的画家，第 22 章写输给机器以后的棋手。第 23 章把走路、画画、下棋三件事放在一起，看荣耀亮在真、善、美哪一处。第 24 章问搬家要多久，第 25 章写搬家途中的人，第 26 章记总账。

上篇、中篇讲的是作弊感从哪里来、思考是谁的。这一编往前走一步：就算那份荣耀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私产，它也是真的亮过。它没有熄，它在搬家。被接走的是真与善的活，荣耀去了美那一边。

第 19 章

车来了，腿去了哪里

◆ 一、河堤上的一个傍晚

梁岚回省城以后，家里一下子安静了。梁老师给自己定了一件事：每天傍晚，吃完饭，去河堤上快走一个小时。

河堤离家不远，出小区往东，过一条马路就到。堤上铺了塑胶步道，一边是河，一边是一排柳树。傍晚六点多，人很多：遛狗的、推婴儿车的、跳广场舞的、骑电动车抄近路的。

梁老师走得很认真。胳膊甩开，步子迈大，手腕上戴着女儿给他买的运动手环，走完了看一眼步数。

走到第三天，一个骑电动三轮车的老头从他身后慢悠悠赶上来。车斗里装着半筐没卖完的青菜，大概是从早市回来。老头放慢了车，跟他并排走了一段。

「老师，锻炼啊？」

「走一走。」

「走那么快干什么，」老头笑着拍拍车把，「图这一身汗？要去哪儿，我捎你一段。」

两个人都笑了。三轮车突突地开远了，梁老师接着快走。可是这句玩笑在他脑子里转了好一会儿。他走这么快，不是要去哪儿。他哪儿也不去。走完一圈，还是回到出发的那个台阶。

那他为什么要走？

他年轻的时候可从来没这样走过。那时候他骑一辆二八自行车上班，下了班还要骑车去菜市场，周末骑车回乡下看父母。腿一直在用，用来赶路。谁也不会专门挑一个傍晚，空着手出门，绕着河走一圈再回来。

现在他出门坐车，买菜有人送，腿反倒闲了下来。闲下来的腿，被他带到了河堤上。

◆ 二、那段微信

这一章要从一段微信说起。2026 年 10 月 18 日，学员阳涌在微信里说了一句：现在很多人也会觉得，用 AI 写论文或写专著，是在作弊。

王德生博士回了一串话。本书照原意转述如下，大意是：

有车的时候，还是有人觉得一定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因为自己的腿走路，更有荣耀感。其实 AI 就是一个工具，只是不同而已，可以叫它思考工具。

人类一直认为，思考是自己的荣耀。就像当年的人会走路，觉得走得快是荣耀一样。

这种荣耀，要等到车非常安全、非常高效了，才会慢慢消失；今天的 AI 创作也是这样。

等到 AI 能创作、能高级思考、能做思想创新以后，人类就会慢慢放弃「自己能做思想创新」的荣耀感。这需要一个时间。

同一天稍后，他又补了三句：这种作弊感，其实是一种「自我作祟」；荣耀感的搬家，是从真和善，搬到美了；比如跑步，成为一种健身的艺术了。

这几句话，是这本书的种子。前言已经摆过一遍，这里放回下篇的开头，因为下篇整编，就是在把这几句话一句一句走开。

请留意这串话的口气。它不是在训人，也不是在替 AI 说好话。它像一个走过很多路的人，回头看了一眼来路，说：这条路，以前也有人走过。

阳涌问的是「算不算作弊」，王德生博士没有直接答算或不算。他换了一个问题：那份觉得「不该用」的心情，是从哪里来的，又会往哪里去。这一换，就把一个是非题，换成了一个搬家的题。

◆ 三、先看那个比方

请注意，王德生博士没有从思考说起。他从腿说起。

为什么是腿?

因为腿的事，我们已经走完了一遍。思考的事，我们正在走。走完了的那一遍，可以拿来照一照正在走的这一遍。

很多年以前，走路是真本事。一个人能一天走几十里山路，是能耐；一个送信的人跑得快，是能耐；一个挑夫挑着担子翻过一座山，是能耐。走得快、走得远、走得稳，会被人夸。

那时候，要是有人坐着轿子、骑着马去赶集，旁边走路的人心里大概会嘀咕一句：这算什么本事。这一句嘀咕，和今天那句「用 AI 写的算什么本事」，是同一个腔调。

还要看见一层：那时候能坐轿、骑马的人很少。车马贵，养不起。腿是穷人和富人都有的东西，靠腿走出来的本事，就成了大多数人能拿得出手的一份体面。

思考也有过这一层。读书识字的人少的时候，会写一封信、能算一本账，就是一份体面。体面越稀少，越要护着；护得越紧，别人借个工具来做，就越觉得刺眼。

后来有了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车越来越快，也越来越安全。到今天，没有人会因为谁坐公交车上班，就说他不老实、不配。赶路这件事的荣耀，从腿上慢慢挪走了。王德生博士的意思是：今天的思考，正走在当年走路走过的那一段上。

◆ 四、车接走的是赶路，不是腿

只是有一处，要读得很小心。车来了以后，腿去了哪里？如果说「车来了，腿就没用了」，那就错了。你看梁老师，他有电动车也坐得起出租车，可他每天傍晚还要走一个小时。河堤上那么多人，都在走，都有腿，腿一条也没少。

借用王德生博士 2026 年 10 月 14 日说过的话：车替代腿，不是腿退出了一切，是交通升级了；腿退出的是赶路，进到了别的地方去。

这一句，就是本书的总比喻。放到大一点的地方看，它说的只是一件事：赶路的做法换了，赶路的目的也换了。

做法换了，是说从前靠腿一步一步量，今天靠车一脚油门。目的换了，是说从前走路是为了到，今天走路多半是为了走。王德生博士后来把这件事说得很平：这只是一个文明典范的转移，生产模式和生产目标，都转移了。

用本书的话说，车替代腿，是模式换了；真与善的活被接走，荣耀搬到美，是目标换了。「只是」两个字，值得留意：这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是人类前后已经走过好几回的一种变化。

这句话还有一层规律在里头。每逢新工具来，都是三拍：新工具来了；有人起了作弊感，嘴上说「这不算本事」；荣耀慢慢搬了家。车是这样，下一章的跑步也是这样，往后照相机、棋盘上的机器，还是这样。本书把它们当作一条条取样，一条一条看。

这一句，就是本书的总比喻。导论里那个走路去镇上赶集的人，今天坐上了班车。他的腿没有被车夺走。被车接走的，是「从村口到镇上」那十几里路。腿去了哪里？去了河堤，去了操场，去了山上，去了舞池，去了马拉松的起跑线。用王德生博士那天的话说，腿进到了更高级的功能里去：更宽，更深，层次更多。

宽，是腿能去的地方多了。从前一个人的腿，一辈子走不出方圆几十里；今天坐车到了远处，下了车，再用腿去走一座陌生的城、一座从没爬过的山。车把腿送得更远，腿在远处接着走。

深，是腿做的事细了。跳舞的人、打球的人、练太极的老人，腿上的功夫比赶路的人讲究得多。

层次多，是腿做的事有了好几层：有的为了身体，有的为了玩，有的为了比赛，有的只是为了在傍晚出门透一口气。

赶路的时候，腿只有一件事要做：到。车接走了这件事，腿反倒有了很多件事可做。

车接走的是赶路，不是腿；腿退出了一份活，进到了一片更宽的地方。

◆ 五、荣耀会消失，还是会搬家

王德生博士的口述里，有一处前后两句，要放在一起读。前一句说，这种荣耀要等车非常安全、高效了，才会「慢慢消失」。后一句又补了，说荣耀感的搬家，是从真和善，搬到美了。那到底是消失，还是搬家?

本书照后一句走。消失的，是赶路这件事身上的那份荣耀：今天没有人会因为你走着去菜市场、比坐车的人先到一分钟，就给你鼓掌。走路、跑步本身的荣耀，并没有熄。它换了一个地方亮。

梁老师在河堤上走，没有人给他发奖状。可是他走完一个小时，看看手环，心里是亮的。那个亮，和他父亲当年挑着担子翻山的那种亮，不是同一种。父亲那时候亮，是因为把粮食挑到了，一家人这个冬天有饭吃；梁老师这时候亮，是因为这一个小时，他自己走完了。光还在，地方换了。

他父亲那一代人，要是看见儿子傍晚空着手在河堤上来回走，大概会觉得奇怪：有这力气，不如去地里多锄两垄。在那一代人的尺子上，走路只量一件事，就是有没有把东西送到。梁老师这一代人手里，尺子已经换了一把。这就是下篇的题目：荣耀的搬家。

◆ 六、真、善、美三处亮光

那么，荣耀从哪里搬到了哪里？王德生博士用了三个老字：真、善、美。本书把它们说得家常一点。

走路的荣耀，过去亮在「真」上。真能到，走得快，靠得住。一个人一天能走多远，是一件实打实的本事，量得出来，比得出来。

它也亮在「善」上。走路是为了什么？为了生计，为了把粮食挑回家，为了给远方的亲人送一封信，为了在天黑前赶到病人床边。走路有用，走路为人。

车来了以后，「真」这一份被车接走了：车比腿快、比腿远、比腿稳。「善」这一份也被车接走了：送信有邮车，送粮有货车，看病有救护车。真与善的活，照样要被做，只是不再由腿来做。消失的，是这两份活身上的荣耀。剩下的，是「美」。

美在这里不是「好看」，不是装饰。美是一件事不为别的、只为它自己而做的时候，亮起来的那份光。梁老师在河堤上走，不为到哪儿，不为送什么，只为走。这就是美这一边的亮。

把这三个字排成一张小表，也许更清楚：

亮光	走路、跑步过去	车来了以后
真	真能到，走得快，靠得住	车接走了
善	为生计、为家人，送信送粮	车接走了
美	很少有人顾得上	荣耀搬到了这里

先取车这一条样，三拍各记一笔。第一拍，新工具来：自行车、汽车、火车，一样一样上了路。第二拍，作弊感起：坐轿骑马的人，会被走路的人嘀咕「这算什么本事」，出了远门不肯坐车、只信自己两条腿的老人，也说过「坐车的人娇气」〔此为常见的说法，非确指〕。第三拍，荣耀搬家：赶路不再被夸，走路本身搬去了锻炼、爬山、跑步。三拍走完，前后隔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下一章，用跑步把这件事走足。第 23 章还会回来，把真、善、美三处亮光细细分开。

◆ 七、思考，也在走同一段路

现在，把腿换成脑子。思考的荣耀，过去也亮在真上：算得对，答得出，懂得多。一个能背下整部经书的人，一个心算比算盘还快的人，一个什么问题都能接上话的人，会被人敬重。

它也亮在善上：有用，能解决问题，能帮人。一个能替全村人写信的先生，一个能把一桩纠纷理清楚的老人，一个能把病看准的医生。想得清楚，是为了做成事、帮到人。

今天 AI 来了。它算得比人快，答得比人全，读过的书比任何一个人都多。真的一份，它在接；它替人写信、替人理账、替人出方案，善的一份，它也在接。

所以那份作弊感才来得这么猛。一个人辛辛苦苦想了一夜，机器三秒钟就给出了差不多的东西；那一夜的荣耀，好像一下子就不值钱了。

照腿的事来看，这份荣耀不会熄，它会搬家。搬到哪里？搬到美这一边：为想而想，想的过程本身的快乐，一个问题问得美，一副框架搭得漂亮，一个念头像一件作品那样被人欣赏。这是新篇要讲的事。下篇先把搬家这件事看清楚。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搬家」，不是「让位」。人没有把思考让给机器，就像人没有把腿让给车。被让出去的，是想事里赶路的那一段：查资料、理头绪、写初稿、算一遍。人自己留下来的，是另一段。

◆ 八、还有一句：这需要一个时间

王德生博士那段话里，最容易被跳过去的，是最后一句：这需要一个时间。车刚出来的时候，并不安全，也不高效。路不好，车常坏，坐车的人心里没底。那时候，走路的荣耀还很结实，坐车的人反倒要被说几句。

要等到车真的又安全、又快、又便宜、又普及，赶路的荣耀才会一点一点地从腿上挪开。

AI 今天正走在这一段上。它有时候会说错，会编，会一本正经地胡说。这时候，人心里的那句「还是自己想的靠得住」，有它的道理。

所以作弊感不会一夜就散。王德生博士后来又补了一句，大意是：作弊感要等荣耀搬了家，才会消失，人才会慢慢地接受新工具。

这句话说的是一个次序。不是先讲通了道理，作弊感就没了；是荣耀先找到了新的地方，作弊感才跟着淡下去。荣耀还没搬走的时候，跟一个人讲再多「这只是工具」，也压不住他心里那一下不舒服。

第 24 章专门讲搬家要多久，要等哪几样条件；第 25 章讲搬家途中的人，那些被接走了一份活、一时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的人。

王德生博士还说过一句，第 25、26 章会把它摊开。他的意思是：这种作弊感和荣耀搬家的事，在每一回大的技术变革、每一件新工具诞生的时候都出现过，是文明里反复走的一条路。本书在这里只先说一句：慢，不等于不搬。

还有一件，要对仍然觉得「用 AI 就是作弊」的人说清楚：本书不笑话这份心情。它就像车刚上路那些年，坚持走路去赶集的人心里那份踏实。那份踏实是真的，只是它护着的那一份荣耀，正在一点一点地挪地方。

◆ 九、只看一面会怎样

这里也有两种只看一面的说法。一种说：AI 来了，人就不用想了，思考的荣耀没了，人也就没用了。这是只看见了车，没看见腿去了哪里。河堤上那么多走路的人，就是这句话的反证。

另一种说：AI 再厉害也只是机器，思考永远是人的荣耀，谁用谁就是偷懒。这是只看见了腿，没看见赶路那份活已经被接走了。今天没有人会坚持走路去省城，以证明自己的腿还管用。

两种说法都把荣耀当成了一件固定在某处的东西：要么还在原地，要么被拿走了。它们都没看见，荣耀会挪地方。

还要补一句公道话。腿不走会废，这是真的。一个从来不走路的人，到了要走的时候，走不动。脑子也一样。所以练腿的意义还在，练想的意义也在。

只是练的理由换了：从「为了赶路」，换成「为了这副身体、这颗脑子本身」。第 39 章会回来讲孩子的腿还要不要练。

还有一笔账也要记上。车让赶路变容易了，也带来了新的麻烦：坐得太多，走得太少，身体出了毛病。今天很多人去河堤上走，正是因为白天坐了太久。车接走了一件事，又递来了一件事。

机器也会这样。它接走了一部分想事的苦功，也会递来新的麻烦：想得太少，判断变钝，人云亦云。对这些麻烦，不必假装看不见。看见了，才知道傍晚该去哪里走一走。

◆ 十、放回日子里

那天傍晚，梁老师走完一圈，在河堤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天快黑了。对岸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他看了一眼手环，八千多步。

他想起那个老头的话：「图这一身汗？」他想，自己要是真想去哪儿，当然会搭个车，或者打个车。没有人会傻到走着去省城看女儿。这一个小时，他不是要去哪儿。

他忽然想到，梁岚用机器帮忙理文献，大概就像他搭车去菜市场。那是赶路。他每天傍晚来这里走，像是另一件事。那另一件事，放到思考上，是什么？他还说不上来。

回家的路上，他碰见了楼下跑马拉松的老周，背着包刚下班。两个人点点头，各自走开。梁老师想，老周那样一跑几十公里，又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下一章接着问。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可以试：留意一下自己一天里走的路。哪些是为了「到」——上班、买菜、接孩子？哪些是为了「走」本身——散步、爬楼、绕

远路看一眼花？再把一天里用脑子的事也这样分一分：哪些是为了「到」，哪些是为了「想」本身。分完你大概会发现，后一种少得可怜。

带走的话

车接走的是赶路，不是腿；AI 接走的是思考的真与善，荣耀没有熄，只是换了地方亮。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消失」改看成「搬家」，给腿和脑子都留出了新的去处。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车把赶路变得不稀缺，光就挪到了还稀缺的地方。

想一想

1. 你身上有没有一样本事，过去很让你骄傲，后来被某种工具接走了？那份骄傲后来去了哪里？

2. 你现在用脑子的事情里，有多少是「为了到」，有多少是「为了想」本身？

第 20 章

跑步成了一种健身的艺术

◆ 一、清晨五点半的小区

梁老师家那栋楼下，住着一个跑马拉松的人。小区里的人都叫他老周，五十出头，在一家物流公司上班，四十多岁才开始跑步。每天早上五点半，天还没亮透，他就在楼下拉伸，然后沿着小区外面那条路跑出去，七点前回来，满头是汗，在单元门口的台阶上喘气。

梁老师以前没怎么注意过他。自从开始傍晚去河堤快走，他对「动起来的人」多了一份留心。有一天早上倒垃圾，正好碰见老周跑完回来。

「又跑了多少？」

「十五公里。」老周一边擦汗一边说，「下个月有一场全马，这几天在加量。」

「全马是多少？」

「四十二公里多一点。」

梁老师咂了一下嘴。四十二公里，差不多是从县城到他老家的距离。他小时候走过那条路，天不亮出门，走到中午才到。

「跑那么远，」他问，「去哪儿？」

老周笑了：「哪儿也不去。跑完了，回家吃早饭。」

又是这句话。哪儿也不去。梁老师想起河堤上那个骑三轮车的老头。老头问他图这一身汗，他当时答不上来。老周这一身汗，比他的还多。

老周也认得梁老师。小区里有一支十来个人的跑步队，老周是里头跑得最久的一个，周末大家一起出去跑。上个月队里还托老周来约过他，说有一场半程，二十一公里，走走跑跑也能完赛。梁老师笑着推了：「我这把年纪，走走就行了。」

◆ 二、这是王德生博士自己举的例子

上一章说过，王德生博士在那段微信的最后，补了三句话。第三句是：比如跑步，成为一种健身的艺术了。

这一章就讲这一句。它是本书最要紧的一个例子，因为整本书的道理，都能在一个人跑步的样子里看见。请注意他的用词：健身的「艺术」。

他没有说跑步成了「健身的手段」，也没有说成了「健身的方法」。他说艺术。手段和方法，是为了别的东西；艺术，是为了它自己。这一个词，就把荣耀搬到了哪里说出来了。

◆ 三、跑步过去是为了什么

先回到很久以前，看看那时候人为什么跑。人类大概很早就会长距离地走和跑了。有研究说，人能在热天里跑很远，这一份耐力在打猎、迁徙的时候很要紧〔待核〕。那时候跑，是为了吃上饭，是为了活下来。

再往后，跑是为了送东西。驿站里的信差，一站一站地跑，把一封信、一道命令送到远方。古代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人，腿就是那时候最快的信。

中国古代也有驿传，有步递，也有马递。今天人们还常说「八百里加急」，说的就是那种拼了命往前赶的送法。一道公文能不能按时送到，有时候关系到一场仗、一方百姓。

那时候，送信人的腿和马的蹄子，就是一个国家的神经。跑得快的人，靠得住的人，是被人记着的。

最有名的一个，是一个传说。据说古希腊有个叫菲迪皮德斯的信差，从马拉松一路跑回雅典，报告打了胜仗，说完就倒地死了。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细节各不相同，有人怀疑它被后人讲得太美了〔待核〕。

可是不管细节怎样，这个故事的样子很清楚：他跑，是为了一个消息，是为了一座城。他跑得快，是真本事；他跑这一趟，是为了别人。这就是跑步过去的两处亮光。

◆ 四、真与善：那时候的荣耀

用本书的话说一遍。跑步过去的荣耀，亮在「真」上：真能到，跑得快，靠得住。一个信差一天能跑多远，一个猎人能追一头鹿追多久，是实打实的本事。这份本事做不了假，跑不到就是跑不到。

它也亮在「善」上：为了生计，为了家人，给人送信送粮，给一座城报信。跑步有用，跑步为人。那时候一个跑得快的人，被人敬重，敬重的是这两样：他做得成事，他帮得上人。

那时候的荣耀，也有一把清楚的尺子：送到了没有，送得及时不及时。尺子量的是结果。一个信差跑得再好看，信没送到，也没人夸他。

梁老师小时候也听过这样的事。他父亲讲过，五几年村里有人得了急病，一个年轻人连夜跑了二十里山路去请医生。天亮就把医生请来了，人救回来了〔此为陪读人物家里的旧事，非史料〕。那个年轻人后来在村里很有面子。他的面子，一半是因为他真跑得快，一半是因为他是为了救人。

◆ 五、车来了，这两份活被接走了

后来有了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电话。信不用跑着送了，有邮递员骑车送，后来有电报，再后来有手机。粮不用挑着送了，有拖拉机，有货车。急病不用连夜跑去请医生了，打一个电话，救护车就来。

真的那一份，被车接走了：没有一个人跑得过汽车。善的那一份，也被车接走了：送信、送粮、救急，车做得比腿好。

请注意，这两份活并没有消失。信照样要送，粮照样要运，病人照样要救。只是做这些事的，不再是腿。

消失的，是这两份活身上的荣耀。今天要是有人坚持跑着去送一份快递，大家只会觉得奇怪，不会觉得光荣。照道理，跑步到这里就该没人干了。腿的两份活都被接走了，还跑什么?

你看老周。你看清早的公园、傍晚的河堤、周末的山道，还有每年一到春秋就挤满几万人的马拉松赛道。跑步的人，比车出现以前多得多。

◆ 六、1896 年那一场长跑

这里有一件事，值得停下来看。现代第一届奥运会是 1896 年在雅典办的。那一届，人们特意设了一个项目，从马拉松跑到雅典，纪念那个信差的传说〔核：大意〕。这就是今天马拉松的来历。

请注意那个年份。1896 年，汽车已经造出来了，火车已经跑了几十年，电报也已经用了很多年。送信这件事，早就不靠腿了。偏偏在这个时候，人们重新把跑这一趟路郑重地办成一场比赛。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跑，已经不为送信了。没有人等着那个消息。跑的人从马拉松出发，跑到终点，什么也不送。他们只为跑。

传说里的信差，跑是为了一座城；1896 年以后的马拉松选手，跑是为了跑本身。同一条路，同样四十多公里，亮光换了地方。这一场长跑，正好立在搬家的门口。

还有一层，更值得停下来想。王德生博士后来又补了一句，大意是：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

放到马拉松上看，这句话很好懂。信差跑完那一趟，人们量的是「消息送到没有」。1896 年以后，人们量的是另一样东西：跑了多少时间，第几个冲线，有没有照规矩跑完全程。

尺子换了。起点、终点、计时、名次，这一整套新的量法立起来以后，跑得好的荣耀才有了新的去处。没有这把新尺子，一个人在路上跑四十多公里，旁人大概只会问他：你急着去哪儿？

后来尺子还在换。不只量快慢，也量完赛没有，量自己这一回比上一回好了多少。一个跑了五个小时才到终点的人，也能领一块完赛奖牌。那块奖牌量的，已经不是快，是跑完。

先有尺子搬家，荣耀才跟着搬家。这一层，第 24、25 章还会用别的事再走一遍。

把尺子的变化压成一句话：从前量「到得快不快」，后来量「跑得完不完、跑得美不美」。

本章也把跑步当作一条取样，三拍记一遍。第一拍，车来了，信不用跑着送了。第二拍，作弊感起：有人看着跑步的人，说「这么大力气，不如去干点

正事」，有人看着坐车的人，说「连路都不会走了」，两头都有话。第三拍，荣耀搬家：搬到完赛，搬到配速，搬到和自己身体的默契。

◆ 七、为跑而跑：荣耀搬到了美

那么，今天跑步的荣耀，亮在哪里？问老周，他大概会说出一大串：喜欢那种节奏，脚步、呼吸、心跳慢慢对上；喜欢跑到第二十几公里时那种「快不行了、又撑过去了」的感觉；喜欢清早路上没人，看着天一点一点亮；喜欢跑完那一口气，整个人是空的、干净的。这里面，没有一句是「我送到了什么」，也没有一句是「我比车快」。这就是美这一边的亮光。

本书说的美，不是好看，不是装饰。美是一件事不为别的、只为它自己而做的时候，亮起来的那份光。跑步的节奏是美的，呼吸是美的，毅力是美的，路边的风景是美的，一个人和自己身体之间那份越来越熟的默契，也是美的。

真与善的活被车接走以后，跑步的荣耀没有熄，它搬到了美——为跑而跑，跑步成了一种健身的艺术。

艺术这个词，在这里用得很准。一个画画的人，不是为了给墙刷颜色才画；一个弹琴的人，不是为了报时才弹。跑步也是这样：它不再是为了到哪儿去的手段，它自己就是那件要做的事。

◆ 八、美这一边，还有它自己的讲究

有人会说：既然只为跑而跑，那随便跑跑就好了，还有什么荣耀可言？你去看跑步的人，美这一边，讲究一点也不少。

他们讲配速，讲步频，讲心率区间，讲怎么呼吸、怎么摆臂、脚怎么落地。他们记训练日志，几个月一点一点地加量。他们为了一场全马，提前半年就开始准备。跑进了某一个成绩，他们高兴得像过年。

这些讲究，看起来很像过去的「真」：跑得快，跑得远。可是有一处不一样。过去跑得快，是因为要赶到；今天跑得快，是因为想看看自己的身体能走到哪里。快不再是为了别的什么，快本身成了一件作品。

还有人不讲快，讲的是坚持。一个五十多岁才开始跑的人，第一次跑完十公里，哭了。没有人给他发奖金，也没有哪封信因此送到了。他哭，是因为那十公里，是他自己一步一步跑出来的。

这份荣耀，和搬家以前一样真，只是换了来处。它不再来自「我做成了一件有用的事」，来自「这件事本身，我做得很好、做得很美」。

跑步的人之间，也长出了新的敬重。他们佩服的，不是谁送到了什么，是谁坚持了多少年，谁在雨里照样出门，谁伤了以后又一点一点跑回来。这些敬重，过去都不算数；今天，它们成了跑者圈子里最亮的东西。

还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很多跑者跑完，会在手机上晒一张图：一条弯弯曲曲的轨迹，几个数字，一张汗湿的脸。那条轨迹从家门口出去，又绕回家门口，像一幅画。它什么也没送到，可它被很多人点了赞。

这就是美这一边的荣耀：一件事做完了，被人看见、被人欣赏，不是因为它有用，是因为它本身好。

登山也是这样。从前翻山，是为了到山那边去，翻得过去就好，没人在乎走哪条道。今天有了公路、有了隧道，到山那边坐车就行，可是爬山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挑难走的路，挑看得见日出的那一面，爬到顶上，拍一张照，又原路下来。山那边，他们一步也没去。

◆ 九、也要公道：腿还要练，伤也是真的

说到这里，要先还两笔账。第一笔：跑步成了艺术，不等于腿的实用就一点不剩了。一个从来不走、不跑的人，身体会垮，上楼会喘，老了会站不稳。练腿的意义还在，只是理由换了：不为赶路，为了这副身体本身。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第二笔：美这一边也有它的坑。有人跑得太猛，伤了膝盖；有人为了一个成绩，把身体逼过了头。美不是不讲分寸，艺术也要知道自己的边界。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还有一笔，留给后面：车并没有一来就把腿的荣耀全接走，中间有很长一段，坐车的人被看不起，跑步的人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在跑。第 24、25 章会讲这一段路。

◆ 十、思考，会不会也成了一门艺术

现在，把跑步换成思考，再走一遍。思考过去的荣耀，亮在真上：算得对，答得出，懂得多。亮在善上：有用，能解决问题，能帮人。

AI 来了，这两份活正在被接走。机器算得比人对，答得比人快，懂得比人多；它替人写方案、理数据、出主意，也越来越有用。

照跑步的样子，思考的荣耀不会熄。它会搬到美那一边：为想而想；一个问题问得美；一副框架搭得漂亮；想的过程本身的那份快乐；一个念头像一件作品那样，被人慢慢欣赏。

这一回，作弊感就好懂了。今天觉得用 AI 是作弊的人，很像车刚出来时坚持走路去赶集的人。他们心疼的，是赶路那一份荣耀。那份荣耀确实在挪走。可是思考本身，没有被谁夺走，只是要换一个地方亮。王德生博士后来又补过一句：思考会成为健脑的艺术，一种新的健身艺术。

这一句，和跑步这一句，正好对着。一句说身体，一句说脑子；一句已经走完了，一句正在走。

跑步的人练的是这副身体，想事的人练的是这颗脑子。机器替人想完了一大片事以后，人还会想，就像车来了以后人还会跑。那时候想，不为交差，不为比机器快，为的是脑子转起来的那份痛快，为的是一个难题在自己手里慢慢松开的那一下。

也会有新的讲究长出来，就像跑者讲配速、讲步频。想事的人，大概也会讲：这个问题问得好不好，这条思路走得美不美，这一次比上一次多看见了什么。

本书在这里只先放一句猜想，标「待验」：思考的美，会像跑步的美一样，有它自己的尺子、自己的圈子、自己的敬重。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早上，梁老师倒完垃圾，没有马上上楼。他站在单元门口，看老周坐在台阶上解鞋带。老周的鞋已经很旧了，鞋底磨平了一块。

「你那双鞋该换了。」

「跑完这场全马就换。」老周说，「这双陪我跑了两千多公里，想让它跑完最后一场。」

梁老师笑了。他想起自己傍晚在河堤上看手环的样子。一个人跑两千公里，一个人走八千步，都哪儿也没去。两个人却都知道，自己走过了什么。

他上楼，打开电脑，给梁岚发了一条消息：「我楼下那个老周，跑马拉松。我今天才想明白，他跑步，跟当年送信的人跑步，不是一回事。」

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他们跑步队约过我去跑半程。我在想要不要去。」

过了一会儿，梁岚回：「去啊。那你说，我写论文，跟你当年写教案，是不是也不是一回事了？」

梁老师看着屏幕，想了很久。他想，女儿那篇论文，凡是为了交差、为了把文献理一遍的部分，大概就像送信，让机器去跑也没什么丢人的。可是那第四类，她盯着看了很久、心里一动的那一下，像不像老周跑到第二十几公里时撑过去的那一口气？他回了一句：「有一部分是。你自己分一分。」

一个小办法，你这个周末可以试：找一件你平时为了「有用」才做的事，比如做饭、写一段文字、算一笔账，只做一次「为它自己」的版本。做饭不为填饱肚子，只为把一道菜做到你最满意的样子；写字不为交差，只为写一段你自己读着舒服的话。做完以后，留意一下心里亮的那一下，和平时有什么不同。

不必做得多好。老周第一次跑步，据他自己说，也只跑了两公里就停下来喘。要紧的是那一下的亮，是从「有用」来的，还是从「它本身」来的。跑步成了健身的艺术，思考会不会成为健脑的艺术？第 32 章回来拔旗。

带走的话

跑步的荣耀曾在真与善，车接走了赶路与送信，它搬到了美：为跑而跑，跑步成了健身的艺术。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荣耀没有被车关掉，换了一扇门进到美这一边。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赶路不稀缺了，一个人和自己身体的那份默契还稀缺。

想一想

1. 你有没有一件事，最早是为了有用才做，后来慢慢变成了为它自己而做？那个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 如果有一天，你工作里所有「有用」的那一部分都被机器接走了，你还愿意为它自己而做的，是哪一件？

第 21 章

照相机来了以后

◆ 一、河堤上画画的人

梁老师在河堤上快走，走到第二个星期，认得了一个画画的人。那人姓唐，七十出头，退休前在县里的文化馆教美术。他每天傍晚都来，在柳树底下支一个小折叠凳，膝盖上摊一块画板，旁边放一只装满水的罐头瓶，画水彩。

他画的总是同一片地方：河的拐弯处，对岸那座旧水塔，还有水塔后面落下去的太阳。

梁老师走过他身边好几回，没好意思停。有一天，太阳特别红，河面上铺了一层金，堤上的人纷纷停下来，举起手机拍。咔嚓、咔嚓，一片快门声。

一个年轻人拍完了，凑过去看老唐的画板，看了一会儿，笑着说：「大爷，拍一张不就完了，还画半天。」

老唐没抬头，只说了一句：「你拍的是太阳，我画的是我看太阳的这半个钟头。」

年轻人愣了一下，走了。梁老师站在旁边，把这句话记住了。你大概也见过这样的场面：一群人举着手机，一个人举着画笔。你心里多半也冒过那个年轻人的念头：手机一按就有，还画什么？这一章，就从这个念头往回走，走到一百八十多年前，照相机刚来的那一年。

◆ 二、1839 年那一天

1839 年，法国人达盖尔的照相法在巴黎公开了〔核〕。一块银亮的铜板，对着一条街、一栋楼放上一阵子，再拿药水一处理，街和楼就留在板上了，一根窗棂都不差。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欧洲。

据说，有一位叫德拉罗什的画家，看见这种银版照片以后，说了一句：从今天起，绘画死了〔待核〕。

这句话是不是他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后来的人说法不一。可是不管出处怎样，这句话流传得这么广，是因为它说出了当时很多画画的人心里那一下发凉。

凉在哪里？

画家辛辛苦苦学了十几年的手艺，最拿得出手的一样，就是「画得像」。一张脸、一座城、一匹马，画得跟真的一样，是画家的看家本事。现在一块铜板、一点药水、一会儿工夫，就做到了，而且比人画得还像。这和今天有人看见机器三秒钟写出一段文章、心里那一下发凉，是同一种凉。

◆ 三、画画过去为了什么

先回到照相机来之前，看看那时候的人为什么要画。很大一部分画，是为了留下一个样子。

有钱人家请画师画肖像，挂在客厅里，传给子孙。打仗的将军请人画下战场，君主请人画下自己加冕的那一天。航海的人带着画师，把没见过的鸟、没见过的花一张张画下来，带回去给人看。中国过去也有给祖先画像的习惯，逢年过节挂出来拜一拜〔待核：各地风俗不一〕。

中文里有个老词，叫「写真」。今天说写真，多半是说照片；可是它原来的意思，是给人画像，把一个人的真容写下来。这个词，正好把画画过去的荣耀说了出来。

用本书的话说：画画的荣耀，过去亮在「真」上。画得像，画得准，画得靠得住。一个画师能把一张脸画到亲人一眼认出，这是实打实的本事，比得出高低，做不了假。

它也亮在「善」上。画像有用，画像为人。一个远嫁的女儿，靠一张小像记住母亲的样子；一个去世的老人，靠一幅画像留在儿孙的年节里；一本草药书，靠一张张插图让人认得哪株能吃、哪株有毒。那时候一个画得好的人被人敬重，敬重的就是这两样：他画得真，他画得有用。

◆ 四、一块铜板接走了「像」

照相机来了以后，这两份活，一份一份地被接走了。先是「像」。照片比任何一支笔都像，这一点没有人争得过它。

再是「有用」。给家人留一个样子，照相馆比画师便宜，也快。报纸上要登一场大火、一次游行，记者带着相机去；后来科学家记录星空、医生记录病灶，也都用上了照片〔待核：各领域时间不一〕。

据后来的记载，当时专门给人画小像的画师，有不少人生意一落千丈，有的干脆改行，开起了照相馆〔待核〕。

也有人不服气。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 1859 年写过一篇评论。他说，大意是：照相术应该老老实实当好科学和艺术的仆人，像印刷术、速记术那样，别想混进艺术里来（《1859 年的沙龙》〔核：大意〕）。

请注意这句话的口气。它很像今天有人说的：用 AI 写的东西不算创作，机器只配打打下手。

一边说「绘画死了」，一边说「照相不算艺术」。两种说法听起来相反，底下是同一个念头：画画的荣耀，就在「画得像」那一处。这一处被机器占了，画就完了；所以机器绝不能被当成画。这个念头，没有猜对后来的事。

◆ 五、画家去了哪里

照相机来了以后，画家没有死光。他们去了别的地方。1874 年，巴黎有一群年轻画家，被官方的沙龙拒之门外，自己凑钱办了一场展览。其中一幅画，画的是港口的日出：几笔橙红的太阳，一片灰蓝的雾，几只看不清的小船。有评论家借着画题挖苦他们，说这不过是一点「印象」。这群人后来就被叫作印象派〔核：大意〕。那幅画是莫奈的《日出·印象》。

你去看那幅画，会发现它一点也不「像」。港口的房子是糊的，船是几道影子，水面是一笔一笔堆上去的颜色。要比像，它比不过任何一张照片。

可是它画出了一样照片当时拍不出来的东西：光在那一刻、那一片雾里的样子，还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看它时，眼睛里那一下颤动。

再往后，塞尚去画苹果和山，画的是一样东西怎样被一层层看出来；梵高画星空和麦田，画的是心里翻腾的那一股劲。画家一个一个地，从「画得像」那里走开，走进了光、笔触、颜色和心里。

这里要打一个预防针。印象派怎么来的，原因很多：管装颜料让画家能背着画箱去野外〔核〕，城市在变，年轻人对老学院不服气。照相机只是其中一样，不能说全是它推出来的。本书只说一层意思，这层意思是本书的解释，待验：照相机接走了「像」，画家才更放心地去找「像」以外的东西。

◆ 六、本书的说法：画画的荣耀搬了家

把上面几节放在一起看。照相机来了，画画的「真」那一份——像、准、靠得住——被接走了。「善」那一份——留样子、做记录、给人用——也被接走了。

这两份活并没有消失。照片照样要拍，样子照样要留，而且留得比以前多得多。只是做这些事的，不再是画笔。

消失的，是这两份活身上的荣耀。今天要是有人花三个月，把一张身份证照片原样画出来，大家会觉得他手艺不错，可不会觉得这是了不起的艺术。

画画本身的荣耀，没有熄。它搬到了美那一边：一笔下去的力道，一片颜色的冷暖，一个人怎样看光、怎样看一座山，画画这件事不为别的、只为它自己时亮起来的那份光。

照相机接走的是「画得像」，不是画画；画画的荣耀从真与善，搬到了光、笔触和一个人看世界的样子里。

这和上一章的跑步，是同一条路。车接走了赶路，跑步成了健身的艺术；照相机接走了留样子，画画成了更纯的艺术。把这一段放回一条更长的路上看，它走的是三拍。第一拍，新工具来了：1839 年的银版照相。

第二拍，作弊感起来了：德拉罗什那句「绘画死了」，波德莱尔那句「当好仆人」。第三拍，荣耀搬了家：搬到光、笔触，和一个人看世界的样子。

王德生博士说过，这种作弊感和荣耀搬家的事，在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每一样工具诞生的时候都会出现，是文明里的一条规律。照相机是这条规律的一次取样。

只是规律只说它会发生，不说它没有代价。那些靠画小像过日子的人，很多没有等到搬家，就先丢了饭碗。

◆ 七、尺子是怎么换的

还有一个问题：照相机 1839 年就来了，画画的荣耀为什么没有一下子搬过去？因为评画的那把尺子，还攥在老地方。

十九世纪的巴黎，一个画家要出头，几乎只有一条路：作品被官方的沙龙选上，挂出来。评委多是学院里的老先生。他们看重的，是题材庄不庄重，画面细不细、光不光，人和物像不像〔核：大意〕。

莫奈他们的画，拿这把尺子一量，是不及格的。笔触太粗，颜色太跳，看上去像没画完。

1863 年，沙龙拒掉的画太多，画家们不满，当时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准许另办一场「落选者沙龙」〔核〕。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就挂在那里，招来一片嘲笑〔核〕。

到了 1874 年，这群年轻人干脆自己凑钱办展。后来，有画商开始一批一批地收他们的画，比如杜兰-吕埃尔〔核〕；写评论的人里，也慢慢有人替他们说话。

这就是尺子搬家的样子。评的人换了，从学院的评委换成了画商、评论家和买画的人；评的地方换了，从官方沙龙换成了自己办的展；评的标准也换了，从「像不像、细不细」，换成了「有没有自己的眼光」。借用王德生博士的话说：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

尺子不动，荣耀就挪不动。莫奈第一次办展，并没有被叫好；被叫好，是后来的事。要等收画的、看展的、写评论的人一起换了眼光，那份光才在光和笔触上亮稳。这一层是本书的解释，待验。

◆ 八、照相自己也走了同一条路

还有一件事更有意思，值得停下来想。照相机刚来的时候，被说成「不算艺术」。可是过了几十年，照相自己也长出了美的那一边。有人不再满足于把东西拍清楚，开始讲光影、构图、等待那一瞬，照片开始挂进美术馆〔待核：具体年代〕。

照相的「真」，在那时还是稀罕本事。会摆弄相机、会冲洗底片的人不多，拍得清楚就让人佩服。

后来呢？手机来了。人人兜里一台相机，按一下就清楚，还能自动调光、自动美颜。拍得清楚，不再稀罕。

于是照相的荣耀，又搬了一回家。今天让人心里一亮的照片，很少是因为它「清楚」。多半是因为拍的人看见了别人没看见的那一下：一个老人在雨里收摊时的背影，一个孩子第一次见到海时张开的嘴。

你看，同一件事走了两遍。先是画笔被照相机接走「像」，荣耀搬到美；后是照相机被手机接走「清楚」，荣耀又搬到美。

荣耀不是钉在哪一样工具上的。它跟着稀缺走：哪里还稀缺，它就在哪里亮。这一点，第 23 章要细细地说。

◆ 九、只看一面，和几笔公道账

这里有两种只看一面的说法，正好是一百八十年前那两句话的今天版。一种说：AI 能画画、能写诗了，画家和诗人完了。这是「绘画死了」那句话的回声。它只看见了机器接走的那一份，没看见画家后来去了哪里。

另一种说：AI 画的东西不算艺术，用 AI 的人都是偷懒，不配叫创作者。这是波德莱尔那句话的回声。它把荣耀死死钉在「亲手画得像」那一处，不许

它挪地方。两种说法都把荣耀当成了一件放在固定位置的东西，要么还在，要么被拿走。

还有一件事要公道地说：自我作祟，在这里也看得见。一个画了一辈子肖像的画师，听见「照相机比你像」，难受的不只是生意，还有那一声「这是我的本事」被碰了一下。他护着的，有一半是手艺，有一半是那个「我」。第 15 章说过，「这是我的」那一声，常常亮得比事情本身还响。公道账也要记三笔。

第一笔：照相机来了，素描功底并没有作废。今天美术学院的学生，照样要一笔一笔地画石膏像、画人体。练「像」，不再是为了替人留样子，是为了这双手、这双眼睛本身。这和练腿是一个道理：不为赶路，为了这副身体。

第二笔：「像」这件事，有些地方还离不开人的手。比如有些医学插图、考古线图，画出来比照片更清楚，因为画的人知道该突出什么、该省掉什么〔待核〕。被接走的，是大部分的「像」，不是每一处。

第三笔：一个人拿别人的照片冒充自己的画，拿去参赛、拿去卖，这是作弊，不是作弊感。第 8 章说过，作弊是破坏事先说好的规则。荣耀搬家，不等于规则可以不守。

◆ 十、今天与机器：一张 AI 画出来的图

梁岚在省城读研，她的一个同学在一家小公司兼职做海报。国庆以后，那家公司开始用 AI 出图，一张海报的草图，几分钟出十几张。

那个同学跟梁岚抱怨：「我学了四年设计，现在老板说，你就从机器出的图里挑一张，改改字就行。」

梁岚问她：「那你现在干什么？」

她想了想，说：「挑。然后跟老板吵，为什么这一张好、那一张不行。吵着吵着，我发现我说出来的那些理由，机器自己说不出来。」

这句话里，有一条正在搬家的路。出图、出得快、出得像，这一份正在被接走；给一个具体的店、一群具体的客人做一张合适的海报，这一份也在被接走一部分。剩下的，是一双眼睛：知道哪一张好，说得出为什么好，敢为它吵一架。

这双眼睛的荣耀，和老唐画夕阳的那半个钟头，是一路的。第 28 章会专门讲一百条里挑一条的那份眼光。

请注意，这里的尺子也在搬。那位老板过去评她，看的是「图是不是你亲手画的」；现在评她，看的是「你挑的那一张，客人买不买账，你说不说得出道理」。尺子一换，她心里的那点委屈，也就慢慢有了去处。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傍晚，太阳落下去以后，拍照的人都散了。老唐还在画。天边只剩一道暗红，他往画板上又抹了一笔，停下来，眯着眼看了一会儿。梁老师在他旁边站着，终于开了口：「唐老师，您画了多少张这个水塔了？」

「数不清了。」老唐说，「一天一张，画了三年。」

「都一样吗？」

老唐笑了，把画板递给他看：「你看，今天的红，跟昨天的不一样。我的手，跟三年前也不一样。」

梁老师接过画板。他不懂画，可他看得出，那一片红里有一种东西，是他手机里那张照片没有的。

回家的路上，他想起自己批了三十多年的作文。那些作文里，他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字写得工整、句子通顺吗？那是「像」的那一份。他真正记得的，是某个学生某一句写得特别的话，是那句话里一个孩子看世界的样子。要是有一天，工整和通顺都被机器接走了，他还要批什么？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可以试：拍一张你常看的风景，然后对着同一片风景，用笔随手画五分钟，画得难看也不要紧。画完把两样放在一起，问自己一句：照片里有什么，画里有什么？画里多出来的那一点，就是被接走以后还留下的东西。

带走的话

照相机接走了画得像，画画没有死；荣耀搬到了光与笔触，搬到一个人看世界的那半个钟头里。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画家被挤出「像」那间屋子，反倒走进了光、颜色和心里。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像不稀缺了，一个人怎样看，还稀缺。

想一想

1. 你手机里存了几千张照片，有没有哪一张，你会愿意花一个下午把它画下来？为什么是那一张？

2. 你干的那一行里，有没有一样「像」的活，已经被机器接走了？接走以后，你身边做得最好的人，把力气用到了哪里？

第 22 章

输给机器以后，棋手还下棋吗

◆ 一、梁小川输给了手机

十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梁老师在阳台上听见客厅里「啪」的一声。他走出去一看，梁小川把手机扣在沙发上，脸涨得通红。

「怎么了？」

「下棋。」小川说，「输了五盘了。」

梁老师笑了。小川的象棋是他教的，从马走日、象走田教起。小川学得快，上初一就能赢他了，后来在学校的比赛里拿过年级第二。这一阵子，小川在手机上下了一个象棋软件，说是要「找个高手练练」。

「跟谁下的？」

「跟软件。我调到了最难那一档。」小川把手机翻过来，指着屏幕，「你看，它每一步都想不到一秒，我想了五分钟，还是输。」

梁老师拿过来看了看棋局。黑方的车马炮被一步一步逼到角落里，红方几乎没出过一步闲棋。

「那你再调低一档嘛。」

「调低有什么意思。」小川把头一扭，「反正下不过。下棋没意思了。」

这句话让梁老师心里一紧。他教小川下棋，是从小川五岁那年开始的。那时候父子俩在饭桌上摆棋，一下就是一个晚上。现在一个手机，就让孩子说「没意思了」。

你家里大概也有过类似的一幕。一个孩子在某件自己最拿手的事上，第一次输给一台机器，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他问的那一句，其实是这一章要问的：输给机器以后，人还下棋吗?

◆ 二、1997 年 5 月，纽约

这个问题，人类已经认认真真地问过两回了。第一回是国际象棋。1997 年 5 月，在纽约，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和 IBM 造的计算机「深蓝」下了六盘棋。最后深蓝以三胜半对两胜半赢了〔核〕。

一年前，两边也下过一场，那一回是卡斯帕罗夫赢的。所以 1997 年这一场，很多人是当成「人类守住阵地」来看的。结果没守住。

有一个细节很耐人寻味。据报道，卡斯帕罗夫输了以后，怀疑过对面有人在暗中帮机器，觉得机器有几步走得太像人了〔核：大意〕。

请注意这个怀疑的方向。今天我们担心的是人偷偷用了机器，那一天的世界冠军担心的，是机器偷偷用了人。两边都在问同一句话：这一步，是谁想出来的?

这正是本书的总钥匙。第 10 章第一次认真用它，在这里，它被一位世界冠军用在了一盘棋上。

◆ 三、2016 年 3 月，首尔

第二回是围棋。

围棋的变化比国际象棋多得多，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相信机器在这里赢不了顶尖棋手，起码还要很多年。

2016 年 3 月，在首尔，DeepMind 造的 AlphaGo 和韩国棋手李世石下了五盘，赢了四盘〔核〕。

李世石赢的那一盘，是第四盘。他在第 78 手下了一步很多人没想到的棋，机器随后乱了阵脚〔核〕。这一盘，后来被很多人反复讲起：人类在这一年，还赢过一回。

又过了一年多，2017 年，AlphaGo 的新版本和当时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下了三盘，三盘都赢了。据报道，柯洁在其中一盘里落了泪〔待核〕。

2019 年，李世石宣布退役。据报道，他说的理由里有一句，大意是：AI 是一个无法被打败的存在〔核：大意〕。

一个下了二十多年棋的人，因为一台机器，不想再下了。这一句话，和梁小川那句「下棋没意思了」，隔着十万八千里，说的却是同一种失落。

◆ 四、下棋过去为了什么

先回到机器来之前，看看下棋的荣耀亮在哪里。亮在「真」上：算得深，算得准，赢。一个棋手能看到十几步以后的变化，能在乱局里找到唯一的那一手，这是实打实的本事。棋盘上没法作假，输了就是输了。也亮在「善」上，只是这一份的样子和走路、画画不太一样。

唐代的宫里设过「棋待诏」，专门陪皇帝下棋〔核〕。一个棋下得好的人，可以凭这门手艺吃饭、做官、教徒弟。到了近代，下棋还替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争过面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日围棋擂台赛上，聂卫平连胜几位日本高手，很多中国人至今记得那几盘棋〔核〕。棋下得好，有用，为人，为一群人争一口气。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下棋这件事，从来不只亮在真与善上。中国人讲琴棋书画，把棋放在修身养性的一路里。古书里有个故事，说一个叫王质的樵夫进山砍柴，看两个童子下棋。一局没看完，回头一看，斧头柄已经烂了；下山一

问，世上已过了很多年（《述异记》〔核〕）。这个故事里，没有人赢，也没有人为谁争光。只有一盘棋，好看到让人忘了时间。

所以下棋的美那一边，早就有了。只不过在机器来之前，它常常被「赢」的光压着，亮得不那么显眼。

◆ 五、机器接走了「赢」

深蓝和 AlphaGo 来了以后，下棋的「真」那一份，被接走了。今天一个普通人手机里的象棋软件、围棋软件，都比世界冠军下得好。棋盘上哪一步最好，机器说了算。顶尖棋手赛后复盘，要打开软件看看自己哪一手下错了。

「善」那一份，也接走了一部分。陪人下棋，机器随叫随到，从不嫌你臭棋；教人下棋，机器能把每一步的胜率标给你看。

有一件事，要在这里分清楚。机器接走了「赢」以后，下棋场上反倒多出了一种真正的作弊：比赛的时候偷偷看软件。国际象棋界、围棋界这些年都处理过这样的事，有人被查出来、被取消成绩、被禁赛〔待核：具体案例〕。

这是作弊，不是作弊感。棋赛是一块有意设下的「无车区」：说好了两个人对坐，各凭自己的脑子，那么谁偷偷搬来一辆车，谁就破了规矩。第 8 章说过，考场是有意设的无车区，在那里用车就是作弊；在马路上用车，不是。这一条，荣耀怎么搬家都不会改。

◆ 六、棋手还下棋吗

那么，输给机器以后，棋手还下棋吗？答案就摆在那里：还下，而且下的人更多了。

国际象棋输给深蓝以后，并没有没落。这些年网上下棋的人越来越多，顶尖棋手的比赛有人在网上直播，一盘棋几十万人看〔待核〕。没有人会去看两台软件对下，大家要看的是两个人。

卡斯帕罗夫自己也没有走开。据记载，他在输给深蓝的第二年，就提出过一种新下法：人和电脑结成一队，跟另一队人和电脑下〔核〕。他想看的，是人和机器一起，能下出什么样的棋。

许多年以后，他写过一本回顾这段经历的书，书名叫《深度思考》。书里的意思大致是：人不必和机器比谁算得深，要去想人和机器一起，能把事情做到哪一步〔核：大意〕。

一个输给机器的世界冠军，最后没有去骂机器，也没有离开棋盘。他换了一个问题来问。

这一换，本身就是一次搬家。从「我能不能赢它」，搬到「我们一起能下成什么样」。

围棋也是这样。AlphaGo 之后，棋手们不再拿「赢机器」当目标，而是拿机器当老师。机器下出了一些人类几百年都没走过的招法，比如很早就去点对方角上的三三，很多职业棋手看了以后，自己也开始这样下〔核〕。

这就是一次回写。机器长出来的新招，回头改了人的棋路、人的棋理。今天的人下棋，已经和 2016 年以前的人不一样了。棋还在下，只是下棋的人心里亮的那一处，换了地方。

◆ 七、本书的说法：棋手的荣耀搬到了哪里

搬到了哪里？至少有三处。一处是人和人对坐。两个人隔着一张棋盘，看得见对方的手在抖，猜得到对方心里在打什么算盘。一个人在时间快用完的时

候，敢不敢下那一步险棋。这份较量里有心思、有胆量、有性情，机器对着它，帮不上，也替不了。

一处是一盘棋本身。一盘棋可以下得好看：开局舒展，中盘有几手出人意料，收官干干净净。下棋的人知道，有的棋赢了也难看，有的棋输了也漂亮。

一处是下棋的那段时间。小川五岁那年和爸爸在饭桌上摆棋，一摆一个晚上，那几个晚上的荣耀，从来就不在谁赢。

这三处，都是美这一边的亮光：不为赢别人，不为替谁争光，只为这一盘棋、这两个人、这一段时间本身。

输给机器以后，棋的「赢」不再是人的荣耀；荣耀搬到了两个人对坐的那张桌子，和一盘棋本身下得美不美。

这也是第 20 章跑步那一条路：机器接走了真与善，荣耀没有熄，它去了美。照那条三拍再走一遍。新工具来了：1997 年的深蓝，2016 年的 AlphaGo。作弊感起来了：卡斯帕罗夫怀疑对面有人帮机器，后来又是赛场上有人偷看软件，被查、被禁。荣耀搬了家：搬到对坐、棋形和那一段时间。

也要照实说代价。李世石没有等到搬完家，就离开了棋盘。规律只说会发生，不说每个人都愿意搬、都搬得动。

◆ 八、只看一面会怎样

这里也有两种只看一面的说法。一种是李世石那一句，也是小川那一句：下不过了，所以没意思了。这一句把下棋的荣耀全押在「赢」上。押在赢上，输给机器，就是输光了。可是你看，赢了机器的人一个也没有，下棋的人却越来越多。可见荣耀并不全在赢那一处。

另一种说：用机器复盘、用机器学棋，就不算自己的本事了，真正的棋手只靠自己悟。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骨气，却和当年说「坐车的人没本事」是一路。今天的年轻棋手，是在和机器一起练出来的，他们下出的好棋，你很难说清哪一步是「自己悟的」，哪一步是「机器教的」。

请注意，这又是那把总钥匙：这一步，是谁想出来的？在一个和机器一起长大的棋手身上，这一问问到底，问不出一个干净的答案。

还要公道地补一句：输给机器的那一下，难受是真的。一个人把半辈子押在一样本事上，忽然被告知这本事有一台机器做得更好，他心里塌下去的那一块，不是讲道理能填平的。第 25 章会专门写搬家途中的人。

◆ 九、尺子没有拿机器量人

棋手的荣耀能搬得这么稳，有一样东西在底下托着：评棋手的那把尺子，先搬了。国际象棋给棋手排名，用的是一套叫「等级分」的算法，以发明它的埃洛命名，国际棋联在 1970 年前后开始采用〔核〕。这套分，只算人和人下的棋。软件的棋力早就远远高过世界冠军，可是没有人把一个软件排进世界冠军的名单里。

比赛的规矩也跟着改了。赛场上不许带手机和电子设备，有的比赛要过安检，直播要延迟一会儿再放〔核：大意〕。这些规矩，是在机器变强以后，一条一条补上的。

还有一样更有意思。如今看棋的直播，屏幕边上常常挂着一根软件算出来的胜率条。观众一边看机器的判断，一边替人捏一把汗。一位棋手明明在胜率条上落后了，却下出一手漂亮的棋，硬是守住，看的人照样喝彩。请注意这一幕。机器在场，机器在评，可是喝彩给的是人。

尺子从「谁下出最好的一手」，换成了「两个人之间，谁下得更好、更有胆、更好看」。要是还拿「赢不赢得了机器」去量棋手，世上就没有一个合格的棋手了。尺子一换，荣耀才有地方落脚。

这是王德生博士那句话在棋盘上的样子：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现在，把棋盘换成书桌，再看一遍。

今天很多人和机器比的，已经不是下棋，是想事情。一个问题，人想一个晚上，机器几秒钟给出一份像模像样的回答。写一段综述、列一份提纲、算一笔账、找一条思路，机器常常比人快，有时候也比人好。这一下的难受，和小川扣手机的那一下，是同一种。

可是棋的那条路已经走在前面了。思考的「赢」——想得对、想得快、想得全——正在被接走。思考的荣耀会去哪里？大概也是那几处：人和人对坐着争一个问题的那张桌子，一个想法本身想得美不美，和想事情的那段时间本身。

第 18 章说过，人和机器一起想，不是两个人在拔河，是一个复合体在长。棋手已经在这样下棋了。

只是思考的尺子，还没有像棋的尺子那样换好。考试、评职称、发论文，很多地方还在问「是不是你亲手写的」。尺子没换，荣耀就只好在老地方守着。第 24 章会把这一条放在搬家条件的头一个。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阳台上的那盘棋

那天下午，梁老师没有劝小川。他从柜子顶上翻出那副旧象棋。木头的，棋子边上磨得发亮，是他结婚那年买的。他在阳台的小桌上把棋摆好，喊了一声：「来，跟我下一盘。」

小川撇撇嘴：「你又下不过我。」

「那你让我一个马。」

小川来了兴致。两个人坐下来，你一步我一步。梁老师下得慢，每一步都要想一会儿，手指在棋子上方晃来晃去。小川等得不耐烦，又忍不住笑。

下到中盘，梁老师走了一步很臭的棋，把车送到了小川的炮口上。小川一把吃掉，笑得前仰后合。梁老师也笑，假装拍桌子。

最后小川赢了。

「再来一盘？」

「再来。」

下完第三盘，小川拿起手机，说：「爸，刚才第二盘中间那几步，我们拿软件看看，到底谁下错了。」

两个人凑在一起，把那盘棋一步一步摆进软件里。软件标出来：小川第十四步下错了，本来可以早十步赢；梁老师那一步送车的臭棋，胜率一下子掉到了谷底。父子俩看着那条往下掉的线，又笑了一回。

「你看，」小川指着屏幕，「它说你这一步是全盘最差的一步。」

「那它说没说，我这一步是故意的？」

小川愣了一下，然后笑得更厉害了：「它哪知道你是故意的。」

梁老师没接话。那一步到底是不是故意的，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只知道，那一步送出去以后，儿子笑了，这个下午就活了。

这一个下午，机器在场，而且一直比他们俩都强。可是那张小桌上亮起来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机器拿得走的。

◆ 十一、放回日子里

晚上，小川洗完澡，又打开了那个象棋软件。他没有调回最难那一档，而是点开了「复盘」，把下午和爸爸下的三盘棋又看了一遍。梁老师路过他房门口，听见他在嘀咕：「原来这里走马更好。」

他没有进去打扰。

他想到，小川说「没意思了」的那一刻，失落的是「赢」；下午在阳台上，小川又找回来的，是下棋本身。孩子比大人快，一个下午就把家搬了。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可以试：找一件你最近「比不过机器」的事——算账、写东西、认路、下棋都行。先不跟机器比，找一个人一起做一回，做完再用机器帮你看看哪里可以更好。留意一下：哪一段时候心里最亮？是被机器指出错处的时候，还是和那个人一起做的时候？

带走的话

机器接走了棋盘上的赢，没有接走两个人对坐的那张桌子；输给机器以后，下棋才露出它本来就有的美。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赢」那扇门关上了，棋手从另一扇门，走进了对坐、棋形和时间本身。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最好的一手不稀缺了，两个人对坐的那个下午还稀缺。

想一想

1.　你小时候有没有一件特别拿手、后来被别人或机器比下去的事？你后来还做它吗？做的时候，心里亮的是什么？

2. 如果你知道永远赢不了某台机器，你还愿意花一个晚上做哪件事？

第 23 章

真、善、美三处亮光

◆ 一、视频里的三个人

十一月初的一个晚上，梁老师和梁岚视频。他一口气讲了三个人：楼下跑马拉松的小邓，河堤上画了三年水塔的老唐，还有输给手机、又在阳台上找回下棋兴致的小川。梁岚听完，笑着说：「爸，你最近怎么跟写论文似的，一个案例接一个案例。」

「我是想不明白。」梁老师说，「这三件事，我老觉得是一回事，又说不清是哪一回事。」

「那你说说看，跑步、画画、下棋，过去被人夸，是夸什么？」

梁老师想了想：「夸本事吧。跑得快，画得像，下得赢。」

「还有呢？」

「还有有用吧。送信的，画像的，替人争光的。」

「那现在呢？」

梁老师停了一下：「现在夸的，好像是另一样东西。说不上来。小邓说跑步舒服，老唐说画的是他看太阳的那半个钟头，小川下午跟我下棋，笑得比赢了软件还开心。」

梁岚在屏幕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说的这三样，要是用老话，大概就是真、善、美。」

这一章，就把这三个老字掰开来说。第 19 章说过，要回来把三处亮光细细分开。现在回来了。

◆ 二、三个老字

真、善、美这三个字，在东西方都很老。古希腊的柏拉图在《会饮篇》里，借一位女先知之口讲过一架梯子。他说，大意是：一个人先爱一个美的身体，再爱许多美的身体；再往上，爱美的心灵、美的制度、美的知识；一级一级走上去，最后看见美本身（《会饮篇》210a—212a）。在他那里，美和善常常连在一起。

孔子听过两种古乐。他评《韶》，说它尽美了，也尽善了；评《武》，说它尽美了，还没有尽善（《论语·八佾》）。

请注意这句话。孔子把美和善分开说了：一样东西可以很美，却还不够善。两个字不是一回事。

到了近代，德国的康德写了三本大书，分别处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怎样觉得一样东西美。后来很多人把这三本书和真、善、美对上〔核：大意，这是常见的读法，不是康德自己的分法〕。

本书不打算去讲这几位的学问。本书只借这三个字，给荣耀找三个家。每个字，都用走路、画画、下棋、思考四件事各磨一遍。

◆ 三、真：对、准、靠得住

先说真。

本书说的真，是一件事做得对、做得准、靠得住。量得出来，比得出来，做不了假。走路的真，是真能走到，走得快，走得稳。一天走六十里，就是六

十里。画画的真，是画得像。画一张脸，亲人一眼认得出。下棋的真，是算得准、下得赢。棋盘上输赢清清楚楚。

思考的真，是算得对、答得出、懂得多。一道题解出来了，一个问题答上来了，一本书读懂了。

真这一处的亮光，有一个特点：它可以比。谁更快，谁更像，谁更准，谁懂得更多，摆在一起，高下立判。

正因为可以比，真这一处，也最容易被一台更快、更像、更准的机器接走。车比腿快，照片比画像，软件比冠军准，大模型读过的书比任何人都多。

◆ 四、善：有用、为人

再说善。本书说的善，是一件事有用，是为了别人、为了一件比它自己更大的事去做的。走路的善，是为生计赶路，为家人挑粮，给远方送信，连夜去请医生。画画的善，是给家人留一个样子，给后人留一段记录，给药书配一张图。下棋的善，是陪人消遣，教人手艺，替一个地方争一口气。思考的善，是解决问题，帮人出主意，把一桩纠纷理清，把一个病看准。

善这一处的亮光，也有一个特点：它看的是结果落在了谁身上。一个想得再漂亮的主意，要是对谁都没用，善这一处就不亮。

善这一处，同样会被接走。不是因为机器心善，是因为「有用」这件事，机器可以做得更多、更便宜、更快。送信的有邮车，留样子的有相机，出主意的，今天有会说话的机器。

这里要分清一件事：接走的是善的活，不是善的责任。一封信由邮车送了，信里写错了话，还是写信的人负责。第 30 章会专门讲这一条：活可以交出去，账交不出去。

◆ 五、美：不为别的，只为它本身

最后说美。这是本书最要紧的一个字，要说得慢一点。本书说的美，是一件事不为别的、只为它自己而做的时候，亮起来的那份光。走路的美，是河堤上那一个小时。梁老师不为到哪儿，不为送什么，只为走。

画画的美，是老唐画水塔的那半个钟头，是一笔颜色的冷暖，是光在一片雾里的样子。

下棋的美，是阳台上那个下午，是一盘棋下得舒展、干净，是王质看棋看到斧柄烂了还不知道。

思考的美，是一个问题问得漂亮，一副框架搭得干净，是想的那段时间本身让人快乐。

中国古书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庄子讲过一个厨子，给魏国的国君杀牛。他的刀用了十九年，还像新磨的一样。牛解完了，他提着刀站起来，四下看看，心满意足，然后把刀擦干净收好（《庄子·养生主》）。

请注意这个厨子。杀牛是一份有用的活，是善；刀法准，是真。让他提着刀站在那里、心满意足的，却不是牛肉卖了几个钱，是这一回解得太漂亮了。在一份有用的活里，美也会亮起来。

孔子还说过一句：知道它的，不如喜欢它的；喜欢它的，不如以它为乐的（《论语·雍也》）。以它为乐，就是美这一处的样子。

◆ 六、美不是装饰

讲到美，很多人会想到「好看」：一件漂亮的衣服，一间装修得体的屋子，一张修过的照片。本书说的美，不是这个意思。

美不是装饰，不是在一件事外面刷一层漆。一个跑完全马的人，满脸是汗，表情扭曲，一点也不「好看」。他冲过终点的那一下，却是美的。一个人在纸上推一道题推了一夜，草稿纸乱七八糟，最后忽然想通，那一下也是美的。

美也不是轻松。跑步的人讲配速、讲步频，画画的人一笔一笔地练，下棋的人一盘一盘地复盘。美这一边的讲究，一点不比真与善少。

美也不是退路。有人会说，真和善都被机器干了，人只好去搞点「美」，跳跳舞、画画画，打发时间。这样说，是把美当成了剩饭。

不是剩饭。美是真与善被做完以后，一件事终于可以只为它自己而做的时候，才亮得出来的那份光。腿不必赶路了，才跑得出马拉松；画笔不必替人留样子了，才画得出《日出·印象》。

还有一处容易读偏：以为美可以不管真与善。不行。一个跑步的人不管膝盖，伤了，美就停了；一篇论文思路很漂亮，数据却是错的，美也站不住。美是在真与善托着的那片地上长出来的，不是飘在天上的。

◆ 七、荣耀是稀缺处亮起的光

三个家说完了。现在要问一个更深的问题：荣耀为什么会搬家?

先看一张对照表。

	真：对、准、靠得住	善：有用、为人	美：只为它本身
走路	走得快、走得远	赶路、送信、挑粮	河堤上走一个小时、跑马拉松
画画	画得像	留样子、做记录	光、笔触、看世界的样子
	算得准、下得赢	陪人、教人、争光	对坐、棋形、那一段时间

	真：对、准、靠得住	善：有用、为人	美：只为它本身
下棋			
思考	算得对、答得出、懂得多	出主意、解决问题、帮人	问得美、框架之美、想本身的快乐

表上的每一行，都走过、或正在走同一条路，走的都是那三拍：新工具来了，作弊感起来了，荣耀搬了家。车、照相机、软件、会说话的机器，一样接一样地来；左边两格被接走，荣耀移到右边一格。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荣耀不是装在人身上的一枚勋章，它是在稀缺处亮起来的光。

走得快，在没有车的年代很稀缺，所以亮。车来了，快不稀缺了，光就灭了。画得像，在没有照相机的年代很稀缺，所以亮。照相机来了，像不稀缺了，光也灭了。

光灭了，不等于荣耀没了。它会去找下一个还稀缺的地方。一个人和自己身体的默契，还稀缺；一个人看太阳的那半个钟头，还稀缺；两个人对坐的那个下午，还稀缺。光就去了那里。

◆ 八、谁来评，光就亮在哪里

还要再补一层。稀缺，是光能亮的地方；光真亮起来，还要有人看见、有人认、有人记上一笔。

荣耀，说到底是被评出来的。王德生博士说过一句：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前两章已经看过两回：画界的标准从「像不像」换成「有没有自己的眼光」，棋界的排名只算人和人下的棋。那么，真、善、美三处，各是谁来评？

真这一处，谁拿着尺子都能评。秒表评快慢，照片评像不像，答案评对不对。正因为谁都能评，机器也能评，而且评得比人准。真这一处的尺子，最容易交给机器。

善这一处，由受用的人来评。送到的信，收信的人说好；出的主意，用主意的人说好。市场、用户、病人、读者，都在评善。

美这一处，评起来最慢，也最难。它要行家来评，要同好来评，最后还要做的人自己来评。小邓跑完一场全马好不好，配速表说一半，他自己身上的那份默契说另一半。老唐今天那一片红画得好不好，买画的人说一半，他眯着眼看的那一会儿说另一半。

所以荣耀搬到美，评的人也跟着换了：从一把人人能用的尺子，换成一双双要慢慢练的眼睛。这一换，正是搬家搬得慢的一个原因。第 24 章会把它算进去。

这里有一处要分清。本书还有一把尺子，量的是「发现还是发生」；这一节说的评的标准，是考场、评委、市场手里的秤。两样不是一回事，下一节就拿前一样来量一量后一样。

◆ 九、一把尺子：发现，还是发生

一份荣耀，可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发现」的看法：荣耀本来就在一个人身上，像一枚勋章揣在怀里，别人只是把它找了出来。这个人跑得快，是因为他天生腿好；这个人想得深，是因为他天生聪明。荣耀是他的私产，记在他名下。

另一种是「发生」的看法：荣耀是在一条路、一片土上亮起来的。路，是一步接一步、回不去的那条走法；土，是几样东西缠在一起、托着它长的那片地。一个人跑得快，是他的腿、他的训练、那个没有车的年代、等着那封信的

那座城，缠在一起，在他身上亮了一下。评的人和评的标准，也是这片土里的一样。这两种看法，在平常日子里分不太出来。一到工具来了，就分出来了。

照「发现」的看法，机器接走了真与善，就是从人身上偷走了勋章，那就只能心虚、愤怒、护着。这就是第 9 章说的自我作祟：把在稀缺处亮起的荣耀，记成了一个人名下的私产，于是别的东西一进来帮忙，就觉得被偷。

照「发生」的看法，机器来了，土变了，稀缺的地方变了，评的标准也在变，光自然要挪地方。没有谁被偷，只是光去了别处。

荣耀不是揣在一个人身上的勋章，是在稀缺处亮起的光；机器接走了真与善的稀缺，光就搬到了美。

◆ 十、只是一次典范转移

再退远一点看，这件事还可以说得更平一些。王德生博士说过一句，大意是：这只是一次文明典范的转移而已，生产模式和生产目标发生了转移。

典范，用大白话说，就是一个时代做事的整套老规矩：做什么、怎么做、拿什么评、谁算好。

先看生产目标。过去，人们要产出的是真与善：做得对、做得有用。真与善的活被机器接走以后，人要产出的，慢慢换成了美：问得美，框架搭得漂亮，一样东西只为它本身做到最好。这一章讲的真、善、美三处亮光，说的就是这一半。

还有另一半，是生产模式。过去，是人亲手产出；现在，是人和机器一起产出。车替代腿，就是生产模式换了。第 18 章说过的人—AI 复合体，就是新的生产模式。

两样一起换，旧典范里的零件就都要跟着换：尺子、荣耀、署名，连「什么算作弊」的定义，都是那个典范里的零件。作弊感，就是旧零件还卡在旧位置上发出的那一声响。

请注意「而已」这两个字。它不是说这件事小，是说这件事不稀奇。文字来过一回，印刷来过一回，照相来过一回，每一回都是这样走的。用家常的口气说它，人心里反倒踏实一些。

也要公道。典范转移，不等于旧典范里的东西全没了用处。真与善的活一件都不少：信照样要送，病照样要看，论文里的数据照样要对，只是很多交给了机器去做。一个人要是以为「反正机器会做对」，就不再核一核，那他丢掉的不是荣耀，是责任。诚实、认账、练身体和脑子，这几样旧零件，要原样带进新家。

还有一句公道话，要说给前两章那些难受的人听。真与善这两处的荣耀灭掉的时候，有人是真的丢了饭碗、丢了身份。说「荣耀搬到美了」，不等于说他们的难受不算数。第 25 章会专门陪他们走一段。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视频快结束的时候，梁岚说：「爸，你这个说法，我拿我的论文试试。」

她的论文写的是县城中学老师的职业感受，第 17 章写过，她用机器帮她理过一大堆文献。她把论文里的一节拿出来，三处亮光一处一处地对。

真的那一处：数据对不对，引文准不准，访谈记录有没有记错。这一处，机器帮她查出了两处引文页码的错，也编过一条根本不存在的文献，被她自己核了出来〔此为陪读人物的经历，非史料〕。真这一处，机器接走了大半的活，核对的账还在她这里。

善的那一处：这一节对谁有用？对县城的老师，对教育局，对以后做同类研究的人。机器能把建议写得条条清楚；哪几条真能落到一个县城中学的教研组里，得靠她去过的那几所学校、见过的那几个老师。

美的那一处：这一节的问题，问得美不美？她原来问的是「县城老师的职业倦怠有哪些原因」，这个问题机器能答得很全。后来她改成了「一个教了三十年书的人，在退休前两年，怎样重新看自己的那一摞教案」。这个问题，是她看着爸爸翻那摞旧教案时想到的，第 13 章写过那个晚上。梁老师在屏幕那头，半天没说话。

挂了视频，他在书房里坐了一会儿。他想起自己三十多年来夸过的学生作文。他夸过「没有错别字」，那是真；夸过「立意积极、对人有教育意义」，那是善；也夸过「这一句写得真好，我读了三遍」。最后那一种夸，他说得最少，那些学生，他却记得最清楚。

还有一个人，正好站在搬完家的那一头，可以在这里点一笔。王德生博士说过，大意是：他不会认为自己每天生产很多本专著是什么荣耀，也不会认为自己在作弊。产出多少，那一头不亮；作弊感，那一头也不亮。两头都不亮，是因为「这是我的、我才配」的那一声，没有挂在产出上。

他的荣耀要是还有，大概已经搬到了别处：一本书的母题，一副新的框架，一句判断，还有署名时的那一份认账。这只是一个活例，不是证明，第 37 章会把它写足。

一个小办法，你今晚可以试：拿出你今天做的一件事，一份报告、一顿饭、一封邮件都行，问它三句。它做得对吗？它对谁有用？它有没有哪一处，是你不为别的、只为它本身多做了一点的？

第三句要是答不上来，也不要紧。明天做同一件事的时候，给它留出五分钟。

带走的话

真是对、准、靠得住，善是有用、为人，美是只为它本身；机器接走前两处的稀缺，光就挪到了第三处。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荣耀从一枚勋章，改看成一道会挪地方的光。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这一章就是在给这一行下定义。

想一想

1. 你这一辈子被人夸得最多的那一样，是真、善、美里的哪一处？它今天还稀缺吗？

2. 你做的事里，有哪一件是「不为别的、只为它本身」的？你上一次做它，是什么时候？

第 24 章

搬家要多久

◆ 一、爷爷不肯坐的那趟班车

梁老师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一件事。那是很多年前，县城和村子之间刚通了班车。一天只有一趟，早上从镇上开出去，下午开回来。车是旧的，一路颠，开到半路常常抛锚，司机下车修半天。梁老师的爷爷那时候六十多岁，要去县城看病。家里人劝他坐班车，他不肯。

「那铁壳子，坐了晕，还不知道哪天翻到沟里去。」他说，「我自己走，天不亮出门，晌午就到了。」

他就真的走了四十里。到了县城，人累得不行，第二天才去医院〔此为陪读人物家里的旧事，非史料〕。

梁老师的父亲讲这件事的时候，是当笑话讲的。那时候班车早就一天十几趟了，没有人再走路去县城。讲到最后，他也会补一句：「那时候的车，确实不如腿靠得住。」

这句话，正好是这一章要讲的事。你家里大概也有一位这样的老人：不肯用手机付钱，不肯用导航，不肯让孩子替他在网上挂号。你劝他，他说一句「还是我自己来放心」。他说的「放心」，不全是顽固。

◆ 二、那几句口述

第 19 章摆过王德生博士那段微信。这一章只拿其中几句来细读。一句是：这种荣耀，要等到车非常安全和高效了，才会慢慢消失。

一句是：等到 AI 能创作、能高级思考、能做思想创新以后，人类就会慢慢放弃自己能做思想创新的荣耀感。这需要一个时间。

还有一句，是同一天后来补的：作弊感要随着荣耀搬家以后，才会消失，人才会慢慢地接受新工具。

请注意这几句里的词：「等到」「非常安全」「高效」「慢慢」「一个时间」「随着」「以后」。

这些词说的是同一件事：荣耀搬家，不是一按开关就搬完的。它有条件，有先后，要走一段路。

把前几章的取样排一排，这段路的先后大致是这样：新工具来了；作弊感起来了；评的标准松动、搬家；荣耀跟着搬家；作弊感慢慢淡去；人慢慢接受新工具。

这个先后是本书的解释，待验。它里头最要紧的一处，是最后两步的顺序：先是荣耀搬了，然后才是接受。接受是搬家的后果，不是搬家的前提。

还有一处，第 19 章已经说过，这里再提一句：口述先说「慢慢消失」，随后补上「搬到美了」。本书照后一句走。慢慢消失的，是真与善身上的那份荣耀；荣耀本身没有消失，是在慢慢搬。第 23 章说过，这只是一次典范转移。典范转移，也要一个时间。那么，搬家要等哪些条件，各要多久？前言许过一句，这一章要真的算一算。

◆ 三、一面小红旗

先看一件很有意思的旧事。1865 年，英国通过了一部法律，管的是在路上跑的蒸汽车辆。法律里有一条，大意是：这种车在路上走，前面要有一个人步行开道，手里拿一面红旗，提醒路人和马车。车速在乡下不许超过每小时四英

里，在城里不许超过两英里〔核〕。每小时两英里，差不多就是一个人散步的速度。也就是说，那时候的车，要跟在一个走路的人后面，走得和人一样慢。这条规矩，后来被人叫作「红旗法」。它一直到 1896 年才被废掉〔核〕。

你记不记得，第 20 章说过，1896 年也是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第一场马拉松的那一年。

同一年，车终于不必跟在走路的人后面了；同一年，人们把跑步从送信里解放出来，办成了一场只为跑而跑的比赛。这是一个巧合，本书不想把它讲得太满。只是它像一张照片，正好拍下了搬家走到门口的那一刻。

从 1865 年到 1896 年，三十一年。这就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样子。

请注意，红旗法本身也是一把尺子：它规定了车该怎样被看、怎样被管。这把尺子不改，车再快也只能慢慢走。

◆ 四、条件一：尺子先搬

所以搬家的条件，本书把「评的标准搬家」排在头一个。王德生博士说：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

这句话说的是一台发动机。荣耀不是自己搬的。荣耀是被看见、被认可、被记上一笔的光；谁来评，拿什么评，光就亮在哪里。

前几章已经看过三回。马拉松成了荣耀，是因为评跑步的尺子，从「到得快」换成了「跑得完、跑得好」。照相机来了以后，画界评画的尺子，从「像不像」换成了「有没有自己的眼光」。国际象棋的等级分，只算人和人下的棋。

思考也一样。只要考试、评职称、评奖、发论文、市场，还拿「是不是你亲手写的」「产出了多少」当尺子，荣耀就搬不动，作弊感也压不下去。尺子

要是换成「问得好不好」「判得准不准」「认不认账」「想得美不美」，荣耀才会动身。

这样一来，搬尺子的人就有了责任。老师、评委、期刊、一个行当的老规矩、父母嘴里的那几句话，都是搬尺子的人。

公道话也要说足。尺子搬得太快，会误伤：一个孩子的基本功还没练出来，就只评「你会不会挑」，他以后连挑的眼光也长不出来。尺子搬得太慢，会逼人说谎：大家都在用机器，规矩却只认「亲手写的」，于是人人用了都不说，诚实反倒吃亏。

所以要有过渡。考场照样是无车区，第 8 章说过；考场外面，先允许用、要求说明、改评过程，一步一步来。用篇第 34 到 36 章，会把作业、作文、论文怎样换尺子，一样一样落到明天能试的办法上。

◆ 五、条件二：安全

为什么车要跟在拿红旗的人后面？因为那时候的车不安全。会惊马，会爆炸，会撞人。人们怕它，是有道理的。

梁老师的爷爷不肯坐班车，也是因为不安全。那时候的车，确实常抛锚，路也确实不好走。这就是第二个条件：新工具要先让人放心。

一样东西不安全的时候，人护着旧的那一份荣耀，不全是自我作祟，有一半是在护着自己。走路虽然慢，靠得住；自己想虽然累，自己知道哪一步是怎么来的。

今天的 AI 正站在这一段上。它有时候会说错，会编出不存在的书和数据，会一本正经地胡说。第 23 章里梁岚核出来的那条假文献，就是一个例子。

这时候，一个人说「还是我自己想的靠得住」，说得有道理。这是作弊感里裹着的那一份真东西，第 9 章已经把它记进了看见清单。

所以，AI 写的东西要核，用 AI 要声明，这些做法不是和搬家作对，是在替搬家铺路。车变安全，不是车自己变的，是人一条一条定规矩、一处一处修路修出来的。第 36 章会讲论文里那一行使用声明，它就是今天的「一面小红旗」。

◆ 六、条件三：高效

第三个条件，是新工具要真的比旧的好用。早期的银版照相，拍一张要曝光好一阵子，被拍的人得一动不动地坐着，有的照相馆还要用架子把人的脑袋固定住〔待核〕。那时候请人画像，不见得比照相麻烦多少。画家心里那份「画得像」的荣耀，还亮得很稳。等到照相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像」这件事才彻底不稀罕了。

棋也一样。下棋的软件早就有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下不过顶尖棋手。那时候棋手心里「赢」的荣耀，也亮得很稳。要等到 1997 年的深蓝、2016 年的 AlphaGo，机器真的比最好的人还好，这份荣耀才开始挪。

思考也是这样。如果机器写出来的东西还不如一个用心的学生，「自己写」的荣耀就不会挪。机器什么时候能又快又好地接走真与善那两份活，荣耀什么时候才真正动身。

高效还有一层意思：不只是快，还要省心。一辆车要是快，却每天都得修，人还是宁可走路。

◆ 七、条件四：普及

第四个条件，是新工具要到每个人手里。车刚出来的时候，只有少数人坐得起。那时候，坐车反倒是一种身份，走路的人和坐车的人，各有各的骄傲，也各有各的不服。

等到公交车开进每一个村子，家家都骑得起电动车，赶路这件事就谁也不比谁强了。快，不再稀缺。

照相也是。照相馆时代，一家人一年去照一张全家福，要穿上最好的衣服。1888 年前后，有一家美国公司卖出一种便宜的盒子相机，广告词大意是「你只管按快门，剩下的交给我们」〔核〕。从那时起，照相慢慢进了普通人家；到了手机人人都有，一天能拍几百张，会照相就不再是本事了。

一样东西还没普及的时候，它本身就稀缺，用它的人反倒显得特别。要等它普及到人人都有，它接走的那一份，才算真的不稀缺了。

今天的 AI，正在普及的半路上。有人天天用，有人从没用过；有的学校鼓励，有的学校禁止。这时候，作弊感和优越感会同时冒出来：不用的人觉得用的人在作弊，用的人觉得不用的人跟不上。两边都还在拿「用不用」当身份。等它像手机一样平常，这一层身份就会淡下去。

◆ 八、条件五：新的稀缺亮起来

前面几个条件，说的都是旧荣耀为什么会走。最后一个条件，说的是它要去哪里。一份荣耀从真与善那里搬走，要有一个地方接住它。

1874 年，莫奈他们找到了光和笔触，画画的荣耀有了新家。1896 年，马拉松办起来了，跑步的荣耀有了新家。AlphaGo 之后，棋手们找到了和机器一起下出新棋的路，下棋的荣耀也有了新家。

如果没有新家呢?

那荣耀就只能在旧屋里守着，越守越紧。一个手艺人，要是在照相机来了以后找不到别的去处，他只能更用力地说「照片不算艺术」。一个人越是找不到新的亮处，越是要护着旧的那一处。这一点，对思考很要紧。

如果一个人只知道思考的荣耀在真与善——想得对、想得有用——那 AI 越强，他越心慌，越要说「用 AI 就是作弊」。他护着那一处，是因为他看不见别处还能亮。

所以新篇要用整整七章，去找思考在美这一边的新家：问得美，挑得准，换一副框架，把一句话活出来，为想而想。第 27 章到第 33 章，就是在给思考的荣耀找新房子。

◆ 九、算一算：各要多久

五个条件摆齐了，现在来算账。先说清楚：下面的年数，取自前几章走过的旧事，是大概的样子，不是定律；对今天的估计，是本书的解释，待验。

条件	旧事里大约走了多久	今天的 AI 走到哪里	本书的估计（待验）
尺子搬家	落选者沙龙 1863 年，自办画展 1874 年，再到画商、评论家认下印象派，前后一二十年	考场、学位、职称、期刊，多数还在问「是不是亲手写的」，少数开始要求声明	最慢，大约要一代人
安全	红旗法 1865—1896 年，三十一年	会错、会编，规矩刚刚开始定	几年到十几年，看规矩定得多快
高效	照相从要坐着不动好一阵，到一按就有，几十年	在不少活上已经又快又好，在另一些活上还不行	最快，按年算
普及	1839 年照相公布，到 1888 年前后进普通人家，约五十年	用的人增长得很快，各地各行差得远	几年

条件	旧事里大约走了多久	今天的 AI 走到哪里	本书的估计（待验）
新的稀缺	照相公布到印象派第一次办展，三十五年	问得美、挑得准、换框架，光刚冒头，很多人还没看见	先行的人已经在做，被认下来要十几年

把这张表从上往下看，有三件事看得出来。第一，五个条件不是一个接一个地排队，是同时在走。高效和普及跑在前头，安全在半路，尺子和新稀缺落在后面。

第二，搬家要多久，不看跑得最快的那一样，看最慢的那一样。今天的机器已经很高效，用的人也已经很多，作弊感却还很重，就是因为尺子还没搬，新家还没被认下来。

第三，最慢的那一样，长在土里。一份荣耀被写进了考试，写进了学位，写进了职称，写进了父母教孩子的那几句话，写进了一个行当几十年的老规矩。梁老师那句「作文要自己写」，不是他一个人想出来的，是他的老师、他的学校、他教了三十多年的那片土，一起在他嘴里说出来的。土要改，就要回写：走过的路、长出的新东西，一点一点回头改考试、改评价、改规矩。这个回写，快不了。

物理学家普朗克晚年说过一句话。他说，大意是：一个新的科学道理获胜，常常不是因为说服了反对的人；是反对的人慢慢老去，新的一代从小就熟悉它（普朗克《科学自传》〔核：大意〕）。

这句话有点冷，却说中了一件事。小川这一代，从小就和软件下棋，「赢机器」在他们心里从来不是荣耀。梁岚这一代，读研时就有了 AI，她们的作弊感，比梁老师那一代淡得多。

所以本书的估计是：思考的荣耀要搬稳，快的地方十几年，慢的地方要一代人。一个孩子从上小学到读完博士，差不多二十年；等到在新尺子下面长大的一代人，自己当了老师、评委和父母，这次搬家才算搬完。这个数是待验的，它可以被今后的事改写。

还有一样会拖慢搬家，第 15 章讲过：「这是我想的」那一声，亮得太响。一个人越是把思考记成自己名下的家产，就越舍不得让荣耀搬走。他舍不得的，有一半是思考，有一半是那个「我」。

◆ 十、作弊感不是说理说掉的

算完了账，回到这一章最要紧的一句：作弊感要随着荣耀搬家以后，才会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作弊感不是靠讲道理讲掉的。

你可以跟梁老师讲一整晚：AI 只是工具，思考从来不是谁的私产，荣耀是稀缺处的光。他点头，他也同意。第二天一看见学生交上来一篇明显用机器改过的作文，心里那一下不舒服，照样冒出来。

道理压不下去，是因为那份荣耀还没有新地方去。等到他自己在改作文时，找到了另一样值得夸的东西，那份不舒服，不用谁劝，自己就淡了。那样东西可能是一个孩子问出来的好问题，也可能是一个孩子从机器给的十种写法里挑中的那一种。

作弊感不是被说服掉的，是荣耀有了新去处以后自己淡掉的；接受新工具，是搬家的后果，不是搬家的前提。

这样看，讲搬家快慢的两种只看一面的说法，就都好懂了。一种是太急。AI 这么强了，还守着「自己写」干什么？谁不用谁就是老古董。这种说法想靠催、靠笑，把作弊感催掉、笑掉。催不掉的。它还看不见安全那一条：机器还会编假文献，这时候要人立刻放下戒心，是在催人坐一辆还会翻进沟里的车。

另一种是太拖。思考是人的荣耀，永远是。这句话里，「永远」两个字是一个封口词，把一个正在走的过程一下子焊死了。照这个说法，今天还该有人拿着红旗走在汽车前面。

所以对心里还有作弊感的人，本书只有两条：不嘲笑，不硬劝。帮他看见荣耀可以搬去哪里，剩下的，交给时间。条件没到，护着旧的那一份，也不丢人。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晚上，梁老师在书房里翻出一沓学生作文。这是他下周要讲评的。他翻了几篇，忽然停下来。他想，自己说了三十多年的「作文要自己写」，这句话会不会也有一天，像那面小红旗一样被收起来?

他想了很久，觉得不会全收起来。考场上，作文照样要自己写，那是无车区。考场外面，那句话的理由大概要换一换了。过去说「要自己写」，是因为只有自己写，才写得出来；以后说「要自己写」，大概是因为自己写的那一个晚上，本身就值得。

他又想到自己手里那支红笔。这些年，他评作文的尺子是「通不通、对不对、有没有错字」。这把尺子，是不是也该挪一挪了？这个换，他这一代人大概换不完。小川那一代，也许一开始就站在换好的地方。他把作文放下，给小川发了一条消息：「这周末还下棋吗？」

小川回：「下。不过先说好，这回我不让你马了。」

一个小办法，你明天可以试：想一样你心里还觉得「用了就不算本事」的工具，可能是 AI，可能是导航，可能是计算器。拿这一章的五个条件，挨个问一遍。评你的那把尺子换了没有？它够安全吗？够高效吗？够普及吗？你那份

荣耀，有没有一个新地方可以去？五个答案写下来，看哪一个最远。你心里那份作弊感还要守多久，大概就看它。

带走的话

搬家要等尺子先挪、车够安全高效、人人都有，还要等美那一边亮起新的稀缺；作弊感随搬家才淡。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人终究会放弃荣耀」改看成一段有条件、有先后、算得出大概快慢的路。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稀缺要一点一点挪，尺子要一把一把换，所以光也要一点一点搬。

想一想

1. 你身边有没有一位「不肯坐班车」的老人？他不肯的理由里，哪一半是安全，哪一半是那份荣耀？

2. 在你干的那一行里，评人的那把尺子，现在还在量什么？如果让你来挪它，你会先挪哪一寸？

第 25 章

搬家途中

◆ 一、河堤长椅上的一把算盘

十月里一个傍晚，梁老师照例去河堤快走。走到第二座桥下，长椅上坐着一个老人，膝盖上摆着一把黑漆算盘。他不算账，只是一下一下地拨，拨上去，又拨下来，珠子碰着木框，嗒、嗒、嗒。

梁老师认得他。他是县里供销社退下来的老会计，年轻时打算盘出了名，据说两只手能同时算两笔账。

梁老师停下来打招呼。老人抬头笑了一下，说：「这东西现在没人要了。我孙子说，手机上点两下就出来，还拨它做什么。」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可我拨了四十年，拨着拨着，心就静了。」

梁老师站在那里，没有接话。他想起自己抽屉里那一叠用了三十年的红笔芯。前面几章，我们讲了荣耀怎样搬家：从腿到车，从画笔到相机，从棋手到机器。说起来像一张搬家清单，箱子贴好标签，车一开就到了新家。可是搬家从来不是一个下午的事。

旧房子退了，新房子还没收拾好，中间有一段日子，人坐在纸箱上，不知道东西该往哪里放。这一章，讲的就是这一段：搬家途中。

可是在这条路上，第一个坐班车去赶集的人，常常不是被夸的。梁老师小时候的村里，据说有个媳妇头一个坐班车去镇上赶集，被村里老人说了一句「娇气」。导论里走路去镇上的那一趟，大家都记得：腿走得动，为什么要花钱坐车？那句「娇气」，就是搬家途中听得见的声音。

◆ 二、四种过法：失落、抵抗、嘲笑、怀旧

被接走了一份活的人，大致有四种过法。

第一种是失落。一门手艺练了半辈子，忽然不值钱了。失落的不只是饭碗，还有那个「我会这个」的自己。老会计说「没人要了」，说的是算盘，也是他自己。

第二种是抵抗。不肯用新东西，或者想办法把它挡在门外。抵抗有时是糊涂，有时却是清醒：它在提醒别人，新东西还没那么可靠。

第三种是嘲笑。嘲笑是两头的。旧的一头笑新的：「机器算的，你敢信？」新的一头笑旧的：「都什么年代了，还拨算盘。」两头笑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荣耀还没在新地方站稳，于是谁都想先占一个高处。

第四种是怀旧。旧东西不再干活了，人却舍不得它，把它擦干净，摆在显眼的地方，没事拿出来摸一摸。

这四种过法，常常在同一个人身上轮流出现。老会计今天失落，明天嘲笑孙子，后天又坐在河堤上怀旧。

你大概也见过。家里的老人不肯用手机付钱，说「钱还是要摸得着才踏实」，这是抵抗；过年时却又拿着手机抢红包，抢得比谁都快。请注意这四种过法的共同点：它们都在「途中」。

而且，每一代人走的是同一段路。抄写员看着印刷机，马车夫看着汽车，算盘高手看着计算器，打字员看着拼音输入法，说的话竟然差不多：这东西不算数，用它的人在偷懒。这是一条文明里的规律，不是哪一代人特别固执。荣耀离开了旧地方，还没被新地方认下来。人在中间，心也在中间。

◆ 三、最后一代抄写员

搬家途中的人，历史上一代一代都有。印刷机在欧洲传开以后，修道院里的抄写员成了最早被接走活计的一批人。第 6 章讲过特里特米乌斯。他是一位修道院院长，1492 年写了一本《赞抄写员》〔核：大意〕。

他说，大意是：抄写是一件神圣的事，抄写的人在一笔一画里亲近经文；羊皮纸比纸张经久，手抄本比印出来的书更值得信。

这番话，今天读来像抵抗。可它有一半是对的：抄写的确让抄写的人把一本书读进身体里，这是印刷机给不了的。

另一半，他看错了方向。他以为抄写的荣耀在「把书留下来」，也就是真与善那一侧：留得准，留得久，留给后人用。这一侧的活，印刷机做得又快又好。据后来的研究者说，这本《赞抄写员》本身，很可能也是印出来流传的〔待核〕。

这个细节，有人觉得是讽刺。本书倒觉得它很像搬家途中的样子：嘴里说着旧房子好，手上已经在用新房子的电灯。没有谁是坏人，人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搬过去的。

后来的事你知道：手抄没有死。它搬去了书法，搬去了抄经，搬去了一个人在灯下抄一首喜欢的诗。抄写不再负责把书留下，它只负责让抄的人静下来、慢下来、和字待在一起。

◆ 四、马车夫、打字员、珠算高手

再往近处看。

城里有了汽车以后，赶马车的人一批一批没了活。据后来的记载，有的人去学开汽车，有的人回了乡下，有的人守着马车，专门拉游客。最后这一种，

今天在一些老城的景区还看得到：马车不再负责赶路，它负责让人坐上去，慢慢看一条老街。

二三十年前，县城里有过不少打字社。门口挂着牌子，屋里几台电脑，一两个打字员，手指在键盘上飞，五笔字根背得滚瓜烂熟。那时候，打字快是一门本事，能凭它吃饭。

后来电脑进了家，拼音输入法人人会用，打字社一家一家关了门。打字员去了哪里？有的进了公司做文员，有的开了复印店，有的回家带孩子。第 7 章讲过输入法，那里讲的是写字的人丢了什么；这里讲的是打字的人丢了什么。

还有珠算。梁老师上学的时候，珠算是一门正经课，学校里年年比赛，打得快的孩子上台领奖状。后来计算器来了，电脑来了，珠算慢慢退出了课本。

可是你去看今天的珠心算班，又有不少家长送孩子去学。学的理由，已经不是「将来当会计用得上」，而是「练练脑子」「让孩子坐得住」。

马车、打字、算盘，三样东西走的是同一条路。真与善那一侧的活被接走，人和手艺在途中晃了一阵。最后，有一部分落到了美这一侧，有一部分就此散了。散掉的那一部分，也要老老实实写下来。不是每一门手艺都等到了新家。

◆ 五、途中的人也在回写

搬家途中的人，不只是在等。他们手上的东西，常常被悄悄带进了新家。打字员的指法就是一个例子。今天的键盘，字母为什么排成那个样子，有很多说法〔待核〕；可有一件事看得见：盲打的指法、手腕的高度、哪根手指管哪几个键，是一代一代打字员在机器上练出来、又教给后来人的。打字社关了门，这套手上的路，进了每一个敲键盘的人的手里。

珠算也是。算盘退出了账房，可「一上一，二上二」那一套口诀，那种把数字看成一颗颗珠子的眼光，留在了珠心算班里，留在了一些老会计教孙子算账的手势里。

抄写员也一样。印刷机最早印出来的书，字体、版面、页边的留白，很多是照着手抄本的样子排的〔核：大意〕。新机器一开始，是穿着旧手艺的衣服进门的。

这就是回写：走过的路、长出的东西，又回头改了土和形状。途中的人看上去在退场，其实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焊进了新东西里。

这一点，常常没有人记账。新机器的光太亮，旧手艺留在里面的那一截路，就被当成了机器本来就有的。

梁老师后来听说，学校用来批改作文的那台机器，是读了很多很多老师批过的作文学出来的。他愣了半天，说了一句：「那里头说不定也有我的红圈。」

◆ 六、送行的人怎样站

搬家途中，不只有搬家的人，还有站在旁边看的人。梁岚就是一个站在旁边的人。国庆回家那几天，她看着爸爸一会儿说机器不懂作文，一会儿又一个人对着红笔芯发呆。她想劝，又不知道怎么劝。她先试了一句：「爸，现在都这样了，你也学学用嘛。」

梁老师没理她。

这一句话没错，可它站在新房子里，对着还坐在纸箱上的人说话。听的人只听见一件事：你那一套，过时了。后来她换了一个问法：「爸，你改了这么多年作文，最喜欢改哪一种？」

这一回，梁老师说了很久。说到那个写「旧砧板」的男生，说到他年轻时被老教研组长一句一句圈教案，说到有一年全班作文都写「我的妈妈」，他读得想哭。

一个小发现：送行的人，不要急着催人上车。先问一问，他在旧房子里最舍不得的是哪一间。答案里，常常就藏着他往新家搬的那一样东西。

◆ 七、本书的说法：荣耀悬在半空

把这些放在一起看，本书有一个说法（待验）：

搬家途中，荣耀悬在半空。旧地方的荣耀已经不亮了：算盘算得再快，也快不过手机；抄得再准，也准不过印刷。新地方的荣耀又还没亮起来：为了静心去拨算盘，为了好看去写毛笔字，这份光要等很多人都认了，才算站住。人在这段日子里难受，难受的不全是钱，还有「我是谁」。

第 15 章说过，「我」是想着想着才亮起来的，不是先站在那里的一样东西。照这个看，一门手艺练到最熟的时候，「我」和手艺就缠在了一起：「我是打算盘的」「我是改作文的」。手艺被接走，「我」也跟着晃。

这就是自我作祟在搬家途中的样子。上篇讲的作祟，是「这是我想的」亮得太响；这里的作祟，是「这是我会的」亮得太响。手艺被别的东西做了，它就觉得自己被抢了、被否定了。

搬家途中最难受的，不是手艺没了用处，是那个和手艺缠在一起的「我」，一时找不到新的落脚处。

所以，这一段路要慢慢走。第 24 章说过，搬家要等车够安全、够高效、够普及，还要等新的稀缺处出现。旧的光灭得快，新的光亮得慢，中间那段暗，谁也省不掉。

为什么新的光亮得慢?王德生博士补过一句: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

这句话,正好照见途中的那段暗。荣耀是被看见、被认下、被记上的光;谁来评、拿什么尺子评,光就亮在哪里。印刷机来了很多年,有些地方评一个修士,还看他抄了多少页〔待核〕;计算器早进了家,珠算比赛还按谁打得快发奖状。尺子不动,人就只能守着旧地方的光,哪怕那光已经很暗。途中的人难受,一半难受在这里:手艺已经被接走了,尺子却还在量那门手艺。

人于是夹在中间。用了机器的人怕:怕被发现,怕被说成作弊,怕评上去的东西不算自己的。不用机器的人亏:一样的活,别人省了一半时间,自己还守着旧法子,尺子却不会多给一分。两边都难受,两边都没有错,错在尺子还没动。

梁老师也是这样。学校一边说可以用机器批改,一边每学期照旧查教案、数批语,看谁写得多、写得密。他用机器省下来的时间,没有一把尺子去量。

◆ 八、只看一面会怎样

这里要先打一个预防针。只看失落,会把搬家途中写成一部哭诉史。好像每来一样新东西,人就丢掉一块,越丢越少。这不对。腿没有因为车废掉,第19章说过,腿去了别处。

只看进步,又会变成另一种冷。站在新房子里笑话还坐在纸箱上的人,说「早该扔了」「跟不上就是自己的问题」。这种笑,看不见途中的人付了什么代价。公道要写足两件事。

一件是:失落里有真东西。能力会萎缩,这是真的。老会计不拨算盘了,心算也会慢;人什么都交给机器去想,脑子也会钝。练的意义还在,只是练的理由变了。

另一件是：怀旧里也有真东西。怀旧不全是往回看，它常常是新荣耀的第一道光。人把一样不再干活的东西擦干净、摆出来、拿在手里摸，这时候它已经不为别的了，只为它自己。你看，这就是美这一侧亮起来的样子。怀旧的人自己不一定知道，他手上做的事，已经替这门手艺搬好了新家。

◆ 九、今天与机器：会写的人坐在纸箱上

今天，坐在纸箱上的人，换了一批。过去靠写字吃饭的人——写报告的、写文案的、做翻译的、写论文的、出题改卷的——这两年都看见了会说话的机器。它写得快，写得顺，有时候写得比人还周全。于是那四种过法，又在这一批人身上轮流出现。

有人失落：「我写了二十年，现在三秒钟就能出一篇。」有人抵抗：「机器写的东西没有灵魂，我不用。」有人嘲笑：一边笑机器胡编，一边笑同行偷懒。也有人怀旧：特意找一支钢笔，在本子上写日记。

这一回和抄写员、打字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接走的是思考里的活，不是手上的活。人一直把思考当成自己最亮的地方，第 9 章说过，它被登记成了「我」名下的私产。所以这一回的晃，比哪一回都厉害。作弊感，就是这一回搬家途中最常见的一种难受。

它一半是失落：「这本来是我的本事。」一半是抵抗：「用了就不算我的。」还夹着一点嘲笑：「用 AI 的人都在作弊。」

王德生博士还补过一句：作弊感要随着荣耀搬家后才会消失，人才慢慢接受新工具。

这句话说的是一个次序。作弊感不是靠说理消掉的。荣耀还没有新去处的时候，你跟一个人讲一百条「AI 只是工具」，他点头，夜里还是心虚。等荣耀

在新地方亮起来，不用谁去说服，作弊感自己就淡了。所以，接受是搬家的后果，不是搬家的前提。

荣耀没搬走之前，再多道理也压不下作弊感。你对一个还在心虚的人讲得越多，他越觉得你在替自己开脱。

对这样的人，不嘲笑，也不硬劝。能做的一件事，是陪他看一看：你在这件事里，最舍不得的是哪一份？那一份，也许就是荣耀可以搬去的地方。

本书不劝人马上搬完，更不笑话还在心虚的人。搬家要时间，这是王德生博士那段话里说过的。本书只想帮你认出来：你此刻坐在纸箱上，这很正常；而纸箱不是家。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梁老师的红笔

回到梁老师。那天从河堤回来，他打开抽屉，看了很久那叠红笔芯。他改了三十多年作文。一篇作文到他手里，错别字圈出来，病句画波浪线，好句子打上一串红圈，最后在文末写两行评语。全县的语文老师都知道，梁老师的评语写得好，几句话就点到孩子的痛处。这是他的真：改得准。这也是他的善：帮孩子写好。

国庆节前，学校开会，说可以试着用机器帮着批改，错别字、病句都能标出来，还能写一段评语。会上有年轻老师当场演示，一篇作文贴进去，十几秒，红红绿绿全标好了。梁老师那天没说话。

他先是失落：三十年练出来的眼力，十几秒就被追上了。接着是抵抗：他回家跟老伴说，「机器懂什么作文」。再后来是嘲笑：他听说有学生用机器写作文、又用机器改作文，冷笑了一声，「这还要老师做什么」。到了那天傍晚，他坐在桌前看红笔芯，是怀旧。四种过法，他一个月里走了一遍。

可就在怀旧的那一刻，他想起一件事。他最得意的，其实不是圈错别字。他最得意的，是有一年一个不爱说话的男生，在作文里写了一句「我爸的手像一块旧砧板」，他在旁边批了一行字：「这一句，是你自己看见的。」那个男生后来告诉他，就是这一行字，让他喜欢上了写东西。错别字可以交出去。可那一行字，是两个人的日子碰在一起亮起来的光。

他还说不清这份光叫什么。第 35 章会回来，讲他后来怎样改一份用了机器的作文。

◆ 十一、放回日子里

搬家途中，你可能也坐在某个纸箱上。也许你是一个写了很多年材料的人，最近发现新来的同事用机器写得又快又好；也许你是一个家长，看着孩子拍照搜题，心里一阵发慌；也许你就是梁岚，一边用机器改论文，一边觉得自己在作弊。一个小办法：拿一张纸，把你的那份本事拆成两栏。

左边写「它帮别人做成了什么」：算得对、写得快、改得准、交得出。这是真与善那一侧，很可能会被接走，或者已经在被接走。

右边写「我做它的时候，什么时候最舒服」：拨珠子时的静，写到一个好句子时的那一下，看见孩子眼睛一亮的那一刻。这是美那一侧，它不怕被接走，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为了交差。右边那一栏写得出来，你就知道自己的东西该往哪里搬了。写不出来也没关系。搬家途中，先认出自己在途中，已经是一件事。

带走的话

搬家途中最难受的不是手艺没用了，是和手艺缠在一起的「我」一时没处落脚；先认出这一点，路就好走一些。

> 小 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失落、抵抗、嘲笑、怀旧都是途中的样子，怀旧还常是新荣耀的第一道光。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稀缺处挪了地方，记在名下的那个「我」才会晃。

想 一 想

1. 你身上有没有一门本事，正在被机器接走？你这一个月，是失落、抵抗、嘲笑，还是怀旧?

2. 你家里有没有一样不再干活、却舍不得扔的东西？你留着它，是为了什么?

第 26 章

下篇总账：从真与善，搬到美

◆ 一、一张写在试卷背面的清单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梁老师从河堤回来，饭也没顾上吃，翻出一张学生的旧试卷，在背面画了一条竖线。

梁岚第二天就要回省城了，正在收拾行李。她探头看了一眼：「爸，你画什么呢？」

「记账。」梁老师说，「这几天想了好多事，不记下来，过两天就乱了。」

左边一栏，他写了「被接走的」：赶路、送信、拍得像、下赢棋、圈错别字。右边一栏，他写了「还在的」：走路时的舒服、画里的光、下棋时那股较劲、那一行「这一句，是你自己看见的」。梁岚看了一会儿，说：「爸，你这右边一栏，都是不为别的事的。」

梁老师愣了一下，把这句话抄在了竖线最下面。这一章是下篇的总账。我们也像梁老师这样，把八章走过的路摊在桌上，竖着画一条线，看看哪些被接走了，哪些搬去了哪里。

◆ 二、八章走过的路

先把路走一遍。

第 19 章从王德生博士那段微信开始。车来了，人还觉得要用自己的腿走路才光荣。可车接走的是赶路，腿没有废，它去了别处：去了广度、深度、层级，去了车到不了的地方。

第 20 章是口述原例：跑步成了一种健身的艺术。从前跑是为了到，为了送信、追猎物、赶时间；后来跑是为了跑，为了呼吸、节奏、毅力和一路的风景。

第 21 章讲照相机。拍得像这件事被镜头接走，画家去了光、去了笔触、去了心里的颜色。

第 22 章讲棋。深蓝、AlphaGo 来了以后，赢棋这件事人比不过机器了，梁小川也输给了手机。可棋手还在下，下的理由换了。

第 23 章把这些压成一把尺子：荣耀是在稀缺处亮起来的光，不是钉在一个人身上的勋章；它可以亮在真那一处，善那一处，美那一处。

第 24 章问：搬家要多久？要等车够安全、够高效、够普及，还要等新的稀缺处冒出来。第 25 章讲搬家途中的人：失落、抵抗、嘲笑、怀旧。八章合在一起，说的是一件事：一份功能被接走以后，荣耀没有灭，它挪了地方。

再把上篇、中篇接上来。上篇问作弊感从哪里来，答的是自我作祟：思考被登记成了「我」名下的私产。中篇问一个念头是怎样亮起来的，答的是它亮在路上、土里，「这是我想的」是后来才亮起来的。

下篇接着往下走一步：私产的账一旦记在真与善上，真与善被接走，「我」就觉得被抢。账要是记对了地方，记在稀缺处亮起的光上，光挪了，人就跟着走过去。三篇连起来，是一句话：作祟的那个「我」，守的是一座正在搬空的旧房子。

◆ 三、同一个三拍，一回回重演

把这八章和上篇的几章并起来看，会看出一个样子。每一回，都是同样的三拍。第一拍，新工具来了。第二拍，作弊感起来了，总有人站出来说：用它不算数。第三拍，荣耀搬了家，搬到一个只为这件事本身的地方。

新工具	作弊感起（谁说了什么）	荣耀搬到哪里
文字（第 5 章）	苏格拉底说，文字让人健忘，只得智慧的外表	记得多不再稀奇，荣耀搬到想得清、写得好
印刷（第 6 章）	特里特米乌斯赞抄写员〔核：大意〕	手抄搬到书法、抄经、灯下抄一首诗
照相（第 21 章）	据说有画家说「绘画死了」〔待核〕	画得像搬到光、笔触、自己的眼光
计算器、输入法、导航（第 7 章）	「孩子不会算了」「提笔忘字」「不认路了」	算得快搬到会列式、会估，认路搬到会看、会走
车（第 19、20 章）	「要用自己的腿走才光荣」	赶路搬到跑步，跑步成了健身的艺术
棋类 AI（第 22 章）	「输给机器，下棋还有什么意思」	赢棋搬到下得美、下得有意思
大模型（全书）	「用 AI 写论文、写书是作弊」	答得出搬到问得美、挑得准、框架新

王德生博士把这件事说成一条规律：作弊感和荣耀搬家，出现在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每一样重要工具诞生的时候，是一个文明现象。本书照这个走（待验）：AI 不是例外，它只是这条规律最新的一次重演。

王德生博士说得更平：这只是一个文明典范的转移而已，生产的模式换了，生产的目标也换了。从前是一个人亲手做，目标是做得多、做得对；今天是人和机器一起做，目标挪到了问什么、挑什么、认什么。

请注意那个「而已」。它不悲，也不喜。每一回重演，当时的人都觉得天要塌了；回头看，都只是换了一种做法、换了一个目标。

可是规律只说「会发生」。它不说发生得没有代价，第 25 章那些散掉的手艺就是代价；它也不说每个人都愿意搬，老会计到今天还守着他的算盘。

◆ 四、尺子先搬，荣耀才搬

三拍中间，还藏着一拍。王德生博士补过一句：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

荣耀不是自己长腿跑的。它是被看见、被认下、被记上的光；谁来评，拿什么尺子评，光就亮在哪里。马拉松成了荣耀，是因为评的尺子从「到得快」换成了「跑得完、跑得美」。照相术以后，画界评的尺子从「像不像」换成了「有没有自己的眼光」。尺子不动，荣耀就搬不动。

今天的思考，正卡在这一拍上。考试、评职称、评奖、发表，很多还在量「是不是你亲手写的」「写了多少」。只要尺子这样量，用了机器的人就心虚，作弊感就压不下去。

尺子要是换成「问得好不好」「挑得准不准」「认不认账」「想得美不美」，荣耀才会启动搬家。

所以，完整的次序是这样的：新工具来，作弊感起，评估的标准搬家，荣耀跟着搬家，作弊感淡去，人才接受新工具。五步，缺了中间那一步，后面都走不动。

这样一来，搬尺子的人就有了责任。老师、评委、期刊、行业、父母，一个社会的老规矩，都在手里握着一把尺子。

也要公道：尺子搬得太快，会误伤还没学会新本事的人；搬得太慢，又会逼人一边用、一边藏，学会说谎。搬尺子，要有一段过渡。第 36 章到第 40 章，会对这些握尺子的人，说一些具体的话。

◆ 五、一次典范的转移

把三拍、尺子、五步次序合起来，背后是一件更大的事。王德生博士的原话是：这只是一个文明典范的转移而已，即生产模式和生产目标发生转移了。

本书想沿着这句话把「只是」两个字读平。生产模式变了：从一个人亲手做，变成人和机器一起做。生产目标也变了：从做得多、做得对，变成问什么、挑什么、认什么。车来了是这样，印刷机来了是这样，机器会想了，也只是再来一次。读平了，就不必悲壮，也不必欢呼。

可是公道要写足：旧典范里有该保的东西，转移的时候不能一起扔。诚实要保：用了就说用了，规则说好不能带的地方不带。认账要保：署名的人，错了要担。练身体、练脑子要保：腿不走路会废，人不想事也会钝，练的理由换了，练还是要练。典范转移，转的是做法和目标，不是做人的底线。

◆ 六、看见与收回，并排放

上篇的总账里，本书把作弊感看见的和收回的并排放过。下篇也这样记一笔。作弊感不是无中生有，它每一处都看见了一件真事；它的毛病，是看见以后又把光的来处收了回去，记成了一个人名下的私产。

一处	它看见了	它收回了
车与腿（第 19 章）	走路曾是人最要紧的本事	把「走得快才光荣」当成腿天生的勋章
跑步（第 20 章）	跑得快、跑得远曾经救命、养家	以为车来了，跑步的荣耀就只能灭

一处	它看见了	它收回了
照相（第 21 章）	画得像曾是画家吃饭的本领	把绘画的光钉死在「像」上
棋（第 22 章）	赢棋曾是人脑最亮的地方	以为输给机器，下棋就没了意思
三处亮光（第 23 章）	荣耀确实亮在稀缺处	把稀缺处亮起的光，说成一个人身上装着的东西
搬家要多久（第 24 章）	荣耀不会一夜搬完	把「还没搬完」当成「不该搬」
搬家途中（第 25 章）	途中的失落是真的	把和手艺缠在一起的「我」，当成手艺本身

左边一栏，是公道。这些看见都是真的，本书一条也不打算抹掉。右边一栏，是收回。七处收回，动作是同一个：把一份在某条路、某片土上亮起来的光，说成本来就在某个人身上、只是被找了出来。用本书的一把尺子说：作弊感把荣耀当成了「发现」，而它其实是「发生」。

◆ 七、消失的是哪一份荣耀

王德生博士那段话里，先说的是荣耀感「会慢慢消失」，随后才补了一句「搬到美了」。

前言说过，本书照后一句走。到了下篇的总账，这一句可以说得更准一点：消失的，是真与善身上的荣耀。

跑步的真，是跑得到、跑得快；跑步的善，是给人送信、替家里赶路。车来了，这两份活由车去做，做得更快、更稳。于是「跑得快真了不起」这份光，慢慢淡了。

思考的真，是算得对、答得出、懂得多；思考的善，是有用、解决问题、帮到人。机器来了，这两份活也开始由机器去做。于是「他好会想啊」这份光，也在慢慢淡。可是，淡下去的只是这两处的光，不是光本身。

你去看今天清早的河堤，跑步的人比赶路年代的人多得多。他们不赶路，可他们跑得很认真，换好鞋，戴上表，跑完了还要拍一张照片。

这里要先清一个误会：真与善不是退场了。车接走了赶路，可每天还是有人要去医院、去上班、去接孩子，只是由车去做；车要修，路要铺，规则要守。机器接走了算、写、查、答，论文照样要写对，病照样要看明白，只是越来越多由机器去做。

所以，真与善是换了一个做的人。消失的，只是挂在它们身上的那份「看，这是我的本事」的光。

做错了，人照样要管，而且要管得更紧。第 30 章会专门讲：真与善的活可以交给机器，责任交不出去。

◆ 八、美不是装饰

另一个误会，是把美想成好看、想成锦上添花。本书说的美，不是这个意思。美是一件事不为别的、只为它自己而做时亮起来的那份光。

清早跑步的人，不为送信，也不为赶路，为的就是跑这一回：呼吸一深一浅，脚下一步一步，跑到第五公里那一下忽然轻了。这一下的光，就是美。

老会计拨算盘，不为算账，为的是珠子碰木框那一声，和拨着拨着静下来的心。这也是美。

写书法的人，已经不靠毛笔给衙门抄公文了。毛笔字从前在真与善那一侧：字要写清楚，公文要能用。钢笔、键盘接走了这两份活以后，毛笔字没有消失，它去了美这一侧，成了一门艺术。

你看，美不是额外挂上去的一层漆，它是一件事卸掉了别的用处以后，自己露出来的样子。

王德生博士后来还补了一句：思考会成为健脑的艺术，一种新的健身艺术。跑步是练这副身体，思考是练这颗脑子。第 32 章会回到这句话。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停下来想：真与善被接走以后，荣耀为什么搬到美，而不是搬到别处，或者干脆散掉？本书的回答（待验）是：因为稀缺处挪到了美这一侧，评的尺子也跟着挪了过去。

第 23 章说过，荣耀在稀缺处亮起。从前，跑得到、跑得快是稀缺的，所以光亮在那里。车来了以后，「到」不稀缺了，人人坐车都能到。稀缺的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肯为跑而跑、能跑出一副好身体、能在一个人的清晨里把自己跑开的那一份。

思考也一样。答案不稀缺了，机器三秒钟给你十个。稀缺的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问得好的问题，一双从一百条里挑出那一条的眼睛，一副新的框架，一个把一句话活出来的人。这些都不是为了交差，它们是思考自己亮出来的样子。

散掉的那一部分也有。有的手艺被接走以后，就安安静静地退了，只留在老人的回忆里。

这也要老老实实写下来：搬家有时候是搬到了美，有时候是散了。搬过去的，是那些做的人还愿意只为它本身去做的部分。

◆ 九、本篇总判断

两张清单、一张三拍表并排放，下篇的总判断是：

车接走的是赶路，不是腿；功能被接走以后，真与善身上的荣耀淡了，荣耀本身没有灭，它跟着评的尺子，搬到了美——一件事只为它自己而做时亮起的那份光。

这句话有两半。

前一半是公道：车确实接走了赶路，机器确实接走了思考里的很多活，这是真事，用不着嘴硬。

后一半是新地方：荣耀搬了家。搬去的是一个人做一件事、只为它本身的那一刻；搬去的不是一个人名下，而是稀缺挪去的那一处。作弊感，要等这一回搬完，才会淡下去。梁家三口，正好各站在这条路的一处。

梁老师在途中。他的红笔还握在手里，尺子还量着他写了多少批语，可他已经在试卷背面画出了右边那一栏。

梁小川在搬家的另一头。他输给手机以后，还在下棋，下的是和同学之间那一盘有来有回的棋，不是和手机比输赢。第 22 章说过，他自己都没觉得这是搬家。

梁岚在最难受的地方。她用的是最新的那一样工具，搬的是人最舍不得的那一份荣耀：会想。她的作弊感最重，因为她的尺子还没搬。

◆ 十、这本账哪里会错

账要记得住，也要记得明白它在哪里会错。

第一种错法：有人指出，某一门手艺的真与善被机器全部接走，几十年过去，没有人再为它本身去做它。它美的那一侧，一点光也没亮起来。这样的例

子越多，本书的判断就越要收窄。本书已经承认「有的手艺散了」；可如果散的才是多数，「搬到美」就只能算少数手艺的好运气。

第二种错法：美这一侧的光，最后也被重新登记成私产。「我的跑步成绩」「我的书法作品」，人又为它争名次、争名头。那就是自我作祟换了个地方，接着作。新篇要正面碰这件事。

第三种错法：尺子搬了，荣耀却没有跟着搬，作弊感也没有淡。要是那样，「尺子先搬」这一拍就要改写。

◆ 十一、放回日子里

梁岚第二天坐上了回省城的大巴。她靠着车窗，想起爸爸那张试卷背面的清单。右边一栏里，没有一条是写给别人看的。

她打开手机，看了一眼论文的文件夹。综述、方法、数据整理，这些她都让机器帮过忙；她心里那点作弊感，还没有完全散。她也知道为什么：导师和答辩委员会手里那把尺子，她还不清楚量的是什么。

可她第一次这样问自己：这篇论文里，有没有一处，是我不为交差、只为它本身也愿意去想的？她想了很久，想起一个问题。那是她做访谈时冒出来的，一直没敢写进开题报告。

一个小办法，给正在搬家途中的你。今晚拿出一件你天天在做、做得还不错的事，问自己一句：「要是这件事不再有任何用处了，我还愿意做它的哪一部分？」

答得出来的那一部分，就是它搬去美的路。要是你手里也握着一把尺子，是老师、是主管、是家长，再问一句：「我量的，还是那份已经被接走的本事吗？」

下篇到这里收住。新篇接着走：思考的荣耀搬到美以后，美这一侧，会亮起哪几处光。

带走的话

车接走赶路，腿没废；机器接走思考的真与善，荣耀跟着尺子搬去了一件事只为它自己而做的地方。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消失的是真与善身上的荣耀，荣耀本身跟着尺子搬了家；真与善照样要被做，只是换了做的人。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稀缺挪到了美那一侧，尺子跟过去，光也就跟了过去。

想一想

1. 你天天在做的事情里，哪一件的「用处」最可能被机器接走？接走以后，你还愿意做它的哪一部分？

2. 你手里握着哪一把尺子——量孩子、量同事、量自己？它量的，是被接走的那一份，还是搬去的那一份？

新 篇

思考成了一门艺术：美这一侧亮起的光

这一编七章，写思考的荣耀搬到美以后，在新地方亮起的几处光。第 27 章写问：普通的提问也会被接走，要问到框架上去，问得美。第 28 章写挑：机器给一百条，挑中的那一条为什么让人心里一亮。第 29 章写换框架：人和机器一起，去碰一副还没有人用过的框架。第 30 章是公道章：荣耀搬走，责任留下，署名就是认账。第 31 章写把一句话活出来。第 32 章写为想而想，像晨跑一样想。第 33 章把新篇的地图摊开，记一笔总账。

这一编陪你走的是梁岚。她要学一件事：先问出一个好问题，再让机器去铺路；也要在论文里，老老实实写下一行 AI 使用声明。这一编的反差是：思考的活被接走得越多，思考本身反而越像一门艺术。

第 27 章

问得美

◆ 一、三秒钟的一篇综述

回到省城的第一个晚上，梁岚在图书馆四楼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她的论文写的是县城年轻人回乡就业。开题报告里，她的研究问题是这样一句：「返乡青年在县城就业面临哪些困境？」

她把这句话原样贴给了机器，让它写一份文献综述。三秒钟，一篇整整齐齐的综述出来了。收入低，机会少，人情社会，婚恋压力，公共服务跟不上。每一条都有道理，每一条都像在哪本书里读过。梁岚往下翻，越翻越没劲。

不是机器写得不好。是她忽然看清楚了：这篇综述之所以这么顺，是因为她的问题本身就很顺。一个谁都能问出来的问题，自然配一个谁都能写出来的答案。她合上电脑，想起爸爸试卷背面那句话：「右边一栏，都是不为别的事的。」

那么，她的论文里，有哪一句，是不为交差的？

◆ 二、古人怎样看重一个问

先把公道还给古人：问的荣耀，不是今天才有。孔子说，大意是：学生不到想弄明白而弄不明白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想说出来而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点拨他（《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孔子那里，一个憋了很久的问题，是学问开门的那一下。

他还说：只学不想，就会糊涂；只想不学，就会危险（《论语·为政》）。想，常常就是从一个问开始的。

苏格拉底一辈子在雅典街头问人。问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美。他自比接生婆，说自己不生孩子，只帮别人把心里的想法接生出来（《泰阿泰德篇》150b—151d〔核〕）。他的荣耀，几乎全在问上。

中国最早一首通篇是问的长诗，大概是屈原的《天问》。天地怎样开的，日月怎样挂的，古人的事为什么那样收场，一口气问了一百多个问题〔核〕，一个也不答。

两千多年来，注它的人很多，答它的人也很多，可是读的人记住的，还是那一串问。问本身，就是那首诗的美。

后来的科学家也这样说。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在一本讲物理的书里写过，大意是：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要紧；解决也许只是数学或实验上的技巧，提出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看旧问题，才要创造的想象力（《物理学的进化》，1938 年〔核：大意〕）。可是请注意，这些话说的时候，答案还很贵。

孔子的学生要自己读书、自己想；苏格拉底的对手要自己回答；物理学家要花几十年去解一道题。问的荣耀亮着，答的荣耀也亮着，两样都稀缺。今天不同了。答案变便宜了。

◆ 三、普通的提问也会被接走

答案变便宜以后，很多人说：那以后人的本事就是提问了。

这话对了一半。

梁岚很快发现了另一半。她试着让机器帮她「提几个好的研究问题」，机器一口气给了二十个，个个通顺，有的比她自己开题时那句还像样。

问，也能被接走。

至少，普通的问能被接走。那种「某某面临哪些困境」「某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提升某某」的问，有固定的格式，有现成的套路，机器见过成千上万个，一张嘴就能吐出来。

这和第 20 章讲的跑步是一回事。车来了以后，不是「会跑」就有荣耀了，而是跑出一副好身体、跑出一个清晨，才有荣耀。机器来了以后，也不是「会问」就有荣耀，而是问到某个地方去，才有荣耀。

问到哪里去?

先说一件让人泄气的事：尺子还没跟上。很多考试评的，还是答；很多课堂奖励的，还是举手最快、答得最全的那个孩子。一个孩子要是在课上问「这道题为什么要这样出」，老师多半会说「先把题做完」。

这不怪老师。尺子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量答的尺子用了几百年，顺手。可只要尺子还量在答上，问的荣耀就亮不起来，孩子也学不会问。所以，问到哪里去，不只是问的人的事，也是握尺子的人的事。

问到框架上去。

◆ 四、饭桌上那一个问

问得好的，有时候不是读书最多的人。国庆那几天，梁家饭桌上吵过一回作文。梁老师说作文要自己写，梁岚说机器帮忙不等于不是自己写。两个人你来我往，越吵越熟，句句都是网上见过的说法。

梁小川在旁边扒饭，忽然问了一句：

「爸，你改我作文的时候，改的是我的作文，还是你心里那篇作文？」

饭桌上安静了好一会儿。这个问题，梁小川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书。可它一出来，父女俩那一场争就换了地方：原来要问的不只是「谁写的」，还有「拿什么去量」。梁老师心里那篇作文，就是他手里那把尺子。

第 26 章说过，尺子先搬，荣耀才搬。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一句话就碰到了那把尺子。

孩子的问常常美，不是因为孩子聪明，是因为他还没有被一块地站熟。站得熟的人，问题都长在熟路上；站得生的人，反倒容易一脚踩到别处。

所以，问得美，不全是练出来的，也有一半是「还没被定型」给的。大人要学的，是怎样在一块熟地上，让自己重新生一点。

◆ 五、问到框架上去

什么叫框架？用大白话说：就是你看一件事时，先站定的那块地，和你心里默认的那几条线。

梁岚原来的问题，站在一块很常见的地上：返乡青年是一群「遇到困难的人」，研究就是把困难一条条找出来。这块地没有错，可它太熟了，熟到答案在问之前就已经写好了。那天晚上，她翻出自己访谈时的录音整理稿。

有一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在县城开了一家奶茶店。她问他为什么回来，他说了一句话，她当时记下了，没在意：

「我回来以后才发现，我想回的那个县城，是我手机里的县城。」

她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她慢慢写下一个新的问题：

「他们回来的，是哪一个县城——离开时的那一个，还是手机里的那一个？」

写完，她自己愣了一下。这个问题一出来，原来那一串「困境」都换了位置。收入低、人情重、机会少，不再是一条条孤立的困难，它们成了两个县城对不上的那些缝。一个问题，把一片土重新排了一遍。

本书说的「问到框架上去」，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在原来那块地上多挖几个坑，是换一块地站。

第 29 章还会回来，讲人和机器一起去碰一副新框架。这一章只说它的起点：一个问。

◆ 六、什么样的问，算问得美

问到框架上，是一回事；问得美，是另一回事。本书试着给「问得美」画个样子（待验）。一个美的问题，常常有三样东西。

一是它让人一下子看见了原来没看见的东西。梁岚的问题一出来，「手机里的县城」这样东西就被看见了，在这之前，它藏在一堆困境后面。

二是它把旧答案重新排了队。不是推翻旧的，是让旧的站到新的位置上。收入、人情、机会，一样也没丢，只是全都换了意思。

三是它带着问的人自己的路和土。那句「手机里的县城」，是梁岚在一个下午、一间奶茶店里，听一个小伙子说出来的；她自己也是从县城出来的，所以她听见了。机器读过很多书，可那个下午不在它的书里。

你会发现，美的问题不一定难，不一定长，甚至不一定深奥。它有一种干净：问出来以后，人心里「咦」了一声。

问得美的那一下，不是谁脑子里本来装着一个好问题被找了出来，是一条路走到某片土上，忽然亮起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问题常常让问的人自己也吃一惊。它不像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倒像从路上捡到的。

◆ 七、只看一面会怎样

先别急着把「提问」供起来。只看提问的荣耀，会出两种毛病。一种是把提问变成一门新的巧。网上已经有很多教人「怎么跟机器说话」的课，教你加什么前缀、用什么格式、怎样让它多写几条。这些巧有用，可它们还在真与善那一侧：为了让机器答得更准、更好用。这样的巧，过一阵子机器自己就会了。

另一种是把好问题又登记成私产。「这个问题是我想出来的」，亮得太响，问的人就开始护着它，不许别人碰，不许它被改。这是自我作祟换了个地方接着作。

梁岚那个问题，其实有一半是奶茶店小伙子的。她要是在论文里只写「本研究提出」，不写那句话是谁说的、在哪里说的，她就把一个在两个人之间亮起来的问，收成了自己的。

公道还要再写一句：问得好，不等于不用学。孔子说的「思而不学则殆」，今天一样成立。一个人什么都不读、什么都不访，凭空也问不出美的问题。好问题长在厚土上。

梁岚那个问，要是没有二十多场访谈、没有她自己从县城出来的那些年，奶茶店小伙子那句话，她听过也就忘了。土薄了，再美的一句话落下来，也长不出一个问。

◆ 八、今天与机器：先问，再让机器铺路

那天晚上以后，梁岚换了一种用机器的法子。从前，她让机器替她想：问题是什么，综述怎么写，框架怎么搭，都先问机器。机器给什么，她改什么。

现在，她先自己想，想到一个让自己「咦」一声的问题。然后再把它交给机器，让它去铺路。找相关的研究，把访谈稿按新问题重新归类，列出「离开时的县城」和「手机里的县城」各有哪些说法，把她没想到的反例也找出来。机器铺路铺得很快。一个晚上，她拿到了过去一个月也整理不完的材料。可路往哪里铺，是那个问题定的。

这就是新篇说的分工：思考里的真与善，铺路、查找、核对、归类，交给机器去做，越快越好；思考里的美，那个让人心里一亮的问，留在人和机器一起走的这条路上，在最前面。你可能会问：机器以后会不会连美的问题也问得出来？

本书不打包票。机器已经会问很多问题了，以后会问得更好。可是请注意，一个问题美不美，不只看它的字面，还看它从哪一片土里长出来、被谁接住。奶茶店那句话，机器要是在一万份访谈稿里也挑了出来，那也是一件好事；接住它、为它改掉整篇论文的，还是要有人。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梁岚的三个问

把这一晚完整地走一遍。

第一个问，是开题时那句：「返乡青年在县城就业面临哪些困境？」它是一个熟问题，站在一块大家都站过的地上。交给机器，三秒钟就答完了。答完了，也就没意思了。

第二个问，是她让机器帮着提的二十个问题里，她觉得最好的那个：「数字媒介如何影响返乡青年的地方认同？」这个问题比第一个新一点，用了更时髦的词，可它还是在原来的地上加了一样东西，没有换地。

第三个问，是她自己从录音稿里捡回来的：「他们回来的，是哪一个县城——离开时的那一个，还是手机里的那一个？」

三个问一排，差别就出来了。

第一个，是真与善那一侧的问：它要的是一份清单，清单越全越好，越准越好。

第二个，是巧那一侧的问：它要的是一个新说法，说法越新越好。

第三个，是美那一侧的问：它不为一份清单，也不为一个新词，它为的是把一件事看清楚，而一看清楚，整个论文的路都换了方向。

梁岚把第三个问抄在笔记本第一页，在下面写了一行小字：「原话来自访谈对象 7 号，奶茶店，8 月。」

写完这行小字，她心里那点作弊感，第一次松了一点。一周后，她把新问题发给导师。导师回得很短：「这个问题是你的，还是机器的？」

梁岚照实说：问是从访谈里捡来的，铺路用了机器，访谈对象的原话在笔记本上。导师过了一会儿回了一句：「那就照这个问写。开题评的，本来就是问题。」

梁岚看着这句话，想起爸爸那张试卷。这位导师手里的尺子，原来早就量在问上了，只是她从前没看见。

◆ 十、问也是一种练

问得美，能不能练？能，可是练法和从前不一样。从前练思考，练的是答：背公式，刷题，一道一道做对。这一份练，是为了真与善：考得出，用得上。今天，答的活大半可以交给机器，可是答的练法不必扔，它养着那片土；要再添一样练，就是练问。

王德生博士说过，思考会成为健脑的艺术，一种新的健身艺术。练问，就是这门艺术里最像晨跑的一项：不为交差，每天跑一点，跑着跑着，脑子就松开了。练问有几个笨办法。

一个是每天记一个问。不求答，只记下那天心里「咦」了一声的那一句。一个月后翻回去，你会看见哪些问是熟路上的，哪些是踩到了别处的。

一个是把一个问换三块地问。同一件事，站在当事人那里问一遍，站在旁观的人那里问一遍，站在十年以后再问一遍。

还有一个，是把问交给机器之前，先自己答一句。答完再看机器怎么答，两边对不上的地方，常常就藏着下一个好问题。这些办法都不难。难的是天天做，像清早的河堤上，那几个风雨不误的人。

◆ 十一、放回日子里

你不一定在写论文，可你每天都在问。问孩子「今天考得怎么样」，问同事「这个方案还有什么问题」，问自己「我是不是选错了」。这些问，很多都是熟问题，答案在问之前就写好了。一个小办法：下次问之前，停三秒，把你的问题换一块地站一站。

不问孩子「考得怎么样」，问「今天哪一道题，你做的时候心里最舒服」。不问同事「还有什么问题」，问「这个方案要是失败了，最可能是在哪

一步」。不问自己「我是不是选错了」，问「我当初选它的时候，看见的是什么」。换完以后，看一看你心里有没有「咦」一声。有，就是问到了。

然后，铺路的活，可以交给别人，交给机器。那个让你「咦」一声的问，你自己留着，往前走。

那天晚上，梁岚从图书馆出来，已经快十点了。校园里有几个人在夜跑，一圈一圈，不赶路，也不比赛。

她站在跑道边看了一会儿，想起爸爸说过的河堤。她忽然觉得，自己今晚做的事，和那几个人差不多：想了一个晚上，没为交差，只为把一件事想清楚。想清楚的那一下，很舒服。这份舒服，不用交给谁打分。

带走的话

普通的问也会被接走；问到框架上去，问得让人心里「咦」一声，铺路的活再交给机器。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问的荣耀从「会问」搬到「问得美」，一个问把一片土重新排了一遍。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那个问是在一条路、一片土上亮起来的，常常有别人的一半。

想一想

1. 你最近问过的一个问题里，哪一个是答案在问之前就写好了的？试着把它换一块地，再问一遍。

2. 你还记得哪一个让你心里「咦」了一声的问题吗？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那里还有谁？

第 28 章

一百条里挑一条

◆ 一、一百个标题

梁岚的新问题定下来以后，论文要改一个题目。她让机器给她拟标题，一口气要了一百个。

一百个标题刷刷地出来，整整齐齐，编着号。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带冒号，有的带破折号，有的用了「重构」「想象」「张力」这些论文里常见的词。她从第一个看到第一百个，看了两遍。

看到第六十几个的时候，她停住了。那个标题是：「回到哪一个县城：返乡青年的两张地图」。

她心里一亮。

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这一个。别的九十九个，也通顺，也像样，有几个甚至更「学术」。可只有这一个，她一看见，就觉得是它了。

她把它复制下来，又看了一遍，改了一个字，把「两张地图」改成了「两个县城」。改完，她自己笑了。

她想起本科时写课程论文，标题总要想一个下午，想到最后，还是用了那种「某某视角下的某某研究」。那时候她以为，拟标题是一门要自己苦练的手艺。现在，拟的活机器一个晚上能做一百遍。她做的只剩一件：看，看到心里一亮。

这一章要问的是：机器给了一百条，挑中的那一条，为什么让人心里一亮？那一亮，是谁的？

◆ 二、挑的功夫，古已有之

挑，不是今天才有的本事。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古时候的诗有三千多篇，到孔子手里，去掉重复的，留下合乎礼义的，成了三百零五篇〔核：大意〕。这就是「孔子删诗」的说法。后来不少学者怀疑这件事，说孔子不可能删掉那么多〔待核〕。可不管细节怎样，这个说法能流传两千年，说明古人认这一条：从一大堆里挑出该留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南朝的萧统编《文选》，从几百年的文章里挑出一部集子。后来的读书人学写文章，很多是从这部挑出来的书里学的。挑书的人自己不一定写得最好，可他的眼光，塑了后人的眼光。

韩愈写过一篇《马说》，开头一句很多人都会背：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韩愈《马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在韩愈那里，会挑的那双眼睛，比被挑的马还稀缺。

清代的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从先秦到明代的文章里挑出两百多篇，编成《古文观止》〔核〕。他们自己的文章，今天很少有人读；他们挑出来的那一本，几百年来一代一代的学生在背。

挑的人退到了后面，挑出来的东西走到了前面。挑的荣耀，从来是这样一种安静的光。

你看，挑的荣耀一直都在。只是从前，被挑的东西很难得：诗要一首一首地采，文章要一篇一篇地写，好马要一匹一匹地养。挑的人少，被挑的东西也少。今天，被挑的东西忽然变得很多、很便宜。机器一个晚上可以给你一千条。于是天平倒过来了：东西不稀缺了，挑的眼睛稀缺了。

◆ 三、挑中的那一下，发生在哪里

先把一种常见的看法摆上桌：好标题本来就是好的，梁岚只是把它找了出来。照这个看，挑就是「发现」：一百条里藏着一条最好的，就像一堆沙里埋着一粒金子，眼光好的人把它捡起来。这个看法有对的一半。一百条里，确实有好有坏，有几条是明显不行的。可是请想一想：换一个人来挑，挑中的是不是同一条？

多半不是。

就是同一个人，换一天来挑，也未必是同一条。梁岚要是在开题那天看这一百个标题，大概会挑一个带「困境」的；那时候她的问题还站在旧地上，对得上的，也是旧地上的句子。

梁岚挑中「回到哪一个县城」，是因为她在奶茶店听过那句话，是因为她自己是从县城出来的，是因为她前一天晚上刚刚把论文的问题换了地。这些东西不在标题里，在她的路上、她的土里。

一个没去过县城的人，可能会挑那个带「重构」的；一个刚读了几篇城市研究的人，可能会挑那个带「张力」的。

所以，那一亮不是标题本身在发光，也不是梁岚身上装着一盏灯照了过去。它是标题和梁岚走过的路，在那一刻碰上了。

挑中的那一下，不是从一百条里找到了那一条本来就最好的，是一条走过的路碰上了一个对得上的句子，在那一刻亮了起来。

用本书的尺子说：挑，看上去像发现，其实是发生。

◆ 四、为什么心里会一亮

那一亮，本书想叫它鉴赏之美。鉴赏，从前是说看画、品茶、听戏。一个人在一幅画前站了很久，说不出它哪里好，可就是走不开。这种走不开，就是一亮。

挑标题也是这样。梁岚说不清「回到哪一个县城」好在哪里，可她一看见就知道是它。这一亮有几个特点。

它来得很快，往往在说出理由之前。理由是后来补的：她后来才想明白，这个标题好，是因为它是一个问，又是一个地方；是因为它不用术语，读的人一看就有画面。

它常常带一点吃惊。挑中的那一条，往往不是你事先想好的样子。梁岚要是自己拟标题，大概会拟一个更规矩的。是看到第六十几个，她才认出：原来我要的是这个。

它还会往回改你。挑中以后，她把「两张地图」改成「两个县城」，又回头把论文第一章的开头改了一遍。挑，不只是挑走一样东西，它把挑的人也挪了一步。这三样合在一起，就是第 26 章说的那种美：不为交差，只为这一回对上了。

◆ 五、眼光是从哪里来的

你可能会问：那这双眼睛，是不是梁岚天生的?

先看梁老师。

梁老师改了三十多年作文，学生们都说，他一眼就能看出哪一句是抄的，哪一句是自己看见的。第 25 章那个写「我爸的手像一块旧砧板」的男生，几百篇作文里，梁老师偏偏圈中了那一句。

这双眼睛不是生来就有的。他刚教书那几年，也看不出来。是一年一年、一篇一篇地改，改到后来，好句子一过眼，手里的红笔就自己停住了。眼光是走出来的路。

第 13 章说过，梁老师很多「名句」是从老教研组长那里借来的。眼光也是这样借来的：他年轻时，老教研组长拿着他的教案，一句一句地圈，「这一句是你自己的，那一句是书上的」。圈得多了，他自己也会圈了。

所以，挑的眼睛不是一件私产。它是看过的书、改过的作文、跟过的老师、走过的地方，一层一层缠在一起，在某一刻收口成一个「就是它」。

梁岚的眼睛也是这样来的。她挑中「回到哪一个县城」，靠的不是那天晚上忽然灵光。靠的是三年里读过的几十本民族志，是二十多场访谈，是她自己每年春节坐大巴回县城时，窗外那一排排新盖的楼。这些东西，机器替她读不了，也替她坐不了那趟大巴。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同样的一百条，不同的人挑出不同的那一条。每个人的路不一样，土不一样，能对上的句子也就不一样。

◆ 六、当机器也替你挑

这里有一件更要紧的事。机器不只会给你一百条，它也会替你挑。你打开短视频，下一条放什么，不是你挑的；你打开购物软件，首页摆什么，也不是你挑的。推荐的机器读过你的每一次停留，猜你会喜欢什么，一条一条喂过来。这时候，挑这件事，也被接走了。

被接走的那一份，是挑里的真与善：挑得准、挑得快、挑得合你胃口。机器做得确实好，你刷一个晚上，几乎每一条都对得上。可是请想一想，那一个晚上，你心里亮过几回？

推荐的机器挑给你的，是对得上你过去的东西；它很少挑给你一样让你吃一惊、往回改你的东西。这一章开头说的那种一亮，带着一点意外，带着一点「原来我要的是这个」，在一条一条喂过来的东西里，反而难得。

所以，鉴赏之美有一个条件：你得自己停下来，看一遍，看到心里一亮。机器替你挑得再准，那一下停不下来，光就亮不起来。

本书不劝人卸掉手机。只是提醒一句：交给机器挑的，最好是赶路的那一部分；为它本身而挑的那一部分，自己留着。

◆ 七、只看一面会怎样

这里要先打一个预防针。只看挑的荣耀，第一个毛病是：挑会变成懒。一个人从此什么都不写了，只让机器给一百条，自己挑一条。挑了一年，他会发现自己挑不动了。因为眼光是走出来的，不写、不改、不读，路就不长了，眼睛也就钝了。

这是第 8 章、第 25 章都说过的那件真事：能力会萎缩。梁老师的眼光，是一笔一笔改出来的。要是他从第一年起就只挑不改，那双眼睛长不出来。

所以，练还是要练。只是练的理由换了：从前写，是为了交出一篇作文；今天写，是为了养出一双挑得动的眼睛。

第二个毛病是：挑会变成推卸。

「是机器写的，我只是挑了一下。」这句话听起来很谦虚，可它可能是在甩锅。你挑中了，就是你认下了。标题里要是有错，论文里要是有一句不实的话，不能说「这是第六十几个，机器拟的」。

第 30 章会专门讲这一条：挑可以是一种美，认账却是一份责任。荣耀搬走了，责任留在挑的人手里。

◆ 八、今天与机器：一百条之后

机器给一百条以后，人做什么？梁岚后来总结了一个用法，她自己叫它「先散后收」。

先散：让机器多给，给得越杂越好。不只要标题，还要反例，要和自己观点相反的说法，要她没听过的研究，要访谈稿里她没注意的句子。这一步是真与善那一侧的活：铺得越宽，越有用。

后收：自己慢慢看，看到心里一亮的地方停下来，圈出来，问一句「为什么是它」。这一步，机器替不了。不是机器不会排序，它会，它还会说出一二三条理由。可是那一亮要对上的是梁岚的路和土，不是一份评分表。

你会发现，这和第 27 章的分工是一回事。先问一个让自己「咦」一声的问，再让机器铺路；铺完了，从一百条里挑出让自己「啊」一声的那一条。前一声是问的美，后一声是挑的美。中间那一大段，交给机器。

还有一件事要说清：机器给的一百条，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读过无数人写过的标题、文章、句子。所以，梁岚挑中的那一条，背后站着的，不只是她和机器，还有无数写过东西的人。这一亮，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

梁岚后来在论文的致谢里，多写了一段。她谢了导师，谢了二十多位访谈对象，谢了奶茶店那个小伙子，也照实写了一句：标题和部分文献整理，借助了 AI 工具，最后的取舍由她负责。

写完这一段，她发现自己一点也不觉得丢人。该谢的人都写上了，该认的账她认了；那一亮是在许多人和一台机器之间亮起来的，她只是站在亮起来的那个地方。第 36 章还会回来，讲这一行声明怎么写。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梁老师挑一句

周末，梁岚和家里视频，讲了一百个标题的事。梁小川在旁边听着，忽然插嘴：「那我写作文，也让它给我一百个开头，我挑一个，行不行？」

梁老师没有马上回答。他想了想，说：「你挑给我看看。」

梁小川真的去试了。作文题目是《一个难忘的傍晚》，他让手机给了二十个开头，挑了一个发到家庭群里：「夕阳把整条河染成了金色，我和爸爸走在河堤上，心里充满了宁静。」

梁老师看了，在群里回了一句：「这二十个里，你为什么挑这一个？」

梁小川说：「它写得最好啊。」

梁老师又问：「你那天傍晚，在河堤上，真看见河是金色的吗？」

梁小川想了半天，说：「没有，那天阴天。我就记得有个老爷爷在拨算盘，嗒嗒嗒的，挺吵的。」

梁老师说：「那你就写那个嗒嗒嗒。」

梁小川有点不服气：「可是那样写不好看啊。」

梁老师回：「好不好看，是我量的；是不是你看见的，是你自己量的。先把你自己那一把用上。」

这一段对话，梁岚在屏幕那头听得很清楚。她弟弟挑的那一条，是一百条里「最好」的，可它和弟弟的路对不上。所以挑完以后，没有一亮，只有一句「它写得最好」。她自己挑的那一条，不一定是最好的，可它和她的路对上了，所以她心里一亮。鉴赏之美，不在挑中最漂亮的那条，在挑中和自己走过的路对得上的那条。

梁小川后来的作文，第一句是：「那天傍晚是阴天，河堤上有个老爷爷在拨算盘。」第 34 章还会回到这篇作文。

◆ 十、尺子怎样量一双眼睛

挑的眼睛，能不能评？从前的尺子量产出：交了几篇，写了多少字。今天要是还只量这个，会挑的人和只会复制的人，看上去一模一样，都交得又快又多。一把新尺子，可以从一句问话开始：「你为什么挑这一条？」

梁老师在家庭群里问梁小川的，就是这一句。梁岚的导师后来看她的新标题，问的也是这一句。答得出来的人，那一亮是他的路对上了句子；答不出来的人，多半只是挑了个「看上去最好」的。

这句话不难问，难的是让它进到评分里去。老师批作业，主管看报告，评委看论文，都可以多问一句。答的人不用说得漂亮，只要说得出那一亮从哪里来。尺子这样搬一点，挑的荣耀才有地方落脚。

◆ 十一、放回日子里

你今天大概也在挑。挑一件衣服，挑一条朋友圈的配文，挑一个给孩子的名字，挑机器给你的十个方案里的一个。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挑的时候越来越多。

一个小办法，明天就能试：下一次从一大堆里挑东西的时候，挑完别急着走，问自己两句。

第一句：「我心里亮了没有？」要是没有，只是觉得「它最好」「大家都这样选」，那就先别定，再看一遍，或者自己动手写一个。

第二句：「它对上了我的哪一段路？」说得出来，那一亮就是你的路和它碰上了；说不出来也没关系，记下来，过几天再想。慢慢地，你会发现，你挑

的不只是一样东西。你在养一双眼睛。这双眼睛不在你名下，它在你走过的路上。路走得越多，它就越亮。

带走的话

机器给一百条，挑中的那一条让你心里一亮，是因为它对上了你走过的路；眼光是走出来的，不是装在身上的。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东西变便宜以后，挑的眼睛变稀缺了，鉴赏之美在这里亮起来；可只挑不练、只挑不认账，门又会关上。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那一亮是路和句子碰上的一刻，背后站着跟过的老师、读过的书和无数写过东西的人。

想一想

1. 你最近一次从很多选项里挑中一个，心里亮了吗？要是亮了，它对上了你的哪一段经历？

2. 你有没有一双「一眼就看得出来」的眼睛？它是怎么一点一点练出来的？

第 29 章

换一副框架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搬过家具吧。一个周末，把床往左挪一尺，把书桌往右推一点，柜子换个角。忙了一整天，屋子还是那间屋子，只是顺手了些。傍晚有人进门，看了一眼，说：「床为什么非要靠墙？把它横过来，对着窗。」

你愣了一下，试了。整间屋子一下子换了一种活法：光从床头进来，书桌有了自己的角落，门口忽然宽了。白天那一整天的挪，是在一副框架里挪。傍晚那一句，是换了一副框架。梁岚这学期遇到的，是同一件事。

她的论文写返乡青年：从大城市回到老家县城的年轻人。她要整理一大摞访谈记录，先自己定了五个类别——工作、住房、婚恋、父母、人情，再让会说话的机器把每一段话归进去。机器干得又快又齐，一个晚上，几百段话各就各位。

快到凌晨，她翻看结果，发现一件怪事：最让她心里一动的那些话，几乎全掉进了第六栏——「其他」。

她盯着那一栏看了很久。不是机器分错了。是她给的五个格子，装不下这些人真正在说的事。这一章，讲的就是那一栏「其他」。

◆ 二、一个行当的老规矩

1962 年，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出了一本书，叫《科学革命的结构》。书里有一个词，后来传遍了各行各业：paradigm。大陆多译作「范式」，台湾多译作「典范」。本书用「典范」，也常说成大白话：一副框架。

一副框架，就是一个行当里大家默认的那套东西：该问什么，不该问什么；什么算答案，什么算胡闹；用什么工具，怎样才算做完。

库恩把框架之内的日常工作叫作「常规科学」。他说，大意是：常规科学像解谜，谜面和规则都是给定的，本事在于把谜解出来（《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章〔核：大意〕）。

这话不是看不起谁。一个行当绝大多数的活，都是在框架里干的。算轨道、做实验、核数据、写综述，一件一件扎扎实实，科学才走得动。

可是偶尔，谜怎么也解不开。解不开的谜越堆越多，有人开始怀疑的就不再是自己的手艺，是谜面本身。

哥白尼常被拿来讲。行星的轨迹，在地球居中的框架里也能算，只是要在圆上不停地添小圆，越添越繁。1543 年，《天体运行论》出版，他把太阳挪到了中间〔核：大意〕。

床横过来了。

库恩还有一个观察，常被人忽略：换框架之前，旧框架里那些扎扎实实的活，是不能少的。正是因为大家在旧格子里把能算的都算尽了，那些算不进去的东西才一堆一堆地露出来。没有白天那一整天的挪，傍晚那一句也不会有人听得进去。

◆ 三、框架之内的活，机器越来越会干

把这件事放到今天。给定一副框架，在里面把系统一层层搭起来——查文献、归类、推导、写代码、算数、出初稿——会说话的机器干这些，越来越快，越来越稳。梁岚那一个晚上归好的几百段话，换成她自己，要干上一两个

星期。借用王德生博士的说法：AI 能做常规科学，也就是给定框架下的系统思维。这句话里有两层意思，要分开听。

一层是真与善的活被接走了。算得对、答得出、整理得齐，这是真；有用、解决问题、帮人省下时间，这是善。第 19 章说过，车来了，赶路的活交给了车。框架之内的活，也在一件件交出去。另一层，是人被推了一把。不是推下桌子，是推到了另一张桌子前。

王德生博士的原话，大意是：AI 接手了常规科学，人于是被推进到「典范发生」——提出新的框架，再交给 AI 去把框架和框架下的系统打造出来。他还有一句很要紧：答案、过程、提问，都不再是人和 AI 竞争的点。

这句话乍听有点冲。你可能会想：提问不是人最后的阵地吗？第 27 章说过，普通的提问也会被接走。机器自己就能列出一串好问题，问得比很多人周到。所以人要是还想在「谁问得多、谁问得快」上和机器比，那是在车道上和车赛跑。

◆ 四、典范猜想：先猜一副框架

「典范发生」这个词，听着硬。拆开来，是一件很家常的事。

它最先露面的样子，是一个猜想。不是猜一道题的答案，是猜：这道题是不是问错了？这些格子是不是画错了？要是把床横过来呢？王德生博士把这一下叫「典范猜想」。

猜想的意思，是还没证明，也不保证对。它常常只是一句话，一张草草画在纸上的图，一个「要是……会怎样」。

猜出来以后，活儿才真正开始：这副新框架里该问哪些问题，用什么工具，怎样算做完，原有的材料怎样重新排。这一大片搭建，正是机器擅长的。

王德生博士的说法是：再交给 AI，去把框架和框架下的系统打造出来。这样一来，一件科研的活有了两层。上一层是猜框架，下一层是在框架里搭系统。

过去这两层都压在人身上，人一辈子大半的力气，花在下一层。一个研究生读五年，常常有四年在下一层里打转，剩下的一点时间，才敢抬头看一眼上一层。现在下一层交出去了不少，人第一次可以拿出大块的时间，去碰上一层。这就是第 27 章说的「问到框架上去」，在科研里的样子。

◆ 五、文明也在换一副框架

把镜头再拉远一点。梁岚的论文换了一副框架，一个行当会换框架，一个文明也会。

王德生博士说过一句，口气很平，大意是：这是一个文明典范的转移而已，即生产模式和生产目标发生转移了。这句话里，转移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生产模式。过去，一篇文章、一个方案、一条思路，是人亲手产出来的：一个人坐在桌前，一笔一笔写。现在，越来越多是人—AI 复合体产出来的：人起个头，机器铺开，人挑、改、核，机器再铺，一来一回。

另一样是生产目标。过去，思考要产出的，主要是真与善：对的答案，有用的办法。现在，这两样机器能大批地产，人和机器一起要产出的，越来越是另一些东西：一副让许多事一齐亮起的框架，一个问得美的问题，一种想事的样子。下篇说的「搬到美」，在这里有了更大的名字：典范。两样都转了，就是一副文明的框架换了。

请注意那个「而已」。王德生博士没有说这是天翻地覆，也没有说这是末日。车替代了腿走远路，也是一次这样的转移，人照样过日子，只是日子换了一副框架。

这样再回头看全书的两件事，就清楚了。作弊感，是旧框架里的人，看见新的生产模式时心里的一声响：「这不是亲手做的。」荣耀的搬家，是新的生产目标亮起来时心里的另一声响：「原来值得骄傲的，挪到那边去了。」

一声是不安，一声是迟疑。它们都是框架转移时，人心里会有的动静。

◆ 六、换框架的那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到这里，要拿出全书的总钥匙了：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很容易答：当然是人。机器只会往格子里填，换格子的是人。

先别急着这样记账。回到梁岚那一栏「其他」。要是没有机器一夜之间把几百段话归好，那些装不下的话，不会这样整整齐齐地堆在一处。她是看见了这一堆，才起了疑心。机器的「做完」，把框架的缝摆到了她眼前。

疑心起来以后，她又和机器来回问了好几轮：「这些话里，反复出现的是什么？」「如果不按我那五类分，你会怎么分？」机器给的分法，大多平平，有一两条让她眼睛一亮。第 28 章那把尺子在这里又用上了：你为什么挑这一条？她挑中的那一条，是因为它碰到了那堆「其他」最硬的地方。

最后落下来的新框架，你说是谁的？本书的说法是：它是在人和机器一来一回的路上亮起来的。王德生博士管这种一起想事的整体叫「人—AI 复合体」，并且说，典范发生是人—AI 复合体的使命。

请注意这个说法的分寸。它不是说机器会自己去换框架，也不是说人可以甩手。它说的是：换框架这件事，越来越不在一个人的脑袋里单独发生，而在一片人和机器缠在一起的土上发生（待验）。

第 16 章说过，创造力不是一件私产。换框架的那一下也一样：它在路上、在土里收口；记到某个人头上，是因为那一刻同时亮起了一个「这是我想到的」。

◆ 七、只看一面会怎样

这件事有两种看歪的方式。一种是把它当成人的新领地：常规的交给机器，框架是人的专利，从此人只管「高级」的事。这是把第 9 章那个急着认领的「我」，换了个地方又请了回来。荣耀从真与善搬到了美，它搬去的不是一块写着谁名字的地，是一处会在稀缺的地方亮起来的光。

另一种是把框架看得太轻：以为人人随口说一句「换个角度」，就是典范猜想。随口的新说法满街都是，机器一秒钟也能给你一百个。一个猜想配得上「框架」两个字，要能把旧框架装不下的那堆「其他」重新装进去，还要在机器把系统搭出来以后，经得起检验。所以要老实说：大多数猜想会落空。床横过来，也可能挡了门。

王德生博士这几年的做法，大致是：口述一副框架，交给机器去铺，看铺出来的东西站不站得住，站不住就改，再铺。这本书也是这样来的，种子是他在微信里回给学员的几句话。至于哪些猜想最后站住了，要交给时间、交给同行、交给读者去判，本书不替它下结论。

◆ 八、框架之美

为什么本书把换框架放在「美」这一侧？你回想一下搬家具那个傍晚。床横过来以后，你心里那一下亮，不是因为屋子多了几平方米，也不全是因为方便了。是一种「原来可以这样」的舒服。整间屋子忽然顺了，像一首歌找到了它的调。

数学家常说一个证明「漂亮」，物理学家常说一个理论「简洁」，说的都是这种亮。许多东西本来七零八落，一副好框架一放下去，它们各就各位，彼此照应。

这份美，不为别的。它当然会带来用处，后面会有一大串真与善的活跟上来。可是那一下的亮，在用处来之前就亮了。这就是第 23 章说的美：一件事只为它自己而做时，亮起的那份光。

框架之美还有一处特别：它很难单独拿出来炫耀。你说「我想出了一副新框架」，别人看不见；要等机器和同行把整个系统搭出来，人家才看得见那一下的分量。荣耀从「我一个人做出来」，搬到了「这副框架让很多东西亮了」。

王德生博士还补过一句，大意是：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放在框架上，就要多问一句：谁来评一副框架美不美？

不是提出的人自己说了算，也不是机器打个分就算。过去评一个人，评的是他答得对不对、做得多不多，这把尺子机器也能量。现在要评的，是一副框架能不能把那堆「其他」装进去，铺出来的系统站不站得住，同行和后来的人肯不肯接着在里面干活。尺子搬了家，荣耀才跟着搬过去。

换框架的荣耀，不在一个人比机器多知道了什么，在一副框架落下以后，许多本来散着的东西一齐亮了。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那一栏「其他」

回到梁岚的宿舍。

那一晚，她没有再往五个格子里塞东西。她把「其他」那一栏单独拿出来，一段一段读。

读到第十几段，她发现这些人在说同一件事，只是没有一个人用她的词：他们嘴里的「县城」，不是同一个。一个是记忆里的县城：小时候的街，放学路上的那家米粉店。一个是眼前的县城：新修的大道，陌生的楼盘，认不出的熟人。好些人说着说着，自己也分不清是在说哪一个。

她原来的五个格子，是按「遇到了什么困难」画的。这些话装不进去，因为它们说的不是困难，是一个人心里同时住着两个县城。

她试着写下一句猜想：「也许不该按困难的种类来排，该按他们回的是哪一个县城来排。」后来，这句猜想长成了她的论文题目：《回到哪一个县城：返乡青年的两个县城》。写完，她自己也拿不准。这是一个床横过来的念头。

第二天，她把这句话交给机器，让它照新办法把全部材料重排一遍，再列出新办法装不下的段落。一个小时后，结果出来了：新的分法装下了大半，原来五类里的好些段落也挪了位置，剩下装不下的，变成了另外一小堆。

她把结果拿给导师看。导师看了很久，只说了一句：「这个方向值得做。你得自己回去再访两个人，看他们是不是真这么想。」

那一刻，她心里有两样东西同时亮着。一样是那句猜想被接住的高兴。一样是她清楚地知道：这句话不是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凭空想出来的。没有那一夜的归类，没有那一堆「其他」，没有和机器来回那几轮，它不会冒出来。她没有为这个觉得心虚。第 1 章那个凌晨一点的心虚，这一次没有来。

导师那句「再访两个人」，她也记下了。新框架猜出来了，机器也铺出来了，还要回到那些说话的人身上去对一对。这一步，下一章还要回来说。

◆ 十、格子和框架，都从土里长

国庆那几天，梁岚在饭桌上说起那一栏「其他」。梁老师听完，筷子停了一下。

「照你这么说，我改了三十年作文，都是在格子里挪家具？」

梁岚一时不知道怎么接。这一问要认真回答。框架之内的活，不丢人。护士按规程换药，会计按准则记账，老师按课标上课，日子靠这些扎扎实实的活托着。一个行当里，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日子，都在格子里干活，这是常态，不是低一等。

还有一层更要紧。梁岚那一句猜想，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她先自己定了五个格子，先在格子里把材料摸了一遍，那一栏「其他」才显得扎眼。没有在格子里干过活的人，看不出格子哪里不合身。

梁老师改了三十年作文，心里有一副「什么是好作文」的框架。这副框架，正是这些年一篇一篇改出来的。等到他说出「作文要自己想过」，那一下换框架，也是从这三十年里长出来的（第 31 章还会回来）。

所以「人去猜框架、机器干格子里的活」这句话，不能读成一张等级表。它说的是一件事情里的两层，同一个人，上午在下一层，下午在上一层，都是常事。

再用本书的那把尺子量一量：一副新框架，是被「发现」的，还是「发生」的？讲科学史，很容易讲成发现：哥白尼抬头一看，发现太阳在中间。这样讲，干净，好记，荣耀也稳稳记在一个名字下面。

可是细看，事情要乱得多。太阳居中的想法，古希腊的阿里斯塔克斯就提过〔核〕；哥白尼手里，有一千多年的观测记录，有前人在旧框架里添过的无

数小圆，也有那些怎么也添不平的地方。他那一下，是在这一大片土上长出来的。

库恩那本书里也有这层意思：旧框架装不下的东西越堆越多，新框架才有了冒头的地方。框架不是躺在某处等人去捡，是在旧框架的缝里，一点点长出来。

梁岚那一句「回到哪一个县城」，也是这样。它的土里，有她定的五个格子，有机器一夜的归类，有那几十位受访者说过的话，还有她自己。她也是从县城去了省城的人，每年国庆回家，都觉得县城变了样。

所以说，典范猜想也不是一件私产。它在一片土上亮起来；某个人恰好站在那里，把它说出了口。

◆ 十一、放回日子里

不做科研的人，也天天在框架里过日子。一个家里，谁做饭、钱怎么管、孩子周末干什么，都有一副框架。单位里，周报怎么写、会怎么开，也有一副。日子大半是在框架里挪家具。

机器越来越会帮你挪：排日程、写周报、列菜单。挪家具省下的力气，正好可以拿来看一眼床的方向。

明天能试：找一件你做了很久、总觉得别扭的事，先不去想怎么做得更好，问一句「这件事是不是问错了」；再把你的新问法说给机器听，让它照新问法把事情铺一遍，看看铺出来的样子。铺出来不对，也没关系。猜想本来就常常落空。

第 30 章要说一件更沉的事：框架是你猜的，机器搭的，那么搭错了，谁来认账?

带走的话

机器在框架里把活干完，人才腾出手来看一眼床的方向；换框架的那一下，亮在人和机器之间。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框架之内的活交出去，门开向了猜框架的那一层。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新框架难得，它亮在人和机器一来一回的路上。

想一想

1. 你干的那一行里，有没有一个大家默认、却越来越装不下事的「格子」？那一栏「其他」里堆着什么？

2. 你上一次觉得「原来可以这样」，是什么时候？那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第 30 章

署名就是认账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梁岚的论文快写完了。致谢的末尾，她空出一小块，准备写一段 AI 使用说明。光标在那一块空白上闪了很久。

她先写：「论文写作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读了一遍，觉得太含糊，像在躲。又写：「部分文字经人工智能润色，资料整理借助人工智能完成。」又觉得太细，像在交代罪行。她想起上篇那个凌晨一点。那时她怕的是：用了机器，这还算不算我写的？这一次，她怕的东西变了。她怕的是：要是里面有一处错，是谁的？

这两种怕，听上去差不多，其实朝着两个方向。前一种，是怕功劳不归自己。后一种，是怕错处归自己。

你大概也有过类似的时刻：一份报告，大半是同事或机器帮着弄的，最后要你签字。笔握在手里那一下，你想的通常不是「荣不荣耀」，而是「出了事我扛不扛得住」。这一章，就讲签字那一下。

◆ 二、物勒工名

中国很早就有在东西上刻名字的规矩。《礼记·月令》里有一句：「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大意是：做出来的器物，要刻上工匠的名字，用来查他是不是尽了心。后面还跟着一句：「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东西做得不合格，就要追究（《礼记·月令》）。请注意，这个名字不是刻给荣耀的，是刻给追究的。

今天在一些古城墙砖上，还能看到烧砖的州县、监造的官员和窑匠的名字〔待核：具体城墙与铭文格式〕。一块砖要是烧裂了，顺着名字就能找到人。刻名，本来是一本责任账。

后来，名字慢慢多了一层意思。书上印作者，画上落款，论文上署名，名字成了荣耀的去处。第 2 章说过，版权、学位、职称，都靠这本账。

两本账写在同一个名字上，日子久了，人就分不清了。一提「这是我的名字」，先想到的是光，忘了它原来是一个可以被追究的地方。

作弊感正是从这里钻进来的。第 9 章说，作祟的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它认领的，是名字上的光；名字上的那根钉子，它不太提。

◆ 三、捉刀的人和署名的人

代笔这件事，也很老。

「捉刀」这个说法，据说出自《世说新语·容止》里曹操的一个故事，后来慢慢成了替人写东西的代称〔核〕。

明清的官员身边常有幕友，民间叫师爷。很多公文、奏稿，是师爷起草的，官员看过、改过，署上自己的名字送出去〔据研究文献〕。那时候，很少有人说官员用师爷是作弊。可是有一条大家都清楚：公文出了错，朝廷问的是署名的那一位，不是师爷。

这里要分清两件事。一件是有人帮你写，这在很多地方都是公开的规矩。另一件是帮你写这件事被瞒下来，在事先说好要亲手写的地方冒充亲手，这才是第 8 章说的作弊。

把这两件分开以后，署名的意思就露出来了：它从来不只是「这是我亲手写的」，更是「这份东西，从我这里出去」。

◆ 四、本书的说法：荣耀搬走，责任留下

下篇说，车接走了赶路，荣耀从真与善搬到了美。新篇前几章一路说下来：问得美，挑得美，框架之美。说到这里，要停一下。美这个字，很容易被用歪。

一种歪法是这样：「真与善的活都交给机器了，我只负责美。至于对不对、有没有用，那是机器的事。」

这一章要把这条路堵上。机器能接走的，是真与善的活：查、算、归类、起草、润色。它接不走的，是对这些活的认账。

真与善的活可以交出去，真与善的账不能交出去；署名，从「这是我想的」变成「这我负责」。

这句话，要分三处来看。一处，活和账是两回事。活谁干都行，账得有个落脚的地方。

一处，荣耀会搬家，责任不搬。荣耀是在稀缺处亮起的光，稀缺挪了，光就跟着挪。责任不是光，是一根钉子，钉在一个能被找到、能被问话的地方。

一处，署名的意思变了，可署名没有变轻，反倒变重了。过去署名的人，至少亲手写过每一个字，对那些字是熟的。现在署名的人，要对一些自己没有亲手写下的字负责，就得多看几遍。

王德生博士说过，大意是：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评一份东西的尺子，确实在搬：从「是不是亲手写的」，搬向「问得好不好、框架亮不亮」。可是尺子上有一条刻度搬不走：这份东西有没有一个可以找的人。署名与责任，就是评估标准里留在原地的那一条。

◆ 五、为什么账交不给机器

有人会问：机器那么能干，为什么不能让它认账？先说这一问对在哪里。机器确实可以「承认错误」。你指出一处错，它会说抱歉，会改。可是认账不只是说一句抱歉。

认账的意思是：出了事，有人站出来回答「为什么这样写」；有人为此丢面子、丢机会，甚至丢饭碗；有人下一次会因为记得这一次，改了做法。这三样，都要落在一个有日子要过的人身上。

机器没有要过的日子。它说抱歉，不疼；它被纠正，到了下一回对话里不一定记得；它也坐不上答辩席。

回到《礼记》那一句：刻名是为了「考其诚」。被考的那一个，得是会因为被考而有所变化的。

想象一下答辩的那个下午。一位老师指着论文里的一段问：「这个判断，你凭什么下？」

站在那里回答的，只能是梁岚。她不能说「这是机器写的」，就算那一段的初稿确实是机器起的。她要说出她为什么留下这一段、核过什么、哪里还拿不准。答得好，这一段才真正成了她的；答不上来，这一段就成了她的窟窿。

第 40 章会把这个下午完整地走一遍。这里只先记住一件事：答辩席上只有一把椅子，坐在上面的是人。

所以，账只能交给人。这不是因为人比机器高明，是因为人有一条回不去的路。今天认下的错，会写进他明天的日子里。用本书的词说，这叫回写。

还有一层。读者读一份东西，心里默认它背后站着一个可以找的人。这个默认，是读者肯花时间去读的前提。署名的人要是把账推给机器，伤的不只是自己的名声，是读者对所有署名的那一点信任。

◆ 六、只看一面会怎样

还是两种看歪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上面说的：拿美当挡箭牌。一个人只管提问、挑选、定框架，从不核对机器交上来的东西。出了错，他说：「我只是问了个问题。」这不是荣耀搬到了美，是把美当成了一张免责单。问得再美，那个问题是你问的，答案是你挑的，那份交出去的稿子上是你的名字。

第二种，是被责任吓回去。既然要负责，那就什么都自己来，一个字也不让机器碰。这条路看着稳妥，其实是绕回了作弊感。那个急着认领的「我」，这一回换了个方向：要把每一个字都认成自己亲手的，才觉得安心。

公道地说，有些地方确实该一个字都不让机器碰。考场是有意设的无车区（第 8 章），那里只能用腿。可在马路上，用车不丢人；不系安全带、不看路，才丢人。

负责不等于亲手。负责的意思，是你知道这份东西里每一块是从哪儿来的，并且愿意为它回答。

打个比方。一位厨师开了一家馆子，切菜、备料有帮厨，有的酱料是现成买来的。没有人因此说他作弊。可客人吃坏了肚子，找的是这家馆子，不是那位帮厨，也不是酱料厂。厨师要是平日里不尝、不看、不管，只在菜单上印自己的名字，那是在拿名字冒险。用机器写东西，也是开了一家这样的馆子。帮厨越能干，掌勺的人越要常尝一口。

◆ 七、很多名字排在一起的时候

今天的一篇科研论文，作者常常不止一个，有时排出长长一串。名字多了，账怎么记?

各行的做法不尽相同。一个常见的办法，是设一位通讯作者，负责回答别人对这篇论文的提问；有的期刊还要求写清每位作者各干了什么〔待核〕。这样一来，一长串名字，就不再是一串分功劳的位子，而是一张写明各自认哪一块账的单子。那么，机器能不能也排进这一串名字里？

不少出版机构的规定是：不能把 AI 列为作者，用了要在文中说明〔待核：各家规定不一〕。理由说来很朴素：作者要能对内容负责，能回答质疑，能更正，能撤稿。机器做不到这几样。

第 28 章留下一把尺子：「你为什么挑这一条？」答得出这一问的，才配署名；答完了还肯为挑错负责的，名字才站得住。

这条规定，很容易被读成「不给机器荣耀」。照本章的说法，它更像在说：署名那一栏，本来就是给认账的人留的。

◆ 八、今天与机器：会说话的机器也会编

这件事在今天有一个很具体的样子。会说话的机器，有时会编。它会给你一本不存在的书，一个查不到的页码，一句没人说过的「名言」，语气和真的一模一样。

这不是它坏，是它的做法使然：它擅长说出像样的话，「像样」和「真有其事」不是一回事。所以署名的人，现在多了一份很具体的活：核。

核，其实有一些很笨、很管用的办法。凡是机器给的书名，去图书馆的检索里搜一遍；凡是机器给的原话，找到原书那一页看一眼；凡是机器给的数字，问一句「这是谁统计的，哪一年」。搜不到、找不到、问不出的，要么删，要么老老实实标上「待核」。这份活不需要什么天分，只需要愿意多花两个晚上。

过去，一个人亲手写下的引文，至少是他自己翻过的书。今天，机器递过来的引文，你可能一页也没翻过。认账的分量，就压在这「没翻过」的地方：翻一遍，账才算落了地。

核引文，核数据，核人名，核年份。这份活不光荣，也不难，只是费时间。本书自己也在做：拿不准的地方标〔待核〕，转述原话写「大意是」，都是在把账摊在纸面上。

不少期刊和学校已经开始要求作者说明是否用了 AI、用在哪里〔待核：具体规定各家不一〕。这种要求，管的不是「你有没有亲手写」，管的是「读者有没有权利知道这份东西是怎样来的」。声明的意思，和《礼记》那一句很像：把名字刻上去，好让人来考。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一条查无此书的引文

回到梁岚。

写说明之前，她决定把机器帮她整理的文献综述从头到尾核一遍。这个决定，让她多熬了两个晚上。

第一个晚上，她核了三十多条，都对得上。她有点想停。

第二个晚上，到第四十几条，她在图书馆的检索系统里怎么也找不到那本书。作者是真的，那位学者确实研究这个题目；书名也很像他会写的书。可就是没有这本书。

她盯着屏幕，后背有点发凉。要是没核，这一条会印在她的论文里，署着她的名字。答辩时有老师随口一问「这本书我没读过，讲什么的」，她答不上来。她删掉了这一条，换上那位学者真写过的一篇文章，自己读完，重新写了那一段。

上一章导师那句「再访两个人」，她也照做了。两位受访者都说，是，心里是有两个县城。其中一位还补了一句她没想到的话，她原样记进了论文。

然后她回到致谢的末尾，写下那段说明。这一回她不躲，也不交代罪行，只是照实说：哪些部分用了机器，用来干什么；所有引文已由本人逐条核对；论文中的观点、材料选择与结论，由本人负责。写到「由本人负责」这几个字，她心里很静。

那个周末回家，她把这段说明给梁老师看。梁老师戴上老花镜，读了两遍，问她：「这几行，是你自己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梁岚笑了：「机器帮我改过一个字。」

梁老师也笑了。他没再问那个字是哪个。他只是把纸还给女儿，说：「这一段，比你论文里哪一段都像你。」

梁岚后来想，爸爸这句话说的不是文笔。那几行字一点也不漂亮，只是一句一句交代清楚：哪里借了力，哪里自己认。一份东西最像一个人的地方，有时不在它最亮的那一句，在它肯说清来处的那一段。

这份静，和第 29 章那一下「原来可以这样」的亮，不一样。那是美的光。这是一根钉子钉进木头里的那种稳。

◆ 十、署名的新样子

从这个例子往回看，署名在悄悄换样子。过去，一个名字下面的意思是：「这是我想的，这是我写的。」这句话里，荣耀和责任捆在一起，靠的是「亲手」。

现在，一个名字下面的意思，越来越接近：「这件事我经手了。哪里是我猜的，哪里是机器铺的，我心里有数。错了，找我。」

荣耀的那一半，搬去了美：问得好不好，框架亮不亮，挑得准不准。责任的那一半，留在原地，而且更清楚了，因为它不再能躲在「这都是我亲手写的」后面。

这本书的出版信息页上，也有一段 AI 协作声明。封面上署的是王德生博士的名字。照这一章的说法，这个名字最要紧的意思，不是「每一个字都是他亲手写的」，是「这本书说的话，他认」。

王德生博士自己说过一句，大意是：他不会认为自己每天生产 10 本专著很有荣耀，可他也不会认为自己在作弊。这句话两头都放下了。荣耀不记在产出多少上，作弊感也就没处挂；剩下的，是每一本封面上那个名字要认的账。署名在这里是认账，不是炫耀。

◆ 十一、放回日子里

你大概不用写论文。可你签过字：在报告上，在孩子的作业本上，在一份合同、一张单据上。

那一笔签下去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这上面哪些是我自己弄的，哪些是别人或机器帮的？要是有一处错，我能不能说出它是怎么来的？

明天能试的三件小事：

1. 用机器帮你写的东西，交出去之前，挑三处最要紧的事实，自己去核一遍。
2. 在合适的地方，照实写一句「这部分借助了 AI 整理」，不躲，也不检讨。
3. 出了错，先说「这是我经手的」，再去查是哪一步出的错。

那天晚上，梁小川拿着作业本来找姐姐签字，老师要求家长检查。梁岚刚写完那段说明，拿起笔，停了一下，把弟弟的作业从头翻了一遍，才签上名字。梁小川嘟囔：「以前爸爸都是直接签。」

梁岚说：「签了名，就是我看过了。错了，老师问你，也要问我。」

这话她说得很自然，像在说一件早就知道的事。其实，她也是这两个晚上才知道的。第 31 章换一个方向：账认下来以后，一句话还要被活出来。

带走的话

活可以交给机器，账只能留给人；名字刻在东西上，本来就是为了让人来找。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署名从认领功劳转向认领责任，门开向一种更清楚的诚实。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荣耀在稀缺处亮起，搬去了美；记在名下的，从此主要是责任。

想一想

1. 你签过的名字里，有没有哪一次，其实没看清自己签的是什么？
2. 要是让你给自己最近做的一件事写一段「使用声明」，你会写哪几行？

第 31 章

把一句话活出来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手机里大概有一个收藏夹。里面存着几十条、几百条好句子：「慢慢来，比较快。」「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看到的那一刻，心里一热，点了收藏。

后来呢？后来它们就躺在那里。偶尔翻到，又热一下，又放回去。梁老师的收藏不在手机里，在几个牛皮纸封面的本子里。教了三十多年书，抄满了好几本。中篇说过，他翻旧教案时发现，很多自以为的「名句」是从老教研组长那里借来的（第 13 章）。那几本摘抄本，他后来又翻了一遍。翻完，他跟梁岚说了一句：

「抄了一辈子，真正活出来的，大概没几句。」

这句话，梁岚记住了。今天，好句子更不稀罕了。你问会说话的机器要一句关于坚持的话，它能一口气给你一百句，句句工整。句子越来越便宜。那么，还有什么是贵的？这一章说：一句话被一个人活出来，是贵的。

◆ 二、纸上得来终觉浅

古人对这件事，说得很早，也说得很重。陆游晚年写诗给小儿子，有两句流传很广：「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书上读来的，总觉得浅；要真懂一件事，得亲身去做。

再往前，《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习」字，很多人读成温习。也有人说，它更像鸟儿一遍遍试飞，是去

练、去做〔核：训诂有争议〕。不管哪一种读法，学来的东西要一次次回到手上、回到日子里，这层意思是有的。

到了明代，王阳明说得更直。学生问他知和行是什么关系，他说，大意是：知道了却不去做，只是还不知道（《传习录》上，徐爱录）。

孔子的学生曾子，还有一个更家常的办法。他说，大意是：我每天要多次回头看看自己——替人办事尽心了吗？和朋友交往守信了吗？老师传下来的，我练过了吗（《论语·学而》）？

最后一问，「传不习乎」，就是问一句话有没有被活过。曾子不问自己背下了多少，只问传到手上的那几句，今天在日子里走过一遍没有。

这四句话放在一起，你会看出一个共同的意思：一句话的分量，不在它写得多好，在它有没有走进一个人的日子。

过去，这话主要是说给偷懒的人听的。今天它多了一层意思：句子本身，机器已经能大批地造了。

古人缺的是书，一句好话要抄、要背、要传，才到得了手上。那时候，手里有句子，本身就是一份荣耀。今天这份荣耀被接走了。剩下的那一半，陆游和王阳明早就指给我们看过。

◆ 三、本书的说法：句子是种子，日子是土

先把结论摆在桌上：

一句话被活出来，不是把它照搬到日子里，是让它在一个人的路和土上重新长一遍。

用本书的七个词来说。一句话写在纸上，是一个现成的形状。它要活，得有一条路：今天做一回，明天又做一回，中间做砸几回。还得有一片土：你的

家人、你的单位、你的身体、你那几样改不掉的习惯，缠在一起，托着它，也拽着它。

走着走着，这句话会变样。原来那句「慢慢来，比较快」，活了半年以后，在你这里可能变成了「先把第一步做慢」。这就是回写：活过的日子，回头改写了那句话。

梁岚访谈过的一位返乡青年，就给她讲过这样一句话。他刚回县城那年，给自己定的是「回来就不走了」。第一年，他咬着牙守着这句话；第二年，在县城开的小店关了门，他差点又走。到第三年，他说，那句话在他心里变成了「走不走，先把这一年过好」。

梁岚把这段话原样记进了论文。她发现，这句改过的话，比原来那句更像他这个人。

所以活出来的那句话，和收藏夹里那句，长得不一定一样。它更土，更具体，往往不那么好听。可它是在你这条路上长出来的，别处没有。

机器能造一百句好话，造不出一句被活过的话；那一句的稀罕，在它走过的那条路上，不在它写下的那一刻。

这里也要用一下本书的尺子：这份荣耀，是发现还是发生？收藏一句话，像是发现：它本来就在那里，被你找到了。活出一句话，是发生：它在你的一段日子里亮起来，换一个人、换一段日子，亮的就是另一个样子。

◆ 四、为什么这是美

你可能会问：活出一句话，听起来是修身、是做人，为什么归到「美」这一侧？回到第 23 章那把尺子。真，是对不对；善，是有没有用。美，是一件事不为别的、只为它自己而做时，亮起的那份光。

一句话被活出来，当然会有用处：人变踏实了，事办顺了。可是你仔细想，那些把一句话活了一辈子的人，打动你的往往不是他从中得到了什么，而是他活成的那个样子本身。

一个老木匠，一辈子信「慢工出细活」。你去看他刨木头，看的不是那张桌子值多少钱，是那一下一下的刨，那股不慌不忙。那是一件作品，作品就是他的日子。

思想也是这样。真与善的那部分，机器接走了：一句话对不对，它能帮你查；有没有用，它能帮你算。剩下来的，是这句话在一个人身上活成的样子。这份样子没法外包，也没法复制，只能被看见、被欣赏。

梁老师的摘抄本里，也有一句是真活过的。那是他年轻时抄下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三十多年里，学生卡在一道题、一篇作文上，他常常忍住不说答案，先等一等，等学生急得说不出话的那一下，才点一句。

这句话在他身上，活成了一种站在讲台边上的样子：手背在身后，不说话，看着。教过的学生后来回忆他，很少有人记得他讲过的道理，不少人记得他那样等着。

这就是落地的美。

◆ 五、只看一面会怎样

一种偏法，是只收藏，不落地。收藏的那一下很舒服，像是自己已经有了。其实收下的只是一个形状。收藏夹越满，人越容易以为自己懂了，越不容易真的去做。机器让这种偏更省力了：问一句，就有一百句，每一句都可以收。另一种偏法，是把「活出来」当成死守。

一句话定了型，就一个字也不许改，日子变了也不改。这样活出来的，不是一句话，是一道栏杆。

梁老师就险些这样。他三十多年教学生「作文要自己写」，教到这句话成了他的一部分。到了梁岚用 AI 改论文那一阵，他第一个反应，是拿这句话去拦。

后来他慢慢松了。不是把这句话丢了，是让它往前长了一截。现在他常说的是：「作文要自己想过。」

这一截，是被日子回写出来的。一句话真被活过，才会被改；只挂在墙上的话，不会长。还有第三种偏法，今天特别常见：活给别人看。

一句话定下来，每天拍照、打卡、发到朋友圈：今天又做到了。拍着拍着，要紧的不再是那句话在日子里长成什么样，而是那张图好不好看、点赞多不多。

这和第 32 章要说的「健脑成了打卡」，是同一种病。荣耀又悄悄回到了「记在一个人名下」那一边，只是这一回记的不是功劳，是一串点赞。活出来的话，常常是没人看见的；那个周三晚上停住的两秒，拍不下来。

◆ 六、今天与机器

机器在这件事里，能帮上什么忙？它能帮你把一句话说清楚。你心里模模糊糊有个念头，跟它聊几轮，它能帮你把这个念头磨成一句站得住的话。

它能帮你找到这句话的来处。这句话古人有没有说过，别人怎么活过它，活砸过没有。它还能帮你记账。你每天做到了没有，哪几天没做到，那几天发生了什么。

它干不了的，是周三晚上那一下。那天你很累，孩子作业没写完，你想发火，忽然想起那句「先问一句，再说话」。你停了两秒，问了一句：「你是卡在哪一步？」

那两秒，只能在你身上发生。机器还有一个好用的地方：它能帮你把一句大话，拆成一件小事。你跟它说「我想活出『先问一句，再说话』」，它能给你十种具体的做法：吵架前先问对方一句「你是怎么想的」，回消息前先问自己一句「我读懂了吗」。你挑一种，明天去试。

挑哪一种、试不试，还是你的事。机器能递给你十把钥匙，开门的那只手，是你的。

这就是车和腿的分别又出现了一次。车可以把你送到河边，下水游的那几下，还得是你自己。

◆ 七、一个完整的例子：梁岚的一个月

第 29 章那个晚上以后，梁岚给自己定了一句话：「先问一个好问题，再让机器去铺路。」

这句话，一半是她自己想的，一半是从导师和那一夜的「其他」里借来的。她写在一张便利贴上，贴在显示器边上。

头一个星期，她做得很勉强。打开电脑，手指头先去点那个对话框，想起便利贴，才缩回来。她给自己定了个小规矩：每天早上打开机器之前，先在纸上用手写一个问题。

那些问题，起初写得很差。「这一章怎么写？」「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写完自己都觉得空。

第二个星期，问题开始变具体了：「这几位受访者说起『小时候的县城』时，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这样的问题交给机器，机器铺出来的东西也跟着有了样子。

第三个星期，她发现自己在食堂排队的时候也在想问题，不是为了论文，是成了习惯。

第四个星期，她把便利贴上的话改了几个字：「先问一个好问题，再和机器一起铺路。」她发现「让机器去铺」不对，很多路是一边铺、一边问出来的。

有一天，她在食堂碰见同门的师弟。师弟说，他用机器一个晚上写完了一章，问她怎么写得那么慢。她想了想，没有劝他，只把便利贴上那句话念给他听，又说了一句：「我慢，是因为每天早上那个问题，得我自己先写。」

师弟没太听懂。他说机器写的那一章挺顺的，导师也没说什么。她也不急。一句话在一个人身上活出来，本来就不是靠劝。

一个月下来，这句话在她身上活了一遍，也被她改了一遍。改过的这一句，没有原来那句好记。可它是从她的路上长出来的。

说「她的」，也要加一个小心：它也是那张便利贴、那位导师、那台机器、那一摞访谈记录一起长出来的。荣耀不在她名下，亮在那一个月里。

◆ 八、活出来的话，会传

活出来的话还有一处特别：它会传，而且传的方式和收藏夹不一样。收藏夹里的话，靠转发传。你转给我，我转给他，话一字不改，谁也没活过。

活出来的话，靠看见传。梁小川没看过姐姐的便利贴，可他看见姐姐那阵子说话变慢了，常先反问一句。有一天他下棋卡住，没有马上点「提示」，先问自己：「它为什么要走这一步？」

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说不清。是他自己，也是姐姐那一个月，也是第 22 章里那台赢了他的手机。

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第 4 章）。他传下来的，不光是一堆句子，还有他怎样活那些句子的样子，弟子们看在眼里，后来记成了《论语》。一句话被活出来以后，就有了一个人的样子；人的样子，比句子传得远。

这也是今天的一层新意思。机器能把一句话复制一亿遍，复制得一字不差。可是一个人怎样在一个累极了的晚上停那两秒，它复制不了。复制不了的东西，才会被人认真看。

所以，句子越便宜，活出来的样子越显得贵。荣耀从「我有一句好话」，搬到了「我把一句话活成了这样」。

◆ 九、一句话活出来，要多久

梁岚那句话，活了一个月，才改了几个字。梁老师那句「作文要自己想过」，从「作文要自己写」长过来，用了三十年，外加一个国庆节。一句话被活出来，是慢的。

王阳明有一句常被引的话，大意是：人要在事上磨，才站得住（《传习录》下〔核：大意〕）。磨，就是一遍一遍，在一件一件具体的事上碰。

这份慢，机器帮不上忙，也不该帮。机器的好处是快，一句话在日子里长，偏偏要慢；快在这里，反倒成了跳步。它能把一句话讲清楚，能提醒你，能替你记账；那一遍一遍的碰，只能一天一天地过。

第 24 章说，荣耀搬家需要一个时间。一句话在一个人身上落地，也需要一个时间。两件事是一个道理：路是一步接一步走出来的，回不去，也跳不过。

所以，看见一个人把一句话活得很稳，你看见的其实是一大段时间。这段时间，没法下载。

这也是为什么，第 29 章说的典范转移，不会让活出来的话贬值。生产的模式换了，产出的目标换了，可是一句话在一个人身上长成的那段时间，谁也替不了，机器也替不了。

◆ 十、活出来的话，也会错

还要还一笔公道：活出来的话，不一定对。有人把「吃亏是福」活了一辈子，被人欺负也不吭声，一家人跟着受气。有人把「男儿有泪不轻弹」活得很彻底，到老了，一句难过也说不出口。

一句话被活得越深，它的错也扎得越深。活的人自己往往看不见，要等家里人、同事，或者某一个撞了墙的晚上，才把它指出来。

这时候，第 30 章那件事又回来了：认账。活一句话，也要对它认账。它在你身上活出了什么，伤过谁，挡过什么，要回头看一眼。曾子一天回头看好几次，大概也有这层意思：活着的话，要常常查一查。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一直说「被改过的话，才是活过的话」。一句话在日子里撞了墙，你肯回头改它几个字，它才没有变成一道栏杆。

机器在这里也能帮一点小忙：你可以把自己奉行多年的一句话说给它听，请它列出这句话在哪些情形下会出错。它列的不一定准，可是能让你从另一面看一眼。

◆ 十一、放回日子里

挑一句你收藏了很久的话。只挑一句。

明天能试：

1. 把它改成一件明天就能做的小事，越小越好。「慢慢来，比较快」，可以改成「明天早上出门前，先把钥匙放回同一个地方」。
2. 做一个星期。每天晚上在纸上记一笔：做到了，还是没做到，那一刻旁边是什么。
3. 一个星期后，看看这句话在你这里，要不要改几个字。

要是改了，别觉得是自己没坚持住。被改过的话，才是活过的话。第 32 章，去河堤上走一走：思考本身，也可以像晨跑一样，为它自己而做，成了一种健脑的艺术。

带 走 的 话

好句子机器能造一百句，被活过的那一句只能在你的日子里长；改过几个字，说明它真活过。

> 小 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句子不再稀缺，门开向一句话在日子里长成的那条路。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亮在一句话被活过的那段日子里，便利贴、家人和机器都在那条路上。

想 一 想

1. 你收藏夹里最早的一句话，是哪一年存的？它在你身上留下了什么？
2. 有没有一句话，你是看着某个人活出来，才真正懂的？

第 32 章

思考成了一种健脑艺术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梁老师每天傍晚去河堤快走，这是下篇里的事了。一开始是图个活动筋骨，改了一辈子作文，腰背都僵。走了一阵，他发现自己不全是为了筋骨了。

这个秋天，他又发现一件事：走着走着，他会想事。不是想明天的课，不是想谁家的事，是想一些没用的事。比如，河堤边那排柳树，为什么总是靠水那一侧的枝条更长？比如，「作文要自己想过」，这个「想过」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天，他出门前把手机放在了鞋柜上。不是忘了。他想试试，不带手机，能把一个问题想多远。

那天他走了平常的一圈，回到家，问题没想完，人却很高兴。梁岚问他高兴什么，他想了想，说：

「像是脑子出了一身汗。」

你大概也有过这种时刻：一个问题在心里转了好几天，答案也没什么用，可是想的那几天，人是亮的。这一章，讲的就是这种「出汗」。

◆ 二、接着第 20 章往下说

第 20 章讲过王德生博士的那个例子：跑步成了一种健身的艺术。那一章的意思，简单说是这样。从前人跑，是为了到：送信、追猎物、赶路。跑得快，是真本事；跑去送粮送信，是善事。车来了，这两份活被车接走了。

跑步没有消失。城里的河边、公园、马拉松赛道上，跑的人一点不少。他们跑，哪儿也不去，跑一圈回到原地。

荣耀搬了家：搬到了呼吸的节奏、腿上的力气、跑完那一刻的通透、路边的风景。跑步成了一门艺术，为跑而跑。这一章要把这个例子，原样搬到思考上来。

从前人想，是为了答：算得对、答得出、懂得多，这是真；解决问题、帮人出主意，这是善。会说话的机器来了，这两份活被接走了很大一块。那么，思考会不会也像跑步一样，搬到另一处去亮？

梁老师在河堤上想过这个问题。他教了三十多年书，逼学生想事，理由差不多总是那几个：考试要考，以后工作要用，不想就会被人比下去。这些理由都是真的，可是说到底，是把思考当成赶路的腿。

现在他有点拿不准了。要是赶路的活越来越多交给了机器，他还能拿什么理由，让一个孩子去想？

他想到的答案，就是他自己在河堤上出的那一身汗。不为考，不为用，为的是想事的这颗脑子，和想的那一段路本身。本书的回答是：会，而且已经在搬。王德生博士后来又补了一句，大意是：思考成为健脑艺术，一种新的健身艺术。两句并排放，正好对上：跑步成了健身的艺术，思考成了健脑的艺术。

◆ 三、古人怎样看「光想」

先说古人。

荀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我曾经整天地想，不如片刻地学（《荀子·劝学》）。

这句话，是在劝人学。在它的意思里，想是为了学会、为了做成；想而没有结果，就不如去学。这是把思考放在真与善那一侧来看的。

孔子说得两面都照到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不想，会迷糊；只想不学，会危险。这里的想，也是为了不迷糊、不出事。

说他们对在哪里，很容易。他们那时候，想事是很贵的。一个读书人能拿来想的时间不多，每一次想，最好都想出点东西来。

古希腊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柏拉图讲学的地方叫学园，原是雅典城外一处带着树林的体育场所；亚里士多德讲学的吕克昂，原来也是一处体育场〔核：大意〕。据说亚里士多德喜欢一边走一边讲，后来人管他这一派叫「逍遥学派」。练身子的地方和练脑子的地方，在那里是挨着的，甚至是同一处。

中国也有一种为想而想的快乐，写得很轻。陶渊明写五柳先生，说他「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不求甚解，不是不求懂，是不为考、不为用、不为把每一处都钉死。读到心里一动的地方，高兴得连饭都忘了吃。那一下「会意」，没有交给谁，也没有换来什么。它就是健脑的人出的那一身汗。

◆ 四、本书的说法：练的理由换了

把这几样放在一起看，本书的说法是这样的：

练思考的意义还在。变的是练的理由。从前练思考，是为了赶路：为了考过、为了算对、为了把事办成。今天，赶路的活越来越多交给了机器，练思考的理由，慢慢换成了两样：一样是这颗脑子本身，一样是想的那个过程里的美。这里要先还一笔公道：能力会萎缩。腿不走路会废，人不想事也会钝。

这个「废」，要说清楚。腿废了，不是因为它赶不了路，赶路有车；是因为一个人的身体，离不开这双腿。脑子钝了，也不是因为它算不过机器，算有机器；是因为一个人的日子，离不开这颗能想事的脑子：分辨好坏、听懂别人、拿主意、在一个难过的晚上把自己劝回来。

思考不再主要为了到达某处，它开始为这颗脑子本身、为想的那个过程而做；这时，思考成了一种健脑的艺术。

为想而想，和为跑而跑一样，不是偷懒，也不是清高。它是功能被接走以后，一件老事找到的新活法。

这也能解开一个结。王德生博士说过，他不会认为自己每天生产 10 本专著很有荣耀，可也不会认为自己在作弊。产出交给了人和机器一起的那条路，荣耀就不挂在「生产了多少」上；荣耀不挂在那里，作弊感也就没处挂。为想而想的那一段，才是健脑的人自己留着的。

◆ 五、思考的健身房里练什么

跑步的人练的是什么？大致三样：节奏、耐力、风景。

想事也练这三样。

先说节奏。跑步有快有慢，有一呼一吸的拍子。想事也是：有时一下子冒出好几个念头，有时卡在原地很久，然后忽然松开。会想事的人，不是一直在快想，是卡住的时候不慌，冒出来的时候接得住。第 10 章那个散步时冒出来的念头，就是一个拍子落下来的样子。

再说耐力。跑到第三公里，腿发沉，想停。想事也一样：一个问题想到第三天还没头绪，最想做的事，是打开对话框问一句。练耐力，就是在那一刻多撑一会儿。不是不许问，是先自己多跑一段。

最后是风景。跑步的人喜欢换路线，看没看过的街。想事也有风景：一个问题想着想着，会把你带到没去过的地方。梁老师想柳树，想到了水，想到了自家阳台那盆总往窗边歪的绿萝，又想到了学生作文里总往老师喜欢的方向歪的句子。这一路，没有一步是有用的。可是走完，他心里那张地图大了一点。这三样之外，还有一样常被忘记：歇。

跑步的人知道，练得好不好，一半在跑，一半在歇。腿要歇，力气才长得出来。想事也是，一个问题想到卡住，放一放，去洗个碗、睡一觉，第二天它常常自己松开。第 10 章那个散步时冒出来的念头，多半就是歇出来的。所以思考的健身，不是让脑子一刻不停地转，是有张有弛，像一段有呼吸的路。

这几样，都练不到别人身上去。机器可以替你跑完一个问题，它跑完了，你的腿没动。

◆ 六、健脑不是补脑

说到「健脑」，你可能会想到另一些东西：益智游戏、记忆训练软件、各种号称能让人变聪明的产品。这一章说的，不是那些。

那些东西，多半还是在真与善那一侧打转：练了，能考得更好、算得更快、记得更多。它们有没有用、有多大用，要交给专门的研究去说，本书不替它们下结论。

本书说的健脑，更像晨跑本身：不为跑出什么成绩，为的是跑的那一段，和跑完以后这副身子的样子。

还要补一句：要是记性、心情、睡眠真出了大的毛病，那不是多想几个问题能解决的。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健脑的艺术，是给日子添一样乐趣，不是给病开方子。它也不比谁的脑子更好用，就像晨跑的人不和隔壁比心肺，只和自己昨天那一圈比，或者干脆谁也不比。

◆ 七、棋手还在下棋

第 22 章问过：输给机器以后，棋手还下棋吗？答案就摆在眼前：还在下。2016 年那盘棋之后，下围棋的人没有散，公园里、手机上、少年宫里，照样有人一局一局地下。

变的是下棋的样子。不少棋手会拿机器复盘，看自己哪一步走坏了〔据报道〕；有的人说，机器走出了一些人类棋谱里从没有过的下法，让他们重新觉得棋有意思〔待核〕。

这些人下棋，早就不是为了「下得比机器好」。那一份荣耀，已经被接走了。他们下，是为了算路时的那股专注，为了对面坐着一个人，为了一步妙手落下时那一下亮。棋，成了一门健脑的艺术。

梁小川最近也懂了一点这个意思。他赢不了手机，可他赢过一次同班的同学。那一局下完，两个人趴在桌上，把关键的那几步摆了又摆，争了一个午休。那个午休，比他手机上任何一局都让他记得清楚。

思考也是这样。它不再是和机器比谁快、谁准的赛道，它成了一块棋盘，人坐下来，是为了下这一局本身。

◆ 八、只看一面会怎样

一种偏法，是把思考健身变成打卡。每天必须做几道题、读几页书、写多少字，写在表上，完不成就自责。这和有人跑步跑到只盯着手表上的配速、跑成了苦役，是一回事。健身的艺术一旦变成一张考核表，美就没了，又退回到

「为了达标」，那是换了个名目的真与善。另一种偏法，是干脆不练：既然机器都能想，我为什么还要想?

这就像有了车以后，说「我为什么还要走路」。车再好，你从床走到门口，还得用腿；腿要是一点不练，连这几步也难。何况，第 29 章说的换框架，第 31 章说的把一句话活出来，都要一颗练过的脑子。框架的那一下亮，很难落在一颗从没出过汗的脑子上。

公道地说，也不必把它看得太神圣。为想而想，就像晨跑，有人爱，有人不爱，不爱的人照样能过好日子。本书只说一件事：这门艺术已经有了，门是开着的。

◆ 九、今天与机器：一个好陪练

那么，机器在思考的健身房里，站在哪里？本书的回答：它可以是一个好陪练。跑马拉松的人知道配速员：跑在前面，替你掌握节奏，可是腿还是你自己的。好的机器陪练也是这样。

梁小川这一阵子又开始和手机下棋了。下篇里，他输给了手机，气了好几天（第 22 章）。现在他把手机的难度调低了，调到偶尔能赢的那一档。他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每一步都想得动。

他还发现一个用法：不让手机直接给「最好的一步」，而是走完以后问它，「我这一步，坏在哪里？」它讲，他再想；想不通，再问。

这和第 28 章、第 30 章说的事都连着：机器给的东西，你得挑，得核，得认。在健身房里，就是你得自己动。

梁岚也有自己的陪练法。写论文那阵子，她常请机器站到她的对面：「请你把我这一段的说法驳倒。」机器驳得有时很弱，有时一下子戳中她最心虚的地方。她就得再想，再补。

她说，这像跟一个不会累的人练推手。对方不会累，她会累；累了，就歇一歇，第二天再来。

明白了这一层，就不会再把「用机器」和「练思考」看成对头。陪练陪得好，人想得更远；陪练替你跑完，人就废了。差别不在机器，在那一刻是谁的腿在动。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河堤上的一个傍晚

十月底的一个傍晚，梁小川说要跟爸爸一起去河堤。梁老师想了想，提了个条件：两个人都不带手机，路上一起想一个问题。问题是梁小川出的：「为什么下坡的时候，人反而走得累？」

梁老师先说，大概是膝盖吃劲。梁小川不服：「可是下坡不用往上使劲啊。」两个人就在这里卡住了。走过第二座桥，梁小川忽然说：「是不是因为下坡的时候，腿一直在刹车？」

梁老师停下来，看了儿子一眼。这个说法，他没想到。他们接着往下想：刹车是不是也要用力？用力的方向和走的方向不一样，会不会更累？想到这里，两个人都说不下去了，知道得太少。

回到家，梁小川第一件事是拿起手机查。查到的说法，大致对得上「刹车」那一层意思，还多出好几样他们没想到的东西。

梁老师看着儿子查，没有拦。他心里清楚：手机查到的那些，是真；以后爬山知道怎么下坡，是善。这两样，手机给得又快又准。

那一路上的事，手机给不了。卡在第二座桥前面那几分钟，梁小川脸上的不服气；冒出「刹车」两个字时那一下亮；父子俩一起说不下去时的安静。那一段，是这个傍晚的美。

那一下「刹车」，是谁想出来的？是梁小川说出口的，也是爸爸那句「膝盖吃劲」垫着的，也是那段下坡路托着的。

那天晚上，梁小川在作文本上写了一篇《下坡》。梁老师看了，没有改一个字，只在末尾写了一行：「这一句，是你自己看见的。」

梁岚那天晚上在视频里听弟弟讲完「刹车」的事，笑着说：「你们俩这是去河堤上健脑了。」

梁小川问：「健脑是什么？」

梁岚想了想，说：「就是脑子跑了一圈，哪儿也没去，回来了，人舒服。」

◆ 十一、放回日子里

你不用像梁老师那样去河堤。思考的健身房，哪里都有：等公交的五分钟，洗碗的时候，睡前关灯以后。

明天能试：

1. 挑一个没用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电梯里的人都看着门」。今天先自己想十分钟，不查。
2. 想到卡住的时候，记下卡在哪一步。明天再拿去问机器，比一比它的说法和你卡住的地方。
3. 每个星期，留一次不带手机的散步，带一个问题出门。

河堤长椅上那位拨算盘的老会计，你大概还记得。他早就不靠算盘吃饭了，账有电脑算。他拨，是为了手指头上那一串噼啪声，为了脑子跟着珠子走的那一会儿。算盘在他手里，也成了一门健脑的艺术。

不必天天做，也不必做成打卡。晨跑的人里，也有隔三岔五才跑一回的，跑的那一回，照样是美的。

第 33 章把新篇的几样东西摆在一起：问得美、挑得美、框架之美、认账、活出来、为想而想。合起来，就是思考成了一门艺术，也是一种健脑的艺术。

带走的话

跑步成了健身的艺术，思考成了健脑的艺术；练的不再是赶路，是这颗脑子和想的那一段路。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思考从赶路里退出来，门开向为想而想的那间健身房。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亮在一段不带手机的路上，父子俩、那段下坡和那一下卡住都在。

想一想

1. 你最近一次「脑子出了一身汗」，是在想什么？那个问题有用吗？

2. 要是给自己的脑子排一张「健身表」，你最想练节奏、耐力，还是风景？

第 33 章

新篇总账：思考成了一门艺术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一篇东西写完了，你从头翻到尾，想找出哪一句最让自己得意。梁岚是在十一月一个周日的晚上翻的。

论文的初稿合上了，三万多字。宿舍里只剩她一个人，台灯照着打印出来的一沓纸。她拿红笔从第一页往下划，想挑出「最像自己」的那一句。划到第三章，她停住了。

那一段写得很顺，论证一层压一层，引文排得整整齐齐。可她记得清楚：那一段的骨架，是机器铺的。她只给了一个方向，改了几个词。

再往下翻，她又停住了。这一回是一句很短的话，夹在两段材料中间，读起来甚至有点笨：「我回来半年了，还天天在手机上刷我们县。」

这句话不是机器写的，也不全是她写的。是她回县城做访谈，奶茶店那个小伙子随口说的。她在笔记本上记下来，三个月后才忽然明白它的分量：人回来了，可他回来的是哪一个县城？离开时的那一个，还是手机里的那一个？

论文的题目，后来就改成了《回到哪一个县城：返乡青年的两个县城》。整篇论文换了一副框架，就是从这一句开始的。她发现，自己最得意的，不是那一段顺的，是这一句笨的。她不知道该怎样给这份得意起名字。这一章，就来给它起个名字。

◆ 二、七章走过的一条路

新篇七章，是一条往前走的路，先回头看一眼。第 27 章说，问得美。机器什么都答得上来，可普通的问题也会被接走，要问到框架上去：问出一个让人眼前一亮、以前没人这样问过的问题。

第 28 章说，一百条里挑一条。机器一口气给出一百条，人的眼光落在哪一条上，那一下心里一亮，是鉴赏之美。

第 29 章说，换一副框架。机器能在一副给定的框架里做得又快又好，人和机器一起，去碰一副新的框架。借用王德生博士的说法，这叫「典范猜想」：先提出一个新框架，再交给机器把框架和框架下的那一整套铺出来。

第 30 章是一道闸：署名就是认账。荣耀可以搬走，责任搬不走。署名从「这是我想的」，换成了「这我负责」。

第 31 章说，把一句话活出来。思想在一个人的日子里长成，长成什么样子，机器替不了。

第 32 章说，思考成了一种健脑艺术。为想而想，像晨跑一样想；练思考的理由，从「有用」换成了这颗脑子本身。这七章里，梁家三口各走了一段。

梁岚学会了先问一个好问题，再让机器去铺路。她以前的习惯是：先把能找到的文献全堆上桌，再从里面拼出一个题目。现在倒过来，先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让自己睡不着的问题，再去找材料。

梁老师在河堤上快走时想明白了一件事：他教了三十多年语文，学生记得的，从来不是他改对的那些病句，是他在某一篇作文后面问过的某一句话。

梁小川还在和手机下棋，还是输。可他不再数自己输了多少盘，开始数自己哪一步让手机「想」得最久。三个人的变化不一样，方向是一个：从「做对了没有」，挪到「这一下美不美」。

七章连起来看，是一张新地图。旧地图上，思考的荣耀标在两处：算得对、答得出，这是真；有用、帮得上人，这是善。新地图上，这两处还在，人照样要它们，可是上面的那盏灯，已经挪走了。灯挪到了另一侧。那一侧叫美。

◆ 三、美这一侧的新地图

把七章并排摆成一张表，地图就清楚了：

章	旧荣耀亮在哪	谁接走了这份活	荣耀搬去的样子	留下来、不能交的
第 27 章	答得出（真）	机器的回答	问到框架上的那一问	问题是你提的
第 28 章	想得多（真）	机器的一百条	挑中那一条的眼光	挑错了你认
第 29 章	在老框架里做得好（真、善）	机器的常规活	一副新框架之美	新框架要经得起试
第 30 章	「这是我想的」	无人能接	无	署名就是认账
第 31 章	道理讲得通（善）	机器的讲解	一句话在日子里长成	日子是你过的
第 32 章	想得快、想得有用（真、善）	机器的速度	为想而想的快乐	这颗脑子要你自己练

表里第 30 章那一行，空着两格。这是故意的。美这一侧的地图，旁边要立一块牌子：真与善的活交出去了，真与善的账没有交出去。机器替你算，算错了，签字的人还是你。

再看最右边一列。每一行留下来的东西，都不是荣耀，是一件要做的事。荣耀会搬家，事情不搬家。用大白话说：美这一侧亮起的光，不是让人躺下来欣赏自己的。

◆ 四、看见了什么，收回了什么

全书的判词说，觉得用 AI 是作弊，是自我在作祟。到了新篇末尾，这份作祟有两面，要并排放。

先说它看见了什么。作弊感不是胡闹，它看见了几件真事：

第一，思考曾经是人身上最亮的地方。几千年里，会算、会写、会讲道理的人，确实稀少，确实被人敬重。

第二，想事的力气会退。腿不走会废，脑子不用会钝，这一点第 32 章说过，不是吓人。第三，有一种荣耀不能冒领。别人的路，你说成是自己走的，这是骗。

再说它收回了什么。它把这三件真事，焊成了一句话：「思考是我的，所以别人插手就是偷。」这一焊，收回的是光的来处。

那句笨话的来处，是一个开奶茶店的小伙子、一个笔记本、三个月的路、一副换掉的框架。荣耀在那里亮起，因为那里稀缺。作祟的「我」偏要把它登记在一个名字下面，当成一件家产。

两张清单放在一起：

作弊感看见的	作弊感收回的
思考曾是人身上最亮的地方	把亮光记成了一个人的私产
脑子不练会钝	以为不用机器才算在练
冒领是骗	以为凡有帮手就是冒领

作弊感看见的	作弊感收回的
荣耀会让人心里一亮	以为荣耀只能亮在真与善上

左边一列，本书全收下。右边一列，是本书要松开的地方。

◆ 五、「思考成为健脑艺术」

新篇写到一半，王德生博士又补了一句口述：

「思考成为健脑艺术，一种新的健身艺术。」

这句话短，却把新篇的落点钉住了。回到第 20 章那个原例：跑步成了一种健身的艺术。车来了，赶路的活被接走，可是清晨的河堤上，跑步的人一年比一年多。他们不赶路，也不送信，跑步对他们来说，没有「有用」的那一层。他们跑，是为了这副身体，为了呼吸和节奏，为了跑完以后那一阵通透。

思考也走到了这一步。算得对、答得出，机器来；有用、帮得上，机器也来得不错。人还想不想？想。只是想的理由换了：为了这颗脑子本身，为了想通那一下的快乐，为了一个问题在心里慢慢长出形状。请注意「健脑」两个字。

健身不是装饰。一个人天天跑步，跑出来的心肺、耐力和精神头，会回头改他整个日子。健脑也一样：为想而想，想出来的不是一篇交差的作业，是一颗还转得动、还会被问题点亮的脑子。

所以「美」在这里，不是好看，不是闲情。它是一件事不为别的、只为它自己而做时，亮起的那份光；而这份光，会回写到整个人身上。

这句口述，是新篇的落点之一。另一个落点，是第 30 章那道闸。两个落点要一起站：一边是为想而想的快乐，一边是署了名就认账。

◆ 六、一条规律的六步

还有一件事，新篇走完才看得清：作弊感是怎样淡下去的。王德生博士那天又补了几句。一句是：「这种作弊感和荣耀搬家的现象，出现在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和工具的诞生的时候，是一个文明现象规律。」

上篇、下篇的材料，正好排成一串。文字来了，苏格拉底担心人会健忘；印刷机来了，有人替抄写员说话；照相机来了，据说有画家说绘画死了；计算器、输入法、导航来了，我们自己就在场。

把这一串排开，一回一回走的，大体是六步：

新工具来；作弊感起；评估的尺子搬家；荣耀搬家；作弊感淡去；人慢慢接受新工具。

第三步，是王德生博士的另一句：「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第 26 章已经把这一步讲足了，这里只记一笔：尺子不先挪，灯就挪不动。

第五步、第六步，是他的又一句：「作弊感要随着荣耀搬家后才会消失，慢慢地接受新工具。」

请注意这里的先后。不是先想通了道理，作弊感消了，荣耀才搬家；是荣耀先有了新去处，作弊感才慢慢淡下去。接受，是搬家的后果，不是搬家的前提。

这就解释了梁岚那一晚的得意。上篇第 1 章，凌晨一点，她心虚得交不出手；那时候，她只认得一种荣耀：全是我写的。到了那句奶茶店里的笨话，她认出了另一种荣耀：在我的路上亮起的那一下。新去处有了，心虚就没处落脚了。

所以本书前面三十二章，并没有想用说理把作弊感驳倒。说理驳不倒它。能让它淡下去的，是一张新地图，加上一把真被用起来的新尺子。

还有一句，口吻最平：「这是一个文明典范的转移而已，即生产模式和生产目标发生转移了。」

放在思考上，生产目标转了：从答得对、用得上，转到问得美、想得美。生产模式也转了：从一个人埋头从头想到尾，转到人和机器一起想，人出问题、挑路、认账，机器铺路。两样一起转，才叫一次转移。只转目标不转做法，是空喊；只转做法不转目标，是拿新机器干旧活。

「而已」两个字，本书很喜欢。它把一件让人心慌的事，放回了历史上很多回发生过的那一类里去。

◆ 七、本篇总判断

七章走完，两张清单并排，健脑那一句钉住落点，六步排清了次序。新篇的总判断是：

机器接走了思考的真与善，荣耀搬到了美；这是生产目标和生产模式的一次转移，要等尺子换成量问得好、判得准、想得美、认得了账，新荣耀才亮得起来，而真与善的账，始终留在署名的人身上。

这句话有三层。第一层说搬家：荣耀去了美这一侧。第二层说启动：尺子不换，搬不动。第三层说留下：活交出去，账不交。

只说第一层，美就成了逃避；只说第三层，又回到作弊感的老路，把一切帮手都当成小偷；漏了第二层，就只剩空喊，日子里一样也不会变。

三层连着读，才是一门艺术的样子。艺术家用别人造的颜料、别人造的琴，照样署自己的名，照样为那幅画、那首曲子负责；而一个时代肯不肯把他当艺术家，要看评画的人手里拿的是哪一把尺子。

◆ 八、只看美这一面，会怎样

先打一个预防针。

「思考成了艺术」这句话，很容易被听歪。

第一种歪法：从此只要灵感，不要功夫。第 32 章说过，健脑和健身一样，要练。没有天天的练，问不出好问题，也挑不出好的那一条。梁岚那句笨话，是她在县城里跑了二十多场访谈、记了两本笔记换来的。

第二种歪法：美就是不负责。既然真与善交给了机器，出了错也是机器的。这正是第 30 章要堵住的口子。一幅画挂出去，颜料褪色了，观众不会去找颜料厂，会找画家。

第三种歪法：美是少数人的事。好像只有学者、作家才配谈「思考的艺术」，普通人照旧只配交差。可是跑步的艺术，河堤上一个快走的退休老师也有份。思考的艺术，一个初三学生改作文时多问自己一句，也有份。

第四种歪法：荣耀搬到美，就再也不动了。本书不这样看。美这一侧今天稀缺，所以亮；哪天机器也能问得美、挑得准，光还会再挪。这一条是本书的解释，待验。四种歪法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把「美」又当成了一件可以装进口袋的东西。

装进口袋，就又登记到了一个名字下面。那个急着认领的「我」，换了一身衣服回来了：从前它说「这道题是我算对的」，现在它说「这个问题是我问得美的」。口吻变了，作祟还是那一种。

本书要防的，正是这个。美这一侧的荣耀，同样是在稀缺处亮起的光，同样不归一个人私有。梁岚那句笨话亮了，可它不是她的勋章；它是小伙子的话、她的路、她的笔记本、她后来换掉的框架，在某一处一起收口时，亮出来的。

一个人可以为那一下高兴，可以记住那一下。只是别把它锁进抽屉，当成「我」的家产。

◆ 九、今天与机器：光还会再挪吗

梁岚问过一个问题：机器以后也会提好问题吧？到那一天，人还剩什么？这是一个好问题，本书不躲。

机器会越来越会提问，这件事很可能会发生。可是请回到那句笨话：它为什么让梁岚心里一亮？不只是因为它问得巧，是因为它从她的路里长出来——那座县城、那间奶茶店、那三个月。它亮，是因为它在这一条路、这一片土上第一次亮。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用全书的总钥匙一问，就看见答案不在一个人身上，也不在一台机器里，在路和土缠起来的那一处。机器加进来，这片土就多了一样东西；它会改变哪里稀缺，也就会改变光亮在哪里。

打个比方。车越造越好，从马车到汽车，从汽车到高铁，腿的去处也一挪再挪：先是不必赶路，后来连出远门都不必走，最后连跑步机都有人替你调好速度。可是河堤上的人还在跑。跑的人一直在换理由，跑这件事没有停。

思考大概也会这样。机器越来越会想，人想的理由一挪再挪。哪一天挪到哪里，本书不敢预言。

所以本书不说「人永远有一块机器碰不到的地方」。说「永远」，就是封口。本书只说：荣耀是在稀缺处亮起的光，稀缺挪到哪里，光就跟到哪里；人要做的，是在新的稀缺处站得住，而不是守着一块旧招牌。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周日的晚上。梁岚没有把第三章那一段删掉。它写得不坏，是机器铺的路，她核过每一条引文，改过两处判断。第 12 章写过，她在方法部分老老实实写过一行，哪几节用了什么工具；第 28 章写过，她在致谢里又补了一句。第 36 章会把这一行摊开写全。她做的另一件事，是把那句笨话挪到了第一章开头。

那是全篇的框架从哪里来的地方。放在最前面，读的人一进门，就知道这篇论文是从哪一处土里长出来的。

她把红笔放下，忽然觉得那份得意有了名字。不是「这全是我写的」，是「这一处，是在我的路上亮起的」。

她给远在县城的爸爸发了一条微信，把那句笨话拍给他看。梁老师过了半个钟头才回，只有一句：「这句好。是奶茶店那个小伙子说的吧？」

梁岚盯着这句回复看了很久。爸爸没问「这句是不是你写的」，问的是「是谁说的」。一个改了一辈子作文的人，问的是这句话的来处。她忽然明白，爸爸的尺子，也在换。明天能试的，是三件小事。

翻开你最近写的一样东西，找出最让你得意的一句，问一问：它是从哪条路、哪片土里来的？

再找出机器帮你写得最顺的一段，问一问：这一段，你核过没有，出了错你认不认？

最后，留一刻钟，为想而想，不为交差。只想一个你真好奇的问题，不查，不问机器。

◆ 十一、从地图走回日子

新篇画的是一张地图。地图画完了，要放回日子里去走。接下来的用篇有七章，七个场合。一个初三学生的作文，一个老师的红笔，一篇研究生论文的声明。一个写书的人，一个写报告的上班族。一对犹豫要不要让孩子练的父母。最后是一场答辩。

为什么要放回日子里？因为地图画得再清楚，搬家也是一家一家搬的。作弊感淡下去，不是在一本书里淡下去，是在某个人的某个晚上。一个孩子写完作文，不再心虚；一个老师改完作文，知道自己还有用；一个研究生写完声明，睡得着觉。这些晚上，要一个一个去过。

在每一个场合里，都要回答同一组问题：哪里是无车区，哪里是马路？握尺子的人，量的是什么？哪一份活交给机器，哪一份账留在自己手里？第 34 章从梁小川的作业本开始。

带 走 的 话

真与善的活可以交给机器，真与善的账要留在署名的人身上；思考的荣耀，搬到了为想而想的那份美。

> 小 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新篇把荣耀从真与善松开，又用「署名就是认账」把门框钉牢。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梁岚那句笨话亮，是因为它在她的路上第一次亮。

想 一 想

1. 你最近一次为想而想、不为交差地想一件事，是什么时候？想完以后，你的日子哪里变了？

2. 你最得意的那一句话，如果要你写清它的来处，你会写到哪些人、哪些地方？

3. 如果有一天机器也能问得美，你会把自己的光挪到哪里去？

用　篇

放回日子里

这一编七章，把前面四篇的账，放回几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晚上。第 34 章写初三的梁小川：作业还要不要自己写。第 35 章写他的父亲梁老师：改了一辈子作文，这一回改什么。第 36 章写梁岚：论文里那一行声明怎么写。第 37、38 章走出校门，写写书的人和写报告的人。第 39 章写父母：孩子的腿还要不要练。第 40 章是一个完整的例子，梁岚的答辩。

这一编的要紧事，是搬尺子。作业怎么评，作文怎么改，论文怎么审：尺子量什么，荣耀就往哪里去。

这一编还要让你看见一个反差：作弊感说的是「我」和机器之间的事。可落到日子里，每一个场合要问的是三样别的：这片土上事先说好的规矩，握尺子的人手里那一把尺，这本账上要签的名字。

第 34 章

作业还要不要自己写

◆ 一、周四晚上九点四十

周四晚上九点四十，梁小川的作文还是一张白纸。题目是《那一次，我没有放弃》，六百字，明早交。数学卷子刚写完，他打了两个哈欠，手机就在桌角。

他知道手机里有什么。班上有人说过，把题目丢进去，十秒钟出一篇，还能选「初中生口吻」，再让它「写得笨一点」。他把手机拿起来，又放下。

他想起上周那篇作文，被爸爸改得满纸红。爸爸在最后写了一句：「这一段，不像你。」那一段，是他从作文书上「借」的。

梁小川十五岁。他不是想偷懒，至少不全是。他是真的不知道：六百字，机器十秒钟能写，自己要写一个钟头，图什么？

这个问题，比「能不能用」要难。能不能用，问老师就知道。图什么，老师也不一定答得上来。这一章，就来答这个「图什么」。

◆ 二、一篇作文是交给谁的

先问一件小事：那六百字，是交给谁的？表面上是交给老师。老师并不缺一篇《那一次，我没有放弃》。他一个学期要读几千篇，再多一篇，世界上不会因此多出什么。

这篇作文作为一件成品，几乎没有用处。它的真（写得对不对）和善（有没有用、帮不帮得上谁），在交上去的那一刻就用完了。那作业图的是什么？图的是写的那一个钟头。

打个比方。体育课上跑一千米，没有人是为了到达终点那块地方。终点就在起点旁边，绕一圈又回来了。跑的意义，不在那块地方，在跑的那几分钟里，心肺、腿脚、咬牙的那一下。作文也是一千米。交上去的纸是终点那块地方，写的一个钟头才是跑道。

你可能会说：体育课的一千米，没人会坐车跑，因为体育老师就站在跑道边上看着。作文没人看着，坐车也看不出来。

这话说对了一半。作文确实没人看着。可是坐车跑完的一千米，骗得过体育老师，骗不过你的腿。三年初中坐车跑下来，中考那天站上跑道，腿会告诉你一切。

作文也一样。机器替你写了三年，中考考场是无车区，那一天，脑子会告诉你一切。更晚一些，等你长大了，要给喜欢的人写一封信，要在父亲的寿宴上说几句话，要在会上讲清一件事，没有考场，可是那一刻也没有机器替你开口。

荀子说过，大意是：我曾整天苦想，不如片刻去学来得多（《荀子·劝学》）。孔子说，大意是：光学不想就会迷糊，光想不学就会危险（《论语·为政》）。两句话放在一起，正好是作业的两条腿：要学，也要想。机器能递给你学的材料，却不能替你想；想的那一段路，要你自己的脑子去走。

◆ 三、无车区和马路

第 8 章分过两件事：作弊，和作弊感。作弊是破坏事先说好的规矩。考场是有意设下的无车区，规矩写明了不许带，带了就是作弊，跟心虚不心虚无关。

作弊感是自我在作祟。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人觉得你在作弊；可要是你一辈子以为「靠腿才光荣」，开车也会心虚。学生的日子里，两种地方都有。

第 11 章那顿饭桌上，梁小川问过一句：「我写作文的时候，跟同桌商量出来的句子，算谁的？」梁老师当时答：平时可以商量，商量完了，自己再写一遍。

机器，就像一个特别能说的同桌。它带来的问题，和同桌带来的是同一个：分清是在考场，还是在平时。

无车区：考试，课堂上的限时作文，老师明说「这一篇不许用任何工具」的作业。在这里用机器，就是作弊，没有商量。

马路：查一个词的意思，查一段历史的年份，请机器帮你看看错别字，或者老师明说「这一篇可以用，用了要写清楚」的作业。在这里用机器，不是作弊。还有一大片地方，规矩没说清。这是今天大多数作业的样子。

规矩没说清的地方，本书给一个办法：问。问老师，这一篇算无车区还是马路。问出来了，照着做；问不出来，就当它是无车区。这不是因为机器坏，是因为作业设下来，本来就是为了让你自己跑那一千米。

请注意，无车区不丢人。体育馆里有跑道，跑道上没有车，没有人因此觉得体育馆落后。无车区是大人有意留出来的一块地，让孩子的腿在那里长。

马路也不脏。马路是孩子将来要过日子的地方，在那里学会怎样开车、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自己下车走，也是本事。一个孩子要两样都会：在无车区里跑得动，在马路上开得稳。

◆ 四、本书的说法：作业的荣耀也搬了家

全书说，机器接走了思考的真与善，荣耀搬到了美。放在作业上，是什么样子？过去，一篇作文写得好，好在两处。真：字词通顺，没有错，结构清楚。善：能拿高分，能被老师当范文念，能帮你升学。

这两处，机器都做得不坏。一篇字句通顺、结构清楚、拿中上分数的作文，它十秒钟就能交。所以作业的荣耀，不在这两处了。

它搬到了哪里？搬到了你写的那一个钟头里。一个念头卡住又冒出来的那一下；一句话改了三遍终于对上的那一下；你在纸上第一次看清「那一次」对你意味着什么的那一下。

这就是第 32 章说的健脑艺术。作业是一个十五岁的人练脑子的跑道，练的理由从「交差拿分」换成了「这颗脑子本身」。

请注意：搬家不等于作业不用写。跑步成了健身的艺术，体育课照样要跑。只是跑的理由换了。

作业要自己写，不是因为用机器可耻，是因为那一个钟头本身就是作业；把它交出去，交出去的是你的跑道。

◆ 五、只看一面会怎样

这件事上，大人常常只看一面。一种是全禁。家里把手机收走，学校把机器拉黑，见到学生用就当贼抓。这样做，守住了无车区，却把马路也封了。孩子将来活在一个处处有机器的世界里，却没学过怎样在马路上开车。更要紧的

是，全禁会把作弊感种得更深：孩子会觉得，用机器本身就脏，于是偷着用，用了也不说。

另一种是全放。反正以后都靠机器，作业随便用，能交就行。这样做，看起来开明，却把跑道整个拆了。一个从来没跑过一千米的人，有车坐的时候不觉得，哪天车停了，他连走到镇上都难。第 7 章说过，提笔忘字、离了导航不认路，是真丢了的东西。

两种做法，毛病是同一个：都把作业只当成一件要交上去的成品。全禁的人怕成品是假的，全放的人只要成品到手。可作业的要紧处，不在成品，在路上。

◆ 六、作业怎么评：两本账分开记

作业要不要自己写，一半要看孩子，一半要看握尺子的人。尺子不动，什么都白说。老师要是只看交上来的那张纸，字句越漂亮分越高，那么最会拿分的，就是最会用机器的。孩子不傻，他会跟着尺子走。所以这一章，要给老师和家长几把新的、明天就能用的评法。

第一把，评过程，不只评成品。让孩子把草稿一起交上来，改过的地方别擦掉，划一道线留着。马路上的作业，如果用了机器，就把问过机器的那几句话也抄在后面。老师翻草稿，看的是路：从第一稿到第三稿，哪一句是新长出来的，哪一处是自己发现不对改掉的。

第二把，口头追问。挑一句作文里的话，当面问三分钟：「这一句，你是怎么想到的？」「要是换一件事写，你会写什么？」一个自己走过这段路的孩子，答得磕磕绊绊，可是答得出来；一个上了车的孩子，常常一问就空了。这不是审案子，是让孩子把路再走一遍给你看。

第三把，两本账分开记。课堂上当场写的那一篇，是无车区，量的是孩子自己的腿：限时、不许带手机、不许商量，评字句，也评结构。带回家写、允许用机器的那一篇，是开车区，量的是另一样东西：问得怎样，挑得怎样，哪一句是从他自己的日子里来的，用机器那一段写清楚没有。

两本账不能混。拿无车区的尺子去量开车区，用了机器的孩子个个心虚；拿开车区的尺子去量无车区，没人再练腿。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尺子搬得太快，会误伤人：一个一直踏踏实实练字句的孩子，忽然发现分数不认这些了，他会委屈。搬得太慢，又会逼人说谎：尺子还在量「漂亮」，孩子就会一边偷偷用，一边说没用。

所以搬尺子要有过渡。一个学期里，两本账可以先各占一半；字句结构的分照旧给，新的那几问先只写评语、不计分，等全班都知道新尺子量什么了，再慢慢加上去。

◆ 七、今天与机器：十秒钟和一个钟头

今天，很多孩子手机里都有一台会写作文的机器。拍一张题目，十秒钟，一篇像模像样的东西就出来了。那十秒钟里，发生了什么?

机器那一边，发生了很多事：几十万篇作文的路，一下子缠在一起，长出一篇新的。

孩子这一边，几乎什么也没发生。没有卡住，没有冒出，没有改三遍，没有「原来那一次是这么回事」。那一晚，他没有哭，也没有笑。这就是问题所在。不是机器写得不好，是孩子那一晚的路被跳过了。

可是也要公道：机器也能帮孩子把路走得更好。一个卡了半个钟头、怎么也开不了头的孩子，问机器「写《那一次，我没有放弃》可以从哪几个角度

想」，它给出五个角度，孩子挑一个，自己往下写。这一下，机器不是替他跑，是在跑道边递了一瓶水。递水和替跑，分界在哪里？

再说一种更常见的情形。一个孩子先自己写完一稿，拿去让机器改，机器改得通顺漂亮，他照单全收。这一回，跑是他跑的，可最后一百米，他上了车。他写的那些笨句子，连同笨句子里那一点点他自己的东西，被机器一并磨平了。

磨平的作文好看。第 35 章里，梁老师会告诉你，他最怕读到的，就是这种好看。

用全书的总钥匙一问：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如果作文里最要紧的那一下——写哪一次、为什么是这一次、那一次让你懂了什么——是从你的日子里长出来的，机器就只是递了水。如果连这一下都是机器给的，你就没有跑。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梁小川那一晚

回到九点四十。

梁小川把手机拿起来，最后没有打开那台机器。他做的是另一件事：去敲了爸爸书房的门。

梁老师正在改作文。听完儿子的问题，他没有讲大道理，只问了一句：「你最近哪一回，想放弃又没放弃？」

梁小川想了半天，说：「上周下棋，输给手机那一盘。」

下篇第 22 章写过这一盘。他和手机下了二十多盘，一盘没赢过。上周那一盘，他在第四十几步的时候想认输，手指已经点到了按钮上，又缩回来，硬撑到最后，还是输了。

「为什么缩回来？」

「不知道。就是想看看它最后怎么赢我。」

梁老师说：「就写这个。写你那根缩回来的手指。」

那一晚，梁小川写了五十分钟。写到一半，他卡住了：不知道怎样写那根手指缩回来时心里的感觉。这时候，梁老师说可以问问机器，但只许问，不许让它写。

他问机器：「一个人明知道会输还不认输，心里可能是什么感觉？」机器给了好几条。他一条一条读，读到「想看清自己是怎么输的」，停住了：「就是这个。」

可他没有抄那一句。他写的是：「我想看它一步一步把我吃掉，像看一盘录像。」

第二天交上去的作文，有一处被梁小川自己写在了最后：「这篇作文第二段卡住的时候，我问过 AI 一个问题。」

这一行字，是梁小川自己要加的。梁老师没有让他加，也没有拦他。把这一晚拆开看，路是这样走的。梁老师的一句问话，把题目接回了他的日子；那盘输掉的棋，是他自己的土；五十分钟的写，是他自己的路；卡住的那一处，机器递了一瓶水；最后那句「像看一盘录像」，是在他的路上长出来的。

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说不清是一个人。爸爸的问话，手机那盘棋，机器递的那几条，加上他自己那根缩回来的手指，一起在某一处收了口。可是作文本上，签的是他的名字。他认这篇作文，也认那一行声明。

◆ 九、心虚是什么时候没了的

还有一件小事，梁小川自己没留意。交作文那天早上，他一点也不心虚。上一周交那篇「借」来的作文时，他心虚了一整天，怕爸爸看出来，怕同学笑他。这一回，他明明问过机器，还白纸黑字写在了末尾，反倒心里很平。

为什么？

王德生博士说过，大意是：作弊感要等荣耀搬了家，才会慢慢消失，人也才慢慢接受新工具。

梁小川那天早上的平，就是这句话在一个十五岁孩子身上的样子。上一周，他心里只有一种荣耀：一篇「好」作文，字句漂亮，拿高分。他够不着，于是去借，借了就心虚。这一回，他心里亮起了另一种荣耀：那根缩回来的手指，是他的路上才有的。这份荣耀，机器给不了，也借不来。荣耀有了新去处，心虚就没处落脚了。

没有人跟他讲过一句「用 AI 不可耻」的大道理。讲了，他大概也听不进去。让他心里平下来的，是他自己写出了一句「像你」的话。

这一点，对家长和老师是个提醒：想让孩子不偷偷用、用了敢说，光讲道理不够。要让孩子先尝到一回，什么是机器给不了的那一种得意。

◆ 十、几条明天能试的做法

给学生的：

1. 写之前，先问清这一篇是无车区还是马路。问不清，就当无车区。
2. 先自己写一稿，哪怕很烂。机器可以晚点来，不要第一个来。
3. 卡住了，只问机器问题，不让它写句子。问它「可以从哪几个角度想」，不问「帮我写一段」。

4. 最要紧的那一下——写哪件事、懂了什么——一定从你自己的日子里找。

5. 用了，就在作文末尾写一句：哪里卡住、问了什么。

给老师的：

1. 马路上的作业，草稿和问过机器的话一起交，改过的地方不擦。

2. 每周挑几个学生，当面问三分钟：「这一句，你是怎么想到的？」

3. 当场写的和带回家写的，分两本账记，评的东西不一样。

给家长的：

1. 别先问「你用没用 AI」，先问「这一篇里哪一句最像你」。

2. 孩子卡住的时候，陪十分钟，问一句「你最近哪一回……」，把题目接回他的日子。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篇作文后来得了多少分，梁小川没说。他记得的是另一件事：梁老师在最后一句旁边画了一道波浪线，写了两个字：「像你。」

上一回是「不像你」，这一回是「像你」。中间隔着的，不是用没用机器，是那根缩回来的手指，有没有从他的日子里长出来。

又过了一周，语文课上，教他们班的宋老师把上个月那篇《一个难忘的傍晚》发了下来。第 28 章写过，那篇作文的第一句是：「那天傍晚是阴天，河堤上有个老爷爷在拨算盘。」

宋老师没在本子上打分，只在第一句旁边写了一行：「下课来找我，三分钟。」

下课，宋老师问：「那个老爷爷在算什么？」

梁小川愣住了。他不知道。他只记得嗒嗒嗒的声音，记得爸爸走过长椅时，放慢了一步。

「那你为什么写他？」

「因为……那天我就记得这个。别的都想不起来了。」

宋老师点点头，在本子上补了一个分数，又写了一句：「是你自己看见的。」

这三分钟，就是第二把尺子。它不问用没用机器，问的是这句话是不是从他的路上来的。

作业还要不要自己写？要。不是因为老师缺那六百字，是因为那五十分钟是他的跑道。机器可以递水，可以陪跑，跑道不能交出去。

这是十五岁的人能学会的第一件健脑的事：知道哪一段路要自己走，然后把它走完。

带走的话

作业交上去的是一张纸，作业真正留下的是写它的那一个钟头；机器可以递水，跑道不能交。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作业从「交成品」松开，放回「走一段路」；又把无车区和马路分清，门框不倒。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那根缩回来的手指，是梁小川路上独有的一处，所以亮。

想 一 想

1. 你上学时做过的作业里，哪一份你到今天还记得写的过程？它留给你的是什么？

2. 你家里有没有一条「这一篇是无车区还是马路」的规矩？是谁定的，说清了吗？

3. 如果你是梁小川，你会在作文末尾写那一句声明吗？为什么？

第 35 章

怎么改一份用了 AI 的作文

◆ 一、星期天晚上的那一摞

星期天晚上，梁老师的书桌上摞着四十七本作文本。他五十八岁，县一中语文老师，两年后退休。改作文改了三十多年，红笔芯一盒一盒地用。他有个老习惯：周日晚上一口气改完，周一早上发下去。那一晚改到第二十几本，他停住了。

是班上一个叫林朵的女生的。题目是《坚持》。文章很顺，开头一个排比，中间三段层层递进，结尾升华到「坚持是青春最美的底色」。一个错别字也没有。

太顺了。

林朵平时的作文，有错字，有病句，结构常常走着走着就散了。可她写过一句话，梁老师记了很久：「外婆的手像一块晒干的毛巾。」

这一篇里，没有这样的句子。梁老师拿着红笔，半天没落下去。他改了一辈子作文，知道怎样改错字、改病句、改结构。可是这一篇，错字、病句、结构都没有毛病。

那么，改什么？

◆ 二、红笔过去改的是什么

先看看梁老师的红笔，三十年来在改什么。他刚教书那几年，老教研组长手把手教他改作文：先圈错字，再勾病句，最后看结构。这套次序他用了三十

年，又原样教给了后来的年轻老师。改字词：错别字圈出来，用词不当画横线。这是真——对不对。改句子：病句改通，啰唆的删短。这也是真——通不通。

改结构：开头太长，中间断了，结尾没收住。这是善——这篇文章能不能把事说清、能不能打动人、能不能拿到分。

三十年来，红笔的功夫，大半落在这三处。梁老师的荣耀，也大半亮在这三处。他能一眼看出一个病句毛病在哪，能把一篇散掉的作文三笔两笔收回来。县里的老师们都知道，梁老师改过的作文，分数能涨一截。

可是今天，这三处的活，机器都接得住。字词它不错，句子它通顺，结构它比大多数初中生都整齐。

一个学生要是用机器写，或者用机器改过，交上来的就是一篇在这三处挑不出毛病的作文。梁老师的红笔落下去，没有地方落。

这就是他那一晚愣住的原因。不是他老了，是他红笔亮了三十年的那几处，被机器接走了。

◆ 三、老师心里也有一份作弊感

这里要先说一件梁老师自己不太愿意承认的事。那一晚他愣住，除了不知道改什么，心里还有一股气。气的是什么？说不清。像是有人没打招呼，进了他的屋子，把他摆了三十年的东西挪了地方。

第二天在办公室，他听见年轻的同事小声说：「现在学生交上来的，一半是机器写的，我们改个什么劲。」另一个老同事说得更重：「这是骗老师。」

梁老师当时也跟着点头。可是那天傍晚在河堤上快走，他想到了另一层。他气的，不全是学生骗他。他气的，是机器把他最得意的那份本事，做得跟他

差不多好。一眼看出病句，三笔两笔收拢结构，这是他在县里出名的手艺。现在一个初中生，十秒钟，就能拿到差不多的东西。

这股气，和梁岚在凌晨一点的那份心虚，是一个来处。一个是写的人觉得「这不全是我的」，一个是改的人觉得「我的本事被偷了」。两边都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在作祟。

想到这里，梁老师在河堤上停下脚步，自己笑了一下。他在第 13 章翻出那本旧教案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的那些「名句」，好多是从老教研组长那里来的。手艺本来就是一路传下来的，谁也没有独占过。气没有一下子散。不过，他知道了它从哪里来。

◆ 四、别去当侦探

很多老师碰到这种作文，第一个念头是：查。查是不是机器写的。拿去软件里测，盯着学生问，在班上点名批评。梁老师也动过这个念头。可他想了一会儿，没这么做。

先说一句公道话：要是这一篇是在课堂限时写的，或者事先说好了不许用，那么用了就是作弊，该按规矩办。第 8 章分过，这是作弊，不是作弊感。

可是林朵这一篇，是周末的家庭作业。班上从没说清过能不能用。规矩没说清，就谈不上破坏规矩。

梁老师还得认一笔账：规矩没说清，多半是老师自己没说清。他教了三十多年书，从来没在班上讲过「哪一篇能用什么工具」，因为从前用不着讲。今天用得着了，他还没开口。

更要紧的是，侦探式的改法，会把一件事弄歪：老师的眼睛，从作文上挪到了学生身上，从「这一篇写得怎样」挪到了「这一篇是不是你写的」。改作文成了审案子。

这样改，学生学会的不是写作，是藏。机器写一稿，自己再改得笨一点，加两个错字，就过关了。第 34 章里，班上已经有人教这一招。

本书不评价哪一种检测办法准不准。本书只说：一个老师把红笔换成放大镜，他改的就不再是作文了。那么，当面问一问，算不算审?

分界在问什么。问「这是不是你写的」，是审；问「这一句你是怎么想到的」，是请他把路再走一遍。前一种问法，学生只能答是或不是，答完了，两个人中间多了一堵墙。后一种问法，学生要回到那个晚上，回到他自己经过的事，答着答着，常常会想起比作文里更好的东西。梁老师决定只用后一种。

◆ 五、本书的说法：红笔要搬家

全书说，荣耀从真与善搬到了美。老师的红笔，也要跟着搬家。过去改的是成品，今后改的是路。

一篇作文交上来，字句、结构这些真与善的地方，机器可以先过一遍，学生也可以自己让机器过一遍。老师的红笔，要落到机器碰不到、学生自己又最容易跳过的地方去：

这篇作文问的是什么？这篇作文从一百个写法里挑了哪一个，为什么挑这个？这篇作文里，哪一句是从你的日子里长出来的?

三个问题，正好对着第 27、28、31 章：问得美，挑得准，活出来。这三处，是美这一侧的地图。

改一份用了机器的作文，不改它的句子，改它的路：问的是什么，挑的是哪条，哪一句是从你日子里长出来的。

这不是降低要求，是把要求挪到了更难的地方。一篇字句漂亮的作文，在这三个问题前面，常常一个也答不上来。

反过来，一篇错字连篇的作文，在这三个问题前面，倒可能答得很好。林朵写过「外婆的手像一块晒干的毛巾」的那几篇，就是这样。

◆ 六、试卷背面的一张新评分表

第 26 章说过，尺子先搬，荣耀才搬。放到梁老师的书桌上，尺子就是一张评分表。那天夜里，他又像从前那样，抽出一张旧试卷，在背面画了两栏。

左边一栏，写「教室里当场写」。这是无车区，四十五分钟，不许带手机，不许商量。这一栏照旧评字词、句子、结构，评一个孩子自己的腿跑到了哪里。中考考场量的就是这些，他管不着考场，就得让孩子在这一栏里练足。

右边一栏，写「带回家写」。这是马路，可以用机器，用了要写清。这一栏，他想了很久，最后写下四行：

问：这一篇想弄明白什么，问得有没有意思。挑：为什么写这件事，不写别的。看见：有没有一句是你自己看见的。认账：用了机器的地方写清了没有，那些地方你核过没有。

第三行，他写完愣了一下。这句话，他前些日子给梁岚写过评语：「这一句，是你自己看见的。」原来给女儿的评语，和给学生的评分表，是同一把尺子。

字词句子这些，右边一栏不是不管。学生自己先查，可以借机器查；交上来还有满纸错字，就退回去重查，不扣分，也不收。

还要过渡。头一个月，右边那四行只写评语，不打分。他要先让孩子们知道，这把新尺子量的是什么；量法清楚了，再把分数挪过去。搬得太急，那些一直老老实实练字句的孩子会觉得白练了；拖着不搬，孩子们就会一边用，一边藏。他把这张试卷夹进了教案里。

◆ 七、只看一面会怎样

改作文这件事上，也有两种只看一面。一种是只看成品。分数照旧给在字句和结构上，用了机器的作文一律高分，没用的反倒吃亏。久而久之，全班都会去用，作文本成了机器的展览。学生们的笔头越来越漂亮，日子却一句也进不到纸上来。

另一种是只看来路。凡是太顺的，一律压分；凡是有错字的，反倒加分，说它「真实」。这样改，把笨当成了诚实，把顺当成了罪证。一个下了苦功、真把作文写顺了的学生，会觉得委屈。

还有第三种，是新近才有的：只看过程。要学生把和机器的每一句对话都截图交上来，一句一句查。这样做，用心是好的，可是查得太细，过程就成了表演。孩子会学会把对话「做」得好看，像从前把作文「做」得好看一样。三种都把「谁写的」和「写得怎样」搅在了一起。

第 30 章说，署名就是认账。用到作文上：作文本上写着谁的名字，谁就要为这一篇负责——能讲出它问的是什么、挑的是哪条、哪一句是自己的。讲得出，用没用机器，都是一篇可以谈的作文。讲不出，写得再顺，也只是一张纸。

◆ 八、红笔落在三处

梁老师后来在批改上，试了一种新的写法。他不再在字句上画满红杠，只在作文最后写三行：

第一行，问。「你这一篇，想弄明白的是什么？」

第二行，挑。「你写的是这一件，还有没有别的事也能写？为什么挑这件？」

第三行，活。「全篇哪一句，换了别人就写不出来？」

这三行，是三个问题，不是三条评语。学生要在下一次作文前，把答案写在旁边。这样一改，红笔的活少了，学生的活多了。错字病句，学生自己会让机器先查；查完了，作文才交上来。梁老师省下来的力气，全花在这三行上。

他发现，这三行比满纸红杠难写多了。要问到点子上，他得真读懂这一篇在说什么；要问「为什么挑这件」，他得想得到别的写法；要问「哪一句换了别人就写不出来」，他得在四十七本作文里，记得住每个学生的日子。

头两个星期，班上有学生不习惯。一个男生拿着本子来问：「老师，您怎么不给我改错字了？」

梁老师说：「错字你自己能查，查不出来的，我再圈。我要问你的，是你自己查不出来的东西。」

男生没听懂，回去琢磨了两天，又来了：「那三行，我答不上来第一行。我也不知道我想弄明白什么。」

梁老师说：「那就对了。你答不上来的那一行，才是这篇作文该从哪里重新开始的地方。」

改作文这门手艺，在他快退休的时候，换了一副样子。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林朵的那一篇

那天晚上，梁老师在林朵的作文后面，只写了第三行：「全篇哪一句，换了别人就写不出来？」

周一下午，他把林朵叫到办公室，面批十分钟。林朵站在桌边，脸有点红。她先开口：「老师，我用了 AI。」

梁老师注意到，这孩子一开口，先说的是这一句。她心里那份作弊感，比他想的还重。她以为今天叫她来，是来认罪的。梁老师说：「我没问你这个。我问的是后面那一行。」

林朵把作文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摇头：「好像……没有。」

「那你自己坚持过的，是哪一回？」

林朵想了很久，说起一件事：初二那年外婆住院，她每天放学骑车四十分钟去医院，骑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下大雨，车链子断了，她推着车走到医院，外婆已经睡了。

「那时候想放弃吗？」

「想。推到一半，想把车扔在路边，坐公交回家。」

「为什么没扔？」

「车是外婆买的。」

梁老师在纸上记下这句话，推给她看：「这一句，换了别人写不出来。」

林朵后来重写了那篇作文。还是有错字，有一处结构散了。可是中间有一段，写她推着车在雨里，链子一路拖在地上响。最后一句是：「我推着的不是车，是外婆的一点力气。」

这一句，梁老师在下面画了一道波浪线。至于那篇用机器写的初稿，梁老师没有给分，也没有批评。他只跟林朵约好：下一回用，就在作文末尾写一句，用在了哪里。

◆ 十、几条明天能试的做法

给老师的：

1. 先问清班规：哪几篇是无车区，哪几篇是马路。写在黑板角上，一个学期不变。
2. 马路上的作文，字句先让学生自己（可以借机器）过一遍，再交。
3. 红笔少落在字句上，多落在三行：问的是什么，挑的是哪条，哪一句换了别人写不出。
4. 一周挑三五个学生，面批十分钟，只问一句：「这一篇里，哪件事是你自己经过的？」
5. 用了机器的学生，不罚，不夸；只要求在末尾写清用在了哪里。

给家长的：

1. 看孩子的作文，先找那一句「像他」的，指给他看。
2. 孩子说用了机器，先说一句「谢谢你告诉我」，再问用在了哪里。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一晚，四十七本作文，梁老师改到了半夜一点。比往常晚了一个多钟头。不是因为活多，是因为活难。三十年来，他的荣耀亮在一眼看出病句的那一下；今晚，这份荣耀在机器那里也亮得起来了，于是在他这里暗了。

可是另一处亮了起来。那是他问出「哪一句换了别人写不出来」，林朵想了很久，说出「车是外婆买的」的那一下。

林朵重写的那一篇，后来照那张试卷背面的新表评了。左边一栏不评，那是带回家写的。右边四行：问，她想弄明白的是「为什么没扔车」，评语写「好问题」；挑，她写了外婆，不写比赛，评语写「挑对了」；看见，那根拖在地上响的链子，评语写「是你自己看见的」；认账，她在末尾写了一行，说第一稿用过机器，后来全部重写。那一个月不打分。林朵拿到本子，在办公室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才走。

那一下，不是他想出来的，也不是林朵想出来的，是一个老师的问题和一个学生的日子，在办公室里撞出来的。这一下亮在哪里，他心里清楚，所以那股气，也就散了大半。

那天晚饭，梁小川翻了翻爸爸夹在教案里的那张试卷，问：「这四行，我们宋老师也会用吗？」

梁老师说：「不知道。每个老师手里都有自己的尺子。」

「那考试呢？」

「考试是另一把，县里定的。你两把都得过。」

两年后退休，梁老师会把那盒红笔芯留在抽屉里。他想留给接班的年轻老师一句话：红笔改的不是字，是一个孩子的路。

带走的话

机器能改通一篇作文的句子，改不出一个孩子的路；老师的红笔，要落在「哪一句换了别人写不出来」上。

> 小 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红笔从字句挪到问、挑、活三处，改作文这门手艺换了地方，没有关门歇业。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车是外婆买的」那一下，亮在老师的问题和学生的日子相撞的地方。

想 一 想

1. 你记得哪一位老师在你的作文上写过的一句话？那一句话，改的是你的字，还是你的路？

2. 如果你是梁老师，面对一篇明显用了机器、又没有违反任何规矩的作文，你会怎样打分？

3. 你自己写过的东西里，哪一句「换了别人就写不出来」？

第 36 章

论文、期刊与一行声明

◆ 一、交稿前一晚，那一行空着

第 12 章写过，梁岚在论文的方法部分老老实实写过一行：哪几节用了什么工具，用来做什么，最后的取舍由谁做。第 28 章写过，她在致谢里又补了一句：标题和部分文献整理借助了 AI 工具，最后的取舍由她负责。导师看了初稿，说：「这两处太散，也太短。单列一页，写全。」

交给导师的前一晚，《回到哪一个县城：返乡青年的两个县城》只差最后一页。那一页的标题是她自己加的：「关于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的说明」。标题下面，是空白。

上篇第 1 章写过那个凌晨一点。那时候她心虚，不知道该不该交。几个月过去，她早就想明白了：用机器不是作弊，瞒着才是。可是真要把一行扩成一页，她又卡住了。写多了，像在认罪：「本人承认，在以下各处使用了……」

写少了，像在糊弄：「论文部分内容借助 AI 工具完成。」

她试了三稿，删了三稿。这一页字，比三万字的正文还难写。难在哪里？难在她心里那个「我」还在作祟。写多了，它觉得丢人；写少了，它又觉得不安。它要的，是一句既不丢人、又不心虚的话。这一章，就来写这一行字。

◆ 二、再把作弊和作弊感分一次

第 8 章分过：作弊是破坏事先说好的规矩，作弊感是自我在作祟。放到论文上，这条线要画得更清楚，因为论文的规矩比作业多，也比作业硬。

作弊，在论文这里有几种样子：用了机器，学校或期刊要求说明，却不说明；让机器编造引文、数据、访谈，当成真的写进去；把机器写的大段文字原样放进来，当成自己的论证，自己却说不清、核不了。这三样，不是心虚的问题，是骗。骗导师，骗审稿人，骗将来读这篇论文的人。

作弊感，是另一回事：老老实实用了，核过了，写清了，规矩也允许，心里还是不踏实，总觉得「这不全是我的」，于是不敢写，或者写成认罪书。前一种要守住，后一种要松开。

两者中间，还有一大片灰地。让机器把访谈录音转成文字，算不算？让它把一段英文文献翻成中文，先看个大概，算不算？让它替你把参考文献排成统一的格式，算不算？

这些都不是作弊，只要规矩允许，你也核过。不过它们都该进路线图。转写错了一个词，访谈对象的意思就可能被改；翻译偏了一句，引文就可能走样。写进去，是告诉读的人：这一步有机器经手，我回头对过。

一行声明，正好站在两件事的交界处。写了，守住了第一件；写得平实，松开了第二件。

◆ 三、学术本来就是一本账

先说一件常被忘了的事：论文里，本来就记着一本很长的账。引用，是一笔账：这个说法是谁先说的，这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第 12 章写过牛顿那封信，他说，大意是：要是我看得远一些，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上（据常见的说法，见于 1676 年 2 月致胡克的信，〔核：大意〕）。引用就是把巨人的名字写下来。

致谢，是一笔账：导师给了方向，同学帮忙录了音，二十多位访谈对象把自己的事讲给她听，图书馆的老师帮忙找了一本旧书。

方法一节，也是一笔账：用了什么软件跑数据，用了什么办法编码访谈，样本是怎样挑出来的。没有人觉得用统计软件算均值是作弊；可是你要写清用了哪一个，怎样用的。

老一辈的论文，致谢里有时能读到一句，谢帮忙誊抄、打字的人。那时候，手写稿要变成一份干净的打印稿，常常要经过别人的手。没有人觉得那是作弊，只觉得该谢。AI 使用声明，只是这本老账上新添的一行。

它不新在「承认有人帮了忙」——论文里每一页都在承认这件事。它新在这一回帮忙的，是一台会说话、会想事的机器，它帮的不只是算，还有想。

第 2 章说过，署名是把一句话记到一个名字下面。可是一篇好论文，从来不是一个名字的独白，是一张写满了来路的地图。

◆ 四、规矩要先查清楚

一行声明怎样写，先看你在哪片土上。这几年，不少学校、期刊和出版社，陆续定下了关于 AI 工具的规矩〔待核：具体以各单位最新的规定为准〕。规矩各不一样：有的要求在方法一节写，有的要求在致谢里写，有的要求单独一节；有的允许用来润色语言，不允许用来生成论证；有的明确说，机器不能列为作者。

本书不点任何一家的名字，因为规矩在变，而且变得很快。本书只给三条不会变的办法：

第一，动笔前就查。学校的研究生手册、导师的要求、要投的期刊的投稿须知，都看一遍。不要等到交稿前一晚才查。

第二，查不清就问。问导师，问编辑部。问的时候，把你打算怎样用、用在哪里，说清楚。

第三，规矩之外，照诚实写。规矩没要求写的，你用了，而且这件事会影响读的人怎样看你的论文，就写。

这就是第 34 章那条「无车区和马路」，换到了学术这片土上。不同的是，学术的规矩是写在纸上的，查得到。查得到而不查，就不能再说「我不知道」。

◆ 五、本书的说法：声明是一张路线图

梁岚卡住，是因为她把声明当成了两样东西之一：认罪书，或者护身符。认罪书的意思是：我犯了点错，先自己招了。护身符的意思是：写上这一行，出了事别找我。

两样都不对。本书的说法是：声明是一张路线图。它告诉读的人：这篇论文是沿着怎样一条路走过来的。哪一段路是人走的，哪一段路是机器铺的，铺完以后，人怎样回头核过、改过、认过。

这样一想，写声明就不丢人了。一张路线图，越清楚，越让人放心。一个登山的人把路线画得一清二楚，没有人会笑他「原来你是坐缆车上去的那一段」。人家只会知道：这条路，可以照着再走一遍。

AI 使用声明不是认罪书，也不是护身符，是一张路线图：告诉读的人哪段路谁走的，最后由署名的人认账。

这张路线图，也是画给将来的自己的。三年以后，你再翻开这篇论文，多半已经记不清哪一段是怎样写出来的。那时候，这一页会告诉你：这里你核过，这里你重写过，这个框架是你在哪一天、从哪一句话里想到的。

请注意最后半句。路线图上，缆车那一段可以写清楚；可是这座山爬没爬对，图上签的名字要负责。这就是第 30 章说的：荣耀搬走，责任留下。

◆ 六、一行声明写什么

一份平实的声明，大体回答五个问题：

用了什么？工具的名字，必要时写版本和使用的时间段。用在哪里？是改语言、理文献、整理访谈转写，还是帮忙想提纲、试几种写法。写到章节，不必写到每一句。

没用在哪里？这一条常被漏掉，却最要紧。研究的问题、框架、田野材料、数据、结论，哪些完全是人做的，写出来。

怎样核过？机器给的引文，是否逐条对过原书；机器改过的段落，是否逐句读过、改过。谁负责？一句话：全部内容由署名者负责。

五个问题，不必写成五段。一段话，二三百字，就够了。写得太长，反倒像在辩解。

◆ 七、一份样例

下面是梁岚最后交上去的那一段。这是本书拟的样例，不对应任何一家学校或期刊的格式要求，用的时候请照你那里的规矩改。

> **关于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的说明**
>
> 本论文写作过程中使用了一款通用大语言模型工具（名称与版本见附注），使用时间为 2026 年 6 月至 10 月。具体用途如下：一，在第二章文献梳理阶段，用于初步归纳若干文献的观点，所有被引文献均由作者逐一查阅原文核对；二，在第三章，用于试拟一段理论综述的初稿，作者在此基础上重写了论证顺序，并核对了其中全部引文；三，全文定稿前，用于检查语言表达与错别字。

本研究的问题、分析框架、田野访谈与全部访谈材料、编码与结论，均由作者独立完成，未使用上述工具生成。工具未被用于生成或修改任何数据。

论文中的全部内容，包括经工具协助的部分，由作者本人负责。

梁岚写完，读了两遍。第一段写缆车，第二段写自己爬的路，第三段签名。没有一个字在认罪，也没有一个字在躲。她发现，写完以后，凌晨一点那种心虚，没有了。

这份样例，可以照你那里的规矩挪动。要求写进方法部分的，把第一段挪过去；要求写进致谢的，把三段压成一段。挪到哪里都行，五个问题一个也不要漏。

◆ 八、机器为什么不能署名

写声明时，梁岚想到一个问题：既然机器帮了这么多，为什么不能把它写成作者？不少期刊和机构的规矩里，都有一条：AI 工具不能列为作者〔待核：以各单位现行规定为准〕。这一条，用本书的话很好懂。

第 30 章说，署名就是认账。一个名字写在论文上，意思是：这里面的每一句，出了错，来找我。数据错了，我改；引文错了，我认；结论站不住，我撤回。

机器认不了这个账。它不会被导师叫去谈话，不会在答辩时站起来回答，不会在十年后有人发现错误时写一封更正信。它能铺路，铺得又快又好，可是它不能站在路的尽头，说一句「这条路我负责」。

所以机器不署名，不是因为它的那一份不够大，是因为署名这件事，量的本来就不是出力多少，是谁来认账。

这样一想，声明和署名就分了工。声明画路线：哪段路谁走的。署名签账：整条路谁负责。前者可以写进机器，后者只能写人。

◆ 九、握尺子的人：审稿人和导师怎么评

声明写得再好，也要有人读、有人量。论文这片土上，握尺子的是导师、审稿人和答辩委员。

尺子不换，声明就会被读歪。一个审稿人要是还拿老尺子量，只看「是不是一个人从头写到尾」，那么写了声明的人吃亏，不写的人反倒干净。这把尺子量出来的，是谁更会藏。

新尺子要量的，至少有四样，明天就能用：

先读声明，再读方法。声明告诉你路是怎样走的，读方法时就知道该往哪里多看一眼。

抽查引文。机器最容易出的错，是编出一条看起来很像的引文。从参考文献里随手挑三条，回到原书核一核。三条都对，放心一半；有一条对不上，整篇要重看。

问框架从哪里来。一篇论文最要紧的那一下，是它的问题和框架。梁岚那一篇，是从奶茶店那句「天天在手机上刷我们县」来的。审的人问一句「这个框架你是怎么想到的」，答得出来历的，路就是自己走的。

不因用了机器扣分，因没核、没写扣分。用了，写清了，核过了，就照论文本身的好坏评。用了没写，或者写了没核，才是该扣的地方。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尺子搬得太快，会误伤人：一位老教授一辈子没用过这些工具，他的学生用了，他不知道该怎么看，干脆一律打低分，这是误伤。

搬得太慢，又会逼人说谎：规矩只说「不许」，不说「怎样用、怎样写」，学生就会照用，只是不写。

过渡的办法，也不难：先要求写，不急着罚；先教怎样写，再查写得对不对。一两届学生下来，声明就会像参考文献一样，成了论文里平平常常的一页。

到那时候，声明本身就是新尺子的一部分。它量的不是你用没用机器，是你肯不肯把路画出来。

◆ 十、只看一面会怎样

声明这件事，也有几种只看一面。一种是不写。觉得写了丢人，或者觉得「大家都在用，何必说」。这是最危险的一种。规矩要求而不写，就从作弊感滑到了作弊。哪天被人问起，一句「我没想到要写」，挡不住。

一种是写虚。「论文部分内容借助 AI 工具完成。」这一句等于没写：哪部分？做了什么？核过没有？读的人看完，心里更不踏实。

一种是写成忏悔。三页纸，从第一次打开机器写到最后一次，每一处都道歉。这是自我在作祟的另一种样子：它不肯让光在稀缺处亮起，偏要把每一处都登记到「我的罪」名下。

还有一种，是把声明当成了论文的全部诚实。声明写得很漂亮，正文里却有一条机器编出来的引文没核。一行声明，替不了逐条核对。

四种毛病，治法是同一个：把声明当成路线图来画——照实画，画清楚，画完了签名。

◆ 十一、放回日子里

第二天上午，梁岚把论文交给导师。导师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会儿，问了一句：「第二章那几十篇文献，你都对过原文？」

「都对过。有三条是机器归纳错了的，我改了，在笔记里记着。」

导师点点头，没再问。梁岚后来才明白，导师问的那一句，正是声明里最要紧的一句：怎样核过。导师手里那把尺子，量的不是她用没用，是她核没核。机器归纳错了三条，这件事本身不丢人；丢人的是没发现。发现了、改了、记下了，这一段路就是她走的。

那个周末，她回家，把声明给梁老师看。梁老师看完，从教案里抽出那张试卷，翻到背面，指着右边一栏的最后一行给她看：「认账：用了机器的地方写清了没有，那些地方你核过没有。」

「我给初中生定的，跟你导师问的，是一回事。」他说。

梁岚笑了。一个县城中学的作文本，一篇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握尺子的人量的是同一样东西。

第 40 章答辩的时候，还会有人翻到这一页，问一个更难的问题。那一章再回来。

明天能试的，给每一个在写论文、写报告的人：

1. 今天就打开一个文档，叫「工具使用记录」。每用一次机器，记一行：哪天，用在哪一节，做了什么，核过没有。
2. 动笔前，查一遍你那里的规矩：学校手册、导师要求、投稿须知。查不清就问。
3. 机器给的每一条引文，都回到原书或原文核一遍。核不到的，删。

4. 交稿前，照「用了什么、用在哪里、没用在哪里、怎样核过、谁负责」五问，写一段二三百字的声明。

5. 写完读两遍，问自己：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字在认罪，有没有一个字在躲？

给导师和审稿人的，就是上面「握尺子的人」一节那四样：先翻声明再读方法，抽三条引文回原书核，问一句框架从哪里来，不为用了扣分、只为没核没写扣分。

带走的话

声明不是认罪书，是一张路线图；哪段路机器铺的写清楚，哪段路自己走的写清楚，最后签上名认账。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声明从认罪和护身中松开，变成一张能照着再走一遍的路线图；不写、编造、不核，这三扇门照旧关死。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梁岚的荣耀不在「全是我写的」，在那条村里人的话、那副新框架和逐条核过的那三处错。

想一想

1. 你写过的东西里，有没有一处帮你最多的人或工具，你从没写进致谢？现在想起来，你会怎样写？

2. 如果要你给自己最近的一份报告写一段路线图，哪一段最难写清楚？为什么？

3. 读别人的论文，看到一份写得很清楚的 AI 使用声明，你会更信它，还是更不信它？

第 37 章

写书的人

◆ 一、床底下那一箱批语本

梁老师床底下有一只纸箱，封口的胶带已经发黄。里面是他三十多年的批语本。每一本都是普通的软皮练习簿。上面记着他改作文时顺手抄下的东西：某个孩子写得好的一句，某个孩子错得有意思的一处，还有他自己在页边写给自己的话。

国庆那几天，梁岚帮他收拾屋子，把箱子拖了出来。她翻了几本，说：「爸，这些能编成一本书。」

梁老师摆摆手：「退休再说。一本一本抄，抄到哪年去。」

「不用你抄。你每天傍晚走完河堤，回来对着手机讲一段，机器帮你整理成稿。你再改。」

梁老师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问了一句：「那还算我写的吗？」

梁岚又给他看了一样东西：手机上一个书目，同一个作者名下，一年里出了很多本书。梁老师看了半天，摇摇头。

「一年写这么多，那不是写书，是印书。」

这一章就从这两句话进去：「那还算我写的吗」和「一年写这么多，那不是写书」。前一句是作弊感，后一句是怀疑。两样都不是无理取闹。

◆ 二、慢，曾经是一本书的证明

你一定听过「十年磨一剑」。写书的人里，最出名的慢，大概是曹雪芹。《红楼梦》开头说，这部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红楼梦》第一回）。司马迁写《史记》，前后也是十几年，中间还受了宫刑，忍辱写完。

这些故事一代代讲下来，在人心里压成了一条看不见的规矩：好书是熬出来的，熬得越久越真。为什么慢会成为证明？

因为过去写一本书，有一大半是体力活。要查书，书在别人的藏书楼里；要抄，一个字一个字抄；要排顺序，把几百张纸片摊在地上挪来挪去；要改，改一遍就得重抄一遍。

这些活是写书的「真」：真查过、真抄过、真对过，书里的东西才靠得住。这些活也是写书的「善」：一本书写成了，后人不用再从头查一遍，省下的是别人的路。

真与善的活又累又慢。所以时间本身，就成了它们的收据。一个人说「这本书我写了十年」，等于在说：这十年的路，是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过，收据和货是两样东西。

收据证明的是路走过了，不证明路通向了哪里。有人熬了十年，熬出的是一本谁也不读的书；也有人一个晚上写成的短文，被人读了几百年。

欧阳修说过，大意是：他平生的文章，多半是在「三上」想出来的，马上、枕上、厕上（欧阳修《归田录》）。这句话常被拿来劝人珍惜零碎时间。

换一个角度读，它说的是另一件事：文章里最要紧的那几句，往往不是坐在书桌前熬出来的，是在路上、在枕边、在一个想不到的地方亮起来的。熬的那十年里，很多时间花在抄、查、对上。亮的那一下，常常很短。

◆ 三、古人的作坊

把书和一个名字一对一钉在一起，也没有那么古老。战国末年，吕不韦做了秦国的相国。据《史记》记载，他让门下的宾客，各人把自己知道的写下来，汇成一部书，就是后来的《吕氏春秋》。书写成后，他把它挂在咸阳的城门上，说谁能增删一个字，就赏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

一部书，几十上百只手写，挂一个名字。那时候没人说这是作弊。名字记的是谁主持、谁担待，不是谁一笔一画写了每个字。

后来历朝修史，也多是设史馆，许多史官分头写，最后挂一个主修的名字。《资治通鉴》署名司马光，书里大量的长编，是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分头做的〔核〕。司马光自己删定全书，又在要紧处写下「臣光曰」，那是他的判断。

欧洲也有类似的作坊。据研究文献，画家鲁本斯有一个很大的画室，徒弟和助手画底子、画衣褶、画风景，他来画脸、定构图、收最后几笔。买主有时会在合同里问清楚，一幅画里有多少是他亲手画的〔待核〕。

到了十九世纪，大仲马和他的合作者马凯一起写了很多小说。据后来的记载，两人后来为署名和报酬打过官司〔待核〕。

把这几件放在一起看：书和画，很早就是好几只手一起做的。争的从来不是「有没有别人帮忙」，争的是「名字底下记的是什么」。

第 2 章说过，署名是一本账。这一章接着问：今天这本账上，哪几行该改写了。

◆ 四、只是生产的样子换了

先把交出去的那些活，一样一样摆出来。查资料：机器几秒钟就能把一个题目相关的书、文章、说法列出来。当然它会列错，也会编出不存在的书名，所以还得有人核。排顺序：把散乱的口述排成章节，把重复的话合并，把跳着说的地方理顺。补例子：一个道理讲完，要配三个家常的例子，机器能一下子给出十个。改字句：错别字、病句、标点、前后不统一的称呼。

还有一样常被忽略：体例。一本二十万字的书，标点、引号、编号、交叉引用，过去要编辑翻好几遍才对得齐。这也是车能接走的一段路。

这些就是过去写一本书最耗时间的那一段路。它们是真的活，也是有用的活。机器把它们接走，就像车把赶路接走。腿还在。只是腿不必再拿来证明「我走了十年」。

所以「一年很多本」这件事，先要这样看：它说明赶路的那一段被车接走了，不一定说明书变水了。书水不水，要另外量。

王德生博士对这件事有一句很平的话，大意是：这只是一次文明典范的转移，生产模式和生产目标换了。请注意那个「只是」。它不惊呼，也不悲壮。

生产模式换了：过去一本书是一个人，或者一个人带几个帮手，一页一页亲手做出来的；今天是人和机器搭成一个复合体，一起做。这就像运货从挑担换成了卡车，不是挑夫突然变勤快了，是运的法子变了。

生产目标也换了：过去写书，要产出的是真与善，查得对、讲得全、对人有用；今天这些越来越多由机器铺出来，人要产出的，是一句母题、一个判断、一副新的框架。第 29 章讲过，这叫典范猜想。

一年写很多本，不是人更勤了，是这两样一起换了。旧典范里的那把尺子，用「写了几年」「写了多少字」去量，自然量不准。

◆ 五、三样东西交不出去

那用什么量？本书的说法是：看三样东西还在不在一个人手里。这三样是母题、判断和认账。

第一样，母题。 一本书的脊梁，是一句它非说不可的话。梁老师那一箱批语本，如果编成书，脊梁是什么？他想了很久，说了一句：「改作文，是陪一个孩子把一句话说成他自己的。」

这句话，机器给不了他。不是机器不会造句，是这句话不是造出来的。它是三十多年的红笔、几千个孩子、几万处删改，一点一点在这片土里长出来的。机器能在他说出这句话以后，帮他把它铺成二十章；它铺不出这句话本身。

第二样，判断。 机器一晚上能给他一百个例子。哪一个最能说明那句话？哪一个看着热闹，其实跑题？哪一章该删，哪一章该加厚？第 28 章讲过，一百条里挑一条，挑的那一下就是眼光。眼光可以借别人的意见，交不出去。

第三样，认账。 书印出来，封面上写着梁老师的名字。将来有个老同事读了，说「这一段讲错了」，站出来回话的是他，不是机器。第 30 章说过，署名就是认账。

这三样留在手里，书再多也是书。这三样交出去了，一本也是印刷品。

◆ 六、慢里头，还有一样不该省的

说到这里，要先把公道还给梁老师那句「那不是写书，是印书」。

慢，不全是赶路。

一本书的慢，至少有两种。一种是抄、查、对、改的慢，这是赶路的慢，车接走了，不可惜。另一种是酿的慢。

一句母题，不是想写就有的。梁老师那句「陪一个孩子把一句话说成他自己的」，是三十多年里一点一点酿出来的。酿，需要日子，需要一次次碰壁，需要在一锅粥里待得够久。车能接走赶路，接不走酿。

所以「一年很多本」真正要问的，不是快不快，是母题从哪里来。一个人如果几十年里早就酿下了很多句话，只是过去没有车，一直没写出来，那么车一来，书就多了。这是积压的货，一下子运了出去。一个人如果没有酿过什么，靠机器一本一本往外倒，那么书越多，越空。这两种情形，从书目上看一模一样。从书里看，读三页就分得出。

还有一层更难的：车来得太容易，人可能就不再酿了。母题还没酿熟，机器已经替你铺成了二十章，读起来也很顺。这时候最容易骗过的，不是读者，是写书的人自己。这一层担心，本书不打算替谁打消。它是写书的人要天天回头看一眼的地方。

◆ 七、一个活例：既不觉得光荣，也不觉得作弊

本书自己，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一本书。说清楚这一点，比绕开它诚实。王德生博士写书，多是先口述：一段思想，一个判断，常常就是几句话。口述的话会被登记下来，本书附录一就是这样一份清单。然后是人和机器一起铺路：机器起草、展开、找材料、排体例，人去读、去判、去删、去改；拿不准的引文标〔待核〕；出版信息页写明机器做了哪些活；书上写着他的名字。

王德生博士说，大意是：他不会觉得每天生产很多本专著有什么荣耀，可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在作弊。

前言已经停在这句话上看过一次。这一章想往下多走一步，看三件前言没细说的事。

第一件：「我」并没有走开。有人会以为，既不认产出的光，也不背作弊的虚，那就是把自己从书里撤掉了。不是这样。

名字还在封面上，只是挂的位置换了：过去挂在「这些字是我一个一个写的」上，现在挂在「这一句母题是我口述的、这一处判断我站得住、出了错我回话」上。自我没有消失，它从产出那里搬了出来，搬到了认账那里。

第二件：这个位置，是尺子先搬了家，才站得上去的。不是哪个人修养特别好，是他心里量一本书的那把尺子，已经从「写了多少」换成了「母题立不立得住、框架新不新」。尺子换了，产出多少就亮不起来；产出亮不起来，自我也就没有理由挂在那里作祟。顺序是这样走的，不是反过来。

第三件，也是最要紧的一件：两头都不亮，有可能滑成两头都不管。既不觉得光荣，也不觉得心虚，书写得粗了、错了，也就不疼不痒。防住这一滑的，只有第三样东西：认账。产出那头可以没有光，认账这头不能没有分量。

所以本书只把它当作一个活例，不当证明。这个位置不是人人立刻站得上去：荣耀要确实已经搬到别处，署名要确实是认账，产出要确实有人一本一本把关。少了一样，「不觉得作弊」就只是不觉得而已。

书多了，粗的地方会多，错的地方也可能多。一本书好不好，终究要读者一页一页去判，时间去判。如果哪一天母题、判断、认账也交了出去，再多本，也只是印。这一条，对这本书自己同样有效。

◆ 八、写书这一行的作弊，和作弊感

写书这一行，也要把作弊和作弊感分开。第 8 章分过一次，这里再分一次。有一种做法，从来就是作弊：书是别人写的，署名的人一个字也没碰过，还对读者说这是自己一字一句写成的。古时候叫捉刀、代笔，今天也有人这么干。名人请人代写自传，并不稀奇；坏就坏在代写以后，装作没有代写。

这里坏的不是请人帮忙，是骗。读者以为自己读到的是这个人的经历、这个人的判断，其实不是。

换成机器，道理一样。用机器写，却不说；或者出版方事先有规矩要求声明，偏不声明，这就是作弊。

另一种情形是作弊感：用了，也说了，母题是自己的，判断是自己下的，账也认，心里还是发虚，觉得「不算我写的」。

这一阵发虚，多半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在作祟。它要的是「每个字都出自我手」的那份产权，不是一本好书。前一样要改，后一样可以放下。

◆ 九、只看一面会怎样

只看「多」的人，容易犯两种相反的错。一种是一听「一年很多本」，就认定是水。这种判断把慢当成了货本身。它看见了一件真事：赶路的路程曾经是书的收据。它收回的是这收据的来处，把在稀缺处亮起来的那一点光，记成了一个规矩：慢才是好。

另一种更隐蔽：以为多本身就是荣耀。名字底下记着的本数越多，就越了不起。这其实是同一种自我作祟换了方向。前一种是「我熬了十年，所以这书是我的」；后一种是「我名下有很多本，所以我了不起」。两种都把荣耀记成了一个人名下的家产，一个记年数，一个记本数。

车来了以后，比谁走得远，是开车的人在比里程。里程表上的数字，不等于你看过的风景。

一本书的光，不亮在本数上，也不亮在年数上。它亮在读者翻到某一页、心里一亮的那一下。

◆ 十、书多了，谁来读

还有一件事，更值得停下来想。写书的路变短了，写书的人就会多，书也会多。会说话的机器还能自己把书写出来，挂上任何一个名字。于是稀缺换了地方。

读者也在变。过去读者拿到一本书，默认它是一个人熬出来的；今天翻开一本书，心里会多一个问号：这里面有多少是机器的?

这个问号不是坏事。它逼着写书的人把账摊开：出版信息页上写明哪些活交给了机器，前言里写明母题从哪里来。摊开的账，读者可以核；藏起来的账，读者迟早会猜。

过去稀缺的是写出来。一本书能写完、能印出来，就已经很难得。今天稀缺的是读者的那一点时间，是读者愿不愿意信你。这时候，一本书靠什么亮?

靠一句别人替你说不出的话，就是母题。靠每一章删得干净、挑得准，就是判断。靠一个名字在出错时站出来，就是认账。

还有一样，叫作「一本书的样子」。读了三页，你就认得出这是谁写的，不会和别的书搞混。这是一本书的美。车接走赶路以后，跑步的人比的是步态和呼吸；机器接走起草以后，写书的人比的是一本书站在那里的样子。

美不是装饰。美是一本书不为凑本数、不为挣名声，只为把那一句话说清楚而写成时，亮起的那份光。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梁老师和他的纸箱。那天晚上，他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第二天傍晚，他从河堤回来，在饭桌边坐下。他打开梁岚给他装好的录音程序，讲了第一段：一个叫小周的孩子，作文写他爷爷补鞋，写了三遍才写出「爷爷的手比

鞋还旧」。讲完，机器把这一段整理成一千多字。梁老师戴上老花镜看了一遍，删了一半。

「它写得太顺了。小周那篇，是磕磕绊绊的，顺了就不是他了。」

这一删，就是判断。后来几天，他每晚只讲一个孩子，讲完就删，删完再补。有时候机器整理出来的一段，他读着读着，发现自己当年讲错了：那个孩子不是写不好，是那几天家里出了事。他把这一段改了，又在旁边添了一句给自己的话。这一添，是在认账，认的是三十年前的一笔账。

他又说，书可以这样做，可后记他要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不是怕作弊，是想写。第 32 章讲过，为想而想，像晨跑一样想。他这一辈子写字写惯了，后记就是他的晨跑。

一个小办法：写任何东西之前，先手写一句话，回答「这件东西里，非我不可的那一句是什么」。写不出这一句，先别开机器。

带走的话

车可以替你赶路，母题、判断、认账这三样交不出去；书的多少，不是荣耀记账的地方。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人—AI 一起写，把赶路的那一段路交了出去，腿腾出来去找母题。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记年数、记本数，都是记在名下；它该亮在读者心里一亮的那一页上。

想 一 想

1. 你最近写过的一样东西（一份总结、一篇稿子、一条长微信）里，有没有一句非你不可的话？它是在什么地方长出来的?

2. 如果你要写一本书，你愿意把哪些活交给机器？哪一样你说什么也不肯交？为什么?

第 38 章

报告写得快了以后

◆ 一、周五下午四点

邓亦凡三十四岁，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运营分析。十几年前，她是梁老师班上的学生，作文常被画满红圈。

过去每个周五下午，是她最难熬的时候。一周的数据要汇总，几张表要对，周报要写，写完还要改格式。常常要拖到晚上七八点。

今年春天，公司开始用会说话的机器。她把数据导进去，说一句「按上周的格式写周报」，一刻钟不到，一份像模像样的周报就出来了。第一周，她很高兴，五点准时下班。

第三周，部门经理在会上说：「既然大家写报告快了，以后日报也写起来，周报再加一个竞品分析。」

那天晚上，她在公司楼下的便利店里坐了很久。她说不清自己是累，还是委屈，还是有点心虚。心虚的那一点，来自一个同事随口一句话：「你那周报，是机器写的吧。」

这一章问两件事：报告写得快了以后，省下的时间去了哪里？被机器接走一份活的人，该站到哪里去？

◆ 二、打字员去了哪里

先看近一点的历史。几十年前的办公室，常有一间打字室。经理口述或手写，打字员把它打成整整齐齐的公文。打得快、打得准，是一门真本事，也是

一份体面的工作。后来电脑和文字处理软件进了办公室，每个人都能自己打字。打字室慢慢没了。

打字员去了哪里？据一些回忆和研究文献，有的人转去做文员、秘书，管日程、管来往、管人和人之间的事；有的人离开了这一行〔待核〕。

这里不想讲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被接走一份活，对具体的人来说，常常是真的疼。第 25 章写过搬家途中的那一代人：抄写员、马车夫、算盘高手、打字员。他们的失落不是矫情。

换到一个行当的角度看，事情又是另一个样子。「把字打整齐」这份真与善的活被机器接走以后，办公室里的荣耀搬到了别处：谁更懂这件事，谁能把乱糟糟的情况理清，谁能让一屋子人坐下来谈。

梁老师年轻时，县一中有一间油印室。试卷、通知，都要一位老师傅先在蜡纸上刻好，再一张一张推油滚子印出来。老师傅刻的字一笔一画，像印的一样，全校老师都佩服。

后来学校买了复印机，油印室慢慢没人去了。老师傅调去管图书室，一管十几年。梁老师说，学生来借书，他总能说出哪本书在第几排第几格。

◆ 三、师爷替谁写奏折

再往远处看一眼。

明清的地方官，身边常有几位师爷，也叫幕友。管刑名的替他看案卷、拟判词，管钱谷的替他算账，还有专管文书的，替他起草公文、奏折。据研究文献，不少文书出自师爷之手，主官看过、改过、署名发出〔待核〕。

那时候大概没有人说主官作弊。大家都明白，一份公文上的名字，记的不是谁磨的墨、谁写的字，记的是谁拍板、谁担责。公文出了问题，丢官的是主官，不是师爷。

这和今天的周报，样子差不多。起草的活可以交出去，过去交给师爷，今天交给机器。拍板和担责，交不出去。

不过师爷这个例子还有另一面。一个主官如果什么都交给师爷，自己连案卷都不看，久了就会被架空：判词里写的是师爷的意思，名字却是他的。据说这样的事也不少。起草可以交出去，脑子不能跟着一起交出去。

◆ 四、电子表格来了以后

再看一个例子。

1979 年，一个叫 VisiCalc 的电子表格软件问世〔核〕。在那之前，做财务报表，要在大张的格子纸上用笔算、用计算器算，一个数改了，后面一串都要重算。很多人当时担心，会计这一行要完了。

据后来不少人的观察，会计没有消失，干的活变了：算数的时间少了，问「这个数为什么是这样」的时间多了〔待核〕。表格把加减乘除接走，会计被推到了表格前面——这个数字背后，是哪一笔生意，哪一个决定，哪一个风险。这一段，和车与腿是同一个样子。车接走赶路，腿去了别处。

◆ 五、省下的时间被谁吃了

不过邓亦凡的遭遇，提醒了另一件事：省下的时间，不会自动去好地方。1955 年，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在《经济学人》上写了一篇讽刺小文。里面有一句后来很出名的话，大意是：工作会膨胀，直到填满可以用来完成它的全部时间〔核：大意〕。

报告写得快了，最容易发生的事，就是报告变多。日报、周报、月报、竞品分析、复盘总结，一份接一份。机器写得快，人看得也就更粗。一屋子人，每天在读机器写的、给机器读的东西。这就像有了车以后，不去更远的地方，只是在同一条街上来回多开几趟。

有一个简单的检验：省下的时间，有多少变成了新的报告，有多少变成了新的发现？前一样越多，说明车只是在同一条街上转圈。

所以本书要先说清楚：机器接走真与善的活，不等于荣耀自动搬到美。搬家需要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有意识地把省下的时间，放到新的稀缺处去。不放，时间就会被更多的赶路吃掉。

◆ 六、报告的真与善交出去以后

一份报告，过去的荣耀在哪里？在「真」：数据对，口径对，格式对，一个数字也没抄错。在「善」：按时交，有用，领导看了能拿去开会。这两样，机器做得越来越好。它不会累，不会在周五晚上七点抄错一行。

那剩下的是什么？

第一，是问对问题。这份报告到底要回答什么？是「上周发了多少单」，还是「为什么退货多了」？第 27 章讲过问得美：一个好问题，常常让一半的报告不用写了。

第二，是判断。一份报告里有四十个数字，哪一个真正要紧？机器可以把四十个都列漂亮，它不知道你们公司这个月最怕的是什么。

第三，是走到现场。数据是从仓库、司机、客户那里来的。报告写得再快，也不会替你在凌晨四点去仓库看一眼。第四，是认账。报告最后一行写着你的名字。数字错了，被追问的是你。

机器接走了把报告写出来的那段路；把一件事看透、说准、担起来，还在人这一边。

这四样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第三样。坐在电脑前的人，很容易以为数据就是事情本身。其实数据只是事情留下的脚印。脚印能告诉你有人走过，告诉不了你他为什么走得一瘸一拐。一份好报告读完，让人心里一亮：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一亮，就是这一行的美。

报告也有它的美。一份好报告往往很短。它不堆数字，不绕弯子，开门见山说一件事，说完就停。读的人读完，不必再问「所以呢」。过去这种美常被淹在格式里，没人注意。格式被机器接走以后，它反而显出来了。

◆ 七、先把公道还给担心的人

只说这些，就成了鸡汤。职场里的担心，有好几样是真的。

第一样，新人没有练手的活了。过去，一个刚入职的人，是靠写一份份周报，慢慢弄懂一门生意的：数据从哪来，口径为什么这样定，哪个部门最怕哪个指标。写报告是这条路上的腿。这条腿不练，人就很难长到能下判断的那一步。

第二样，资料不能乱喂。公司的客户资料、合同、内部数据，有的明文规定不许交给外面的机器。违反这条规矩，就不是作弊感，是作弊，甚至是违规泄密。第 8 章分过这两件事：事先说好的规则，要守。

第三样，被接走的那份活，有时就是一个人的饭碗。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换位。这份疼，书不能替谁说「没关系」。

所以公道是这样的：同事那一句「机器写的吧」，里头有自我作祟——仿佛手写的周报才算你的功劳；也有真担心——你还懂不懂这门生意，你守没守公司的规矩。前一样可以放下，后一样要认真回答。

新人的腿怎么练，也有团队想了土办法。新人入职头三个月，周报先自己写，写完再让机器改，两份并排交上来。主管看的不是哪一份更好，是两份差在哪里，新人自己能不能说出差在哪里。

这像在公司里设了一个小小的无车区。第 34 章讲学生时说过：设无车区，不是因为车坏，是因为这一段路要用腿走过一遍，人才认得路。

另一个办法是跟班。新人每周至少跟老员工去一次现场：仓库、门店、客户那里。报告里的每个数字，都要能说出它是从哪个人、哪张单子来的。

这两个办法都慢一点，费一点人。不过一个团队如果只顾眼前快，新人的腿就没人练；三五年以后，整个部门只剩下会转发机器报告的人。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邓亦凡的一周

便利店那晚以后，邓亦凡给自己定了个办法。周一，她只做一件事：想清楚这一周最要紧的一个问题。那一周，她写下的是：「华东仓的退货，为什么三周来一直往上走？」

周二、周三，常规的日报和周报照样交给机器起草。她花半小时核数，改几处口径，签字发出。省下来的时间，她不拿去写竞品分析。

周三晚上，她去了华东仓，和夜班组长聊了两个小时。组长随口说，上个月换了一批包装箱，便宜，可是薄。周四，她回来拉数据，按包装批次一拆，退货多的果然集中在新箱子那几批。

这一步，机器帮了大忙。她让机器按包装批次重新拆数据，原来要一个下午的活，半小时就好了。她又让机器把退货原因里提到「破」「漏」「压」的工单全挑出来，几百条，她自己挑着读了五十条。

周五，她交的周报只多了一段话，开头一句：「退货上升，主要和十月起换用的新包装有关，建议先在两条线路上换回旧箱试一周。」

试的那一周，两条线路的退货就落了下来。这件事后来报到了公司，采购部把那批薄箱子停了。部门经理在会上把这一段念了一遍。日报的事，后来没人再提。那一周，机器替她写了好几千字。那一段话，却是在仓库里长出来的。

◆ 九、看报告的人也要换眼光

这件事不能只让写报告的人一头扛。邓亦凡的部门经理姓冯，四十五岁，是从仓库调度一路干上来的。他后来跟邓亦凡说了句实话：报告变成机器写的以后，他自己也有点慌。

过去他看一份周报，看格式齐不齐、数字对不对、交得准不准时，就大致知道这个人靠不靠得住。现在每一份都整整齐齐、准时、没有错字，他反倒不知道该看什么了。

所以他才会说「日报也写起来」。多要几份报告，是他找不到新尺子时，拿旧尺子多量几遍。

这里也有一点自我作祟，只是换到了看报告的人身上：报告越多，他越觉得部门攥在他手里。

退货那一段话以后，冯经理换了一个看法。他开周会，不再一页一页翻周报，只问每个人一句：「这周你问出来的一件事是什么？」

第一次当主管的人，常常最怕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判断手下干得好不好。机器把报告写整齐以后，这个难处更明显了。尺子要换：从量页数、量格式，换成看一个人问出了什么、去过哪里、为哪一句话担了责。这里藏着一条规律：荣耀不是自己搬家的，是评的尺子先搬了，荣耀才跟着搬。

一个公司的绩效表，如果还按「交了几份报告」「报告多少页」打分，那么谁用机器多写几份，谁就分高；不用机器的人觉得吃亏，用了的人又觉得心虚。作弊感压不下去，因为尺子还在旧地方。

冯经理那一问，把尺子挪了一下。挪了以后，没有人再问「你那周报是不是机器写的」，大家开始问「你这周问出了什么」。作弊感不是被谁劝走的，是尺子挪了，它自己淡了。

不过尺子也不能一夜之间全换。换得太快，老实干了多年的人会觉得被一笔勾销；换得太慢，人人都会学着把机器写的东西装成自己熬的。搬尺子的人，要给一段过渡。

◆ 十、换位，换到哪里

被接走一份活的人，往哪里换？从这个例子看，换位不是从「写报告的人」变成「不写报告的人」，是从写的人，换成问的人、去现场的人、下判断的人、担责任的人。

这个换法，有点像第 19 章讲的车与腿。车来了，腿不去赶路了，去爬山、去跑步、去逛一条没去过的老街。腿没有废，换了去处，去处还更讲究。不过换位要两样条件。

一样是个人这头：省下的时间，要有意识地放到新的稀缺处去，不被更多的赶路吃掉。

一样是公司这头：看报告的人，要学会看那一段话，不只看页数。一个只按报告页数评人的部门，会把所有人推回赶路。

换位也不总是在原来的岗位上换。邓亦凡隔壁组有位四十岁的同事，做了十几年报表，今年主动申请去了客服部，管投诉。

她说，报表机器能做；一个气冲冲的客户打来电话，几分钟里把他的火消下去、把问题问清楚，机器还做不好。

四十岁转行，不轻松。这里不劝谁换，只是说，换位的方向，大多指向人和人、人和现场。

这两样，第 24 章讲搬家要多久时已经说过：搬家要等到车安全、高效、普及，也要等新的稀缺被人看见。职场里的这次搬家，正在路上。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周五下午四点的邓亦凡。她后来又见到那个说「机器写的吧」的同事。她没有辩解，只说：「是机器起草的。退货那一段，是我在仓库里问出来的。」

同事愣了一下，问她仓库是怎么问的。两个人在茶水间聊了小半个钟头。这小半个钟头，比过去周五晚上七点抄的那些表，更像一份工作。

那天夜里，她也想明白了一件事：心虚的来处，不是机器，是她心里那本旧账。过去她的周报，是熬到七点才熬出来的，那几个钟头就是她的功劳簿。

机器一来，功劳簿上空了一大块，她觉得不踏实，好像自己的那一份被偷走了。其实被接走的，只是熬的那几个钟头。熬，本来就不是这份工作要的东西。

明天能试：下一份报告的第一行，先写「这份报告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写不出来，先别让机器动笔。机器写完以后，省下的时间分一半出来，去一趟现场，或者给一个真正干活的人打个电话。

带走的话

报告写得快了，省下的时间别拿去多写报告；拿去问对问题、去现场、下判断，那里才是新的位置。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机器接走起草，人有了去现场的时间；只多写报告，门就又关上了。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手写的周报才算我的」是记在名下；那一段在仓库里问出来的话，才是在稀缺处亮起。

想一想

1. 你手上的工作里，哪一份活最像过去的「打字」？如果明天它被机器接走，你最想把省下的时间放到哪里?

2. 你所在的地方，评一个人好不好，看的是什么？这个看法会把人推向赶路，还是推向别处?

第 39 章

孩子的腿还要不要练

◆ 一、一千米

梁小川十五岁，读初三。明年春天体育中考，男生要跑一千米。十月起，梁老师每天傍晚去河堤快走，就把他也拽上。梁老师走，小川跑，一个来回下来，小川满脸通红，坐在台阶上喘。

有一天，小川一边喘一边问：「爸，现在满大街都是电动车，为什么还要考跑步？」

梁老师说：「跑步又不是为了赶路。」

小川没再说话。河堤上风大，远处有人在放风筝，几个骑电动车的人从他们身边过去，喇叭按得很响。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了一句，声音小了一点：「那现在都有 AI 了，为什么作文还要我自己写？」

梁老师张了张嘴，没答上来。他改了一辈子作文，「作文要自己写」这句话说了一辈子。可是这一回，跑步的理由，他张口就来；作文的理由，他卡住了。这一章，就从这一卡进去。

◆ 二、父母的两种怕

做父母的人，面对会说话的机器，常常同时怀着两种怕。一种是怕孩子废了。作业都让机器做，字不会写，题不会想，话也说不囫囵，长大了离开机器什么也不会。

另一种是怕孩子落后。别人家的孩子都在用，用得熟，学得快；自己家的孩子被拦着不让碰，将来进了社会，连工具都不会使。

两种怕往两个方向拽，于是家里常常是一阵严、一阵松。今天没收平板，明天又说「查资料可以用」。孩子看在眼里，学到的不是规矩，是「看爸妈心情」。

先别急着站队。两种怕都看见了真东西。

第一种怕，看见的是腿会废。第 3 章以来说过多次，腿不走路会萎缩，脑子不想事也会钝。这不是自我作祟，这是身体和脑子的实情。

第二种怕，看见的是车已经来了。拦着孩子不碰车，不会让车消失，只会让他晚一点学会开。

◆ 三、古人怎么说「练」

荀子有一句话，常被拿来劝学，大意是：我曾经整天苦想，还不如片刻的学习有收获（《荀子·劝学》）。

孔子说得更周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只学不想，会糊涂；只想不学，会危险。这两句话放到今天，有一层新的意思。

荀子那时候的「学」，是向书、向老师、向前人学。今天的机器，某种意思上是一座会说话的书库，一个随叫随到的老师。「须臾之所学」变得太容易了，几秒钟就能拿到。

于是孔子那半句，「学而不思则罔」，变得格外要紧。答案来得越快，越容易跳过自己想的那一段。拿到了答案，却没长出那一下明白，这就是今天的「罔」。

第 7 章讲过拼音输入法和提笔忘字。那是近处的一次「学而不思」：字打出来了，手却没记住。

这样的争论，家长们也不是第一回碰到。计算器进课堂的时候，不少地方都吵过。一边说，孩子有了计算器就不会心算了；一边说，算术交给机器，孩子才有时间学更难的数学〔待核〕。

吵到后来，常见的做法是分开：低年级先学笔算、心算，到了一定年级，再在某些课、某些考试里允许用计算器〔待核〕。这个分法，说到底就是先练腿，再学车。

还有一个很实在的理由。按错一个键，屏幕上出来一个离谱的数，练过心算的人一眼看得出离谱，没练过的人可能照抄。

机器也一样。它会编出不存在的书，会把错的说得很顺。一个从没自己想过的孩子，看不出它在哪里说错了。练过腿的人，才认得出车开错了路。

腿不练会软，这件事对身体是这样，对脑子大概也是这样。有研究说，长期依赖导航的人，自己认路的本事会弱下去〔待核〕。本书不在这里堆数据，只说一个家常的看法：一样本事，很久不用，就会生疏。父母的担心，在这一点上站得住。

◆ 四、练的理由搬了家

回到梁老师卡住的地方。跑步的理由，他张口就来，因为跑步的荣耀早就搬完了家。没有人指望孩子靠两条腿去县城上学，也没有人觉得体育课是在练赶路。体育课练的是这副身体：心肺、耐力、协调，还有咬牙跑完最后两百米的那一口气。写作文的理由，他卡住了，因为写作的荣耀正在搬家途中。

过去，「作文要自己写」的理由在真与善。在真：将来要靠写东西吃饭，写信、写报告、写申请，得会。在善：会写，能替家里写信，能替村里写状子，有用。这两样，机器正在接走。将来的报告、申请、说明书，大多会有机器起草。

孩子的反问，其实问得很准。他不是在耍赖，是在问一个大人也没想清楚的问题：理由换了，大人有没有跟着换?

父母如果还拿「将来要靠写东西吃饭」去劝孩子写作文，孩子心里是不服的。他每天看着机器写得比谁都快。

那还练什么?

练的理由，从赶路换成了这颗脑子本身。写一篇作文，是在练：把一锅粥一样的感受，理出一条路来；在三十个说法里，挑出最准的那一个；把一件自己经历过的事，说成别人能懂的样子。这些练出来的，不是一篇作文，是一颗能想事的脑子。就像练出来的不是一千米的成绩，是一副身体。

◆ 五、只看一面会怎样

只练不用，会怎样？把孩子关在一个没有车的院子里，腿练得很好，只是出了院门，满街是车，他不会开，也不懂交通规则。这样的孩子，未必吃亏在能力上，常常吃亏在不会和工具相处：要么怕它，要么一碰就陷进去。只用不练，会怎样?

孩子出门就上车，连楼梯都不爬，几年下来，腿真的软了。更要紧的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腿还能做什么。一个从没在一道题上卡过一晚的孩子，也不会知道第 32 章讲的那种想通的快乐。

所以这一章的说法很简单：腿要练，车也要学。只是要分清，什么时候是在练腿，什么时候是在开车。

还有一种练，是假练。一个孩子背了一百篇范文，考场上把开头、过渡、结尾拼成一篇。这样练出来的，像一台旧式的机器：慢一点，差一点，干的是同一件事。

机器来了以后，这种练最先被比下去。练腿，要练的是机器替不了的那一段：自己看见，自己挑，自己说。

◆ 六、该练的几样

那具体练什么？这里列几样，供父母参考。

第一样，是在卡住的时候待得住。一道题想不出来，一篇作文开不了头，这一下最难受，也最值钱。练的是在一锅粥里多待一会儿，不急着去要答案。

第二样，是自己提一个问题。不是回答老师的问题，是自己问一个。比如读完一篇课文，问一句「他为什么这样写，不那样写」。第 27 章说过，提问会被接走一部分；可是一个孩子先得会问，才谈得上问得美。

第三样，是讲给人听。把自己弄懂的东西，讲给弟弟、讲给爷爷、讲给饭桌上的人。讲得出来，路才真的走过了一遍。

第四样，是写一句非自己不可的话。一篇作文可以有机器帮着改，可里面得有一句，只有经过那件事的这个孩子才写得出。

第五样，是认错。写错了，说错了，自己站出来改。这是第 30 章说的认账，从小练起。

这五样放在一起看，没有一样要求孩子离机器远远的。卡住了，可以先待一会儿，再去问机器；问完了，把机器的答案讲给弟弟听，讲不通的地方，就

是还没懂的地方。腿和车，在一个晚上里可以轮着用。这五样，都不是赶路的本事。它们是这颗脑子的心肺和耐力。

还要说一句：不同年纪，练法不同。小学的孩子，先把字写熟、把题算熟，这是最基础的腿；到了初中，可以开始学着在机器的答案里挑错；到了高中、大学，就该学着自己提一个机器答不好的问题。每个年纪什么时候放开哪一样，没有一张现成的表，要父母和老师一起看着孩子定。

◆ 七、家里的无车区和马路

孩子会问：那到底什么时候能用机器？第 8 章分过作弊和作弊感，第 34 章讲过学生的「无车区」和「马路」。放到家里，可以这样分。

老师说了不许用的作业，是无车区。考场是有意设计的无车区，平时的练习也常常是。在那里用车，就是破坏事先说好的规矩，是作弊，不是作弊感。

老师没说、或者明说可以用的地方，是马路。比如一个周末的小课题，查一种鸟的迁徙路线，可以和机器一起查，查完一起核对。

家里也可以自己设无车区。比如每天晚上的头一刻钟，先自己想，想过再问。规矩事先说好，全家一起守，爸妈刷手机也算在里面。

这样分，孩子学到的不是「机器是坏东西」，是「什么场合用什么」。这比一阵严一阵松，要清楚得多。

◆ 八、父母自己的腿

还有一件事，父母不太爱听：孩子练不练腿，常常看大人自己练不练。一个家里，爸爸吃饭时刷短视频，妈妈遇到什么事都先问手机，却要孩子写作业时一个人关起门来苦想。孩子学到的，多半是「大人说的规矩，大人自己不守」。

梁家这几个月有一点变化。梁老师傍晚走河堤，手机放在家里。走路时他不说话，有时候想事，有时候什么也不想。

小川起初嫌闷，后来也习惯了。有一回他说，走路的时候，脑子里会冒出一些平时冒不出来的东西。

第 10 章讲过散步时冒出来的那一句。那一句不是谁规定它冒出来的，是在那条路、那片土上自己亮起来的。

父母能做的，不是逼孩子去想，是给他一片能冒出东西来的土：一段不看手机的路，一张能吵架的饭桌，一个不急着给答案的大人。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小川的作文

那个星期，小川的作文题是《傍晚》。他先偷偷让机器写了一篇。机器写得很顺：夕阳、晚霞、炊烟、归鸟，一样不缺。他拿给梁老师看，有点心虚，又有点想试探。梁老师看完，没有发火，也没有没收手机。这一步，比后面那句问话还要紧。

一个孩子肯把机器写的作文拿给爸妈看，心里是虚的。他在试探：说了实话，会挨骂吗？如果这一回挨了骂，下一回他就不拿出来了，会把机器写的改几个字，抄一遍，交上去。父母那一顿火，赶走的不是机器，是孩子的实话。

孩子的心虚里，也裹着两样东西。一样是自我作祟的芽：他已经学会了「作业得是我的，我才有面子」。一样是真东西：他隐约知道，这样交上去，自己什么也没练到。父母要接住的，是后一样。他只问了一句话，就是这本书的总钥匙：

「这一篇里，哪一句是你想出来的？」

小川想了想，说：「没有。」

「那你这几天傍晚，看见什么了？」

小川想了很久。他说，河堤上有个老头放风筝，线断了，老头追了两步就不追了，站在那里看风筝飞走。他还说，爸爸走路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可是每到台阶那儿，都会停下来等他。梁老师说：「这两样，机器写不出来。」

小川不服气：「我跟它说，它也能写。」

梁老师说：「你跟它说了，它才写得出来。那你先得看见。」

这一句，小川记住了。看见的那一下，是在河堤上，在那片土里；机器能把它写顺，写不出它来。

那天晚上，小川重写了一篇。前半篇还是有些套话，后半篇写了那个断线的风筝，最后一句是：「爸爸走路不说话，可是会在台阶那儿等我。」

梁老师在这一句底下画了一道波浪线。他改作文改了三十多年，画波浪线的时候并不多。

◆ 十、今天与机器：比的不再是答案

这个例子里，机器做了什么？它给了一篇四平八稳的范文，也正好给了一面镜子：让小川看见，一篇「什么都有」的作文，可以一句自己的话都没有。这样用机器，也算一种练。

将来的孩子，比的不再是谁先拿到答案。答案人人都拿得到。比的是谁能在一堆答案里，认出哪一句是空的，哪一句是活的；谁能写出那一句只有自己写得出来的话。

这就是本书说的荣耀搬家。跑步搬到了健身的艺术，写作文也在往那里搬：不是为了交差，是为了把一件看见过的事，说成它自己的样子。那是美这一侧的光。

还有一层要说清楚。荣耀搬家，不是说孩子从此可以不在乎分数、不在乎对错。考试还在，升学的那道门还在。

真与善的活被机器接走，是在社会这条大马路上；在考场这个无车区里，孩子还得一笔一笔算对、写对。父母不必在这两件事之间二选一：考场里练真，日子里养美，两样都在一个孩子身上长。说到这里，还要问一句父母自己：你家里那张看不见的成绩单，评的是什么？

孩子拿回一张卷子，父母第一眼看哪里？多数人看分数，再看错在哪几题。这是真那一侧的尺子，考场里要用，不能丢。

可是如果家里只有这一把尺子，孩子就会照着它长：分数高就是好，过程是谁想的不要紧。到了马路上，机器能替他把分数刷得很好看，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家里从来没量过别的。

另一把尺子，可以从一句问话开始：「这一题，你是怎么想到的？」「这篇作文里，哪一句是你自己看见的？」问多了，孩子就知道，在这个家里，那一下想通、那一句自己的话，也是会被看见的。

荣耀跟着尺子走。父母手里的尺子搬了家，孩子心里的荣耀才会跟着搬：从「我拿了高分」，慢慢搬到「我想通了」「我写出了一句自己的话」。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河堤上。

后来有一天，小川跑完一千米，坐在台阶上，自己说了一句：「跑步是为了身体，写作文是为了脑子。」

梁老师笑了，没接话。他想，这句话不是他教的，是孩子自己在路上跑出来的。那个月，梁家定了一条小规矩，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冰箱门上：作业先

自己想一刻钟，想不出再问机器；问完要讲给家里一个人听；作文里得有一句只有自己写得出的话。最底下一行是梁老师加的：大人吃饭不看手机。

规矩贴上去的头一个星期，破了好几回，破得最多的是梁老师自己。小川每回都指着冰箱门，不说话。梁老师就把手机扣在桌上，扣得有点响。

明天能试：吃晚饭时，不问孩子「作业写完没有」，问一句「今天哪一道题、哪一段话，你是自己想出来的？」再陪他跑一次步，或者走一段路，什么也不说。

带走的话

车来了，腿还要练；练的不是赶路，是这副身体。机器来了，脑子还要练；练的是这颗脑子本身。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分清无车区和马路，孩子既练腿也学车；一阵严一阵松，是把两扇门都关了一半。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作业是我自己写的」若只为了显得乖，是记在名下；那一句只有他写得出的话，才在稀缺处亮起。

想一想

1. 你小时候被逼着练过的一样东西（书法、珠算、背课文），后来用上了吗？没用上的那些，还留下了什么？

2. 在你家里，哪些时候可以算「无车区」？这个规矩，是大人自己也守的吗？

第 40 章

「这一节是谁想出来的？」

◆ 一、五月的一个上午

转年五月，梁岚的硕士论文答辩，排在一个星期二的上午。学院三楼的小会议室，长桌一头坐着三位答辩老师，另一头是投影幕。后排靠墙放着一排椅子，坐着几个来旁听的低年级同学。最边上那把椅子，坐着梁老师。

他是前一天坐大巴从县里来的。梁岚说不用来，他说正好来省城办点事。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膝盖上放着一个笔记本，和他批作文的那种本子一模一样。

梁岚的论文题目，写的是县城中学里，老教师怎样把教书的手艺传给年轻老师。论文里有一节，讲的是教案。这一节，是全文的轴。

答辩前一晚，梁岚在宿舍里把附录又读了一遍。附录最后一页是她的 AI 使用说明，写于去年冬天；第 36 章讲过，这样一行声明怎么写。

她又把几份原稿找了出来：机器润色以前的初稿、访谈的原始录音、和导师来回改的批注。都存在一个文件夹里，文件夹的名字叫「来路」。室友问她紧不紧张。她说紧张，不是怕被问倒，是怕自己答的时候，嘴比心快。

那天夜里，她想起一年前那个凌晨。那时候，她怕的是被人发现用了机器；现在用了什么，附录里都写着，她怕的已经不是这个了。一年里，怕的东西换了地方。

◆ 二、那一个问题

梁岚讲了一刻多钟。讲完，答辩委员会的韩老师翻到论文第四章，指着第二节，抬头看她。韩老师五十出头，教了很多年质性研究，在学院里以问话不留情面出名。他问：「这一节，是谁想出来的？」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韩老师又补了一句：「我看你附录里有一份 AI 使用说明。所以我想听你自己讲讲，这一节里，哪些是机器的，哪些是你的。」

这个问题，在过去的答辩会上，大概只会被当成一句客气话。在这一年，它是一个真问题。后排的梁老师，把笔记本合上了。

◆ 三、停了三秒

梁岚没有马上回答。她停了大概三秒。这三秒里，她想起了一年前那个凌晨一点。第 1 章写过那个晚上：宿舍里，她用机器把一稿论文改得又顺又漂亮，手指停在「提交」键上，心里发虚。那时候她想到爸爸那句话：「作文要自己写。」

她也想起了一种冲动：张口就说「都是我想的」。这个冲动来得很快，也很响。她后来跟爸爸说，那一下，像有一个人在心里抢着举手。

第 15 章讲过，「我」常常是后来才亮起来的；自我作祟，是这一下亮得太响。抢着举手的，不是事实，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她后来想过，那一刻其实有两种答坏的样子。

一种是抢着说「都是我想的」。这一句一出口，后面每一处都得替它圆：文献是谁找的，那两条编出来的文献是怎么删的，润色过的段落原来是什么样。越圆越虚，最后连真是她想的那部分，也被这一句带累了。

另一种正好反过来：「都是机器帮的，我只是整理了一下。」听上去很谦虚，很诚实，其实是在躲。它把问题、框架、判断，也一起推给了机器，推出去的是认账。哪一天这一节被人挑出错来，这句话就是退路。

两种答法方向相反，病根是一个：都把这一节当成一件要么归我、要么归它的家产，争的是产权，不是来路。

她没顺着它说。她说：「我分三样讲：机器做了什么，问题和框架是怎么来的，判断是谁下的。」

◆ 四、先说机器做了什么

她先讲机器做的那一份。这一份，她讲得最细。第一，文献的初步梳理。她给机器一个题目，让它列出相关的研究方向和书目。机器列了一长串，其中有两条文献，她怎么也查不到原文，后来确认是机器编出来的，删了。剩下的每一条，她都找到原文读过，至少读了摘要和相关章节。

第二，访谈转录的整理。她做了二十多次访谈，录音由软件转成文字，再让机器帮着分段、去口头禅。所有引用进论文的原话，她都对着录音听过一遍。

第三，字句的润色。初稿的一些段落，她请机器改得顺一点。哪些段落改过，附录里写明了。

第四，框架的备选。写第四章前，她请机器列出几种可以用来解释「手艺怎样传下去」的理论框架。

「这些在附录的使用说明里都有，」她说，「和学院去年发的那份关于 AI 使用的说明，是一条一条对着写的。」

这是公道的第一笔：机器做的，先说清楚。不说清楚，就不是作弊感，是作弊。

◆ 五、问题是怎样亮起来的

然后她讲问题。

「我最早想写的，是年轻老师的职业压力。那是一个很常见的题目。」

转折出在去年国庆。第 11 章写过那顿饭：她和爸爸在饭桌上争，机器写的东西算不算她的。争着争着，爸爸起身去翻柜子，翻出一沓自己年轻时的教案。第 13 章写过那一下：教案上好多他以为是自己的「名句」，其实是从老教研组长那里来的。

「那天晚上，我心里冒出一个问题，」她说，「一个老师的手艺，到底是谁的？」

这个问题，后来变成了论文的题目。韩老师问：「这个问题，你问过机器吗？」

「问过，在它亮起来以后。」她说，「我请它帮我看，这个问题在研究里有没有人做过，做到哪一步。它帮我省了很多查找的时间。可是问题本身，是在那张饭桌上冒出来的。没有那顿饭，没有那沓教案，我大概到今天还在写职业压力。」

韩老师又问：问题冒出来的时候，她怎么确定它值得写？她说，她把问题写在一张便签上，贴在书桌前面。过了一个星期，还是想知道答案，就留下了。

这个办法很笨。不过一个问题能在心里住一个星期还不走，大概说明它不是一时兴起。

她说的是实话。那一下是谁想出来的？是饭桌、教案、她和爸爸的争吵、那一晚的沉默，一起转到某一处，收了口。第 16 章讲过，创造力就是这样显出来的。

那一下亮起来的时候，她心里也跟着亮起一个念头：「这是我想到的。」这个念头不是假的，她当时确实在场。只是它来得比问题本身晚了半拍，是问题先亮，「我」才跟着亮。第 15 章讲过这个次序。

◆ 六、框架是怎样亮起来的

第二样是框架。

机器给的几个备选里，有一个她很熟：「实践共同体」。这是莱夫和温格在 1991 年《情境学习》一书里讲的，大意是，一个新手怎样从边上参与，一步步走进一个行当的中心〔核〕。

「这个框架很好用，」梁岚说，「只是我用着用着，觉得不贴。」

不贴在哪里？她说，按那个框架，像是先有一个共同体摆在那里，新人一个一个走进去。

她在访谈里看到的，是另一种样子：教案上的一句话，老组长写下，被下一位老师抄去、改了两个字，又被再下一位老师用到另一篇课文上。句子是在一代代人手里走出来的，共同体是走着走着才有的。

「我后来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借来的路』。」

这个名字，是在一个傍晚冒出来的。她回县里那几天，陪爸爸走河堤，爸爸说了一句：「我那些句子，都是走别人的路走出来的。」她听着，愣了一下，回去就把第四章的提纲推倒重写了。

「所以这个框架，」她说，「起点是机器给的一个备选，可是它不贴；真正的样子，是我爸在河堤上一句话撞出来的。我把它写成了论文。」

韩老师问：「河堤上那句话是你父亲说的，算谁的？」

梁岚说，论文的致谢里写了她父亲，也写了那位老教研组长。「那句话是我爸说的。把它和二十多次访谈对上，看出它能撑起一个框架，是我做的。」

第 12 章讲过站在巨人肩上。引用和致谢，就是把路是谁走的写清楚。

◆ 七、判断是谁下的

第三样，是判断。

第四章第二节的结论，是一句话：「教案里的那些好句子，没有主人，只有经手人。」

梁岚说，写到这一步时，她请机器帮她审一遍论证。机器提了一个更稳妥的说法：「教案中的表达带有一定的集体性特征。」

「那句话挑不出错，」她说，「可是它什么也没说。我想了两天，还是用了自己那一句。」

韩老师问：「你那一句，下得重了。万一被人挑错呢？」

「那就是我错了。」梁岚说，「这个判断是我下的。访谈的样本只有两所学校，这一点我在局限里写了。如果有人在别的学校找到一位老师，他的教案句句都是自己从头造的，没经过任何人的手，这个判断就要收窄。」

这是第 30 章说的认账：把判断说清楚，也把它会错在哪里说清楚。韩老师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说：「这句话，在答辩会上听着很响。写进期刊，审稿人会追着你要更多学校的材料。」

梁岚说，她知道。她打算毕业以后，在那两所学校之外，再去三所学校做访谈。这一句判断，她想用几年时间去试，看它会不会倒。认账不只是一句「我负责」。认账，是愿意把它拿出去，让它被人推。

◆ 八、韩老师又追了一句

韩老师点了点头，又追了一句：「我再换个问法。要是把机器整个拿掉，这一节还在吗？」

梁岚想了想。

「字会少一半，时间会慢三个月，有两条文献我可能找不到。」她说，「可是问题、框架、判断，都还在。」

「那要是把那顿饭、那沓教案、那段河堤拿掉呢？」

「那这一节就没有了。」

韩老师合上论文，说：「好。那这一节，到底算谁的？」

梁岚说：「这一节，我负责。」

她没有说「是我」，也没有说「是机器」。她说的是负责。一句「我负责」，把前面摊开的来路都收住了：问题在饭桌上亮起，框架在河堤上撞出，机器铺了路，判断是她下的，出了错由她回话。旁边一位一直没说话的老师笑了一下，在评分表上写了几个字。

另一位委员还是不太放心，问了一句附录里使用说明的细节：哪几段请机器润色过，原稿还留着没有。梁岚说都留着，可以提交。这位老师说，会后请她把原稿发一份过来。

这一问不算刁难。第 8 章说过，考场是有意设的无车区，规矩事先说好；学位论文有学位论文的规矩，核对一下，是守规矩的人该做的事。

◆ 九、后排的梁老师

答辩到了这一步，后排的梁老师一直没动。他听见女儿在会议室里，当着三位老师的面，说出「借来的路」这四个字。他想起自己那沓教案，想起老教研组长的那手字，想起去年饭桌上自己的那一点难堪。

那天晚上翻出教案时，他心里有过一阵作弊感：一辈子被学生夸的「名句」，原来是借的。那时候他觉得脸上挂不住。现在他听着女儿说「没有主人，只有经手人」，那一阵挂不住，慢慢松开了。

句子是借来的，路是走出来的。他走过，女儿接着走，女儿的学生将来也会走。老组长的名字，女儿在致谢里写上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后来梁岚翻到过：「原来我也是经手人。」

他也想起第 35 章里，自己怎么改小川那篇用过机器的作文：不追问用没用，只追问哪一句是你的。那时候他问得有点犹豫，觉得自己是在给孩子找台阶。

现在，在女儿的答辩会上，他听见一位大学教授问了同一句话。原来那一问不是台阶，是一把尺子。

◆ 十、全书三步，收进这一个上午

这个上午，把全书走过的三步，收进了一个场景。

第一步，作弊感从哪里来。梁岚心里那个抢着举手的「我」，就是自我作祟。它看见了一件真事：这篇论文里确实有她最亮的东西。它收回的是这光的来处，想把在饭桌、教案、河堤上亮起来的东西，一把记成「都是我想的」。她没让它说话。

第二步，荣耀怎样搬家。文献梳理、转录整理、字句润色，这些是写论文的真与善，过去常是答辩会上被夸的地方：「文献综述做得很扎实」。这一天，没有一位老师夸这些。这些活，机器做了大半，人核了一遍。荣耀没有记在这里。

第三步，思考成了一门艺术。韩老师追问的、另一位老师在评分表上写下的，是那个问题怎样被问出来，那副框架怎样被换掉，那一句判断怎样下得又准又重。这些是美这一侧的光。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记下。整场答辩，没有人问她「你用没用 AI」。这个问题，附录已经答了。大家问的是另一件事：这一节在哪里亮起来的。

问题换了，说明尺子也在换。过去的答辩会量的是「你自己干了多少活」，这一天量的是「你把什么想清楚了」。

韩老师那一问，就是评估的尺子搬家的一个瞬间。尺子搬了，荣耀才会跟着搬；荣耀有了新去处，作弊感才会慢慢淡下去。

把这个上午放回全书的规律里看，次序是清楚的：新工具来了，作弊感起来，一年前那个凌晨一点就是；接着评的尺子开始松动、搬家，就是这间会议室里的那一问；然后荣耀搬家，搬到问题、框架、判断上；作弊感淡去，人慢慢接受新工具。

梁岚在这一串里，大概走到了第四步、第五步之间。她心里那一下虚还没全消，只是不再替她答话了。

这一串也不只是梁岚一个人在走。答辩委员会、学院那份关于 AI 使用的说明、在评分表上写字的那位老师，都在这一串里，各走各的一步。尺子不是一个人搬得动的。

还有一样，是公道里不能少的：认账。机器做了什么，说清楚；判断会错在哪里，说清楚；原稿留着，随时可查。

这一节是谁想出来的？是一张饭桌、一沓教案、一段河堤和一台机器，一起转到某一处收了口；这一节由她来认账。

◆ 十一、放回日子里

答辩结束，梁岚从会议室出来，梁老师已经在走廊里等她。

「讲得怎么样？」她问。

梁老师想了想，说：「比你小时候的作文强。」

那天下午，父女俩没急着回县里，在省城的江边走了一段。梁岚问他，笔记本上写的是什么。梁老师把本子递给她，她看到那一行字，没说话。走了一会儿，梁老师说：「回去我那本书，第一章就写老组长。」

晚上，梁岚在回县里的大巴上，给弟弟发了一条消息，讲了答辩会上那个问题。小川回得很快：「那你怎么答的？」

她想了想，回了一句：「我说，我认账。」

明天能试：找出你最近写的一样东西，一份报告、一篇文章、一段长长的留言，挑一段你最得意的，问自己一遍：「这一节是谁想出来的？」照梁岚的样子，分三样答：机器或别人做了什么，问题和框架是怎么亮起来的，判断是谁下的、会错在哪里。答完，在底下签一个名字。

带走的话

被问「这一节是谁想出来的」，别急着举手说「我」；先说清它在哪里亮起，再说清这一节由你认账。

> **小 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如实说明机器做了什么，问题、框架、判断的来处都摊开，门就开着，人人可以来核。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都是我想的」是记在名下；饭桌、教案、河堤上亮起的那一下，是在稀缺处；她留下的，是认账。

想 一 想

1. 你最得意的一个主意，是在哪里冒出来的？当时有谁在场，有什么东西在手边？

2.　如果明天有人当面问你「这是谁想出来的」，你能像梁岚那样，分三样答清楚吗？哪一样你最答不上来？

末 篇

谁留在思想领域：规模性发生

前面四十章，讲的是同一件事的三个侧面：作弊感从哪里来，荣耀怎样搬家，搬到美这一侧以后思考成了什么。这些话，大多是在回头看，看车与腿，看计算器与导航，看别人已经走完的路。

末篇换一个方向，朝前看一小段。2026 年 10 月 18 日，王德生博士在微信里又补了一组话，说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些荣耀会变薄，有些价值会贬，有一种能力会变得要紧，有很多人会从一个领域里退出来。这是预判，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本书一律标「待验」，并且写明什么观察会让它站不住。

末篇共四章。第 41 章从电视上的「最强大脑」说起，看荣耀怎样跟着稀缺走；第 42 章问「贬值」到底贬了什么；第 43 章写稀缺的东西搬到了哪里，也就是「规模性发生能力」；第 44 章写不留下的人去哪里，留下的人该练什么，把全书的车与腿收回来。

第 41 章

「最强大脑」为什么不再有名誉感了

◆ 一、客厅里的一档节目

十月的一个晚上，梁老师在客厅里批作业，梁小川在沙发另一头玩手机。电视开着，没人认真看。

屏幕上正在放一档比拼脑力的节目：选手对着一大片图案、数字或面孔看一阵，闭上眼，再一样一样说出来。主持人一惊一乍，观众席时不时爆出一阵掌声。梁小川抬了一下头，看了十来秒，又低下头去。

「这个人，」他说，「记得是挺多的。」

「是挺多。」梁老师说。

「可是我手机里都有啊。」

梁老师手里的红笔停了一下。他想起十几年前，这一类节目刚出来的时候，全家人围着电视看，看得一惊一乍，有人还把选手的名字记了下来，过年串门时拿来当谈资。那时候，一个人能把一长串数字原样背出来，是真让人佩服的。他想，现在孩子这一句「手机里都有」，说得一点也不刻薄，是实话。这一章要问的，就是这一句实话背后的事：那份惊叹，去了哪里？

◆ 二、一段新补的口述

这个节目，本书称它「最强大脑」，是借王德生博士口述里的叫法。节目的具体情况，比如怎么设题、怎么评分、今天还播不播，本书不替它说，一律〔待核〕。

2026 年 10 月 18 日下午，王德生博士谈到作弊感与荣耀搬家的时候，又补了几句。第一句是：今天那个「最强大脑」，就没有名誉感了。

他接着说，很快，你发表一篇 Nature 和 Science，也就是那么回事了，不会再有那种荣耀感。

这是两句话，说的是两件相隔很远的事：一个是电视上的脑力比拼，一个是学术上最高的几本期刊。放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道理的两头。

先说道理，再回头看这两头。还要交代一句：这几句话是王德生博士在微信里随口说的判断，语气很平，像说天气。本书照这个口气转述，不把它当成宣告，也不替它添一分悲壮。

◆ 三、荣耀跟着稀缺走

本书第 23 章讲过：荣耀是稀缺处亮起的光，不是装在人身上的勋章。这句话可以拆开看。一件事能亮，要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难，别人做不到或者做不好；一样是有人看，有一把尺子在量它，有一群人在为它喝彩。难和看，缺了哪一样，光都亮不起来。

古时候，一个能背下整部经书的人，是亮的。书少，抄书贵，背下来就等于把一座书房装在了身上。一个心算又快又准的账房先生，是亮的，因为算盘得练多年，错一个数就是错一笔钱。一个抄写员，字漂亮，一天抄得多又不出错，是亮的。第 6 章讲过抄写员，他们的荣耀就是这样来的。

后来书印出来了，数有了计算器，记性有了纸和硬盘。这些人的本事并没有变成假的，一个真能背下整部书的人，今天仍然是背下来了。变的是别的：难，已经不那么难了；别人想要一个答案，不必再求助于他。难没了，看的人也慢慢转了眼睛。

所以「最强大脑」这一类绝活，机器一来，名誉感就薄了。不是因为选手变得不努力，也不是因为台上的人本事变小了，是因为台下的人心里多了一个对照：这一类事，机器做起来毫不费力。对照一出现，惊叹就掉了一层。

还有一层，常被忽略：惊叹需要一点「不可思议」。看一个人背下一千位数字，观众心里的那句话是「人怎么可能做到」。可是机器做到这件事，人们早就见怪不怪，那句「怎么可能」就问不出口了。不可思议没了，掌声就剩下礼貌。礼貌的掌声，和惊叹的掌声，台上的人听得出来。

◆ 四、惊叹是怎么薄下去的

惊叹这种东西，薄下去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没有哪一天，有人宣布「从今天起，不再为记忆惊叹」。它是一点一点漏掉的。先是看节目的人里，有几个开始嘀咕「这个我也能查」；再是嘀咕的人多了，谈资少了；再往后，节目还在播，选手还在练，可是过年串门的时候，没有人再提起选手的名字。

照相术刚出来的时候，也有过这样一段。第 21 章讲过，画得像不像，曾经是画家最亮的地方，照相机一来，这一份亮慢慢淡了，画家的光去了别处。那里面没有哪一天是转折，只有许多个不声不响的日子。

这一点要留意，因为它意味着：当事人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台上的人照常练，照常拿奖，照常被叫「最强」。台下的人心里的那把尺子，却早已松了。

所以才会有一种怪事：选手没有变，节目没有变，只是人们的反应不一样了。这时候，如果硬说是观众「没见识」，就错怪了人。

◆ 五、先把一句话说清：荣耀薄了，不等于工作没价值

这里要停一下，把一句话说清楚，免得读岔。荣耀薄了，不等于这个人的工作没价值。

一位选手为了在台上记住一排图案，不知花了多少个夜晚去练，那份苦功是真的。一个人能把注意力长时间锁在一件事上，能在压力下稳住手心里的汗，这些是真功夫。本书没有半句要把它们说成「不过如此」。

荣耀说的是另一件事：被看见、被认可、被计入的光。它不是工作本身，它是工作被社会量出来的那一份亮度。同一份苦功，在稀缺的年代亮度高，在不稀缺的年代亮度低，苦功本身一分没少。

打个比方。一个手艺很好的老裁缝，今天仍然做得一手好衣裳，他的手艺没有变。可是成衣铺满了街，人们不再为「会做一件衣服」而惊叹。他的手艺值多少，要看有没有人懂得欣赏；他的荣耀值多少，要看街上缺不缺。

这两笔账不能混。把「荣耀薄了」听成「你的工作白做了」，是对台上的人不公道；把「工作有价值」听成「荣耀一定还在」，是对世道不老实。后面讲论文，这一条同样适用。

◆ 六、顶级期刊也会遇到同一件事

现在把眼光从电视挪到学术上。对做研究的人来说，在最顶级的几本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长期是荣耀的顶点。这里面有真的道理：那里的稿子少而难，审得严，被录用的东西，大多是当年最硬的结果。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那里，等于被一把很严的尺子量过一遍。

这份荣耀，也是由「难」和「看」撑起来的。难，是新结果难得、写成稿子难、过审稿这一关难。看，是整个学界都认这把尺子，评职称、评奖、拨经费，都拿它当一个硬指标。

王德生博士的预判是：当新结果、新说法可以被大量发生，「发表一篇」也就慢慢成了「那么回事」，荣耀感会像「最强大脑」一样变薄。

请留意本书对这句话的态度。第一，这是王德生博士的预判，本书标「待验」：它还没有发生，也可能不会像说的那样发生。第二，本书不替任何一本期刊下结论，不说它们会变坏，也不说它们的稿子不再有价值。期刊上的好工作，照样是好工作，真结果照样是真结果。第三，本书不编任何数据，不说哪年起投稿多了多少，也不说哪个领域已经如何。有没有这样的变化，要看以后的事实。

这里推出来的，只是一个条件句：如果「新」可以被大量发生，那么靠「新」撑起来的荣耀，会跟着变薄。

把这个条件句和「最强大脑」并排放着看，两头的结构是一样的。一头是「记得住」，一头是「想得新」；一头是节目里的惊叹，一头是学界的敬重。它们都曾立在一个前提上：这件事只有少数人做得到。前提一松，立在上面的光就矮一截。

不同的是速度。记忆和心算，机器接手已经有些年头，惊叹早已薄了。「想得新」这一头，机器刚刚走近，所以才有这一句预判。预判的意思，是说它正在走和那一头同样的路，不是说它已经走完。

◆ 七、尺子先搬，荣耀才搬

荣耀变薄，不是一天的事，也不是自己发生的。本书从第 24 章起反复讲过：荣耀不是自己搬的，是评估的标准先搬了，荣耀才跟着搬。荣耀是被看见、被认可的光，谁来评、拿什么尺子评，决定光亮在哪里。

「最强大脑」这个例子，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节目还在，选手还在，可是观众心里那把尺子悄悄换了：从「他记得住」换成了「记得住的事，我手机里有」。尺子一换，同样的表演，亮度就不一样了。

学术上也一样。今天评一个人，看的是他发表了几篇、发在哪里。这把尺子里有一个没有明说的前提：「新」是稀缺的，所以能拿出新东西的人少。如果这个前提松了，尺子就会跟着松。到那时，评的人会逐渐不再问「你发了几篇」，改问别的。问什么，是下一章和再下一章的事。

这里有一条公道话。尺子换得太快，会误伤：那些按旧尺子认真做了一辈子的人，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的光被调暗了，这不好受，也不公平。尺子换得太慢，又会逼着人说谎：明明工具已经用上了，却要对外宣称全是亲手做的。中间需要一段过渡，让人能够老实地说「我是这样做的」。第 36 章讲的那一行声明，就是过渡的一部分。

◆ 八、只看一面会怎样

关于这件事，也有两种只看一面的说法。一种说：名誉感薄了，是因为人们变得浅薄、变得只认速度，不再尊重真本事。这是只看见了尺子的下降，没看见稀缺的挪动。人们并不是不尊重本事，是同一份本事，在新环境里不再稀缺，惊叹自然少了。当年人们不再为会拨算盘的人鼓掌，也不是因为人心变坏了。

另一种说：荣耀薄了就薄了，反正有机器，人什么也不用做了。这又只看见了机器，没看见被机器接走的只是一部分。记忆、计算、初稿，机器接走得多；可是「问什么」「信什么」「负什么责」，机器接走得少。荣耀会往后面这些地方去，这是新篇三十几章讲过的事。

两种说法的毛病，和前面一样：把荣耀当成固定在某处的东西。它不是。它是随着稀缺在走的。

◆ 九、一个构想的例子

下面是一个构想，不是实录，请读者当故事看。设想一位年轻学者，叫他小苏。小苏读博士那几年，盯着的目标很明确：毕业前，发一篇好刊物上的文章。他的导师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同行都是这样过来的。那一篇文章，是进入这个行当的通行证，也是荣耀的来处。

小苏毕业前后，正赶上机器能很快地帮人梳理文献、起草稿子、跑初步的分析。同一个实验室里，一个月能起草的稿子，是过去一个学期的量。

小苏有一天发现，一件事变得很奇怪：他的文章被接收了，他很高兴，高兴了大约两天。他本来以为会高兴很久。

他跟导师说起这件事。导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当年发第一篇的时候，高兴了一个月。」

停了一下，导师又说：「可我现在更想知道的，是你下一篇想问什么。」

这个小故事想说的，不是小苏的高兴不真，也不是那篇文章不好。它说的是：一份荣耀的亮度，在不知不觉间，和它周围有多稀缺有关。导师那个「一个月」和小苏这个「两天」，差的不是人，是周围的环境。

导师最后那一句，值得留意。他没有说「你不该高兴」，也没有说「这篇文章没什么」，他把目光挪向了前面：下一篇想问什么。这是荣耀正在往问题那一侧搬的一个小小的样子。

◆ 十、这个预判，可能错在哪里

诚实地说，这一章里有一处软。这一章讲的是预判。「新结果可以被大量发生，所以发表一篇变得不再那么荣耀」，这是一个推出来的条件句，它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它至少有几处可能出错。

第一，也许机器能大量发生的是「像样的东西」，而真正「新」的东西，仍然稀缺，仍然要靠人。如果是这样，顶级期刊的荣耀不会薄，只会更集中地落在真正的新上。

第二，也许学界的尺子会比想象中更稳，换得更慢。几十年来，评职称、评奖用的是同一类指标，惯性很大。荣耀可能很久都还亮在老地方。

第三，也许会出现新的筛选办法，让「发表」这件事重新变得稀缺，比如更严的核验，更重的复现要求。那样一来，荣耀也许薄了一阵，又厚了回来。

什么事会推翻这个预判？如果若干年以后，在新结果可以被大量发生的领域里，顶级期刊的稿子依然一样稀缺，一样被学界看重，一样撑得起荣耀，那么这个预判就错了。本书愿意认这个错。

还有第四种可能，最难说：荣耀薄是薄了，可是薄得并不均匀。有的领域薄得快，有的领域几乎没动。同一句预判，放在这个领域对，放在那个领域错，这很平常。本书只说一个方向，不说一张时刻表。

预判不是定论。把它写出来，是为了让它可以被看，也可以被驳。写下来的人，也该准备好被驳。

◆ 十一、荣耀薄了以后，人往哪里站

还剩一个问题：荣耀薄了，人往哪里站？有三种常见的站法。第一种，死守原地，把旧荣耀攥得更紧，对每一个提「手机里都有」的人横眉冷对。这种站法很累，也很孤单，因为周围的光已经不在这里了。

第二种，转身就走，说既然不亮了，就什么也不做。这种站法省事，可是等于把苦功连同荣耀一起扔了，扔得有点可惜。

第三种，把那份苦功带到仍然稀缺的地方去。记忆练出来的专注，可以去练判断；心算练出来的敏捷，可以去练提问。苦功不是荣耀的附属品，它是一个人身上真实的东西，换个地方，照样能亮。

三种站法里，没有哪一种是羞耻的。守在原地的人，护着的是一份真实的情分；转身走的人，也许只是累了。本书不替任何人挑，只是把第三种路指出来，让愿意走的人看得见。

这第三种站法，本书后面三章会一步一步走开。下一章先把「贬值」两个字说准：贬的到底是什么。

◆ 十二、放回日子里

那天夜里，梁小川关了电视，回屋睡了。梁老师把最后几本作业批完，坐在桌前没动。他想，自己这一辈子，被夸过的东西也不少：板书写得漂亮，作文评讲得有声有色，记得每一个学生的名字。这些里头，有几样，今天已经没有人会特意夸了。

他没有难过。他想起了河堤上的那个傍晚，想起自己走得汗津津的，心里是亮的。那个亮，从来不是别人给的。

他把红笔放进笔筒，想：荣耀这个东西，也许本来就不该全靠别人给。可是别人给的那一部分，确实在变。

明天能试：写下三样你曾经为之骄傲的本事。每一样后面写两行：这件事，现在还有多稀缺？如果它变得不稀缺了，你的骄傲，还剩下什么？

带走的话

荣耀跟着稀缺走；稀缺挪了地方，惊叹跟着挪，工作本身并没有变得没有价值。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说「荣耀薄了」，不说「工作白做」，给台上台下的人都留了体面。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稀缺一松，亮度就降，这与一个人努不努力无关。

想一想

1. 你身边有没有一样绝活，二十年前让人惊叹，今天没人在意了？那个人是怎么过来的？

2. 如果你所在的行当里，「新」不再稀缺了，你会希望别人用什么来量你？

第 42 章

新知识、新思想贬值了

◆ 一、一个学妹的问题

梁岚回学院取答辩后的材料，在三楼走廊里被一个低年级的学妹拦住了。学妹读研一，手里捏着一张打印出来的纸，上面是她这个月想出来的十几个选题。她说，这些题目是她和机器一起聊出来的，一个下午就聊了二十多个，挑了十几个留下。

「师姐，」她问，「我是不是该高兴？可我看着这一张纸，怎么越看越不踏实。」

梁岚问她不踏实在哪里。学妹想了半天，说：「以前想出一个好题目，能高兴好几天。现在题目太容易来了，来得容易，我就不太敢信它。」

梁岚没有马上答。她想起自己那张贴在书桌前的便签，一个问题要住上一个星期，才敢留下。她也想起去年凌晨一点的自己：那时怕的是被人发现用了机器，现在这位学妹怕的，是机器太好用了，好用得让她不敢信自己手里的东西。

这一章要说的，就是学妹那一下不踏实。王德生博士把它叫做：新知识、新思想的贬值。

◆ 二、王德生博士的那三句话

2026 年 10 月 18 日，王德生博士在微信里又补了一组话。本书照原意转述，大意是：

很快，发表一篇顶级期刊的论文，也就是那么回事了，没有那种荣耀感了。这就是新知识、新思想的贬值。一旦新知识、新思想贬值，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是「规模性发生能力」了。

这三句话里，前一句和荣耀有关，第 41 章已经讲过。后一句和本事有关，第 43 章接着讲。本章只守中间那一句：贬值。

它是一句容易听错的话。有人听成「新想法都是假的」，有人听成「搞研究的人白忙了」，有人听成「以后没有真东西了」。三种听法，都不是王德生博士的意思。所以先要问清楚：贬的是什么?

◆ 三、贬的是「新」的稀缺价

一件东西的价钱，不只看它好不好，还看它多不多。水好不好？好，人离不开。可是在河边，一瓢水不值钱；在沙漠里，一瓢水值很多。水没有变，变的是稀缺。

「新」也是这样。一个新想法，从前要一个人花几年才碰得到，碰到了，全世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份「只有我知道」，是稀缺，稀缺会生出价钱，生出荣耀，生出署名上的那份光。

第 23 章讲过，荣耀是在稀缺处亮起的光。新点子曾经是最稀缺的东西之一，所以它身上的光最亮。

现在会说话的机器来了。它一个下午能给学妹二十多个题目，一个小时能把一个领域里没人拼过的几条线拼在一起。新，一下子多起来。多起来的东西，价钱要往下走。这就是贬值。贬的是新的稀缺价。

它不贬真假：一个想法是对的，不会因为来得容易就变成错的；一个想法是错的，也不会因为来得慢就变成对的。它也不贬用处：一座桥设计得好，不管是谁、用多久想出来的，桥都一样结实。

贬值贬的是「新」的稀缺价，不是真假，也不是用处。

◆ 四、从前的几次贬值

这样的事，以前发生过好几回。每回的样子，都有点像今天。先说钱。钱多印了，一张纸币能买到的东西就少了。纸还是那张纸，上面的字没有变假，变的是它的稀缺。这个道理人人都懂，用不着多说。

再说书。抄书的年代，一本书要一个人一笔一笔抄上好几个月，书是贵重东西，有书的人是有身份的人。

这一段只取大意，各地各时的差别很大，具体的价钱〔待核〕。第 6 章写过，印刷机来了以后，书一下子便宜了，抄写员的手艺跟着薄了。可是书里的话，并没有因为印得多而变假。变的是一件事：从前「有书」是荣耀，后来「读懂书、写出新书」才是。

再说算。第 7 章讲过计算器。从前心算又快又准，是一份了不起的本事，如今一个按键就有了。算得快贬了值，算得对没有贬，算什么、为什么算，反倒更要紧了。

再说画。第 21 章讲过照相机。「画得像」曾经是画家的硬功夫，镜头一来，像成了谁都做得到的事。画并没有死，画家走向了光、笔触和自己的眼光。贬的是「像」的稀缺，画的价值搬到了别处。

几回里，被贬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假的，也没有一样是没用的；每一回，难的地方都往上挪了一层。

这几回有一个共同的样子：被贬的，都是某一样东西的「多」与「少」；没有被贬的，是那件事里更难、更要人负责的部分。

这里要公道地补一句。这几个类比只能说明「稀缺怎样改变荣耀」，不能说明今天一定会照样重演。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脾气，类比是拐杖，不是证明。（待验）

◆ 五、两种贬值

「新思想贬值」里，其实混着两种贬值。分开看，才不容易慌。

第一种，叫稀缺性贬值。上面讲的，都是它：新想法多了，单个新想法就不值那么多。

第二种，叫认领性贬值。这一种更微妙，也更疼。认领，是说「这是我的」。一个新想法出来，旁边立刻跟着一个念头：这是我想到的，别人不能拿，署名要写我。第 2 章讲过署名是一本产权账，第 15 章讲过，这个「我」常常是后来才亮起来的，亮得太响，就成了自我作祟。

过去，认领撑得住，是因为新想法稀缺，又有迹可查：谁先说，谁先写，谁先发表，账一翻就清楚。现在不一样了。一个想法，机器每天可以给上百个人，各人聊着聊着都想到了差不多的东西。「这是我独有的」，越来越难撑住。撑不住的，不是想法，是认领。

这一点，学术圈的人感觉最深。几个人隔着半个地球，在差不多的时候写出差不多的东西，从前是偶然，是一桩要吵一场的公案；以后会越来越常见。第 12 章讲过牛顿那封信，站在别人肩上，本来就是常态；只是过去账还算清楚，往后这本账会糊，糊了以后，人更要靠「我怎样走到这里」来说话，而不是靠「我先说了」。

两种贬值，疼的地方不一样。稀缺性贬值，疼在价钱上：论文好发表了，题目好找了，想法不金贵了。认领性贬值，疼在身份上：我不再是「那个想到它的人」，因为很多人也想到了。

所以那位学妹的不踏实，一半是怕想法不值钱，另一半是怕自己不再是想法的主人。后一半，才是疼得深的那一半。

本书的判断是：认领性贬值，是自我作祟遇上了一个撑不住的场面。它疼，可是它疼的是「我」，不是事情。事情本身，反倒清楚得很。

◆ 六、贬值是怎样一点一点到来的

贬值不会敲着锣来。它多半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渗进来的。先是题目。从前，一个研究生为了找到一个像样的题目，要读上几个月，常常是导师一句话定了。现在，一个下午能聊出二十个，题目不再是难关。

再是说法。一个新词、一个新比方、一个把几件事串在一起的新说法，从前一年碰上一个，是喜事；现在一个晚上能碰上好几个，喜事成了家常。

再是文章。写得通顺、结构齐整、引文也像样的文章，从前要一个人练很多年；现在人人都写得出来。

三处都是同一个走法：先是难关变成了日常，然后日常变成了底线。到了那时，没有人再为「有个题目」「有个说法」「文章通顺」鼓掌，就像今天没有人为「会用拼音打字」鼓掌。

这里有一个很家常的提醒。贬值到来的时候，人最先觉察到的不是价钱，是心情：先是一点空，接着是一点急，想抓住一个「只有我有」的东西。这一点急，正是第 15 章说的那个「我」在抢着举手。看见它，就够了，不必骂它，也不必听它的。

◆ 七、贬值之后，什么还值钱

想法多了，什么东西会变得更值钱？这是一个预测。下面几样，是本书的看法，都标「待验」。

第一样，问对问题。想法多得像水，问题却不会自己长出来。从一大片想法里，知道该问哪一个、问到哪里为止，是一份眼光。第 27 章写过问得美，这里是它的另一面：想法越多，会问的人越少，也就越稀缺。

第二样，验收。机器给一百个说法，哪一个站得住？要有人去查文献，去做对照，去找反例，去问「这在哪里会错」。第 28 章写过挑选的眼光，验收是它的硬处：不止挑得好看，还要挑得扎实。验收慢，慢就是稀缺。

第三样，体系的自洽。单个想法可以很多，把一批想法放在一起，互相不打架，前后接得上，从一个母题长出许多枝，这件事难得多。第 43 章会专门讲它。

第四样，肯被推翻。一个想法值多少钱，最后要看它肯不肯被人拿去试、试倒了认不认。想法多的时候，肯被推翻的人反而显得珍贵，因为大部分人只想认领，不想认错。第 30 章讲过，署名就是认账。

这四样，有一个共同点：都不是「想出一个新东西」，而是「对一批新东西负责」。

车来了，腿没有废，腿去了别处。再补一笔，免得读成冷冰冰的。想法多了，并不是说想的快乐少了。第 32 章会讲，思考成了一门健脑的艺术：为想而想，像晨跑一样想。那份快乐不靠稀缺，也就不怕贬值。会贬值的，只是挂在想法身上的那张价签。想法多了，脑子没有废，脑子要去别处：从「产出」去到「担着」。

◆ 八、一个构想中的编辑部

这里举一个构想的例子，人物是虚构的，只为把话说明白。设想有一家小学术刊物，编辑老冯做了二十年。从前，他每个月收三十来篇投稿，每篇都有一两个新说法，他一篇一篇读，遇上有新意的，心里一亮，就留下。

后来，投稿多了起来，每个月三百来篇，几乎篇篇都有新说法，文字也都顺。老冯发现，「有没有新意」这把尺子，用不动了。新意到处都是，看着都像样。

他慢慢换了问法：这个新说法，作者自己试过没有？它在什么地方会错，作者想过没有？同一个作者另外几篇东西，是不是从一条根上长出来的，还是各说各的？

三个月以后，老冯的退稿单变短了。他读稿的速度没有变快，可是他读的东西变了：从读新意，改成读底账。

这是一个构想，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更不是在替任何期刊下结论。它要说明的只是一件事：当新意多得读不过来，握尺子的人，就会把尺子从「新不新」，慢慢移到「扎不扎实」「自不自洽」「认不认账」上去。

第 36 章讲论文、期刊与一行声明，写的是诚实的底线；这里写的，是尺子往哪里搬。尺子一搬，荣耀才跟着搬。

◆ 九、这是预测，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到这里，必须诚实地写一处软处。

「新知识、新思想会贬值」，是王德生博士的预判，也是本书的解释。它不是一件已经发生、可以拿出数字来证明的事。本书没有统计，没有调查，也

不替任何期刊、任何机构说它们的情形。凡是这一类话，都只当一个值得放在桌面上、等着被检验的说法。（待验）

它也可能错。本书想得到的，至少有三种观察，会让这个预判站不住。一种观察是：机器能给的新想法虽然多，可是真正站得住、经得起长期检验的新想法，并没有变多，仍旧稀缺。那样的话，贬值的只是「看着新」的东西，真正的新并没有贬，荣耀也就不必搬那么远。

另一种观察是：期刊、评奖、评职称，几年过去，依旧拿「发表一篇」当最硬的尺子，大家也依旧觉得很荣耀，没有一点松动。那样的话，说明稀缺没有被打破，或者尺子比预想的硬得多。

第三种观察是：人们很快发现，某些「新」是机器最不容易给出的，比如要靠长年身体经验、田野里的真东西才会碰到的新。那样，这部分的稀缺会长期留着。

这三种里，任何一种若是变成了常见的事实，本书这一章的判断就要收窄，甚至改掉。

另外还有一层公道。贬值不等于没有价值。一个人真做出了一件新东西，花了几年，这几年是真的，那件东西也是真的。荣耀薄了，不等于工作白做。第 41 章已经讲过，本书不贬低任何一个认真做过工作的人。

◆ 十、只看一面会怎样

先说一句握尺子的人。老师、评委、编辑、招聘的人，今天最容易做的事，是继续拿「新不新」当尺子，因为它省事，一眼就看得出。可是新一多，这把尺子就会把真正用心的人和随手凑数的人混在一起量。第 24 章说过搬家要时间；尺子搬得太快，会误伤，搬得太慢，会逼人说谎。比较稳的做法，是先

在旁边添一把：新不新照旧看，另外加问「试过没有」「会错在哪」「前后接不接得上」。

这里也有两种只看一面的说法。一种说：新想法反正有的是，那就谁也不用认真想了，让机器去出点子就行。这是只看见了「多」，没看见多了以后，难的地方搬到了问题、验收和担当上。想法一多，认真的人反而更少不得。

另一种说：真正的新思想是机器给不出来的，贬值是危言耸听。这是只看见了「真」，没看见荣耀不只跟真走，还跟稀缺走。哪怕真东西一点没少，只要「新」这个词变得人人都能说出来，原来挂在它身上的光，就会变暗。

两种说法，一个把贬值当成了无所谓，一个把贬值当成了不存在。本书两头都不取。

还有一个小心处。贬值这个词，听着像在说一个人的身价，容易让人往「我值多少」上想。那又回到了认领。更准的想法是：被贬的是东西的稀缺，人可以把自己放到另一处去。车来了，赶路的价钱降了，没有人因此说腿不值钱，腿的主人只是换了去处。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梁岚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对学妹说了几句。她说：「你那十几个题目，先别急着高兴，也别急着不踏实。挑一个，贴在桌前，过一个星期，还想知道答案，就留下。」

学妹笑了：「这么土的办法？」

梁岚也笑：「是土。可是机器给你的是题目，一个星期给你的是分量。这个分量，机器给不了你。」

学妹把纸折了折，塞进口袋。走出两步，又回头问：「那要是一个星期以后，十几个都还想知道呢？」

梁岚想了想，说：「那就要问问，这十几个，是不是长在同一根枝上。」

这一问，就是下一章的事。走出学院的时候，梁岚又想到爸爸。梁老师改了一辈子作文，从前最得意的，是学生写出一句别人没写过的话。如今他说，没写过的话，机器一晚上能写一百句；他现在最想看的，是学生为什么留下了这一句，不要那九十九句。她觉得，爸爸这句话，已经把这一章说完了。

明天能试：把你近来想到的几个主意写下来，每个后面各写一行：它在哪里会错？我愿意让谁来推它？如果三天内写不出这两行，就先别急着给它签名。

带走的话

新的东西多了，贬的是它的稀缺，不是真假与用处；难处搬到问对、验收和担当上。

> 小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把「贬值」看成稀缺价在变，不是真东西在没，给人留下了去处。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新想法一多，「这是我独有的」便撑不住，荣耀留给了肯担当的人。

想一想

1. 你最近得到的一个新主意，来得容易还是费劲？来得容易的时候，你敢不敢信它？你靠什么去验它？

2. 如果你的主意明天有一百个人同时想到，你最想让人记住的，会是什么：想法本身，还是你怎样验过它、认过它？

第 43 章

规模性发生能力：几个月发生一个思想体系

◆ 一、一个下午的三十个好主意

下面这个人是构想出来的，用来带路，不承担证据。宋老师是梁岚的导师，四十出头，研究乡村教育。梁岚去年冬天在微信里跟他说过一件事：她让机器一口气列了三十个可以做的题目，当天下午就挑出三个，觉得个个都不错。

宋老师回了她一句话：「三十个，你挑出三个，很好。可是三个好题目，离一个研究还远。」

梁岚问：「那还差什么？」

宋老师说：「差把它们串起来的那根线。」

这一章就从这根线说起。前两章已经讲过两件事：第 41 章讲荣耀跟着稀缺走，稀缺的东西一变，名誉感就薄了；第 42 章讲新知识、新思想的「新」，正在失去它的稀缺价。本章接着问一个实在的问题：新想法不再稀缺以后，什么东西还稀缺？王德生博士的回答是：规模性发生能力。

他的原话大意是：一旦新知识、新思想贬值了，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是「规模性发生能力」。也就是说，你必须在几个月之内，发生一个「思想体系」。

他紧接着还有一句判断：今天以「思想能力」为核心竞争力的人，将大部分退出思想领域。也就是说，核心竞争力要从「思想能力」换成「规模性发生

能力」。这是他的预判，本书标「待验」，第 44 章再展开。这一句，有点吓人。先把它拆开看。

◆ 二、点，和网

「新想法」是一个点。一个好题目是一个点，一个漂亮的比方是一个点，一条没人说过的判断，也是一个点。

点状的东西，机器能一次给你三十个、三百个。第 42 章说过，贬值的正是这一类东西的稀缺价：它们依然有用，可是不再因为「少」而亮。

「思想体系」是一张网。网上有很多点，更要紧的是点和点之间的线：这个判断为什么能推出那个判断，那个判断又为什么不会跟第三个打架；碰到反例，哪一处会松，哪一处会紧。

点和网的差别，家里的人一眼就懂。一堆晒干的竹篾，是一堆好材料；一只编成形的竹篮，是另一回事。篮子能装东西，是因为篾与篾之间互相压着、互相拉着。所以「一篇好论文」和「一个思想体系」，是两种活。

一篇好论文，常常是把一个点打磨到极致：问题清楚，材料扎实，论证严密，结论站得稳。这是一门老手艺，值得敬重。

一个体系，要的是另一种本事：同时养活很多个点，让它们互相照应，又互相盯着对方的毛病。它不只要「想得出」，还要「串得起」「立得住」「推得倒」。这三个词，是本章的骨架，一个一个说。

串得起，是说这些点有一个共同的出处，能围着同一条母题转。

立得住，是说这些点合起来，前后不矛盾，一处的说法不会拆了另一处的台。

推得倒，是说体系肯把自己摆出来，说清楚「什么情形出现，我就错了」。一个推不倒的体系，不是强，是没说什么。

三样齐了，才配叫体系。本书前面说过，真与善的活正在被机器接走；点状的新想法，属于被接走的那一部分。网状的东西还没有被接走，原因也不神秘：网不是点的堆积，是一个人（或一个人和机器）反复判断、反复取舍、反复认账之后，才长出来的。

◆ 三、为什么偏偏是「几个月」

读到这里，你大概要问：为什么是「几个月」？古往今来，一个思想体系常常要一个人花上半辈子。有人用二十年写一部书，有人一生只守一个体系，晚年还在修补。这样的例子，读书人听得多了，谁也不会觉得奇怪。

王德生博士说「几个月」，是在回答一个新的局面：当别人能在几个月里把一个体系发生出来，你要花二十年，那二十年里，世界已经换了好几次。

这里的「别人」，不一定是某个人，更多是「人和机器一起」的那种复合体。第 17 章讲过，工具从来就在思考里头，草稿纸、算盘、机器，都是；第 18 章讲过，人和 AI 一起想的时候，发生的是一个复合体的事。几个月，是这种复合体可能跑出来的速度。

要老实记一笔：这个速度，是王德生博士的预判，也是本书的解释，都标「待验」。本书不替任何领域算账，不说哪个学科、哪位学者几个月就够，更不说「越快越好」。可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速度变了，什么算「有本事」，就跟着变。

车来了以后，没有人再夸一个脚夫走得快，因为再快也快不过车。车来了以后被夸的是另一些：路线选得巧，货装得稳，车开得稳，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规模性发生能力，是思想领域里的这一类本事。

◆ 四、五样东西

那么，要几个月里发生一个体系，需要什么？本书照王德生博士的做法，和书里一路走来的材料，列出五样。这五样是本书的解释，标「待验」，也不是一张人人照抄的清单。

第一样：一条母题。

母题，是一句反直觉的判断，能让很多个点围着它转。本书自己的母题，在前言里立过：觉得用 AI 是作弊，是自我在作祟；AI 接走的是思考的真与善，荣耀搬到了美。全书四十几章，各讲各的事，都在回答这一句。没有这一句，写一百章也只是一百个点。有了这一句，写十章也可能是一张网。

母题不是主题。「教育」是主题，「教案里的好句子没有主人，只有经手人」是母题。主题谁都能说，母题得有人敢说，说了还得有人能去推。

第二样：一把尺子。

尺子，是用来量「这个点够不够格进网」的东西。本书的尺子，是第 23 章立过的：这份荣耀，是「发现」，还是「发生」。每一章遇到一份荣耀，都拿这把尺子量一遍。尺子不变，章与章之间才不会各量各的。

没有尺子，机器给你一百个点，你会觉得个个都好。有了尺子，你才能说「这个不要，那个留着」。

第三样：验收的习惯。

机器出得快，验收就成了命。第 36 章讲过那一行声明，第 40 章梁岚答辩，说的也是这件事：机器编出来的文献要删，转录的原话要对着录音听，润色过的段落要标明。

规模越大，验收越要成习惯，不能靠某一天的精神好。一个体系里要是混进了一条编造的出处，它不是错一处，是整张网的信用都跟着薄了。

第四样：对「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的追问。

这是全书的总钥匙。体系长的过程里，每一个关键的转折，都要追问一遍：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这句追问有两个用处。一个是认账，第 30 章说过：知道哪一下是自己下的判断，出了错才知道找谁。另一个是防自我作祟：追问到最后，常常发现，那个转折是一次对话、一段旧稿、一次反驳、一次散步一起转出来的。自我抢着举手的那一下，要被看见，也要被放下。

第五样：与机器合作的节奏。

快，不等于一口气交给机器。好的节奏，大致是这样一个来回：人先立母题，机器铺开一批点；人用尺子挑，扔掉大半；机器按挑中的方向再铺一轮；人验收、改判、写下「这一处我不确定」；再交机器去找反例；人看反例，决定哪里收，哪里放。这个来回，每转一圈，网就密一层。几个月，是转了很多圈。

◆ 五、宋老师的做法（构想）

再回到宋老师。下面仍是构想，用来看这五样怎样搭在一起。梁岚把那三个好题目发给宋老师。宋老师没有评价哪个好，他问了三句话。

第一句：「这三个题目，你觉得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梁岚想了一晚上，回他：三个题目都在问，乡村里的人怎样把东西传给下一代。宋老师说：「好，这就是你的线头。把它写成一句话，要带点让人皱眉的意思。」

梁岚写了：「乡村教育传下来的，从来不是知识，是做事的路。」

宋老师看了，说：「这一句，我不同意。可是它值得你花半年去证明或者推翻。」

第二句：「你打算拿什么来量，一个点该留，还是该扔？」

梁岚想到，这是一把尺子的事。她定了一条：凡是不能回到县里某一间教室、某一位老师的某一件具体的事上去的，不留。

第三句：「机器给你的东西，你打算怎样验收？」

梁岚说，她打算建一个文件夹，名字叫「来路」，每一处机器的贡献都存在里面。宋老师点了点头，说：「三样都有了。接下来半年，每个月交我一章，每章末尾写一段：这一章里，哪一句话如果错了，整个体系会塌。」

这个做法，不是真有哪位导师这样说过，是本书为了把五样东西摆在一张桌子上，搭出来的。它的意思只有一个：宋老师没有教梁岚「怎么想出新点子」，他在教她「怎么让一批点子长成一个能被推倒的东西」。后一种本事，机器还没有替人长好。

◆ 六、规模，不是堆量

说到「规模性」，有一个误会要先拦住。规模性发生能力，不是「多产」，不是「写得多」。

一个人让机器在三个月里生成一千页，若是千页里每一页都是孤立的点，这不叫体系，叫一堆。反过来，一个人用三个月，写出四万字的小册子，母题清楚，尺子一致，每个判断都写了推翻条件，这才是本章说的东西。规模，量的是「网的大小」，不是「字数的多少」。

网有多大？可以用几个很朴素的问题去量：

一，你的体系能回答多少个不同的问题，而不必每次另立一套说法？二，遇到一个没想到的新材料，你能不能用同一条母题去接它？三，你的体系里，有多少处写明了「如果这样，我就错了」？四，换一个人，照你的尺子和母题，能不能推出你没写过的结论？

这四问，读书的人自己就能用。第四问尤其好：能被别人接着推下去的东西，才叫「立住」了。

◆ 七、两头都不亮

这一节，要把王德生博士的一句自述放回来。他说过，大意是：我不会认为自己每天生产 10 本专著很有荣耀，可我也不会认为自己在作弊。

这句话，本书第 23 章、第 30 章、第 32 章和第 37 章都点过，第 37 章写得最足：产出那一头不亮，作弊感那一头也不亮，原因是「这是我的、我才配」那一声，没有挂在产出的数量上。本书只当它是一个活例，不当证明，也不去核对「10 本」这个数目，更不替他算账。

放在本章的位置，这句话多添了一层意思：规模性发生，恰恰是荣耀不挂在产出上的那种活。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荣耀挂在产出上，规模越大，人越要护着它、认领它，一旦有人说「这不是你一个人干的」，就觉得被冒犯。这样的人，做不了规模性发生，因为每一个点都要他亲手捏一遍，他的速度被自己的脸面拖住了。

荣耀若是挂在别处，挂在母题上、判断上、认账上，做起事来是另一种样子：点可以大批地出，大批地扔，扔掉的不心疼，因为荣耀不在这里。

所以，「几个月发生一个体系」这样的话，听着像是在说拼命，细看却是在说放手：放开对每个点的认领，把力气收在母题、尺子和账上。

这个位置，也和第 37 章说的一样，不是人人立刻站得上去。荣耀确实已经搬到别处，署名确实是认账，产出确实有人把关，三样缺一样，「不觉得作弊」就只是不觉得而已。

◆ 八、两样容易被忘的功夫

前面五样，写得像是技术活。有两样功夫，是技术活之外的，容易被忘。

第一样，是肯被推翻的脾气。体系要「推得倒」，听着容易，做起来难。人花了几个月长出来的东西，自己亲手去找它的毛病，心里要过一道坎。第 12 章讲站在巨人肩上，第 30 章讲认账，都是在练这道坎。

宋老师让梁岚在每章末尾写「哪一句如果错了，整个体系会塌」，就是在逼她把这道坎走一遍。一个体系的诚实，大半在这里。

第二样，是慢下来的本事。这听着矛盾：不是要几个月发生一个体系吗，怎么又说慢?

其实不矛盾。规模性发生，快的是铺点，慢的是挑和验。机器让铺点变快了，挑和验反而更要从容。一个人要是铺得越快，挑得越急，验得越草，几个月里长出来的就不是体系，是一座纸糊的楼。

好的节奏是松紧相间：铺的时候放开，挑的时候收紧，验的时候慢下来，等一夜再看。这和河堤上快走一小时的道理有点像：走得快，也要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看看手环，喘口气。

◆ 九、这个预判，最可能错在哪里

这一章说的话，是预判。预判要留好被推翻的口子。

第一处软：「规模性发生能力」会不会也被机器接走？有可能。今天机器还不太会自己立母题、自己定尺子、自己认账，可这不等于明天也不会。要是有一天，机器自己能立一条站得住的母题，自己找反例，自己写下推翻条件，那么「几个月发生一个体系」这件事，也会跟着贬值。那时候，荣耀再搬一次家，搬去哪里，本书现在说不了。

第二处软：几个月长出来的东西，经得起时间吗？体系好不好，不能只看它长得快不快，要看它放了十年、二十年，还有没有人愿意拿它去用、去驳。这件事，现在只能等。能推翻本章的第一类观察是：过几年回头看，那些靠规模性发生冒出来的体系，大多一碰就散，没有人接着推。要是这样，本章说的「核心竞争力」就说错了，真正稀缺的也许是别的东西，比如久久为功的积累。

第三处软：不是所有思想领域都吃这一套。有的领域，靠的是实验、田野、几十年的数据，这些东西不会因为机器会写字就缩短。这样的领域里，「几个月发生一个体系」可能根本不是问题的所在。本书说的，主要是那些靠想、靠读、靠推演的地方。

把这三处软摆出来，不是为了客气。预判要是不肯说自己怎么会错，就和它批评的那种「推不倒的体系」成了同一个东西。

◆ 十、公道：这条路是窄的

最后，要把话说公道。规模性发生能力，是一条窄路。窄在哪里？它要求的东西很多：一个人既要有母题，又要有尺子，既要肯验，又要肯认，还要懂得和机器怎么合作。这些东西，不是人人天生会，也不是人人愿意学。

前两章讲过，「最强大脑」式的绝活薄了，不是说有绝活的人没价值。这里同样：没有走这条路的人，不是没价值，他们在别处亮着，第 44 章会讲那些去处。

还有一点要说清楚：这条路上的人，并不比别人高贵。车来了以后，会开车的人也没有比会走路的人更高贵，只是开车成了一门需要学的手艺。规模性发生也是一门手艺，要学，要练，要吃苦，还要有人帮着把关。

◆ 十一、放回日子里

那天夜里，梁岚把宋老师的三个问题抄在笔记本上，贴在书桌前面。她没有马上动手写。她先做了一件小事：把那三十个题目打印出来，铺在地板上，坐在地上看了半个钟头，看哪几个之间有线可以牵。

后来她牵出了四条线，其中一条，就是日后「借来的路」的前身。她说不清是哪一下牵出来的，大概是地板、纸、一杯凉了的茶、爸爸那句话，一起转到某一处。

明天能试：找出你手边的三个小想法，不管是工作上的、读书上的，还是孩子教育上的。别急着评哪个好，先问三句：它们有没有共同的线头？用什么尺子决定留谁扔谁？如果线头错了，哪一处会塌？答得出，你就是在练「网」，不是在攒「点」。

带走的话

新点子不再稀缺以后，稀缺的是把点串成一张能被推倒的网；这张网，要有母题、尺子、验收，和肯认账的人。

> 小 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点状的新想法不再稀缺，不等于人没事可做，是把力气挪到母题、尺子和验收上。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在稀缺处亮起；荣耀不挂在产出多少上，挂在网立不立得住、肯不肯被推倒上。

想 一 想

1. 你手里有没有几个散着的好想法？它们之间，有没有一条你还没说出口的线头？

2. 如果一个体系不肯说「什么情形出现，我就错了」，你还会相信它吗？你自己的想法，肯不肯写下这一句？

第 44 章

退出思想领域，像当年退出腿力领域

◆ 一、河堤上的两个人

十月的一个傍晚，梁老师在河堤上遇见了老周。老周就是楼下跑马拉松的那位。这一回他没跑，坐在台阶上系鞋带，脚边放着一瓶水。

「今天歇着？」梁老师问。

「歇着。膝盖有点响。」老周笑了笑，「你这快走，走出样子来了。」

两个人并排坐了一会儿。河面上有风，柳条一下一下地摆。老周说起他爷爷。他爷爷年轻时在老家的镇子上给人挑担，从渡口挑到集上，一天来回好几趟。后来镇上通了公路，有了拖拉机，又有了小货车，挑担的人一年比一年少。老周说，爷爷那时候也不服气，说担子还得人挑，车进不了窄巷。

「可是窄巷后来也修宽了。」老周说，「爷爷最后是去了镇上的粮站，守仓库。他说守仓库没什么好讲的，不过坐着也舒坦。」

梁老师听着，没有接话。他想起最近女儿在电话里讲的一件事：她的一位师兄，读博第三年，主意多，笔头快，在学院里一向是被人看好的人。这一年他忽然不太爱说话，有一回对梁岚讲，自己想出来的东西，机器两分钟就能给出差不多的，「我靠什么站着」。挑担的人和这位师兄，隔着一百来年，却像是同一个问题。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它是末篇的收口，也是全书最难开口的一章。

◆ 二、那句话

前三章把话铺到了这里。第 41 章讲荣耀跟着稀缺走，稀缺一薄，荣耀就薄；第 42 章讲新知识、新思想贬值，贬的是「新」的稀缺价；第 43 章讲规模性发生能力，讲人在几个月里发生一个思想体系，是怎样一种活。现在要把它们收成一句话。

2026 年 10 月 18 日，王德生博士在微信里又补了一句。本书照原意转述，大意是：

今天的以思想能力为核心竞争力的人，将大部分退出思想领域。这是一句判断，不是一句气话。

王德生博士在同一串话里，还把意思往前推了一步。他说，一旦新知识、新思想贬值，核心竞争力就必须换成「规模性发生能力」，也就是要能在几个月之内发生一个思想体系。这样大部分人就将退出思想领域，就像当年车来了，大部分人退出了腿力领域。他还说，将来留在思想领域里工作的人，肯定是很少的人了。这句话要读得很慢，因为它最容易读错。

它没有说「人将不再思考」。它没有说「思想没有价值」。它说的是一个站位：今天有一批人，靠「思想能力」这一项吃饭、立身，把它当成自己最硬的本钱。这个站位，大部分守不住了。

本书把这句话放在末篇作主判断，并标上「待验」。它是王德生博士的预判，本书替它写清楚，也替它留好被推翻的门。第 41 至 43 章讲过的东西，都是它的脚手架；这一章要把脚手架拆开，看看里面站的是什么。

◆ 三、车来了，行当怎么走的

先看腿力领域。

「腿力领域」这个说法，是借来的。意思是：在车来以前，有一大片行当，靠的是两条腿的力气和耐力，能走多远、走多快、扛多重，就是这些人的饭碗。脚夫、挑夫、轿夫、驿站传信的人，大概都在这一片里〔具体行当与规模，各地各朝不同，本书不举数字，〔待核〕〕。

车一路来了：先是畜力车，后来是火车、汽车。这些行当没有在哪一天一起消失。它们是一点一点地薄下去的。

先薄的是长途。长路上，车比人快，货主不再雇脚夫。再薄的是短途。城里有了人力车，后来有了公共汽车，轿子一年比一年少见。最后留下来的，是车进不去的那几处：窄巷、山路、码头上最后一段。那几处的活，一时还要人来，可是活少了，人也少了。这里有两处要看清。

一处是，没有人宣布这些行当「被废除」。是没有人再愿意为「一条腿走得快」这一项付出同样的价钱。腿还在，力气还在，价钱先走了。

另一处是，退出的人很多，却不是同一天、同一种退法。有的人年纪到了，没有再收徒弟；有的人改去赶车、修车；有的人进了作坊、码头、粮站；有的人守着最后几处窄巷，守了很久。老周的爷爷，大概是最后这一类里的一个。

大部分人退了，少部分人留下。留下的人，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他们不再靠「腿能走多远」吃饭，而是靠对路、对货、对人的熟悉，靠车做不到的那一小段。

这是腿力领域的故事。王德生博士把它摆在思想领域旁边，说的是：这回轮到脑子了。

◆ 四、被说到的是谁

这句判断，说到了谁？要说清楚，不然就成了一句吓人的话。被说到的，是今天把「思想能力」当作核心竞争力的人。本书不点名，也不按职业划线，只能描几种常见的样子。

有的人在学院里，靠的是一篇接一篇的论文，一个接一个的新说法。他们的位置，建立在「我能想到别人没想到的」上。有的人在研究机构，靠的是对一个领域的熟，和比别人早一步看到趋势。

有的人是写手，靠的是笔头：一个题目给下去，当天能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有的人是顾问，靠的是框架和判断：企业遇到难题，他能在会议室里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有的人是编辑、策划、分析师，是出主意的人，是点子多的人。

这些人里，很多是认真做出了真东西的人。本书要把话说在前面：他们的工作有价值，这一点不会因为任何预判而变。一份扎实的研究，一个帮企业避开大坑的判断，一本把难题讲清楚的书，价值都在。

王德生博士那句话，没有否定这些价值。它说的是另一层：「靠它当核心竞争力」这个位置，要变窄了。

打个比方。一位好挑夫挑得稳、走得远，这份本事不假。可是车来了以后，「靠挑得稳走得远立身」这个位置守不住了，不是因为他挑得不好，是因为这一项不再稀缺。

那么思想能力呢？第 42 章讲过，新想法、新说法、新结果，一旦可以被大量发生，它们的稀缺价就会薄。一个人比别人多想出几个点子，一个人比别人早几个月看见一条缝，在过去是本钱，在新的价钱里，这一项会被摊薄。

所以王德生博士说「核心竞争力」，不说「价值」。竞争力是站位，是在人群里靠哪一项站着。价值是东西本身的用处与真假。这两样，被很多人混成了一样，一混，就觉得「退出」等于「被否定」。

退出的是「靠它当核心竞争力」的位置，不是这件事本身的价值。

◆ 五、退出不是耻辱，也不是不再想

再说一遍这个区分，因为它是这一章的门轴。车来了以后，退出腿力领域的人，没有谁所以丢了腿。他们照样走路，照样爬山，照样挑起一担东西走完一段窄巷。他们退出的，是「以腿力为饭碗」这个站位。思想领域也一样。退出的人，不会因此不再想事。

他们会在日子里想：想孩子的功课，想一桩买卖该不该做，想一件旧事该不该原谅，想一首诗为什么这样读。这些想，不会被谁接走，因为这些想本来就不是为了「竞争」。

他们也会去另一处想：去健脑的艺术里。第 32 章说过，跑步成了健身的艺术，思考成了健脑的艺术，为想而想，像晨跑一样想。腿力领域退出以后，腿去了河堤，去了跑道；思想领域退出以后，脑子也会去这些地方：读书会、下棋、写日记、辩论、一个人对着窗外发呆的半小时。这里有一个不小的心理关口：退出，在人心里，常常听着像「败了」。

腿力的例子能帮忙。没有哪个后来的人，会觉得老周的爷爷「败了」。他挑过担，守过仓，一生做了该做的事。车来了，是时代的事，不是他一个人的事。

本书要对仍然在这个位置上的人说一句：你站在这里，不是错；你要走，也不是败。站位是被工具、被价钱挪动的，不是被一个人的才情挪动的。

还要提防另一种说法：「退出的都是不够好的人。」这句话不对。腿力领域里最好的挑夫，也退了。车来的时候，不问你挑得好不好。

◆ 六、写给想留下的人

假设你想留下。

留下，不等于守在原地。腿力领域里留下来的人，守的也不是「走得快」，而是车做不到的那一段。思想领域留下的位置，按前三章的线索看，大概落在三处。

第一处，是规模性发生。第 43 章讲过：点状的想法不再稀缺，稀缺的是能在几个月里，把一批想法发生成一个自洽、可检验、可被推翻的思想体系。这是与「写一篇好论文」不同的另一种活。想留下的人，第一件事，是练这个。

怎么练？不是多想几个点子，是学会把点子放进一条母题里，看它们能不能互相托住。第 43 章说过，要有一条母题或判词，要有一把尺子，要有验收的习惯，还要会追问「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会和机器配成节奏。这几样，是可以一样一样练出来的。

第二处，是验收。机器能给你一百条，不能替你判断哪一条该留，哪一条看着对、其实经不起推。第 28 章讲过挑选的眼光。这是靠日子磨出来的，不是读一本书就有的。

第三处，是认账。第 30 章说过，署名是认账。一个体系发出去，错了由谁来回话？机器可以写，不能认。肯把自己的名字押在一个会被人推翻的体系上，这件事不能外包。这三样，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再靠「我比别人先想到」。

也要说一句不好听的话。留下来的人，很可能比今天做这一行的人少得多。王德生博士的原话是「肯定是很少的人了」。这一句也标待验。少的不只是岗位，也包括「靠想法单点出彩」这条路上的空位。想留下的人，要把这件事想在前面，免得走到半途才发现，位置比自己预想的窄。

◆ 七、写给选择退出的人

有人会选择退出。有人是想好了退，有人是被推着退。先说想好了退的。这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只要换一个问法。不要问「我还能不能在这一行站住」，问「我想把脑子用在哪里」。

腿力领域的例子再用一次。退出的人，后来有人去了运动场。他不再靠腿吃饭，腿反倒成了自己的东西。思想领域，也可以这样：不再靠想法吃饭，想法成了自己的东西。

荣耀往哪搬?

本书的规律说过，荣耀不是自己搬的，是评估的标准搬了，荣耀才搬。对一个人来说，也是这样。你自己手里那把小尺子，可以先搬一搬。从前量「我发表了几篇、出了几个主意」，现在量「这个月我有没有认真想清一件事」「我身边的人，有没有因为我多想了一步而轻松了一点」。这样的荣耀，不在期刊上，不在榜单上，在日子里。

再说被推着退的。这种人最苦，因为他没有来得及选。一份工作的价钱薄了，一个职位被合并了，一条路走窄了。这时候，别人劝他「想开点」，他一句也听不进去。

本书不劝。第 25 章讲过搬家途中的人：失落、抵抗、怀旧，都是真的，不嘲笑，不硬劝。能做的只有一件：帮他看见荣耀可以搬去哪里，在他愿意看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很实在的提醒。退出的人，要小心两种退法。一种是赌气式的退：「既然机器都能想了，我什么都不想了。」这样退出，脑子会钝，第 39 章说的那笔账就找上门来。另一种是假装没退：明明站位已经松了，还硬撑着用旧尺子给自己打分，越撑越累。好的退法是第三种：认下站位变了，把想的力气，放到值得放的地方。

◆ 八、写给教育者与握尺子的人

第三类读者，是教育者与握尺子的人：老师、导师、评委、期刊编辑、用人单位的面试官、家里的父母。这一章里，最重的话，在这里。

如果今天靠「思想能力」立身的人大部分将退出，那么学校今天教给孩子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在给一个正在变窄的站位做准备。

这句话不是要学校关门。腿力领域的例子，仍然管用：车来了以后，没有哪个学校不教体育了。体育课留下了，只是课的理由换了，从「练赶路」换成「练身体」。思想的功课也要这样换理由。

第一，该留的要留。会想事、会读、会写、会辩论，这些仍然要教，像体育课一样教：为了这颗脑子本身，为了日子，为了做一个能自己拿主意的人。第 34 章、第 39 章讲过，孩子的「无车区」要留，练的是身体和脑子，不是赶路。第二，不要再把「能想出新点子」当作唯一的出路许给孩子。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如果被告知「只要你够聪明，靠想法就能一辈子立身」，这句话在二十年后，可能就不太保险了〔此为本书的预判，待验〕。能跟他说的，是另一些话：学会问，学会挑，学会认账，学会和别人、和机器一起把一件大一点的事做出来。第三，也是最难的：尺子要搬。

评职称、评奖、发表、招聘，今天大多还在量「你想出了多少新东西」「你署名的有多少」。这把尺子不搬，荣耀不搬；荣耀不搬，大部分人只能在一个正在变窄的位置上拼命挤。

尺子怎么搬？第 36 章、第 40 章已经给过小例子：答辩会上问「这一节是谁想出来的」，期刊上要一行声明，评奖时看体系是否自洽、是否肯被推翻。这些是搬尺子的第一步。

本书对握尺子的人，还有一句公道话：搬太快，会误伤。一位认真做了一辈子研究的人，不应该在一夜之间被告知他的尺子作废。搬得太慢，也有代价：它会逼着年轻人去说谎，去把用了机器的事藏起来，去装成「全是我自己想的」。要有过渡，要说清楚哪一年、哪一类、按什么办法过。

◆ 九、这个预判，最可能错在哪

现在写一处软处。

这个预判是王德生博士的，也是本书的待验之说。它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本书不替它担保。最可能错的地方，大概有四处。

第一，可能错在「快」。腿力领域退出，花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思想领域的退出，不一定更快。第 24 章讲过，搬家要一个时间，机器还会错、会编，人还信不过它。如果这一步走得比预想慢得多，「大部分退出」可能要拖很久，甚至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看不到。

第二，可能错在「靠什么」。如果机器给出的新想法，很长时间都放不进一个自洽的体系，或者放进去经不起检验，那么「点状想法」仍然稀缺，靠想法立身的人仍然守得住。这是最硬的一条反例。

第三，可能错在「谁来判」。如果社会的尺子，一直不肯搬，仍然只认「亲手想出来」的那一类成果，那么旧站位会被制度硬撑着，大部分人没有被迫退出，反而是撒谎的人多了。

第四，可能错在「规模性发生」本身。也许几个月发生一个思想体系，发出来的大多是壳，没有人愿意认，也没有人读得下去。那就说明新的核心竞争力不在这里，这句话的后半截要改写。

什么观察会推翻它？本书列几条，留给后来的人去看：

如果若干年后，在同一批领域里，靠单点新想法立身的人，数量和待遇都没有明显变化，这个预判就要收窄。

如果「几个月发生一个体系」的做法，普遍出不来能被同行推翻、也能被同行采用的东西，规模性发生的说法就要退。

如果相反，机器越强，人群里愿意在思想上下苦功的人反而更多、更被尊敬，那么「大部分退出」就是错的，错在低估了荣耀搬家的力量。

本书把这些写在这里，是因为一个肯被推翻的判断，才配得上第 43 章说的体系的样子。

◆ 十、放回日子里，回到车与腿

那天，老周站起来，拍了拍裤腿，说：「我先走了，明天五点起。」

梁老师说：「还跑？」

「跑。」老周说，「跑了这么多年，膝盖响归响。又不赶路，又不比赛，就是想跑。」

梁老师看着他沿着河堤慢慢跑远。柳树一棵一棵往后退，跑步的人影越来越小。他想起女儿那位师兄，想起那句「我靠什么站着」。

他想，这个问题，大概问错了地方。腿力领域里，没有人问「我的腿靠什么站着」。腿一直站着。是人靠腿站在不同的地方。回家的路上，他在心里把全书走过的话，过了一遍。

觉得用 AI 是作弊，是自我在作祟：它看见了一件真事——思考曾是人身上最亮的地方；它收回的是这光的来处，把在稀缺处亮起的荣耀，记成了一个人名下的私产。

这一回，作祟的另一面也露出来了。当一个人把「思想能力」当成自己名下最大的一笔家产，他最怕的，就不只是被偷，而是这笔家产的价钱本身。怕的是价钱，不是怕思想。车接走的是赶路，不是腿；AI 接走的是思考的真与善，荣耀搬到了美。

腿没有废，去了河堤；脑子也不会废，会去日子里，去健脑的艺术里，去那少数还要在几个月里发生一个体系的人手里。大部分人退出的，是一个站位，不是思考。

明天能试：找一张纸，写两栏。左边写「我靠它吃饭、立身的几样本事」，右边写「假如这几样都被接走，我还会为它们做的几件事」。看右边那一栏有几行。有几行，就是你的脑子，在站位之外，还替你站着的地方。

带走的话

大部分人退出的，是靠思想能力立身的那个站位，不是思考；腿去了河堤，脑子也会去日子里。

> 小 账
>
> 开门还是关门：开门：退出若被看作站位的改变，不是人的败，门就开着，退的人和留的人都有去处。
>
> 记在一个人名下，还是在稀缺处亮起：把「思想能力」记成名下的家产，是记在一个人名下；它薄了，光就挪到问得美、判得准、肯认账，和日子里的那份想。

想 一 想

1. 你现在靠哪一项本事立身？假如这一项不再稀缺，你最想留下的，是它的哪一部分？

2. 如果你是握尺子的人，哪一把尺子你今年就可以先松一松、搬一搬？搬的时候，怎样不误伤那些认真做了一辈子的人？

结　语

荣耀搬到了美

◆ 一、第二年初夏的傍晚

第二年初夏，一个刮着小风的傍晚，梁老师照旧出门去河堤快走。这一回，他身后跟了两个人。

梁岚上个星期刚答辩完。论文过了，导师在评语里写了一句「问题提得好」。她从省城回家住几天，说要陪爸爸走一走。梁小川还有二十来天中考，本来想留在屋里刷题，被姐姐硬拉了出来。

「走半个钟头，脑子会转得快一点。」梁岚说。

梁小川嘟囔了一句：「跑步机上也能走。」

梁老师没有接话。他走在最前头，步子不快，可是很稳。河堤上有骑电动车下班的人，有推婴儿车的年轻夫妻，还有一个穿荧光背心的中年人，从他们身边一阵风似的跑过去。那人是小区里跑马拉松的老周，第 20 章里出现过。梁小川盯着老周的背影看了一会儿。

「他跑那么快，又不赶车，图什么？」

梁岚笑了。这个问题，她在写论文的那半年里，绕着它想了很久。本书也绕着它走了四十四章。现在，我们跟着梁家三口走这最后一段河堤，把这一路收一收。

◆ 二、再听一遍那串微信

这本书是从一句话长出来的。2026 年 10 月 18 日，学员阳涌在微信里说：现在很多人也会觉得，用 AI 写论文、写专著，是在作弊。

王德生博士回了一串话。大意是：有车的时候，还觉得一定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因为自己的腿走路更有荣耀感。AI 就是一个工具，只是不同，叫思考工具。人类一直认为思考是自己的荣耀，就像当年的人会走路，觉得走得快是荣耀。这种荣耀，要等到车非常安全、高效了，才会慢慢消失；今天的 AI 创作也是如此。

同一天稍后，他又补了三句：

「这种作弊感，其实是一种『自我作祟』。」

「荣耀感的搬家，是从真和善，搬到美了。」

「比如跑步成为一种健身的艺术了。」

傍晚五点半前后，他又接连补了四句：

「思考成为健脑艺术，一种新的健身艺术。」

「这种作弊感和荣耀搬家的现象，出现在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和工具的诞生的时候，是一个文明现象规律。」

「作弊感要随着荣耀搬家后才会消失，慢慢地接受新工具。」

「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

你也许已经发现，这三句和前面那一串，口气不太一样。前面说荣耀会「慢慢消失」；后面说荣耀「搬家」了。本书照后一句走：消失的，是真与善身上的荣耀；荣耀本身没有消失，它换了一个地方亮。

全书就是把这几句话，一句一句摊开来，放到文字、印刷、照相、棋盘、作文本和答辩会上去试。

◆ 三、第一步：作弊感从哪里来

上篇问的是：那份心虚，是从哪里来的？梁岚在凌晨一点的宿舍里，对着AI改好的一稿，迟迟不敢点「提交」（第1章）。她想起爸爸改了一辈子作文，总说「作文要自己写」。那一刻的心虚，很真。

可是一往回翻，这份心虚并不古老。古希腊的诗人说好句子是缪斯给的（第3章）；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把荣耀记在「传」上，不记在「作」上（第4章）；苏格拉底甚至担心文字本身会让人健忘，只得到智慧的外表（第5章）。抄写员担心印刷，老师担心计算器，家长担心输入法和导航（第6章、第7章）。每一次新工具进门，都有人觉得：这下不算数了。

第8章把两件事拆开。作弊，是破坏事先说好的规则：考场是有意设的「无车区」，在那里开车就是作弊；期刊要求声明而不声明，也是作弊。作弊感，是另一回事：规则没有被破坏，心里却觉得被偷了、被冒充了。前一件要管，后一件要看清。

作祟的不是机器，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它把思考记成了自己名下的家产，别的东西一来帮忙，它就觉得被偷。

这是上篇收下的账（第9章）。

◆ 四、第二步：荣耀怎样搬家

中篇问：一个念头，到底是谁的？梁老师翻出年轻时的教案，发现自己最得意的几句话，是从老教研组长那里「借」来的（第13章）。饭桌上父女俩吵出来的那个新说法，谁也说不清是谁先说的（第11章）。牛顿说自己站在巨人

肩上（第 12 章）；一个孩子学说话，没有一句话是他一个人造的（第 14 章）。

用本书的总钥匙一问——「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答案总是一条路、一片土：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吵过的架、手边的纸笔和算盘，几样东西缠在一起，在某一处收了口，一个念头亮了。「这是我想的」那一下，是跟着亮起来的，不是先站在那里发动一切的（第 15 章、第 16 章）。下篇问：功能被接管以后，荣耀去了哪里？

车来了，腿没有废。腿退出了赶路，去了别处（第 19 章）。过去，跑得快的荣耀亮在「真」上——真能到、靠得住；亮在「善」上——为生计、为家人、给人送信送粮。车把这两份活接走以后，跑步的荣耀搬到了「美」上：为跑而跑，身体的节奏，呼吸，毅力，沿路的风景。跑步成了一种健身的艺术（第 20 章）。

照相机来了，画家去了光与笔触（第 21 章）。机器下棋赢了人，棋手还在下，下的东西变了（第 22 章）。荣耀不是装在一个人身上的勋章，是在稀缺处亮起来的光（第 23 章）。哪里稀缺，它就在哪里亮。

搬家要时间。要等车足够安全、足够快、足够普及，要等新的稀缺先长出来（第 24 章）。搬家途中有失落，有嘲笑，有怀旧，被接走手艺的那一代人，要一天一天地过日子（第 25 章）。

◆ 五、第三步：思考成了一门艺术

新篇问：思考的真与善被接走以后，美这一侧亮起了什么？问得美（第 27 章）。从一百条里挑中那一条的眼光（第 28 章）。换一副框架的那一下——给定框架里的系统活，机器越做越好；去碰一副新框架，是人和机器一起的事

（第 29 章）。把一句话活出来，让它在一个人的日子里长成（第 31 章）。为想而想，像晨跑一样想（第 32 章）。

跑步成了健身的艺术，思考成了健脑的艺术。王德生博士的原话是：「思考成为健脑艺术，一种新的健身艺术。」腿去了跑道，脑子也有了自己的跑道。

美，不是好看，不是装饰。美是一件事不为别的、只为它自己去做的时候，亮起来的那份光。

新篇里还有一章是拦路的：第 30 章，署名就是认账。真与善的活可以交给机器，责任交不出去。署名的意思，从「这是我想的」，换成了「这我负责」。荣耀可以搬走，责任留在原地。

用篇把这些放回日子里：梁小川的作文，梁老师怎么改一份用了 AI 的作文，一行 AI 使用声明，写书的人，写报告的人，孩子的腿还要不要练（第 34—39 章）。最后是梁岚的答辩。答辩老师问她：「这一节是谁想出来的？」她没有说「是我」，也没有说「是机器」。她说了这一节是怎样长出来的，又说：这一节，我负责（第 40 章）。

◆ 六、每一次都这样：一条文明的规律

把三步并排放，会看见一件比 AI 更老的事。文字进门时，苏格拉底心虚；印刷机进门时，抄写员心虚；照相机进门时，画家心虚；计算器、输入法、导航进门时，老师和家长心虚；深蓝和 AlphaGo 赢棋时，棋手心虚。每一回，都有人觉得「这下不算数了」；每一回，荣耀都没有死，换了一个地方亮。

王德生博士把这叫作「一个文明现象规律」：作弊感与荣耀搬家，出现在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每一件新工具诞生的时候。

作弊感和荣耀搬家，不是 AI 这一回的新病，是每一件新工具进门时，文明都要走一遍的老路。

本书把它当一条规律来写，第 1 章、第 8 章、第 9 章、第 24 章、第 26 章各从一处摸过它。可是规律要老实：本书只摸了几次取样，附录四专门列了这一处的弱点。

规律还有后半截。作弊感怎样才消失？不是靠讲道理。王德生博士说：「作弊感要随着荣耀搬家后才会消失，慢慢地接受新工具。」

顺序是这样的：先有新的稀缺长出来，荣耀搬过去，人在新地方站稳了，旧地方的心虚才松开。接受，是搬家的后果，不是搬家的前提。

荣耀又凭什么搬家？王德生博士还补了一句：「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

这一句把规律接上了地面。荣耀不是自己飘走的，是量它的那把尺子先换了。马拉松有了计时和名次，跑步的美才有了被看见的地方；摄影有了自己的展览，画家才不必再比谁画得像。思考也一样：作业、论文、答辩只要还在量「答得对不对、写得多不多」，荣耀就搬不动；等尺子换成「问得好不好、框架新不新、你肯不肯认账」，荣耀才跟着搬过去（第 24 章、第 33 章、第 34—36 章）。

梁岚的答辩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答辩老师那一问，「这一节是谁想出来的」，量的已经不是她写得多不多，而是她能不能说清这一节怎样长出来、肯不肯为它负责。尺子一换，她的心虚就有了去处。

所以梁老师那一代人心里还会别扭，这不奇怪（第 25 章）。他们手里的尺子，还是旧的。等跑步的人不再为没去赶路而惭愧，等想问题的人不再为没自己算那一遍而惭愧，作弊感自己就散了。

王德生博士对这一整串事，说得很平：「这是一个文明典范的转移而已，即生产模式和生产目标发生转移了。」

这句话把口气放低了。这里没有谁被打败，也没有谁被抢走什么，只是做事的办法变了，做事为了什么也跟着变了。典范转移的时候，人心里会响两声：一声是作弊感，那是旧办法对新办法的不安；一声是荣耀搬家，那是旧目标往新目标上挪。两声响，说的是同一件事（第 19 章、第 23 章、第 26 章、第 29 章、第 33 章、第 37 章）。

◆ 七、判词再摆一次

走完三步，把判词再摆一次，一字不改：

> 觉得用 AI 是作弊，是自我在作祟：它看见了一件真事——思考曾是人身上最亮的地方；它收回的是这光的来处，把在稀缺处亮起的荣耀，记成了一个人名下的私产。车接走的是赶路，不是腿；AI 接走的是思考的真与善，荣耀搬到了美。

前半句是公道。作弊感看见的是真事：很长一段时间里，会想、想得对、想得有用，确实是一个人身上最亮的地方。

后半句是收回。那份亮，原本是在稀缺处亮起来的；作弊感把它记成了一个人的私产，于是一有帮手进门，就觉得家被抄了。

导读里说过判词怎样才算错。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作弊感里最响的那个声音，不是「这是我的」，而是别的什么，比如单纯地怕被抓、怕考不过，那么这句判词就下宽了，要收窄。本书愿意收。

◆ 八、这本书欠的账

公道要写在最后，也要写在最前。本书没有说「AI 用了就好」。考场是无车区，在无车区里开车，照样是作弊。期刊、学校、单位事先说好的规矩，照样要守。

本书也没有说「练思考没用了」。腿不走会废，脑子不想会钝。练还是要练，只是练的理由换了：不再为了赶路，是为了这副身体、这颗脑子本身。

末篇说的是另一笔账：新知识、新思想贬值以后，以思想能力立身的人大部分会退出思想领域，留下的人要有规模性发生的能力。这是王德生博士的预判，本书标「待验」，第 44 章写了它最可能错在哪里。退出的是站位，不是思考：腿去了河堤，脑子也会去日子里。

本书还欠一笔账没有还清：美这一侧，会不会有一天也被接走？机器若在问题之美、框架之美上也普遍胜过人，荣耀还会再搬一次家。本书不知道下一处在哪里。附录四把这一处列为本书自认最弱的地方之一。

本书也不打算替谁分高下。苏格拉底担心文字，他看见了一件真事：工具会改掉人的记性。孔子不以原创为荣，他看见了另一件真事：好东西是传下来的。本书只是接着他们，再往前走两步。

◆ 九、给三种读者的一句话

给正在用 AI 写东西、又心虚的人：先分清是作弊还是作弊感。规矩说了不许，就别用；规矩允许，就写清楚用了什么，然后认账。

给改作业、带学生的人：别只问「这是不是你写的」，多问一句「这一下是怎样长出来的」。答得出来的孩子，路在他脚下。

给自己也在用机器写东西的人，还有一句话可以参照。那天傍晚，王德生博士说到他自己，说：「我不会认为我每天生产 10 本专著很有荣耀，但我也不会认为我在作弊。」

不觉得荣耀，也不觉得作弊。这是一个位置，不是一个结论；第 37 章写过这个位置是怎样站上去的，也写过它不是人人立刻站得上去。

给觉得自己被机器比下去的人：被接走的是真与善身上的荣耀，你没有被接走。去找一件只为它自己而做的事，去那里亮。

◆ 十、如果你只记得一件事

如果这本书你只记得一件事，本书希望是那把总钥匙：「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

下一回，你写完一段话、想出一个主意、交出一份报告，心里又冒出那一下心虚，或者那一下得意，先别急着认领，也别急着羞愧。把这一下的来处，一样一样数出来。昨天读过的那篇文章，上个月和同事吵的那一架，手机里那台会说话的机器，草稿纸上划掉的三行，还有你走过的那些路。

数完你会发现，这一下从来不是从一个空房间里冒出来的。它是在一条路上、一片土里亮起来的。「这是我的」那一声，是跟着它一起亮的。

数清楚了，两件事就各归其位。规矩说了不许用的地方，你不会去用；用了的地方，你写得清清楚楚，然后认账。剩下的那份荣耀，你也知道该去哪里找它：去一件只为它自己而做的事里，去问一个问得美的问题里，去一次为想而想的散步里。

◆ 十一、最后一个画面

河堤走到尽头，有一张旧长椅。三个人坐下来歇脚。天边的云烧成了橘红色。老周又跑了回来，经过长椅时冲梁老师点了点头，脚下没停。

梁小川看着他，忽然自己答了刚才那个问题：

「他不是为了到哪儿去。他是为了跑。」

梁老师笑了，说：「那你写作文呢？」

梁小川想了一会儿：「以前是为了分数。以后嘛，我还不知道。」

梁岚没有替他回答。她知道，这一句不能由别人替他想出来，也不该交给机器。它要在他自己的路上、他自己的土里，慢慢长。

梁老师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他说起自己年轻时教的第一届学生。那时候没有电脑，作文全靠手写，他一本一本改，改到半夜。有个学生交上来一篇抄的作文，他气得在本子上写了满满一页红字。

「现在想想，」他说，「那孩子抄，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能写什么。我那一页红字，一个字也没有教他怎么去找。」

梁岚看了爸爸一眼。她想起国庆节那顿饭，想起那本旧教案，想起答辩会上那句「这一节是谁想出来的」。这一年，一家三口各自在自己的路上，碰到了同一件事。回家的路上，三个人走得比来时慢。没有人在赶路。

带走的话

作弊感是那个急着认领的「我」在作祟；赶路交给车，真与善交给机器，荣耀搬到了美。

参 考 书 目

书目分九类，共九十三种：一、古希腊与古典；二、中国典籍；三、文字、印刷与媒介；四、技术与人；五、心灵、思维与工具；六、作者、署名与原创；七、游戏、艺术与美；八、劳动与被接管的手艺；九、本系列与德麦国际。年份一般为初版或写成年份，古籍不标；外文书名用斜体，中译本以通行版本为准，不一一标译者。正文里凡标〔待核〕的出处，统稿与再版时据此逐条查对。

【一、古希腊与古典】

1. 柏拉图：《斐德罗篇》（Phaedrus）。正文所引 274c—275b。

2. 柏拉图：《伊安篇》（Ion）。正文所引 533d—534b。

3. 柏拉图：《美诺篇》（Meno）。

4. 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

5. 柏拉图：《会饮篇》（Symposium）。

6.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

7. 亚里士多德：《诗学》（Poetics）。

8. 赫西俄德：《神谱》（Theogony）。开篇向缪斯祈求，可对照第 3 章。

【二、中国典籍】

9. 《论语》。正文所引《述而》《为政》两篇。

10. 《荀子》。正文所引《劝学》篇。

11. 《孟子》。

12. 《庄子》。

13. 《礼记·学记》。

14. 陆机：《文赋》。写灵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可对照第 3 章。

15. 刘勰：《文心雕龙》。

16. 韩愈：《师说》。

1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18.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记毕昇活字。

19. 王充：《论衡》。

20. 颜之推：《颜氏家训》。其中《勉学》篇谈读书与自得。

21. 王阳明：《传习录》。

【三、文字、印刷与媒介】

22. 特里特米乌斯（Johannes Trithemius）：《赞抄写员》（De laude scriptorum），1492。

23. 托马斯·卡特（Thomas F. Carter）：《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1925。

24.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1962。

25.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传播的偏向》，1951。

26.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古登堡星汉璀璨》（The Gutenberg Galaxy），1962。

27.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1964。

28.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1979。

29. 沃尔特·翁（Walter J. Ong）：《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Orality and Literacy），1982。

30. 波兹曼（Neil Postman）：《娱乐至死》，1985。

31. 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Technopoly），1992。

32.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论文），1935—1936。

33.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论摄影》，1977。

【四、技术与人】

34. 芒福德（Lewis Mumford）：《技术与文明》，1934。

35. 维纳（Norbert Wiener）：《人有人的用处》，1950。

36. 图灵（Alan Turing）：《计算机器与智能》（论文），载《心》（Mind），1950。

37.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技术的追问》（讲演），1954。

38.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技术与时间》第一卷，1994。

39. 许峰雄（Feng-hsiung Hsu）：《深蓝揭秘》（Behind Deep Blue），2002。

40. 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技术的本质》，2009。

41.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The Shallows），2010。

42. 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2011。

43. 尼古拉斯·卡尔：《玻璃笼子：自动化时代和我们的未来》（The Glass Cage），2014。

44. 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麦卡菲（Andrew McAfee）：《第二次机器革命》，2014。

45. 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深度思考》（Deep Thinking），2017。

【五、心灵、思维与工具】

46. 休谟（David Hume）：《人性论》，1739—1740。「自我是一束知觉」的出处，可对照第 15 章。

47.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心理学原理》，1890。

48. 维果茨基（Lev Vygotsky）：《思维与语言》，1934。

49. 维果茨基：《社会中的心智》（Mind in Society），英文编本，1978。

50. 赖尔（Gilbert Ryle）：《心的概念》，1949。

51. 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个人知识》，1958。

52. 波兰尼：《默会维度》（The Tacit Dimension），1966。

53. 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心流》，1990。

54. 哈钦斯（Edwin Hutchins）：《野外的认知》（Cognition in the Wild），1995。

55. 克拉克（Andy Clark）、查默斯（David Chalmers）：《延展心灵》（The Extended Mind，论文），载《分析》（Analysis），1998。

56. 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1999。

57. 安迪·克拉克：《天生的赛博格》（Natural-Born Cyborgs），2003。

58.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思考，快与慢》，2011。

【六、作者、署名与原创】

59. 爱德华·扬（Edward Young）：《试论原创性写作》（Conjectures on Original Composition），1759。

60. 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站在巨人的肩上》（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1965。

61. 库恩（Thomas 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

62.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作者之死》（论文），1967。

63. 福柯（Michel Foucault）：《什么是作者？》（讲演），1969。

64. 默顿：《科学社会学》，1973。

65. 拉图尔（Bruno Latour）、伍尔加（Steve Woolgar）：《实验室生活》，1979。

66. 刘易斯·海德（Lewis Hyde）：《礼物》（The Gift），1983。

67. 马克·罗斯（Mark Rose）：《作者与所有者：版权的发明》（Authors and Owners），1993。

【七、游戏、艺术与美】

68. 康德（Immanuel Kant）：《判断力批判》，1790。

69.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审美教育书简》，1795。

70. 朱光潜：《谈美》，1932。

71. 杜威（John Dewey）：《艺术即经验》，1934。

72. 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游戏的人》，1938。

73. 贡布里希（E. H. Gombrich）：《艺术的故事》，1950。

74.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真理与方法》，1960。第一部分论游戏。

75. 伯纳德·苏茨（Bernard Suits）：《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The Grasshopper），1978。

76. 宗白华：《美学散步》，1981。

77. 李泽厚：《美的历程》，1981。

78. 村上春树：《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2007。

79. 克里斯托弗·麦克杜格尔（Christopher McDougall）：《天生就会跑》（Born to Run），2009。

80. 丹尼尔·利伯曼（Daniel E. Lieberman）：Exercised，2020。写人为何要为不必要的运动找理由，可对照第 20 章、第 32 章。

【八、劳动与被接管的手艺】

81. 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1776。

82. 马克思（Karl Marx）：《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 1844。

83.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论文），1930。

84. 阿伦特（Hannah Arendt）：《人的境况》，1958。

85.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匠人》（The Craftsman），2008。

86. 马修·克劳福德（Matthew B. Crawford）：《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Shop Class as Soulcraft），2009。

【九、本系列与德麦国际】

87. 王德生、秦衡峰：《人—GPT超级复合智能体》，德麦国际专著第 36 号。

88. 王德生：《哲学的使命是什么？》，德麦国际专著第 157 号。

89. 王德生：《三视角入门：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德麦国际专著第 209 号。

90. 王德生、付自文：《价值发生论》，德麦国际专著第 217 号。

91. 王德生：《三视角发生学导论》，德麦国际专著第 230 号。

92. 王德生：《从六步到九步：创造力的揭秘》，德麦国际专著第 236 号。

93. 王德生：《心理学的典范革命：从主体的发现到发生》，德麦国际专著第 306 号。

读书建议

书目很长，从哪里读起？给想接着读下去的人，一条小路。先读两篇最短的老文章：《斐德罗篇》结尾苏格拉底讲文字的那几页，和《伊安篇》讲磁石的那一段。你会看到，两千多年前就有人担心「工具会让人只得智慧的外表」，也有人说「好句子不是诗人自己的」。

再读一本讲工具的书。卡尔的《浅薄》好读，波兹曼的《技术垄断》锋利，两本挑一本；想看大历史，就读爱森斯坦。

然后读一本讲「念头从哪里来」的书。维果茨基的《思维与语言》不厚，克拉克与查默斯的《延展心灵》只是一篇论文，一个晚上读得完。

再读一本讲美与游戏的书。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或者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跑步的人，可以拿村上春树那本跑步书当甜点。

如果你是老师，再加一本：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它会让你重新想一想，作业要量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是写东西的人，再加一本：默顿的《站在巨人的肩上》。那是一本追一句名言来历的书，读完你会知道，一句话很少只有一个主人。

最后，回到日子里。找一件你一直「为了什么」才做的事，试着为它自己做一次。这一步，书里没有。

附　录

附录四件，供查、供对、供练。附录一登记全书的口述底本：王德生博士的哪一句话，在书里哪几章展开，读者可以拿原话去对正文，看本书有没有走样。附录二列十一个常见误读，读完全书觉得「这书就是在说某某」时，先翻这里。附录三是一张小年表，把文字、印刷、照相、计算器、棋盘和大模型排在一条线上，年份拿不准的都标了〔待核〕。附录四是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推翻条件和几道练习，留给想和本书吵一架的人。

附 录 一

口述命题登记

本书的承重命题来自王德生博士几次口述。下表逐条登记：「大意」一栏照口述原意转述，不作逐字引文；标「原话」的几句，照原话录入。「在书中哪里展开」一栏列主要章次，前言、导读的转述不再一一列出。

【2026 年 10 月 18 日，微信，答学员阳涌「很多人觉得用 AI 写论文、写专著是在作弊」】

编号	大意	在书中哪里展开
1	有车的时候，还觉得一定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因为自己的腿走路更有荣耀感。	前言；第 19 章、第 20 章
2	AI 就是一个工具，只是不同而已，叫做思考工具。	第 17 章、第 19 章
3	人类一直认为思考是自己的荣耀。	第 2 章、第 9 章、第 23 章
4	就像当年的人会走路，觉得走得快是荣耀一样。	第 19 章、第 20 章
5	这种荣耀要等到车非常安全和高效了，才会慢慢消失；今天的 AI 创作也是如此。	第 24 章、第 25 章
6	当 AI 能创作、能高级思考、能思想创新以后，人类会慢慢放弃自己能做思想创新的荣耀感；这需要一个时间。	第 24 章、第 29 章

【同日稍后补充的三句（原话，全书最承重的梁）】

编号	原话	在书中哪里展开
7	「这种作弊感，其实是一种『自我作祟』。」	前言；第 8 章、第 9 章、第 15 章、第 16 章
8	「荣耀感的搬家，是从真和善，搬到美了。」	第 23 章、第 26 章、第 33 章；结语
9	「比如跑步成为一种健身的艺术了。」	第 20 章、第 32 章

【同日傍晚再补的六句（原话）】

编号	原话	在书中哪里展开
10	「思考成为健脑艺术，一种新的健身艺术。」（17:32）	第 32 章；结语
11	「这种作弊感和荣耀搬家的现象，出现在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和工具的诞生的时候，是一个文明现象规律。」（17:33）	第 1 章、第 8 章、第 9 章、第 24 章、第 26 章；结语
12	「作弊感要随着荣耀搬家后才会消失，慢慢地接受新工具。」（17:34）	第 24 章、第 25 章、第 26 章；结语
13	「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17:36）	第 24 章、第 33 章、第 34—36 章；结语
14	「我不会认为我每天生产 10 本专著很有荣耀，但我也不会认为我在作弊。」（17:38，王德生博士自述，全书唯一的活例）	第 37 章；结语、后记
15	「这是一个文明典范的转移而已，即生产模式和生产目标发生转移了。」（17:39）	第 19 章、第 23 章、第 26 章、第 29 章、第 33 章、第 37 章；结语

【2026 年 10 月 18 日 17:59 起，傍晚再补的七句（原话）】

编号	原话	在书中哪里展开
20	「比如，今天那个『最强大脑』就没有名誉感了。」	第 41 章
21	「很快，你发表一篇 Nature 和 Science，也就是那么回事了，没有那种荣耀感了。」	第 41 章
22	「这就是新知识新思想的贬值了。」	第 42 章
23	「一旦新知识新思想贬值了，你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是『规模性发生能力』了。」	第 42 章、第 43 章
24	「即，你必须在几个月之内发生一个『思想体系』。」	第 43 章
25	「这样大部分人就将『退出思想领域』。」	第 44 章
26	「就像当年车来了，大部分人退出『腿力领域』一样的。」另补一句：「今天的以思想能力为核心竞争力的人，将大部分退出思想领域。」	第 44 章

【2026 年 10 月 14 日，口述】

编号	大意	在书中哪里展开
16	车替代腿，不是腿退出了一切，是交通升级；腿退出赶路，进入更高级的功能（广度、深度、层级）。	第 19 章、第 39 章
17	AI 能做常规科学，即给定框架下的系统思维；人因此被推进到典范发生，提出新框架（典范猜想），再交 AI 把框架和框架下的系统打造出来。答案、过程、提问都不再是人与 AI 竞争的点；典范发生是人—AI 复合体的使命。	第 18 章、第 29 章、第 37 章
18	创造力不是主体的属性，不是一个人身上装着的一件东西；它是几样东西一起运转、在某一处收口时显出来的；之所以被记到「我」头上，是因为同时亮起了一个「这是我的」的意识。	第 16 章
19	写「我」时，不要把一个人当成先在的发动者；人是在过程中显出来的。	第 15 章；全书写法

【本书的解释与接续（不是口述，标「待验」）】

编号	本书的说法	在书中哪里展开
甲	自我作祟：作弊感不是良心在说话，是「这是我的、我才配」的意识亮得太响；其中裹着的真东西（怕欺骗、怕废掉、怕失去身份）要分开看。	第 8 章、第 9 章、第 15 章
乙	真、善、美三处亮光：过去思考的荣耀亮在「真」（算得对、答得出）和「善」（有用、帮人）；这两份活被接走后，荣耀亮在「美」（问得美、框架之美、想的快乐）。	第 23 章、第 27—33 章
丙	美不是装饰；美是一件事只为它自己去做时亮起的光。	第 23 章、第 32 章
丁	口述先说荣耀「慢慢消失」，随即补上「搬到美了」；本书照后一句走：消失的是真与善身上的荣耀，荣耀本身搬了家。	第 24 章、第 26 章
己	尺子先换，荣耀才搬：评估的标准不动，荣耀就卡在旧地方。	第 24 章、第 33—36 章；结语
庚	典范转移有两层：生产模式转（谁来做、怎么做），生产目标转（做来为了什么）；作弊感跟着前一层，荣耀搬家跟着后一层。	第 19 章、第 23 章、第 26 章、第 29 章、第 33 章、第 37 章
戊	接受是搬家的后果，不是搬家的前提：荣耀先有了新去处，作弊感才松开。	第 24—26 章；结语

这几次口述的先后，本身也是一条路。

10 月 14 日那一次，说的是车替腿、常规科学与典范发生，口气在「功能」上：什么活交给机器，人去哪里。10 月 18 日下午那一串，起头还在功能上，说荣耀会「慢慢消失」；接着冒出「自我作祟」，把目光从工具转到了心虚的那个「我」；再接着是「从真和善，搬到美」，荣耀没有消失，换了地方；然后是「健脑艺术」，把跑步那个例子正式搬到思考上；再往后是「文明现象规律」，把一次 AI 的事放回所有工具的长线上；然后是「慢慢地接受新工具」，说清作弊感什么时候散；再是「评估的标准搬家」，说清荣耀凭什么

搬；再往后，他说这是一个文明典范的转移，生产模式与生产目标一起转了；最后，他说到了自己：不觉得荣耀，也不觉得作弊。

一个下午，七八句话，每一句都改写了前一句的分量。这也是本书说的回写：后说的话，回头改了先说的话该怎么读。本书照最后的样子读全部，凡前后口气不一处，以后补的为准，并在正文里写明接续，不悄悄抹平。

附 录 二

十一个常见误读

读完一本书，最容易把它压成一句它没说过的话。下面十一条，是本书最怕被读成的样子。

误读一：这本书说，用 AI 不算作弊。

不是。作弊是破坏事先说好的规则，用了 AI 也好，没用也好，破坏了就是作弊。考场是无车区，期刊和学校的声明规矩照样要守。本书拆的是「作弊感」，不是「作弊」（第 8 章）。

误读二：这本书说，觉得作弊的人都是虚荣、自私。

不是。自我作祟里裹着真东西：怕欺骗别人，怕自己的本事废掉，怕失去一个靠这门手艺站住的身份。这些都要认真对待（第 8 章、第 9 章、第 15 章）。本书说的是，这些真东西被一个「这是我的」的声音盖住了，要分开来看。也不是要消灭自我：「我」本来就是在一条路上亮起来的，要松开的只是它亮得太响的那一下（第 15 章）。

误读三：荣耀会自己搬，不用换尺子。

不是。荣耀搬家，是跟着评估的标准一起启动的。王德生博士说：「荣耀的搬家，也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作业、考试、论文评审还只量「答得对、写得多」，荣耀就会卡在旧地方，作弊感也就散不掉。老师、期刊、单位要动手换尺子，量提问、量框架、量认账（第 24 章、第 33 章、第 34—36 章）。

误读四：荣耀搬到美，就是说真与善不重要了。

不是。真与善照样要被做好：算账要对，药方要准，报告要有用。改变的是由谁来做、荣耀亮在哪里。机器把活接过去了，活还在（第 23 章、第 26 章）。

误读五：美，就是好看。

不是。美不是装饰，不是辞藻漂亮。一个问题问到了要害上、一副框架让散乱的事一下子各就各位、想了很久终于想通的那一刻，都是本书说的美（第 27—29 章、第 32 章）。

误读六：既然车能跑，腿就不用练了；既然机器能想，脑子就不用练了。

不是。腿不走会废，脑子不想会钝。练的理由从「赶路」换成了「这副身体、这颗脑子本身」（第 32 章、第 39 章）。孩子的无车区，要大人有意留出来。

误读七：创造力不是主体的属性，就是说人没有功劳。

不是。人在那条路上、那片土里，是要紧的一环，常常是收口的那一处。本书只是说，功劳不是一件先装在人身上、再被拿出来的东西（第 16 章）。署名的人，照样认账（第 30 章）。

误读八：道理讲通了，作弊感就该没了。

不是。作弊感不是一道算错的题，讲清楚就改得过来。王德生博士说：「作弊感要随着荣耀搬家后才会消失，慢慢地接受新工具。」先要有新的地方让荣耀落脚，人在那里站稳了，旧地方的心虚才松开。读完这本书仍然心虚，不说明书没读懂，只说明搬家还在路上（第 24—26 章）。

误读九：人—AI 复合体，就是让 AI 替人想。

不是。复合体是人和机器一起跑、一起收口；框架之美的那一下，常常要在人这一头碰出来，再交给机器铺开（第 18 章、第 29 章）。责任不外包。

误读十：这是 AI 抢走了人的饭碗。

不是。本书说的不是谁抢了谁。王德生博士说：「这是一个文明典范的转移而已，即生产模式和生产目标发生转移了。」模式变了：许多活由机器做。目标也变了：人做事，越来越不是为了把活做完，而是为了问得美、认得账。一个具体的人丢了具体的岗位，是真事，本书不替它开脱（第 25 章、第 38 章）；可那是转移途中的难处，不是转移本身。

误读十一：这是一本给用 AI 的人开脱的书。

不是。本书一头拦住了「用了就好」，一头拦住了「用了就脏」。它也不替谁分高下：苏格拉底、孔子、印刷机前的抄写员，各自看见了真事；他们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两步。

这十一条怎样用？读完一章，觉得「原来本书是这个意思」的时候，回来对一下，看看你压出来的那一句，有没有落进哪一条里。

也可以反过来用。你身边有人一句话把这本书打发了，比如「说到底就是给偷懒找借口」，你不必和他吵，翻到误读十一，念给他听，再问他一句：你上一回觉得别人作弊，量的是哪一把尺子？

十一条误读，有一条是本书最怕的：误读五，把美读成好看。美要是变成了漂亮话，这本书就真成了它反对的那种东西，一件只为了让人觉得体面的装饰。

附 录 三

工具与作弊感小年表

第 1 章、第 8 章、第 9 章、第 24 章、第 26 章和结语都说到一条规律：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每一件新工具诞生，都会冒出一阵作弊感，随后是一次荣耀搬家。下表把这条规律摊在时间上，每一行都按「新工具—作弊感—荣耀搬到哪里」写，中间加一列「当时的尺子怎么换」，末尾加一列「转了什么：模式还是目标」，因为王德生博士说这是一个文明典范的转移，生产模式与生产目标一起转：荣耀的搬家，是随着评估的标准搬家而启动的。

年份取常见口径，拿不准的标〔待核〕。「作弊感」一栏写的是有记载或常被转述的大意，不是逐字引文；找不到可靠记载的，写明「本书未见可靠记载」，宁可空着，不替古人编话。「尺子」「转了什么」两栏是本书的概括，待验。最后一列括注正文章次。

新工具（年份）	作弊感	当时的尺子怎么换	荣耀搬到哪里	转了什么：模式还是目标
文字（约公元前 3200 年，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待核〕；柏拉图写《斐德罗篇》约公元前 4 世纪〔待核〕）	苏格拉底借埃及神话说，文字让人健忘，只得到智慧的外表，不是真懂（《斐德罗篇》274c—275b）	从能背多少，换成能读、能写、能把道理写成文章	背诵的荣耀淡了，读与写本身成了修养，文章成了艺术（第 5 章）	模式转：从口传背诵到书写；目标也转：从记住到想透
「述而不作」的传述（公元前 5 世纪，孔子）	反过来的一例：自己造的说法反倒不足为荣，荣耀在「传」	量的是传得准不准、守得住守不住古人的东西；「作」	荣耀记在注疏、传承上，后来才慢慢搬到「作」上（第 4 章）	目标偏在「传」，模式不动

新工具（年份）	作弊感	当时的尺子怎么换	荣耀搬到哪里	转了什么：模式还是目标
		后来才慢慢被量进来		
活字印刷（11 世纪中叶毕昇，据沈括《梦溪笔谈》；约 1450 年古登堡在美因茨）	特里特米乌斯 1492 年写《赞抄写员》，大意是亲手抄书才是虔诚的功课〔核：大意〕	从抄得多、抄得工整，换成读得多、校得准、印得好	抄书的荣耀搬到书法、装帧与读书本身（第 6 章）	模式转：从手抄到印刷；目标缓缓转：从抄得工整到读得广
照相术（1839 年，达盖尔照相术在巴黎公布）	据说画家德拉罗什说「从今天起绘画死了」〔待核〕；照相被看成不费功夫的「机器画」	从画得像不像，换成光、色、笔触与画家的眼光	画画的荣耀搬到光、笔触与内心；1874 年第一次印象派画展是一处路标（第 21 章）	模式转：像不像由机器包办；目标转：从像到光与眼光
汽车（1886 年本茨汽车获专利；1908 年福特 T 型车投产）	本书未见可靠记载说开车被当成「作弊」；可是走得快的荣耀确实在慢慢熄灭	从多久能到，换成跑得多远、多稳；计时、名次、配速成了新尺子	腿退出赶路；长跑成了运动，1896 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设马拉松（菲迪皮德斯的传说，据说）；跑步成了健身的艺术（第 19 章、第 20 章）	模式转：从腿到车；目标转：从赶路到健身
袖珍计算器（1972 年，惠普 HP-35）	计算器该不该进课堂、进考场，有过长期争论〔待核：具体年份与地点〕	从算得快不快，换成会不会列式、懂不懂题意	心算、珠算的荣耀搬到数学的想法本身，心算成了脑力游戏（第 7 章）	模式转：计算外包；目标转：从算得对到想得明白
拼音输入法（《汉语拼音方案》1958 年批准；电脑输入法 1990 年代普及〔待核〕）	提笔忘字，觉得「字不是自己写出来的」	从能不能写出这个字，换成字写得好不好看、有没有心意	书写的荣耀搬到书法与手写的心意（第 7 章）	模式转：从手写到敲字；目标慢慢转：从写出来到写得有心意

新工具（年份）	作弊感	当时的尺子怎么换	荣耀搬到哪里	转了什么：模式还是目标
卫星导航（2000 年，美国关闭 GPS「选择可用性」，民用定位变准）	不会认路，觉得「路不是自己找的」	从认不认得路，换成走了哪里、看见了什么	认路的荣耀搬到徒步、定向、旅行的兴致（第 7 章）	模式转：认路外包；目标转：从找到路到走得有兴致
下棋的机器（1997 年深蓝胜卡斯帕罗夫；2016 年 AlphaGo 胜李世石）	机器赢了，下棋还有什么意思；李世石 2019 年退役，据报道称 AI 是「无法被打败的存在」〔核：大意〕	从赢不赢机器，换成人与人的比赛、一步棋的新意	赢的荣耀搬到棋本身之美，棋手向机器学棋（第 22 章）	模式转：算棋外包；目标转：从赢到棋本身
会对话的大模型（2022 年 11 月起面向公众开放）	用 AI 写作业、写论文、写专著，是不是作弊；不少期刊、学校陆续要求声明 AI 使用（2023 年起〔待核〕）	正在换：从答得对、写得多，换成问得好、框架新、肯不肯认账（第 34—36 章）	正在搬家：思考的真与善交给机器，荣耀搬到问得美、框架之美、想的快乐；思考成了健脑的艺术（第 1 章、第 27—33 章、第 36 章）	模式正在转：常规思考外包；目标正在转：从答得对到问得美、认得账（待验）

另有一处不是工具，是一句话：牛顿致胡克信里说自己站在巨人肩上（1676 年 2 月〔核〕，大意）。它提醒我们，即使在工具之外，一个念头也从来不是一个人造的（第 12 章）。

附 录 四

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与推翻条件

一本书要知道自己在哪里会错。下面七处，是本书自己看得最不放心的地方。每一处写明：弱在哪里，什么情况下本书的说法要改。

第一处：车与腿这个比喻，会不会对不上思考？

车只管把你送到，不会替你决定去哪里。思考工具不一样，它会悄悄改掉你想问什么、想要什么。走路的比喻，可能把这一层抹平了。

推翻条件：如果有可靠的研究表明，长期用思考工具的人，问题的方向、口味、价值判断都被机器带着走，而且这种带法和车对腿的影响根本不是一类，那么全书的总比喻要收窄，只能用在「做活」上，不能用在「定方向」上。

第二处：「荣耀在稀缺处亮起」，下得是不是太宽？

有一些荣耀，似乎和稀缺无关：一个母亲照顾孩子，一个人守着一句诺言。这些光，不因为人人都会就熄灭。

推翻条件：如果能找出一类荣耀，它在完全不稀缺的地方照样亮、而且亮得最久，那么第 23 章的说法要改成「思考与手艺的荣耀，在稀缺处亮起」，不能推到一切荣耀上。

第三处：美这一侧，会不会也被接走？

本书说荣耀搬到了美。可是机器也能问出漂亮的问题，也能搭出好看的框架。到那一天，美也不稀缺了。

推翻条件：如果机器在问题之美、框架之美上普遍胜过人，而人还觉得「想」有荣耀，那么荣耀亮的地方就不是本书说的「美」，而是本书还没看见的别处。本书愿意承认，这一章只写到了今天。

第四处：作弊感都是自我作祟吗?

第 8 章已经把作弊和作弊感分开，第 9 章又把作弊感里的真东西列了出来。可是判词的口气，仍然很容易被读成「一切心虚都是自我在作怪」。

推翻条件：如果认真问一群心虚的人，他们心里最响的那个声音，主要是怕被抓、怕辜负老师、怕自己将来不会，而不是「这是我的」，那么判词要公开收窄，写成：「觉得用 AI 是作弊，常常是自我在作祟。」

第五处：历史材料偏薄。

德拉罗什那句话是据说；特里特米乌斯的意思是大意；计算器进课堂的争论，本书没有找到一份可以逐字引用的记录。陪读人物梁家三口是虚构的，他们只带读者走，不能当证据。

推翻条件：哪一条史料被查出是后人编的，相关段落就删掉或改写；附录三相应一行也改。

第六处：「规律」只有几次取样。

本书说，作弊感和荣耀搬家，是每一次新工具进门都会走的老路。可是附录三只排了十来行：文字、印刷、照相、汽车、计算器、输入法、导航、棋盘、大模型。这十来次，多半出自欧洲和中国，多半是事后讲出来的故事。拿十来次取样说「每一次」，口气下得太满。

本书怎样防着自己过度概括？有三条。第一，凡说到规律，都写明取样是哪几次，不说「一切工具」。第二，汽车那一行，本书承认没找到「开车是作

弊」的可靠记载，不硬凑；作弊感有浓有淡，有的工具几乎没有引起它。第三，把规律当作待验的说法，不当作已证的定律。

推翻条件：如果能找到一件重大的新工具，它进门时人们没有作弊感，或者作弊感一直没散、荣耀一直没有搬家，而原来那份荣耀照样亮着，那么「每一次」要改成「常常」，并写明例外长什么样。如果例外不止一两件，这条规律要降格成「一种常见的样子」。

第七处：一个活例，证明不了规律。

全书只有一个活例：王德生博士说，「我不会认为我每天生产 10 本专著很有荣耀，但我也不会认为我在作弊。」这句话写的是一个人站到的位置，很有分量，可是它只是一个人。一个人能在这里站稳，不等于这条规律成立，也不等于别人照着做就能站稳。

还有一层要说老实话。这个位置不是人人立刻站得上去。它要有自己的一条长路垫着：几十年的问题、自己的一套框架、肯为每一本认账的担子。一个刚开始写论文的研二学生，像梁岚那样，心虚是正常的；她要先在新尺子下站稳，才可能松开旧的心虚（第 37 章、第 40 章）。

推翻条件：如果更多的人站到这个位置以后，发现自己其实是在回避责任，或者「不觉得荣耀」慢慢变成了「什么都不在乎」，那么本书拿这个活例作路标的做法要改，第 37 章要重写。

判词怎样才算错

把上面七处合起来，判词有两种被推翻的方式。一种是前半句错了：作弊感看见的根本不是「思考曾是人身上最亮的地方」，而是别的事。另一种是后半句错了：荣耀根本没有搬家，或者搬去的不是美。你要是找到了其中一种证据，请告诉我们。

给读书会的三个问题

如果你们几个人一起读完了这本书，可以拿下面三个问题吵一吵。吵出来的东西，本书很想听。

第一，你们那一行，眼下量人的尺子是什么？它换了没有？要是还没换，谁有权去换它？

第二，在座的人里，有没有谁已经站到了「不觉得荣耀，也不觉得作弊」的位置上？他是怎样走过来的？还没站上去的人，卡在哪里？

第三，本书说荣耀搬到了美。你们同意吗？要是不同意，你们觉得荣耀搬去了哪里？

练习

1. 想一件你最近「用了工具、又觉得不太光彩」的事。用第 8 章的办法问：这里有没有事先说好的规矩？如果没有，那份不光彩是从哪里来的？
2. 拿你最得意的一句话或一个主意，用总钥匙问一遍：「这一下，是谁想出来的？」把你能想起的路和土一样一样写下来，看看能写几样。
3. 找一件你一直「为了什么」才做的事，比如走路、做饭、写字、算账，这个星期为它自己做一次。做完写三行：做的时候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
4. 在你那一行里，找一样已经被机器接走的活。问一问：它的荣耀以前亮在真、善、美哪一处？现在搬去了哪里，还是还在路上？
5. 试着替本书写一条推翻条件：你觉得哪一章最可能错？要看到什么，你才会相信它真的错了？
6. 找一把你每天都在被量的尺子，比如考评表、点赞数、步数。写下它量的是真、善、美哪一处，再写下：如果让你来换，你会换成量什么？

7. 下一回用 AI 帮你做完一件事，在末尾替自己写一行声明：用了什么，用在哪一步，哪一处我负责。写完读一遍，看心里是更虚了，还是更稳了。

这些练习没有标准答案。做完了，你的回答就是你自己的一小段路；它会回头改写你读这本书的方式，这也是回写。

后 记

这本书是从一段微信对话里长出来的。2026 年 10 月 18 日，学员阳涌在微信里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现在很多人也会觉得，用 AI 写论文、写专著是在作弊。王德生博士回了一串话，从车与腿说到思考工具，从荣耀说到时间；同一天稍后，又补了三句：作弊感是一种「自我作祟」；荣耀感从真和善，搬到了美；比如跑步，成了一种健身的艺术。这本书的骨架，就是这几句话。要如实说一件事：这本书本身，就是人和 AI 一起写成的。

全书的判断、口径和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博士口述给出。那天下午，他在微信里一句一句补，从「自我作祟」补到「搬到美了」，又补到「思考成为健脑艺术」「一个文明现象规律」「慢慢地接受新工具」。这些话先被整理成一份写作令，定下母题、判词、全书的三步和公道的边界；然后由 AI（Claude）分章执笔，再统稿、体检，最后经他审定。这本书，是人—AI 复合体写成的。

那天傍晚，王德生博士还说了一句关于自己的话：「我不会认为我每天生产 10 本专著很有荣耀，但我也不会认为我在作弊。」

王德生博士也说过，这只是一个文明典范的转移，生产模式与生产目标一起转了。他的位置，是转移途中的一个位置。这本书的作者，站的就是这句话描述的那个位置。不觉得荣耀，因为荣耀已经不在「写得多」那一处了；也不觉得作弊，因为规矩写明了，账也认了。本书第 37 章写过这个位置，附录四也写了它的边界：它是一个活例，不是一条证明。

一本讨论「用 AI 写书算不算作弊」的书，用 AI 写成。这件事我们不藏，也不觉得需要辩护。

按本书自己的说法，这里有两件事要分开。规矩要守，所以写在出版信息页上，也写在这里。责任要认，所以书里每一处判错、每一条引文不准，都记在署名的人的账上，不推给机器。我们也拿总钥匙问过这本书自己：「这一本，是谁想出来的？」

答案很长。有阳涌那一句不安；有王德生博士几十年从三视角一路走到今天的那条路；有苏格拉底、孔子、特里特米乌斯、德拉罗什、李世石留在历史里的那几处心虚；有 AI 读过的千万本书；有这套书前面一卷一卷的读者。它们缠在一起，在 2026 年 10 月 18 日那个下午收了口。那一天，从阳涌的一句话到王德生博士最后说到他自己，前后不过几个钟头。署名只有一个，认账的也只有一个。可是亮起来的那一下，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也要写明这本书没做的几件事。

它没有做调查。书里说「不少人觉得用 AI 是作弊」，说的是身边常听到的话，不是统计；本书没有编一个百分比来撑腰。

它没有逐一核对每一条史料的原文。德拉罗什那句话、特里特米乌斯的意思、计算器进课堂的争论，都标了「据说」「大意」或〔待核〕，汇在附录三里，等再版时一条一条查。

它也没有替任何一所学校、任何一家期刊定规矩。第 36 章写了 AI 使用声明可以怎样写，那是一个样子，不是条文。你所在的地方有自己的规矩，照那里的规矩来。至于荣耀，本书已经说过它去了哪里。

要感谢阳涌。那句话说出了很多人心里的那一下不安。没有那一下不安，就没有王德生博士那一串回复，也就没有这本书。一个好问题，常常比一个好答案走得更远；这句话，本书在第 27 章说过，现在用在它自己的来历上。

也要感谢在这套书里一卷一卷读过来的读者。你们在书页边写下的话、在读书会上吵过的架，都是这本书的土。

还要感谢梁家三口。他们是虚构的，不承担任何证据，可是他们陪读者走完了四十四章。如果你在梁岚身上看见了自己的深夜，在梁老师身上看见了自己的红笔，在梁小川身上看见了自己家的孩子，那是因为这样的晚上，在很多人家里真的发生过。

一本讲「回写」的书，最希望的，是被读者回写。你要是觉得哪一处判错了；你要是查到哪一条引文不对、哪一个年份记错了；你要是在自己的日子里，试过书里的某一件小事，发现它不灵；你要是在河堤上、在答辩会上、在孩子的作文本前，遇到了本书没有想到的一幕——请告诉我们。这本书，会因此改。

下一本见。

下一本要接着第 29 章往下走：人和机器一起，怎样碰出一副新框架。这本书只说到荣耀搬到了美，说到问得美、框架之美；可是一副新框架究竟是怎样在人和机器之间碰出来的，这里只开了个头。那是另一条路，要另走一趟。也许那一本，也会从某一位读者的一句话里长出来。

最后，回到这本书的书名。思考是谁的？它在一条路上、一片土里亮起来，亮的那一刻，跟着亮起了一个「这是我的」。署名的人认账；赶路交给车，真与善交给机器，荣耀，搬到了美。

觉得用 AI 是作弊，是自我在作祟。车接走的是赶路，不是腿；AI 接走的是思考的真与善，荣耀搬到了美。

有车的时候，还觉得一定要用自己的腿走路。

每一次大工具诞生，都有一阵心虚；每一次心虚，都要等荣耀搬了家，才慢慢散去。

这本书讲那份心虚从哪里来，荣耀往哪里搬，以及思考怎样成了一门健脑的艺术。

「荣耀搬到了美。」——本书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366 号
定价 US$22.00

ISBN 979-8-90690-538-3
9 798906 905383